

I Libris
Minoris Seminarii Petinensis

— 1914 —



聖母
會祖

尚鐸傳

聖母會祖尚司鐸傳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年

江南姚大司牧 准

上海土山灣代印

德望崇隆惟我尚公堂會與學宣懷宗風惠此
 中國淑字無窮 宣統庚戌年正月張東正吉



聖母會祖尙公像讚

尙公祖籍歐洲法國立昂之省馬萊之邑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之辰誕生偉人秉主特寵鍾毓奇嬰祥光繞首德輝被身千八百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晉陞司鐸敷教辣邑熱心教育綜厥生平創立修會廣興學校師範陶成訓蒙正道宗旨一定實用兼賅化雨八宏春風九垓大功聿竣積勞斯病山頽木壞卒隕其命千八百四十年六月六日長謝人世策勳天國歿後靈跡迭顯奇異會不數載教化遍陬五洲萬邦靡勿扇被會士濟濟五千其選校生總總十萬其衆於今爲烈方興未艾後昆食德前賢永賴惟我教宗良第十三欽厥言行綸綍以頒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九日可敬之品皇言列入中國韶齡嚮學殷勤欲端蒙養宜正人心宗仰尙公山高水深 藏園退叟識

序

經有云奇哉天主之於聖人也何以言之蓋聖人之言行心思事業教化無一不奇而其奇不出於己力出于天主陰扶故歸其奇于天主不歸于聖人也夫聖人亦多矣有獨善者有兼善者獨善者如隱修如童貞如善信兼善者如神牧如聖師如顯修二者皆奇而兼善中更有勲勞垂萬世德澤徧五洲者則奇而又奇矣其人伊誰乃創會之聖

人是溯自聖教初行卽有隱修會起繼之者爲精
修傳教等會代有所出僂指難窮如聖本篤聖方
濟聖奧斯定聖多明我聖味增爵聖依納爵等皆
曾立大會至今彪炳人間者也雖其宗旨各殊要
皆救時弊而合時宜裨益人靈昭彰衆目晚近以
來邪說橫行所需莫如教育故天主多生聖人立
教育會其間有可敬尙巴溺者創會猶未百稔而
徧行各國教澤殊多入其會者自稱小昆仲亦謙

讓極矣予初不知尙公之行實自海濱隱者譯其傳索序於予予乃取其書讀之始知其德之崇功之高謙之深忍之堅克己之嚴恃主之切非凡人比也其立會則艱難備至困迫頻仍予乃恍然于淑人大業未有不始于難成于苦者今傳已譯而閱者起追隨之念可預決焉則會之盛于華可操左券而華之受惠于會不可限量也夫宣統二年夏李杕問漁氏敬序

聖母小昆仲會祖尙鐸傳

★★

序

四

譯聖母會祖尙公傳序

子輿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然則此幾希也爲人所不能不保者也保之爲完人失之爲禽獸間不容髮茲吾更有進焉者人而失此幾希則甚於禽獸蓋禽獸無靈猶可防制人則往往敗亡家國塗炭生靈曠覽今古有餘憾焉夫欲斷流者先塞其源務去草者須拔其本則教育尙也雖然教育亦自有辨百子爭鳴紛紛聚訟各言己是

莫肯折衷將古帝王十六字心傳抹煞不論而徒以功名富貴利祿安逸教其子弟迨智慧漸啓學問漸優適足以爲禍之階無惑乎紊亂學堂侮慢師長之習見於今日也道光初葉尙公起法蘭西創一修會專以栽植師範爲首務以養正童蒙爲宗旨當是時西國自由革命勢力方張之世也得尙公教育之力挽旣倒之狂瀾息橫行之邪說聖教公會知其可以維持正道範鑄人心廣聘會士

教育青年漸及鄰封終至政府上下靡然從風會
中學堂遂遍全國今且布教五洲無遠弗屆矣於
戲尙公起自微賤而立德立言立功澤流寰區益
垂永久非天縱之聖能若是乎所謂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尙
公其稱焉豈不偉哉歿後門人將其生平事迹錄
爲二卷梓行於世所以識功德於無窮貽典謨於
來茲也光緒辛卯會士傳入中國燕京由是而江

漢而兩廣而四川齊都越郡衛府津門先後聘請
設塾授學既濟且廣曾日月之幾何而遠東已星
羅碁布矣竊思中國比年以來志在維新學生謬
解無人指正自由之陋習革命之風潮往往起自
維新中推其原因不能不歸咎於教育之無當况
乎教育之臧否造端乎教習苟教習意誠而心正
而身修自不難推己及人聖賢其弟子否則不務
其而本齊其末外襲道德之容內藏禍亂之心嗟

乎其貽害也豈勝言哉

僕

有鑒於斯更逢中外二

會合一之盛事

江南主母會與泰西聖母會于宣統元年新正十二日合併

謹將尙公本傳譯

以華文以餉衆士以佐教習斯固非師範之全豹也然管窺一斑循覺可珍亦可由漸而推廣焉洪水泛濫大陸其沉得此中流砥柱庶有豸乎宣統己酉天中節海濱隱者識於補過廬

凡例

- 一 外國人地之名字音長而難叶書內概從省文以符華文本色
- 二 原傳法文英文或有有無之處此譯兼而有之
- 三 原傳或有意義重複及令人厭讀之處概從刪去
- 四 譯中有爲原傳所無者概取自本會志乘中
- 五 地名以單——記人名以雙——記名之屢見者則免之
- 六 下卷人地之名概是習見故無復標記
- 七 傳中稱尙鐸曰尙公曰尙氏曰會祖均是一人惟在稱之者之口氣何如耳其稱會士會友修士二三子賢弟吾弟相公等稱者亦如之
- 八 末附本會近七十年大事記一卷概取自本會志乘仿記事體錄出取所

聞所悉者而傳之閒有無傳者尙待後之君子

九 傳中有同名而異字者此乃失於校閱之過幸爲諒之

十 僕譯伊始已將此工獻於耶穌聖心故閱是傳者無論起何種感情都請歸榮於耶穌聖心其字句不雅文辭欠通之處自當歸咎於譯者

聖母小昆仲會祖尙鐸傳原序

傳者何。卽將一聖賢之行實。其戰勝三仇之事迹。及其德行功勳。源源本本。撰而出之。以表彰於世也。傳者之志維何。亦惟是傳揚耶穌之光榮也。蓋耶穌乃救世贖世之眞主。古今聖賢之師表。聖德善行之圭臬也。顧聖賢之所以啓世蒙。發世瞶。而克風動一世者。皆借光於耶穌之行實也。居恒思主德表。而神火不燃自灼。猶之麗日當空。精光射處。衆星亦得爛然皎潔。耶穌之於諸聖賢。亦猶是也。

聖保祿曰。我今非我自生。乃耶穌基利斯督生於我也。人之不勉於斯言者。罔克成聖賢。聖賢因信德之光。知耶穌活於己之悟司。心安神樂。先嘗永生之天味焉。活於己之記司。憶主性之廣大美妙。至善極慈。而感激愛戴之忱。必油然而

而生。活於己之心中。因心乎愛者。恒在耶穌也。更活於己之善行。及靈之德能。聖賢志在永遠。順受聖神之默牖。企慕主德之馨香。然而誰與斯志。誰導之順受。又誰引之企慕哉。亦惟是我主耶穌耳。由是觀之。聖賢所受之恩寵。悉自耶穌而來者。又悉歸榮於耶穌也。金口聖人之言更有進焉。嘗曰。聖賢者天朝之樂班也。恒奏均天之樂。歌出吾主之榮光。一呼一息。皆耶穌之儀表。所言所行。皆主德之效果。然則聖傳云者。卽我主德表之肖照也。

讀聖賢之傳。足助人克己復禮。熱心事主。勇於修德也。大聖額我畧之言曰。聖傳助人修己。極有效益。比之鏡焉。照之可見己之不肖。由是而生愧怍自新之情。手置一編。豈容稍緩。披而閱之。見其習德之式。與聖經所載。若合符節。而且指示精詳。導我歷級而升。漸至成德地步。聖撒肋爵之言曰。聖賢者。卽守聖經

之訓者也。聖經聖傳。別無他異。宛如樂府一章。用之於鼓吹也。

披閱聖傳。慚悔自萌。而不激一師聖法賢之志者。未之有也。聖奧斯定回首伊始。屢自責曰。彼婦孺所能者。何我獨不能耶。彼輩克誘勝難。豈徒恃一己之力。主佑人爲。缺一不可。我其步武芳踪。聖賢不足爲也。

諸聖之表。皆足引人以成聖賢。然據聖伯多祿達米盎之言曰。爲選主保聖人。總須先之以智。取其與己聖召相宜者。而師事之。方爲有濟。聖日落尼莫有云。無論何等修會。各有其創始之人。而其人之德表。當是該會諸子所宜切切留意而則效者。夫然而知本會修士所當奉爲主保而爲諸德之模範者。其爲我創始之會祖也無疑。

聖本篤去世之後。其高徒聖貌利爵等。正在祈禱。倏見大路一光明寬闊。自聖

人之廬舍。東向天極。忽一天神下降。告曰。此乃會祖升天之路也。欲與之同福於天者。須由此焉。卽所謂師其德表。遵其會規也。

吾儕誦會祖之傳。宜將天神之言。牢記胸中。用以自策曰。此路此規。乃我會祖所遵循以升天者也。亦爲其成德之準繩也。如我願爲其肖徒。願續其所創之功業。願得其所享之天榮。除踐厥芳踪。師其德表外。更當遵守其所遺之會規。因此會規。卽導我濟靈於世海之寶筏也。

凡創立修會者。天主皆富之以聖寵。使善盡厥職。而修該會首尙之德。

如方濟各會首

尙謙卑。耶穌會。首尙聽命等類。

定其爲一會之總長。衆士之模範。爲將其所修首尙之德。及其

所受豐富之寵。通流於闔會之士。如有修士。淡然漠然。不肯致力於該會首尙之德。卽可視之如會中死肢。禍已害人。莫斯爲甚。比之斷枝。雖花葉猶存。不朝

夕矣。此等修士。失忠節於天主。虧實際於自己。推原禍始。皆其不肯致力於其會祖首尙之德故也。

修士之於會中實際。極有用而不可缺者也。如或缺之則。必失主寵。失主寵。斯不能修德矣。生前無一日之神慰。死後更難言其獲救。聖保祿曰。義辣爾子孫。非盡真義辣爾人也。亞巴郎之後裔。非盡真亞巴郎之後裔也。吾將和之曰。修會之士。非盡真爲修士也。彼夫徒擁虛名而虧實際者。雖宛然修士衣冠。非真修士也。亟願本會修士。各曉然於本會之實際。而加勉焉。

福哉彼夫親炙會祖之修士也。已痛飲於本會實際之泉源矣。日聆會祖之訓誨。時蒙會祖之指引。不識不知。順德之則。何其福也。若夫繼起之士。欲溯其實際之泉源。須默存會祖之行實。師法會祖之德表。遵守會規而不輟。方能有得。

也。僕也幸。得生會祖之世。親炙近二十年。嘉言懿行。明如觀火。特恐繼起者。矚會祖道高德備。而興望洋之嘆。故彙是編。聊以作指南之車云。

編內引證。根據確實。萬不敢作空中樓閣。以愚後人。內不虧乎良心。外無欺於衆士。十五載之心血。直可洒會祖之陵上焉。謹列諸證如下。

一。徵於親炙會祖之士。彼皆目覩會祖之品行。日察其所事。臂助其操作。耳聞其訓誨。茲已親筆作証矣。

二。徵之於同時共事之外人。此等人數。亦復不少。或爲會祖之摯友。而同列聖教可敬之品者。或爲敬主之俗人。而曾助會祖之工役者。

三。徵之於各種文件。此等文件。亦頗不少。或會祖所書於人者。或所受於人者。四。徵於僕之所記憶。蓋僕既幸得親炙會祖。近二十載。不可謂不久矣。與有議

事之責。時有伴行之候。凡章程。凡會規。凡教法。凡歸於會中事。罔不與之共斷共議也。由是觀之。僕可作一樸實之言曰。僕是編。亦惟是將所聞所見。多年親炙而學習者。記之於簡牘而已。

彼夫行出等之事。謀超凡之舉。務奇特之功者。非必爲絕大之業也。蓋聲價之低昂。悉準夫行事之意向。意向高超。善行斯重。僕此編分上下二卷。上卷乃會祖之本傳。下卷詳言會祖行事之意向。習修之德業。故下卷較之上卷。尤能啟發人心。資益會友。可名之曰守規成憲。因在該卷內。可覽會祖諸德之表也。若我會祖者。真可謂先行其言之人矣。其定一當守之規。立一習德之式。必躬先習之守之。而後敢責及他人。總之下卷所論者。卽如將會祖之訓。列於目前也。披而閱之。卽如聽其口訓。閱其筆迹也。因該卷所載。實是其口訓。其親筆也。然

不過百之什耳。惟是簡要確切。誠實無妄。是書之長。其在斯乎。僕固自信。亦望衆士共諒之也。是爲序。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春聖母小昆仲會士某謹識

聖母小昆仲會祖尙鐸傳上卷目錄

李公問漁序

譯聖母會祖尙公傳序

凡例

更正

聖母小昆仲會祖尙鐸傳原序

第一章尙鐸祖籍幼年教育 見一張

第二章尙鐸聖召 見五張

第三章尙鐸居家瑣述 見十一張

第四章聖母二會緣起尙鐸累升神品 見十五張

第五章尙鐸赴辣郡任所 見十八張

第六章尙鐸善教辣郡蒙再造之恩 見二十四張

第七章立會緣起 見三十五張

第八章會士始掌學堂會祖躬親表率 見四十三張

第九章首創四院 見五十張

第十章會祖一心恃主小會得以不絕 見六十張

第十一章會祖增築初學院陶成衆士之熱心 見六十七張

第十二章會祖初次遭難 見七十六張

第十三章創建總會院 見八十五張

第十四章會祖二次遭難 見九十四張

第十五章會祖憂勤惕勵會中輒喪良材 見一百四張

第十六章會士始行發愿禮新立會院雜誌 見一百九張

第十七章定會衣制及教授新法 見一百十四張

第十八章本會內訂數士悼棄 見一百十九張

第十九章本會初與政府交涉國亂殃及修會 見一百二十六張

第二十章本會再與政府交涉政府枉用心機 見一百三十五張

第二十一章會祖再三遭難會規印行 見一百四十一張

第二十二章聖母會二枝並茂衆司鐸先沾羅瑪恩 見一百四十九張

第二十三章本會二與政府交涉會祖安置善後事宜 見一百六十四張

第二十四章臥邦設初學院會祖臨終善言 見一百七十八張

第二十五章會祖修遺書獲福終見一百九十六張

第二十六章會祖歿後小記見二百十二張

聖母小昆仲會祖尙鐸傳下卷目錄

第一章論會祖之體度處境之情思淑士之辛勞見二百十七張

第二章論會祖之信德見二百三十二張

第三章論會祖之恃主見二百四十六張

第四章論會祖之善禱及訓士善禱之則見二百六十八張

第五章論會祖端謹及其對越之誠見二百十一張

第六章論會祖之愛德見二百九十一張

第七章論會祖敬母之情見三百零二張

第八章論會祖敬重教中尊長及其聽命之德見三百十四張

第九章論會祖重視神貧之德見三百二十七張

第十章論會祖割愛之情見三百四十二張

第十一章論會祖克己之德見三百五十一張

第十二章論會祖之謙德見三百七十張

第十三章論會祖之潔德見三百八十三張

第十四章論會祖欣勤工作見三百九十五張

第十五章論會祖子愛衆士見四百零七張

第十六章論會祖陶成衆士之用心見四百二十二張

第十七章論會祖調理院長之用心見四百三十四張

第十八章論會祖保全衆士聖召之用心 見四百四十九張

第十九章論會祖設法保存本會之體制及其剛毅之德 四百六十二張

第二十章論會祖心殷於榮主救人 見四百七十六張

第二十一章論會祖施惠於貧乏者 見四百九十一張

第二十二章論會祖創訓蒙初步及論學規之正義 見五百零二張

第二十三章論會祖論教育正義 見五百十七張

第二十四章論會祖恒毅之德 見五百三十張

附錄本會近七十年大事記 見五百三十九張

遠東省小誌 見六百二十九張

更正

第二頁	第八行	徵字刪去
第二頁	第九行	末益一徵字
第三頁	第二行	妯娌字 改姑嫂字
第五頁	第三行	發字 改起字
第十頁	第一行	幽字 改悠字
第十九頁	第七行	君字 改居字
第二十一頁	第一行	無字 改亦字
第二十七頁	第二行	阨字 改輓字
第三十三頁	第四行	上四字 改三字

第五十九頁

第八行

聖字

改學字

第七十二頁

第三行

淑字

改陶字

第七十六頁

第一行

間字刪去

第八十四頁

第二行

府字

改鎮字

第九十二頁

第九行

末益一何字

第一百頁

第七行

初字

改秋字

第一百零五頁

第一行

面字

改而字

第一百十七頁

末行

壓字

改歷字

第一百十九頁

第八行

也故。

改也故

第一百二十一頁

第九行

云矣

改云暮矣。

第一百五十二頁

末行

來願

改 願來

第一百六十頁

第二行

會士無此

第二百五十四頁

第九行

首天字下加一主字

第三百六十五頁

末行

啞字倒

改 亟字

第四百十四頁

第七行

吾儕乃

改 乃吾儕

第四百十九頁

第六行

熟字

改 孰字

第四百三十頁

第四行

淡字

改 談字

第四百三十三頁

第五行

意。此當在之字

第四百四十八頁

第三行

嘗字

改 賞字

第四百九十九頁

第四行

吏字

改 衷字

複校遺漏

序 第八頁	第末行	而本	改爲 本而
序 第十四頁	第末行	一光	改爲 一光
序 第十五頁	第三行	之傳	改爲 之傳
序 第十六頁	第三行	缺之則	改爲 缺之則
傳 第三十頁	第八行	歸字	改爲 逃字
第三十九頁	第九行	也字	改爲 焉字
第四十六頁	第三行尾	然字	改爲 而字
第七十一頁	第末行	外皮	改爲 皮毛
第一百四十六頁	第三行	出字	改爲 行字

第一百八十六頁	第六行	也字	改爲	耶字
第一百八十七頁	第末行	顏字	改爲	聲字
第一百九十二頁	第二行	壁字	改爲	壁字
第二百四十二頁	第末行	議字	改爲	義字
第二百六十八頁	第末行	事事吾故	改爲	吾故事事
第三百四十一頁	第三行	者字	改爲	贅字
第三百四十六頁	第三行	人各有心	改爲	人皆有情
第三百七十七頁	第七行	長字	改爲	平聲長
第三百九十九頁	第九行	乘此不備	改爲	乘閒
第四百頁	第五行	驕字	改爲	嬌字

第四百六十二頁

第二行

長字

改爲

平聲長

第四百六十三頁

第三四行

成已而無聖愿亦七字衍文

第五百十二頁

第末行

頂字

改爲

定字

第五百四十一頁

第二行

慨字

改爲

概字

第五百六十一頁

第七行

二相奉命出巡

頂格

第五百七十九頁

第三行

應字

改爲

照字

第五百九十四頁

首行夫字衍末行虔盛舉衍

改爲

一與字

第六百十四頁

第末二行二虹字下脫一口字

聖母小昆仲會祖尙鐸傳

上卷論會祖本傳

第一章 尙鐸祖籍。幼年教育。

尙鐸祖籍法之立昂省。羅亞府。馬萊邑。地居皮辣山左近。父若翰保弟斯大。母姬氏。聖名瑪利亞。子女十人。尙鐸最幼。生于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己酉四月二十五日耶穌升天日領受聖洗。取名若瑟本篤瑪塞林。

主已選定會祖。將立一會。以謙遜誠樸爲基礎。以訓蒙養正爲實用。故使之生於窮鄉下邑。良有以也。蓋鄉下之人。雖熱心敬主者居多。然大抵粗魯。不解文字。會祖旣生於斯。長於斯。則凡一切風土俗尙。必皆知之甚晰。閱歷旣深。舉措必當。凡對於訓蒙緊要之智識學問。訓蒙士當有之德才情思。及如

何栽培之陶成之者。會祖其知之有素矣。妙哉天主之上智也。

尙父卓識。一鄉推巨擘焉。凡有爭端。得尙父片言排解。自可以折服兩造。母尤熱心肫摯。智勇兼全。理家教子。皆臻至善。待人接物。仁厚可風。憂者慰之。病者助之。日與子女輩公誦玫瑰等經。及聖書數頁外。更且以身立表。勉於修德。陶成子女。敬愛聖母。聖母顧而樂之。定必自天伸佑。誕生會祖。此其所以報賢母也。尙鐸伊唔學語時。母先教之。虔呼耶穌瑪利亞聖名。因其馴良可教。故愛之有加焉。天主欲表示會祖將來之德業。故以朕兆顯於母氏。某日。置小兒于搖車中。意欲推外散步。頓見火光閃閃。自兒胸臆間冉冉而出。週繞兒首。旣而散佈散室中。如是者再而三。母親此奇。始而驚喜交集。尋悟乃天主寵愛小兒之而母氏善教之責。更不容稍緩焉。

且說尙父之妹。乃一極熱心極有德之修女。因亂黨滋事。不能存身修院。故賦歸來。一日。妯娌二人。論及當日風波之險。不料小兒在側。寂然靜聽。繼曰。姑母。敢問何謂風波。抑人名。或野獸之名歟。姑母愀然出涕曰。吾子。望主福爾。毋任爾遭此風波。是誠兇逾豺狼。十倍於虎豹之野獸也。尙鐸幼時。凡所聞見於姑母之善訓善表。一皆銘刻在心。至死不諼。故終其身遠離罪影。良心十分清潔者。姑母之力居多焉。行年十一。初次領主。其熱心謙謹。更足以矜式同儕。父母見子。漸次長大。遂送往村塾課讀。小兒畏蕙依中心生。兀坐案上。不敢動彈。教習招之來前。始乎來殼乎來起立。同時別有一生。見尙鐸鄉愚可欺。搶步而過。教習怒。重掌之。該生號泣歸坐。尙鐸見此。益增畏蕙。至無所措其手足。旣而心神稍靜。立意不復來學。歸家告父母以故。父母勸之勉之。終不能稍移其初意。

厥後會祖屢述此事於衆士。且曰。虐待學生。怒責學生。適教之逃學。教之叛離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某日。偕衆童到堂。聽講道理。一童性好弄。聽之藐藐。長者失於檢點。偶呼之以綽號。而辱罵之。該童以爲大辱。講訖。衆生環而笑之。羣起呼之。該生俯首無言。慚愧異常。既而由羞變怒。繼之以武。不幾日。該生性情大變。愚蠢焦愁。固執悍野。有玷於家。

會祖與衆士論及此事。大不以該講道者爲然。且曰。二三子識之。長者一時失口爲禍。至於如此。夫言不可不慎也。其後定會規時。卽將此條例入款內。

○會士稱呼學生。總不可用其綽號。○

且說尙童。雖熱心出衆。然修道之念。從未萌於方寸。尙父于別墅。磨麵爲生。性

節儉耐勞。教子木作泥水等藝。尙童血氣方剛。勤於工作。凡有所習。罔不成就。得人工值。妥自存放。不敢妄費。父母見其節儉勤慎。甚喜之。與以小羊三頭。尙童殷勤撫養。交易甚利。不數月。竟積得佛郎六百。思與其兄。合夥貿易。藉以發家。然天主則別有所屬意焉。

第二章 尙鐸聖召

亂離之後。民皆厭禍。聖教得以稍安。特因教中有司。殉難者多。故司鐸一缺。承乏者少。天主憫焉。選定法王納波侖之叔父爲里昂省之總牧伯。厥名斐瑟。曾受緋衣主教銜。熱心出衆。以維持聖教爲己任。見本省地廣人稠。教堂繁多。司鐸者少。心實憂之。故慨捨家資。廣立修院。遍示所屬。遴選幼童。入院修道。且說馬萊邑本堂司鐸雅君禮樂之執友某。亦升鐸品。教授於本府修院。適避暑于

馬萊堂見雅君。告以情。二人携手至尙家。尙父殷勤款待。以盡地主之誼。寒暄既畢。二人告以來意。尙父憮然爲聞。曰。諸子不才。何敢奢望。適長子在前。尙父問之。曰。吾子願習辣丁文否。長子決然曰。否。雅君曰。他位令郎何在。言時次子偕小弟自磨坊歸來。父曰。子來。神父在此。欲領爾儕去習辣丁文字也。次子亦決然曰。否。非我志也。問少子。少子猶豫半晌。若吐若茹。囁嚅數語。令人索解不得。鐸引之近前。察言觀色。見其樸實馴良。心甚悅之。乃曰。吾子宜習辣丁文。備升鐸品。是乃爾之聖召也。尙童心得默感。遂矢志修道。雖日後辛苦備嘗。未嘗稍涉游移云。

天主與人以聖召。各有異同。其與之之法。亦不拘一式。有直告之者。如吾主之召宗徒曰。來從我。其召聖保祿也。則迫之以威嚇。然天主習用之式。多在

尋常時勢中。隨景生情。光照其心。聖保祿爲隱修會之始祖。推其原因。只爲避聖教風波之故。聖每瑟乃獨修士之師表。亦因避被控之案而始。更有聞一善言。見一善行。遽爾有棄家修道者。由是觀之。如或因已聖召。起自幼年。或因父兄之勸諭。或因師長之訓誨。或因同人之善表等等光景。遂疑已聖召之不必順從焉。是誠大錯也。聖方濟撒肋曰。天主與人聖召。不一其式。用奇特之式以召夫人者。曾不多見。始因瑣小細故。如果恒心順主默牖。不難修到成全地步。聖經有主人請客赴婚筵之喻。客中有自願來者。有勉強而來者。然無論來狀如何。皆得嘗席上之珍。人之入會修道也亦然。或起初有非出於情愿者。若其人果有恒心。便可成爲善士。較之彼夫直蒙聖召而無恒心有如如達斯者。勝之多矣。

會祖雖自知質劣材庸。然既定志習辣丁文。自非朝更夕改。如無恒心者然。厥父若母。設法阻止。亦難稍移其初志。遂稟明堂上。負笈至舅父家。學習辣丁文。規。然會祖姿質平庸。一年之久。雖舅氏誨之不倦。而進益實是淺鮮。乃明告之曰。吾甥。立志雖善。然才器不足。必無聖召。將來不免廢于半途。貽笑他人。悔之何及。不如早事他業。爲是。此一年中。雖進境無多。然祈禱默想工夫。未嘗稍間。所定之志。仍然完固。乃稟父母曰。天主既然召兒。兒信必能有成。凡在修院一切應用之物。仰懇父母大人。作速備辦。兒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父母閱稟。游疑不決。會祖將自己一向所蓄之銀。交與父母。必欲其從速準備。父母見子志不可奪。遂爲之購辦衣服等物。

諸事既備。拜別父母。遂入魏野修院。時一千八百零五年冬十月事也。會祖志

雖堅而膽實怯。數日以來。甚覺畏懼。卽必需之物。亦不敢動問。同班學生。見其愚魯。羣然嘲笑。然其秉性正直。爲人老誠。守規敬主。形端表正。爲時未久。大得衆心。上下均無閒然。會祖時年十七。身幹頗高。讀書卻在人後。然矢志靡他。一往直前。從無灰心之時。上游見其爲人可靠。將衆生寢室。委之照管。會祖敬謹領命。鄭重將事。且幸得此差。可以多加工夫。以補才質之不足。每夜巡視一週。待諸生就寢。然後將燈掩起。取書來讀。直至更深夜靜。而後休息。行之年餘。學問大見進步。學內諸生。會祖可以首屈一指矣。

會祖雖致力於學。並不因此而怠其靈修。慎守修院之規。時聆長上之訓。其于熱心神課。尤爲長上窗友所歎賞。散心及隨意時。屢屢入堂。長跪禱主。其平居熱心敬禮者。卽聖母瑪利亞。聖肋思公撒各。聖方濟肋日斯也。修院小堂內。舉

行禮節。十分體面。衆士歌經謳詠。極爲幽揚。會祖觸景生情。不禁淚流如注。尤其聞聖女德肋撒之領主及望死二歌。更爲動心。習唱不絕于口云。

據當時該修院上司。一口同聲。明言會祖慎守大小諸規。特立諸德之表。乘機導人於善。原來會祖。小有口才。更兼言語溫良。最足動人。曾有多人。以其訓誨。而改心歸正者。

會祖既畢業于小修院。遂升于省修院肄業。時一千八百十二年十月間事也。入院之首日。矢志恒心。全守修院大小諸規。其德行學問。更上一層。自不待言。窗友數十人。其最熱心。最守規。而品行最優者。會祖當推爲巨擘。將全日工夫。分爲二事。一乃祈禱。一乃讀超性學。散心時。或與窗友談論修德益靈之事。或顧慰病人。或裝飾聖堂。或洒掃庭戶。或恭拜聖體。據會祖後日之言曰。居大修

院之日月。乃一生極有福之時也。

會祖平時蓄于中而發于外者。卽是無論遭何境遇。恒忠信於主前。敬長聽命。謙忍和睦。良善端正。熱心祈禱。勤於用工。榮主救人之心。火極旺。絕己恃主之心。情無窮。據當時所傳。曾出許多故事。以徵會祖之德。

第三章 尙鐸居家瑣述

第一年。暑假歸家。其起居頗有可風。無緊要事。足不出戶。飲食度日。與家人同。孝愛父母。教訓姪輩。蚤起默想。日與聖祭。省身二次。每瞻禮六。必守大齋。顧病憐貧。訓蒙要理。行有餘力。則演習超性學。

第二年。暑假歸家。除恪守以上之規外。更益以下數事。照時念聖母小日課。念聖經及聖書各一點鐘。散心時。顧慰病人。或施訓於人。每逢主日瞻禮日。與祭

二臺。與童蒙講解要理。行有餘力。則習手工。執賤役。此其律己之規也。至論照管家人。更有可觀者。每屆念經時。必將閤家大小。齊集一堂。虔誠諷誦。表率衆人。立有定時。公誦聖書。凡有談論。必漸及於事主救靈之道。其切切留意者。更欲使閤家衆人。熱心敬禮聖母。次及於護守天神。及熱心救助煉靈。屢將本村孩童。集于房內。爲之講解要理。如此習以爲常。且多次有年長教友。咸來聽講。其講道理。雖爲時不久。卻能感動人心。後有多人。自述于年幼時。聽其訓言。大受其益。而嘆曰。尙鐸音容雖邈。言猶在耳。其善教之感人如此。

會祖居家。能使閤村童子。勉力爲善。兒童皆愛而畏之。無敢有行爲不端。忤逆尊長者。某曾自述曰。尙鐸也。我實愛敬其人。且畏服其人。曾憶幼時。聽其訓誨。至今猶覺怍然於心。歷年以來。屢受魔誘。幾至犯罪。一憶尙鐸之聲音笑貌。便

覺勇力倍增。克勝魔誘。其德之及人又如此。

不但幼童敬而畏之。卽年長者亦罔或不然。據述某日。尙鐸因事前赴鄰鎮。故村中男女。成羣結隊。皆至某處觀劇。以爲尙鐸外出。可以稍肆其志。不料尙鐸歸來猶早。聞知此事。卽至作劇處。大聲向衆曰。嗟乎。此豈教友會同瞻禮耶。如此爲惡作劇。豈聖教之冠冕耶。我且考問爾等。果否明白聖教要理。大衆聞此訓責。如雷貫耳。相率而逸。最後者有一老女。鼃步跚跚。不敢進。亦不敢退。會祖畧責數語。然後歸家。

會祖持躬維謹。絲毫不敢肆志。克苦己身。尤其所長。菲飲食。更且不時不食。雖一杯水。一枚菓。亦不自寬。一日。見櫻桃樹結實纍纍。無意間。手摘一枚。置于口內。旣而悔焉。自責曰。欲爲一饕奴耶。遂吐桃出。踐諸足下。

會祖讀超性書。於茲三年矣。只因其平居度日。過於克己。課讀又過於用心。故血力大減。身體就衰。奉長命。居家靜養。遂致力於田畝間者六閱月。精力既復。乃整裝赴修院。時適納波侖自愛爾巴島逃歸巴利之月也。

先是納波侖窮兵尙武。東盪西決。敗

意潰奧。列邦莫敢誰何。卒敗於英。被囚于愛爾巴島。今年三月二十逃歸巴利。復事戰征。百日後復爲英擒。囚于黑肋納荒島。尋卒于此。時嘉慶二十年乙亥事也。亂黨復熾。專與教堂爲難。到處殺人放火。而以利昂城爲尤甚。會祖歸心如箭。毫無所懼。安步通衢。衣冠如故。適有一熱心教友趨前。向會祖曰。先生時至今日。何竟如此衣冠。行走通衢耶。危乎險哉。頃有一鐸衣冠過此。爲黨人辱罵窘難。幾瀕於死。會祖曰。問心無愧。人如吾何。曰。然則該司鐸亦何犯法。值茲亂世。會何有於法也。以僕觀之。先生如此衣冠。徜徉道路。恐非智者所爲也。會祖曰。吾卽由是而入修院焉。其人訝然曰。風聞修院藏有軍器。目下院門已封。

巡兵看守。先生萬去不得。會祖高持日課經本而冷笑曰。實有軍器。在吾手中。此種軍器。修院本自不少。諒不致可使政府有不安於心者。乃謝其人。逕入修院。豈知並無絲毫擾亂也。

第四章聖母二會緣起尙鐸累升神品

會祖既至修院。與其窻友。靜心續讀超性神工等書。公餘之暇。偕其窻友高林等士。協議創立一會。以愈顯主榮。虔敬聖母。救助人靈爲宗旨。以肩任各處招請講道。及以正道訓蒙爲實用。因各人矢志。實力孝愛聖母。故將此會。託靠聖母。而名之曰聖母會。專指司鐸而言諸事議安。然後稟明上游沙公爾東。當時沙公教

讀超性學。後陞至代收任。尋亦入聖母會。沙公深知衆士之熱衷。亟爲贊成。勉其恒心勿懈。沙公自爲領袖。率衆出城。登福味野山聖母大堂。將此諸事。託靠

聖母。且祝曰。如所謀有裨於榮主救人。求聖母降之以遐福。聖母果然降福。此會傳流極速。迄今已增百倍。

每次協議立會。衆士意中。皆思將來入會者俱爲司鐸。惟會祖提議。必須有昆仲相助。其言曰。吾儕職司傳教。兼事訓蒙。若無昆仲臂助。萬難達其目的。諸友曰。然。然則託爾創辦此舉。事如有濟。吾儕亦與有賴焉。自茲以往。會祖卽將此事默存於心。

光陰迅速。三年之期將滿。升鐸之期日迫。衆位窻友。瞻前顧後。未免有介於懷。將來任何職使。派往何處。三三五五。未免談論及之。獨會祖一人。成竹在胸。未嘗一毫慮及。將自己所有諸事。及將來所遭之境遇。全託於天主聖意及長上手中。一任長上隨意安排。目視長上。有如天主之代權。至於將來所有之責任。

所派之地方。會祖安如磐石。不介於懷。

會祖偶與憲友談及升鐸之事。某士曰。升鐸以後。願得此缺。吾將盡力以圖之。會祖曰。我則不敢如是。如欲上司順我心意。派充自選之任。如在任上。逢有難處。我心必不得安。自思此難。由我自取。我當此任。我自選之。恐非天主所欲於我者。我則將我心願。全託於主。一任長上使用。隨遇而安。卽或逢有不測。我亦逆來順受。因我明知。凡有所遇。皆天主所欲於我者也。

別有一士。願上司派已赴一距家稍近之堂口。將此心意。託會祖說於上司。會

祖曰。司鐸者。當如默基塞德之無父母焉。

其意蓋言。不可因眷顧父母。而誤司鐸之職。

吾儕之爲司

鐸。非以爲家也。實爲助聖教救人靈魂也。若屢次回家。歸寧父母。或與父母常川來往。不久。爾心必不能安祥沉靜。熱心漸冷。神火將熄。豈能恒保爾之聖召

哉。且也表樣何在。上司聞之。必然嘖有煩言。小民見之。亦將失其敬愛。吾友。戒之。此等心意。實是魔設之陷阱。當盡力以除之。

一千八百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始行剪髮禮。連升五品。時里昂總主教斐瑟公主祭。

次年七月十七日。聖六品。又次年聖七品爲司鐸。杜步爾主教主祭。會祖時年二十有七。又二月。時一千八百一十六年也。教宗庇護第七之十七年。法王魯依第十八之三年。嘉慶二十一年

丙子。

同志諸友。亦同時共升鐸品。分手之前。重申前議。各願盡己心力。創立新會。信札往還。以固衆志。

第五章 尙鐸赴辣郡任所

會祖升鐸後。奉派爲辣郡輔理司鐸。聞命之下。遂奔赴福味野山聖母堂內。重獻身靈於聖母。求其保佑。善盡職守。歸卽束裝赴任。遙望辣郡堂頂之十字。拜跪途側。懇求聖母。轉達耶穌。降辣郡以遐福。並求助佑。俾能善盡己職。而得榮主救人之效。辣郡在皮拉山坡。來往行旅。極爲艱滯。居民僅得二千。村庄散居。相距頗遠。兼之山路崎嶇。凹凸不平。或壁立千仞。或深谷萬丈。且有數村。建于皮拉山腰。只因當時山徑未闢。故人迹罕有到者。

辣郡君民。稟性馴良。信德頗固。然粗野愚魯。未嘗學問。閭郡一無教習。又因地勢蠶叢。民居散漫。故主日瞻禮。到堂與祭者。寥若晨星。當此草創之始。其辛苦艱難。自不待言。然會祖毫不灰心。一味恃主。起首興辦。

爲首數日。先學該處之風土俗情。待人接物。開誠布公。居民見其誠實樸素。端

正穩重。故皆降心樂從。倚之如父母。恃之若神明。無論士農工商。賢愚老幼。凡遇會祖。無不各受其益。更因其品行正直。熱心出衆。又能善盡司鐸之職。遇有事件。罔不從速辦理。是故居民愛之。

會祖明知童蒙教育。攸關匪淺。故論及訓蒙。更爲其當務之急。時常聚幼童子堂內。爲之講解聖教要理。教之修德行善。以成善士。其講解要理之法。極平常。極便易。且懇摯動人。凡解文字者。使之背誦要理。不識字者。則親口授之。旣而反覆問之。使其易於解義。且有時隨機應變。宣講故事幾則。故會祖每講要理。村童必然滿座。注目而視。傾耳而聽。牢記于衷。終身不忘。

會祖雖本性良善。待人和悅。然于講解要理時。必然端正穩重。因所論乃敬主之言。所在爲敬主之地。又因容止穩重。便於拘束孩童。使之不敢放肆。孩童皆

爲其所化。卽極頑劣之童。稍施訓責。無必立時止步。不敢復肆。

某日講要理時。一童玩弄。使人分心。會祖罰之。跪于欄杆內。童聞命卽起。端然跪下。旣畢。衆童皆出。該童仍在端跪。會祖嘉其聽命之德。乃援之起。

且非由萬不得已。平素無所用其責罰也。其理人之法。專在感化。使之奮勇爭

先。有時頒給賞物。

聖像聖牌
念珠等類

孩童極寶重之。來聽講者日益衆。雖天氣寒冷。雨

雪載途。亦所不顧。其中有數家子弟。去堂較遠。須跋涉兩點鐘之久。然從未或遲。東方未曉。門外候立。某夜。月光明媚。童兒數輩。疑爲破曉。作速起身。行已七八里路。旣至。堂門未闢。遲之又久。會祖持燈在手。來堂行祭。旣近。見諸童爲聽道理。來得如此絕早。極愛憐之。開門。偕之入。旣行祭。瞥見諸童。傍門而跪。時天尙冷。懼諸童之受風着寒也。親來引之。至于煖處。祭畢。照常講要理。當衆稱美。

之。且囑之曰。勿復如是絕早出門。恐遭不測。

童兒自來聽講。猶以爲未足。多有引其小弟。攜其幼姪而來者。某日。有一預備初次領主之童。偕其小弟來堂。會祖見此小兒。冰清玉潔。心極愛之。此兒伊誰。卽將來繼會祖而總長本會之方濟各也。

爲時未久。男女教友之來聽講者實繁有徒。故講法畧爲更改。先講本日之課。後用尋常問答之式以申明之。使聽者易於領會。繼而由此本課。稍發勸言。引衆修德。而使成爲善信人也。

會祖所論不拘何樣題目。皆能資益於教友。且無論何等年紀。何等性情。何等事業之人。凡受其訓言者。無不獲實益而歸。民間論會祖而附之以諺曰。尙鐸一舌。可療百病。

以上概言會祖淑人之功也。其自修之功。亦有可觀者焉。試畧論之。一。每日默想。毫無欠缺。二。每夕預備默想題目。三。彌撒前後。用一刻工夫。預備感謝。四。每年一次。恭誦彌撒規程。五。每日跪拜聖體與聖母。六。每出外或歸來時。必拜聖體。爲謝所受之恩。求赦所犯之過。或求佑將行之事。七。每晚省察。八。查有謗人自誇之過。卽舉鞭自責。九。日習超性學一點鐘。十。凡講道理。必須預備。十一。時時心懷耶穌。十二。事事憶主監臨。力避浮躁放肆之過。十三。克制怒氣。勉修良善之德。十四。凡有病人。必去存問。十五。一有閒暇。卽取書攻讀。十六。飲食散心等工課。照力所能。隨修院定制。十七。以上諸條。每月查閱一次。凡于神課有所缺失。則舉鞭自責。以爲補贖。

以上乃會祖所定日常之功課。在辣郡任所。恒守不懈。會祖居恒與正理司鐸。

同居一院。尊敬之。愛戴之。凡有所謀所行。皆就正之。且求其規箴訓導。指陳過失。該正理司鐸。論及當年會祖之品行。嘗語人曰。尙鐸。實有道之君子也。八年之久。爲我輔理。吾無間然矣。其克己。其守規。其立表。其待人。始終一致。悉著聖德。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未嘗得見其過當。所不然者。惟見其克苦過嚴耳。我嘗節制之。遏抑之。否則克苦無度。有礙身力。且凡我節制遏抑之時。試煉指摘之際。彼必恭敬謙遜。樂受不辭。八年之久。宛如一日。吾無間然矣。

第六章 尙鐸善教。辣那蒙再造之恩。

會祖講道訓人。所收效果。更難以僕數。其籌畫。其容止。其聲音之婉轉。其措辭之得宜。皆足以資人觀感。講道之先。必然預備。初次開講。爲時雖屬甚暫。措辭又覺平易。然聽者極爲動情。相告曰。本郡自立堂以來。得未曾有也。凡逢會祖

講期。堂內必然滿座。其平素所論者。如死亡。審判。天堂。地獄。罪過之兇惡。救靈之緊要。反覆細論。懇摯動情。旁聽者涕淚潛流。冷淡者戰慄畏懼。無何。辣郡居民。風俗丕變。信德堅實。祈禱熱切。勤領聖事。冷淡者大半回頭。尤其老人。多有要辦總告解者。告明仔細。痛悔懇切。會祖待悔過之人。十分良善。勸之勉之。不遺餘力。致多有歸去而號咷大哭者。凡當時改過之人。皆能恒心行善。至死不懈。

當會祖之未來辣郡也。多數教友。告解領主。僅不犯聖教嚴命。一年一次。更有多人。多年不守四規。及會祖蒞郡之二三月。該等教友。爭求告解。每月領主者較先時多加四倍。每瞻禮七。尤其大瞻禮之前日。會祖聽人告解。直至夜深。次晨。雖絕早到堂。已有多人。久候堂外。如此又聽告解。直至十一點鐘。然後唱大

禮彌撒禮畢。已是正午。習以爲常。了無倦容。

過午。按時鳴鐘。集近村教友。來堂公行晚課禮。先唱夜經。後念晚課。卒誦聖書數張。終之以勸言數分。此晚課禮。教友行之。大有興致。歡然而來者。亦欣然得益而去。

下例會祖訓言數則

仁昆。是時也。勞力時也。天長日燥。終日從事於田畝。勞勞碌碌。困乏乃身。茲有術焉。能變難爲易。化苦爲甘。其法。在將爾等所受之辛苦。合於耶穌之辛苦。如此則爾等本性之苦勞。變爲超性之功勞。主必降福爾等。及爾閤家。均受其賜。日逐習此。聖賢不足爲也。且是尋常舉動。一變而爲祈禱工夫。雖一步一趨。一呼一息。日後在天。必獲其報。每滴汗。每珠淚。爾靈榮冕。實受其飾。嘻。如此行爲。

當如何愜主聖心也。所積永遠之功。何其多也。是誠救靈魂成聖賢之捷徑也。爾之辛苦氣力。既獻於主矣。爾負之阨。較輕便焉。蓋人行事。既爲天主。而天主待人。必如慈父。助之慰之。降福之。俾諸事順遂。良心寧靜。仁昆勉之哉。苦勞之日。不久卽完。天福之報。無彊惟休。

又一日。勸教友行克苦之工。曰。仁昆。當乘機克己。如目今秋成。百樹結菓。目所見者。纍纍而鮮美。手所携者。郁郁而芬芳。餐時未屆。理宜克己。雖食一李。啖一桃。嗜一杏。非罪也。然爲愛主補過而不食。不啖。不嗜。斯乃更愜主心。而立功滋大也。由是而類推之。日逐所遇。如寬恕待人。謹守口目等工。此不但克制偏私。保人於罪險。更邀主佑。護爾于生前。賞爾于永世。夫克己工夫。若只就一條而論。似乎無關緊要。然積少成多。便爲可貴。如每日行二三克己工夫。一年所積。

便有數百。天國非功不入。立功非苦不成。勉之勉之。

一日。訓爲父母者。善盡厥職云。人皆各愛其子女也。如蒙天神顯示。言爾子將爲聖人。爾必喜而不寐也。我確語爾。爾子女之成聖與否。權操自爾。有如爾善教之。自幼調理之。使之勤於修德。切於祈禱。吾敢保其必爲聖賢也。或曰。善教子女。事非容易。已且不明。何以淑人。會祖曰。子誤矣。善教子女。極庸且易。只爾願之。無事不成。茲吾語汝。爲父母者。日携子女至堂。獻於天主。託於聖母。俾得保其粹然之靈性。另于聖體降福時。將子女獻於耶穌。耶穌固極愛孩童者也。爾旣獻之矣。因爾信德。必降福乃子乃女。智寵與年齡並長。孩之甫能學語者。則教之。稱呼耶穌瑪利亞聖名。並誦句幾段。旣習誦。則使之朝夕跪誦于聖像前。迨其成童。則慎其交遊。更當以身立表。方免趨入邪途。大罪之禍。無與倫比。

將此眞道。印在子女心中。方能免其不犯重罪而落永殃也。寧見火延居屋。不願覩子女犯罪也。屢提及初領聖體之大事。日與之特禱天主聖母。俾得初次善領之恩。教之孝愛聖母。諸事倚恃聖母。如此教子。何等容易。成就子女。無他異術也。

聖經紀。一日耶穌抱一孩。親而降福之。傳言此孩。卽聖瑪爾西亞爾也。嘻。耶穌降福此孩。止一次耳。而卽選之爲聖人。如使耶穌日日降福爾孩。而爾孩之得救其靈。豈非顯然易見之事耶。信哉。有如爾日獻子女於耶穌聖母。耶穌聖母。萬不能任爾子女喪厥靈也。

此番道理。大動居民之心。自此父偕其子。母抱其女。來堂與祭。習爲常例。會祖見之。亦極覺安慰。

會祖平時。雖待人良善。然遇教友惡習。亦辭嚴色厲以正之。如酣飲跳舞。夜會。詛咒。辱主。淫書等惡習。幾時聞得訂于某日某處聚會。亦必聲明于該日該處講道理。只此聲明。卽足阻其惡聚。蓋居民畏懼會祖。不亞於尊敬會祖也。

一日。會祖在堂內聽神工。旣畢。出堂。日已暮矣。不晚餐而出。某士曰。日已暮矣。神父將何之。會祖曰。我將往顧病人。士曰。然則神父盍先餐而去。會祖曰。無暇。士亦伴之去。旣見病人。無甚險狀。會祖遂向鄰村進發。旣至。見有多人。適在會齊。演封齋前之惡劇。會祖奪門而入。威嚴而視。不發一言。衆相顧失色。演者觀者。皆抱歉而鼠竄。惟有房主某氏。無所歸。雙手合掌。跪求赦宥。且曰。此初次耳。向者從未招留此等人。嗣後決不復犯矣。會祖曰。然。初犯。卽被獲。何不思天主恒爾觀耶。救世主爲人而嚴齋。而人竟樂之。何不良若是耶。會祖出。更赴鄰村。

人已集齊。適在開演。衆望見會祖至。亦各鳥獸散。時已夜深。歸來不易。路上冰凍。滑不堪行。幸持一杖。畧助一臂。然亦失足者數四。旣至。夜已半。因明日欲行祭。故不食。

一日。聞某村。訂于某夜。聚會演劇。屆期。晚課後。偕一士出。夜黑天冷。二人遵山路。高低凸凹。殊形狼狽。士失足。陷入溝內。耗盡氣力。終難出險。會祖一躍而下。披荆拔棘。遂出之。行近該村。犬狂吠不停。衆偵知會祖至。遂相率散去。會祖歸時。見士若有不豫色。然。乃慰之曰。阻人犯罪。乃快心事也。昔者聖方濟肋日斯。曾自述其終身設教於鄉野。所受之辛苦。不爲不多。所費之心機。不爲不苦。若或因此而致人少犯一罪。卽足爲其生平之功報也。若然。吾儕今日之事。當自幸矣。受些微驚嚇。爲石所絆。跌入溝中。稍傷手足。勿因此而懷怨。更當謝主。賜

我儕機緣。受些微小苦。以匡救他人。欣幸之不暇。何憾憾乃爾也。

會祖極力阻止此種劣習。故不久而棘郡之俗。煥然一新。酣酒之事。亦已革除。會祖來郡之前年。酒館內。每夜滿座。至今日清淡異常。不特夜間。卽清天白日。亦無有過問者。

淫書淫畫。大爲風化之害。會祖決然革除之。故稗官小說。皆付諸火。廣置聖書。夥立書局。用以涵養居民之公德。

會祖於顧問病人一節。尤顯其仁愛逾恒。無論晝夜。雖暴風迅雨時。爲助人善終。全然不辭辛苦。某冬。有一貧寒女子。病重垂危。時天氣極惡。雨雪載途。兼之狂風大作。六出飛舞。上下一色。五步以外。人物不能辨認。而會祖不之顧也。伴一士出。該村去堂。足十有六里。聽其告解。爲之終付。諸事甫畢。女子卽死。會祖

歸。喜形於色。聲聲謝主。步步感恩。一爲得救女子之靈。二爲脫已出此奇險。

某日。會祖倩理堂者伴已出門。送聖體於一病人。理堂者雖強健無病。然亦有怯於心。蓋當時天氣極惡。而畏受風寒也。會祖勉之曰。吾友。主佑吾儕。勿畏也。據其時。地上雪深四尺。縱目四望。居然一銀餅世界。道路田畝。深溝高阜。亦難辨認。理堂者雖熟識此路。亦不免入於歧途。偶一失足。跌入水坑。會祖援之以手。方得出險。既出。向會祖曰。羞哉我也。神父尙爲我隱之。勿爲外人道也。既至。遂脫衣就寢。移時。會祖來問疾。見其安然臥于被內。會祖笑曰。何也。頃者見爾毫無恙。何病之速也。理堂者曰。神父。我知爾心直口快。難以隱事。故將此事已明告於人矣。幸爲代禱。勿因此澡身而致病也。且爾曾言。主佑吾儕。主卻未嘗佑我。幾不免滅頂之禍。會祖曰。非也。茲復可以言也。主佑吾儕。勿畏也。頃者主

賜爾澡身。今復賜爾煖在被內。爾恙不久必痊。無傷也。

會祖每遇出外終傳。禮畢。卽當場論道。極爲懇切。病者大得安慰。旁觀者聆其勸語。往往有嘆息哭泣。立求告解者。值開四規時。會祖屢往冷淡人家。苦口勸勉。或去出野。或入林間。旣遇。則握手殷勤。諄諄勸諭。雖平時蔑視聖教四規之人。旣遇會祖。亦必怦然心動。而改過焉。

會祖待人接物。一秉至公。故遇兩家不睦。事且涉訟者。莫不折衷焉。蓋會祖判事如神。一諾千金。得其片言。兩造均無怨焉。

會祖凡自外來時。雖徒步力乏。汗流浹背。旣至。並不稍息。未至飯時。不飲不食。八年之中。費心勞力。天人共鑒。會祖殆無憾焉。他年。會祖伴某友。道出皮辣山。情有所觸。止步四望。嘆曰。嘻。是山之留我足迹也。曾不知幾千萬矣。八年之中。

所流之汗。如能收而貯之。足以澡身。然汗勞雖多。適竊自幸。蓋我于出外終傳一事。從未有遲矣晚矣不可幾及之一時。是誠我心之大慰也。我須感謝主恩焉。

第七章 立會緣起

會祖雖志切于傳道救人。然立會之心。未嘗一日忘懷也。况因居民大概愚魯。實因乏人講解之故。故立會之心。日深一日。其來辣郡之首日。遇一童。姓葛名蘭榮。聖名若望瑪利亞。意欲以之爲第一會友。某夜。葛童爲其親某病重故。來請終傅。會祖與之並肩而行。講道論德。頗不寂寞。聽其言。觀其色。似可與言立會事。翼日。會祖往視葛家。以聖經一部遺之。葛童辭以不解文字。會祖曰。是何傷哉。即可由是而習焉。如有用我之處。吾亦甘心焉。葛童喜出望外。遂受業於

會祖。

一日。鄰村一童。年約十二歲。病重垂危。其父來請終傅。會祖至。聽其告解。該童茫然不知。問及聖教要理。天主惟一等大道。童亦不解所謂。會祖情爲之急。因該童如此死去。萬難救靈。會祖藹然爲之講解多時。然後聽其告解。助其痛悔。禮畢。往顧鄰家病人。旣而出。該童之父母。趨前泣告曰。神父甫出我家門。我子卽死。噫。痛哉。天喪我也。會祖聞之。亟口謝主。慰勉數言。遂告辭歸。行際。會祖有感於懷。嘆曰。吁。若大孩童。尙不明白道理。何所恃以救靈。噫。本處尙有多童。亦類乎是。噫。此實無訓蒙者之故也。其立會之志。由是而益堅且熾焉。遂直入葛家。告之以故。且明示己意。而問其所欲。葛童曰。茲我獻身於爾。任所使焉。會祖大悅。曰。願吾子勉之勿懈。主必福爾。聖母亦必別令他人。來爲汝伴。會祖此言。

確然不誤。因未出三日。卽有來求入會者。

郝氏童子。名德郎者。聖名若翰。其靈清潔。有若天神。偶閱聖書。大動於心。亟欲入會精修。稟明父母。父母以爲兒戲也。不之介意。無何。童志益固。不告父母。奔至聖沙蒙鎮堂內。望彌撒。旋至教友訓蒙會求見。訴明來意。該會長以其年少也。勉以他日。歸求計於會祖。會祖聽言觀色。默求主牖。主啟其心曰。此童也。乃爾新會之柱石也。當卽收之。會祖遂引之。令伴葛童。且曰。有志者事竟成。吾子勉之。

郝童歸家。稟明一切。父母以爲會祖欲成己子之學也。許之。無何。會祖以新會緣由告郝童。童曰。主以我託爾。爾我長也。凡有所欲。悉聽命焉。豈敢或有二心。會祖聞言。奇其德。極珍重之。

堂之左近。有宅地一區。出售。價四百餘兩。會祖默求主牖。雖囊空若洗。竟借銀購之。親手修整完好。自造木床二。飯桌一。以居二童。是卽本會肇基之所。時一千八百一十七年。正月初二日也。

本會旣以聖母命名。會友更期爲聖母肖子。望納匪助聖家之簡約。敢嫌辣郡肇基之會院乎。

且說二人旣志在修途。會祖爲之立定度日公規。除早晚課。與彌撒。誦聖書。拜聖體外。平日工夫。半在讀書。藉以爲將來訓蒙之用。半在鑄釘。藉以爲平居度日之費。會祖字愛之。時而爲之講解文字。時而爲之談德論道。時而與之共做手工。二人亦頗有情誼。上體會祖之心。同心合意。熱心祈禱。殷勤讀書。勉修諸德。

無何。谷姓各都烈者亦求入會。雖未嘗學問。然馴良沉靜。是卽將來大德超衆

之安當修士也。

詳見其本傳

卻說^レ赤童之父若母。見子棄家修道。心頗悔之。屢勸其歸家。然該童心志極確。不爲所搖。某日。其長兄奉父命來院領弟。童情亟急奔會祖前。泣請作主。會祖慰而勉之。且出。會晤其長兄。莞爾與言曰。吾子。爲領取乃弟而來耶。曰。父命不可違。會祖曰。然則寧違天主之命乎。吾子且歸。稟求父母。速來此間。作伴乃弟。曰。神父在上。欲我何爲。會祖曰。欲玉成爾爲一善士耳。曰。嘻。我爲修士。誠百拙而有餘也。開土種田。我之長也。豈有田野間之修士乎。會祖曰。勿事過謙。修田修道一耳。田野之子。而欲爲修士。何不可之有。且更便於修德也。吾敢保汝必有成也。曰。自念庸夫俗子。無德而多罪。何敢忝爲修士。會祖曰。勿復如是謙譌。我知爾品行非劣。宜來從我。曰。聞神父之言。我固有心。然衆人之譏評。將奈何。

會祖曰。一任之。是何傷也。爰救爾靈而得真福。非遠勝乎。且歸告爾父母。奇哉。天主之聖能也。歸家稟明。使蒙俞允。從此兄弟二人。皆列會祖之門下。此乃入會之第四修士。取名老稜座。爲人極誠實謙遜熱心。其弟特敬聖類斯。故取以爲名。葛童仍其領洗之名。谷童仍名安當。不數日。鮑姓童。名巴爾多祿茂者。年約十六。來求入會。會名仍之。亦一善士也。

李氏小兒。名嘉比厄爾。卽前所言冰清玉潔之小兒也。會祖自初次降福之後。未嘗一日忘懷。此兒熱心穎悟。均超凡童。年甫十歲。與之初領聖體。會祖與其父母議。令其與衆士同居。以成其學。其母極爲欣悅。將子獻於聖母。謂會祖曰。吾兒乃聖母之子。吾已獻之矣。茲託神父。任神父所使之。某日。有達郎郡之本堂司鐸。來此訪舊。見李兒之幼而慧。重而文也。心竊欲其晉升神品。故諄諄勸

諭之。李兒付之一笑。若罔聞知。該鐸曰。乃兄漸次畢讀辣丁文。升授鐸品。只在指顧間耳。蓋步乃兄之芳塵。而甘終於此乎。李兒曰。主旨所在。我卽願之。我之上司。乃代主宣旨者也。豈可以外面榮辱。奪我志乎。該鐸聞言。驚絕。一言不發。終夜輾轉。不能安眠。蓋以李兒數言。印於心中。不能釋懷。翌晨。該鐸辭行。向類斯曰。李兒使我終夜不寐。若小年紀。具此高見。誠絕無而僅有者也。恒以守之。擴而充之。必蒙天主降福。亦爾新會之光也。

會祖見人數日增。令諸士公舉一領袖。因若望瑪利亞之首入也。故被選焉。會祖爲之立定日間公規。每晨五點鐘起身。公誦早課。繼行默想二刻。後與彌撒誦聖母小日課。用工。至七點鐘。早膳。後習手工。至正午。午飯後。拜聖體。散心。後做手工。六點鐘念聖母小日課。玫瑰經。聖書。七下晚餐。散心。後念晚課。與次

晨之默想題目。九點鐘安寢。以上諸課。皆公共行之。每瞻禮六。默想後。公訟己過。公所中立一聖母祭臺。凡一切神課。皆跪行于聖母臺前。爲使衆士有別於俗人也。會祖着之以藍色長衣。其肩衣袴子。皆用黑色布。帽則圓式。

衆士以序。輪班誦經。誦聖書。備飯。所食頗廉。湯。牛奶。素菜。清水而已。院中諸物。皆極貧素。褥以草墊。枕以木葉實之。衆士心安神樂。恪守修規。祈禱熱切。品行端謹。相與和愛。順聽長命。院長。素爲衆士所推重。所矜式者。智義兼全。寬猛相濟。凡事以身先之。每主日當衆士。諄諄勸勉。不遺餘力。會祖得間。卽來存問。教之讀書。勉之修德。革其劣習。一日。會祖自堂來。遠聞衆士散心言語之聲。就而訓責之。曰。衆位賢契。爾儕如此散心。太煞熱鬧。無異俗人。爾儕修士也。固宜時時處處。以修士自命。更宜師法聖母。聖母旣時時端重。處處安靜。欲爲聖母之

孝子者。豈可如此放肆。致使聲聞於外耶。衆士聞此訓言。極爲感動。善守端重。謹慎之規。始終不渝。

無論大小規條。衆士皆悉心全守。奉行不怠。只因會院貧乏。無錢置買醒鐘。故早間起身。過早過遲。不能按準時刻。頗以爲憂。稟明於會祖。會祖懸一鈴於院內。通鉄絲一條。長三十餘步。直達於自己屋內。故每晨屆時。會祖自己醒之。

第八章 會士始掌學堂。會祖躬親表率。

且說會祖。自輔鐸辣郡以來。只因訓蒙者少。故盡心竭力。萬事躬親。嗣以鐸職訓蒙。難以兼顧。故于一千八百十八年間。聘教習某君。署理辣郡學堂。該教習曾爲教友訓蒙會士。學問優長。教法精明。慣用同課相賽之法。深中會祖之意。該教習與衆士同居一院。學堂卽在其中。無何。遠近學生。各屋皆滿。衆士亦爲

之臂助。按其教法。日漸試練。久之。衆士自以爲才能足用。可以獨力支持學堂。乃請於會祖。會祖欲衆士習謙也。故抑之。曰。爾等自以爲才能足用。可以獨力支持耶。何自滿之甚也。且本會制度。以謙爲本。爾等欲以正道訓蒙。固是善事。然須照本會制度。故我今日。先發爾等訓蒙于鄉野間。果能善盡此職。然後任爾等獨掌此間學堂。未爲晚也。會祖遂卽派遣每士。當赴何村。早去晚歸。伙食自備。此行也。天主極降福之。各村大得益效。居民見之。亦極口稱讚。如是者年餘。會祖始命院長。接管學堂。因其人卓然有識。兼又智勇雙全。其品行名聲。亦甚美善。故居民翕然從之。無有異言。

居民見會士訓蒙。進益殊速。兼之束脩極廉。故器重之。咸稱會士爲地方造福。學生自遠而來者。日增月盛。遂至學堂不復能容。會祖更建屋數椽。別爲上下

二等。故學生之於德業才學。有日見競進之勢。既而又不能容。會祖又將學堂增廣之。別爲膳宿一院。有不能自備束脩之兒童數名。會祖亦慨然收之。給其要需。會祖恃主之情。極深且切。時有無怙無恃之孤兒數輩。會祖衣之食之。訓誨之。成就之。如慈父然。初年。收有十二童。一切花費。皆由會祖。一日。有責其浪費者。會祖曰。素聞哀矜不致人貧。與祭不阻人工之諺。是真是假。姑試之。此等孩童。皆來自主。主慈父也。豈吝施我。致使彼等有凍餒之患耶。

會祖欲與衆士同居度日。以表率之。藉以固修會之基。將此意。訴明於本堂司鐸。本鐸難之曰。少年貧士。何便相與。雖彼等品行不惡。或且熱心敬主。然愚魯粗野。不知禮貌。願與同處。豈不自惹煩惱耶。會祖聞此數語。一笑置之。既得本堂司鐸之允諾。當夜卽將一切傢具。移入修院。其住屋。雖院中首推第一。然窄

矮不堪。甚不便宜。粗飯同食。憂患與共。與之種園。與之鑄釘。或入學指教教授之法。或勸勉衆生用心受課。每日教授衆士學問科一課。如此煩瑣。會祖更覺有慰。衆士固敬重愛慕會祖。然實是鄉下出身。不懂禮貌。待會祖一如窻友。然會祖一味良善。循循善誘。從未出一怨言。

會祖雖躬親領袖衆士。然尙有輔理司鐸之職。故未能直接管理。一切外面事權。仍由院長經管。會祖惟留意陶成衆士之品行。堅固其德。改正其失。淑其性質。教之善禱。及如何訓蒙。如何講解要理。如何掌管學班。如何約束學生。久之。衆士之心火。與日俱增。學生亦較前大有進益。各人品行甚好。極慰父兄之望。居民皆歡心樂意。稱美不置。

一日。會祖見監管學生之士。不關心於學生。只熱心於念經。會祖訓責之。該士

曰。如關心於衆生。必不免分心於念經。將奈何。會祖曰。爾爲首之職。卽監管學生。勿任其爲非作歹也。如爾善盡此職。更能愜主之心。聖奧斯定曰。善禱者。方有善行。是善行。更要於善禱也。善禱不過爲善行之一助耳。爾如不關心於學生。彼等出爾不意。爲非作歹。豈非一大誤乎。

會祖陶成衆士。可謂竭盡其心矣。爲時未久。已有數士有訓蒙出等之才。大慰會祖之心。會祖派遣衆士。每班二人。至鄉野村庄。教授要理。集村民于公所。誦經一段。唱歌一曲。然後問孩童幾端要理。當衆說些勸言。講一二動心故事。居民聞所未聞。空巷而來。會祖亦屢屢下鄉巡視。及夕。衆士歸來。會祖當衆。偉其所是。而格其所非。

衆士亟願得此派遣。以爲可師當年宗徒受命傳教故事。士老稜座受命。赴白

撒村深以爲榮幸。該村極貧。築于皮辣山巔。去堂一十八里。一年六月。積雪不化。居民無一解文字者。亦不知教習爲何物。故其民於聖教道理。皆茫然不知。老稜座寄居該村。自備伙食。日凡二次。振鐸村中。集兒童講解要理。教之念經。每逢主日。集衆教友于公所。公誦玫瑰等經。演唱聖歌。然後講道理。士極鄭重將事。其良善仁愛之德。流露於顏面。居民莫不敬之愛之。凡相遇于途者。皆敬禮之如師長云。

每瞻禮五。老稜座回院一次。以取下節之伙食。一日。適逢瞻禮五。該村某氏病重。士爲之請於會祖。故會祖伴之同行。路極滑。不便於行。兼之雨雪紛飛。須步步留神。方免失足。士肩一大囊。內儲饅首。奶餅。芊芳三事。雖其年輕力壯。然因步履維艱。故而汗流浹背。會祖曰。天冷而惡。吾子負此重載。可怨也。而何樂焉。

士曰。神父之言過矣。此行也。吾以爲樂。何怨之有。會祖曰。冒犯霜雪。越山過嶺。須步步留心。方免隕陷。狼狽已極。而又負此重載。何樂之有。士曰。主之天神。已清數我之步武。將厚報焉。一爲念及。實慰我心。會祖曰。然則負此重載。一如乞兒。訓蒙于此貧寒之區。信可樂乎。士曰。然。雖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吾不與易也。會祖曰。據子之言。此職尊逾帝王之位矣。然則吾子何修得此。士曰。僕實不德。無以當之。惟天主恩施格外耳。會祖曰。爾言信然。然今日之疲。實不可諱。士曰。否。不然。今日爲僕。實乃大福。言時其神樂流露于面。淚珠亦滾滾而下。會祖見士。心志高超。亦不禁喜而流淚。

前人正是後人師。如會友法其德表。樂行賤役。善訓貧賤學生。愛潛修於會院。悅人世之不我知。此謙樸也。實本會聖召之本德。天主必降福之。而因以

降福閣會也。是誠本會之光榮。本會之柱石。本會之干城也。

第九章 首創四院

辣郡學堂。大見進境。學生乾淨整齊。待人有禮。學問頗有長進。念經亦顯熱心。居民喜悅。到處傳揚。風聞鄰境。已有數處司鐸函致會祖。聘士開學。馬萊本堂司鐸雅君。宣言於衆曰。本郡乃尙公首出之地。聘士開學。當自我始。外郡司鐸不可我先。乃亟下聘書。會祖發二士往。士類斯院長之。二士至馬萊。見該學屋極潮濕。極底狹。有礙衛生。且四壁蕭條。一無所有。故居司鐸處度活幾日。居民見之。互相告語曰。二士似賢者也。熱心穩重。果有餘。然以之理學堂。恐未足。學問未富。何以領袖後生乎。某日。二鐸相議學事。輔鐸曰。此二士也。太平年輕。萬難成功。無學無識。何以教人。是二童也。焉能理一學之衆童乎。日久。我必悔之。

雅鐸曰。然則將若之何。士類斯聞之甚悉。向其伴曰。汝豈不聞彼等之議論吾
儕乎。我且速開學堂。以杜他人之議論。雖學內四壁空空。卻較閒居此處差強
人意耳。吾其勉爲所難。方不負所委任。翌晨。卽開學堂。二人竭盡心力。施教蒙
童。各處中規中矩。學生以時行事。氣象沉重。隊位整齊。念經熱心。容止端正。待
人禮貌。讀書用心。如是者月餘。居民官長。十分歡悅。皆愛戴會士。尤其于日暮
放學時。學生排隊而行。極整齊。而尤鎮靜。居民皆出門觀望。高聲賀彩。至此。本
堂二位司鐸。見學堂所有之進益。亦極口稱善。深悔前此之妄加褒貶矣。

士類斯。明悉己職。大有關係。教授衆生。先德業而後學問。其教授學問科也。爲
誘掖居民。樂送子弟之就學。故學問一科。固屬用心教授。然其最關心者。欲使
衆生皆爲好教友也。數謂其伴曰。今茲學生百餘。便是百餘靈魂寄託於吾儕。

當務之急。是護持衆生。不造罪孽。衆生之靈。得救與否。大致繫於吾儕。其終身之品行。或善或惡。亦操在吾儕手中。如我將正道印于厥心。使之慕德而好善。將來結果。必是善人。苟其先學問而後聖道。天德旣喪。人慾斯蔽。則爲善難矣。由是觀之。吾儕之於學生。盡職廢職。適學生將來救靈喪靈之機緣也。居民父兄。遣子弟就學。固非止念書作文爲正志耳。亦以造就子弟之品行爲急務。苟非然者。縱子弟爲飽學之鴻儒。而德業不就。品行有虧。適足貽父兄之憂也。而况天主寄託衆生之靈魂于我手。當何如訓之以正道。以副主旨耶。

士類斯。旣具如此高志。其善訓蒙也。自不待言。故馬萊學堂。乃一習德之學堂也。凡行神課。皆具非常之熱心。學問科內。要理問答爲第一科。衆生皆一日二次成誦。其講解要理。極有旨趣。日暮。衆生歸家。將所習之要理。所聽之訓言。述

於父兄。故父兄亦得其益。

士類斯。切愛聖母。奉聖母爲本院長上。自居爲聖母之管事人。故一切大小事件。皆先就正于聖母臺前。然後施行。並竭心盡力。勸勉衆生。敬愛聖母。

該學堂立于一千八百一十九年。起初數旬。學生極愚魯。極粗陋。而今一載未滿。除彬彬文雅。品行向上。念經熱心外。更能自己看書。寫字成文。粗通算法。大可慰父兄之望。而不負會祖之委任也。

高隆者。聖騷臥之邑宰也。偶至馬萊與彌撒祭禮。見二士督率學生百餘。在堂與禮。其端正。其整潔。其熱心。卓有可觀。乃就鐸而問之曰。此二教習者。何人也。曰。聖母會之昆仲也。曰。神父。何自得來者。鐸俱以告。且言學堂大有進境。居民皆愛戴之。頑梗之童。化而爲馴良。粗魯者。今則變爲文雅矣。愚蒙者。成爲有用。

之才矣。邑宰聞而大悅。歸卽馳書會祖。會祖亦與之二士。該學堂開于一千八百二十年。諸聖瞻禮日。士若望方濟各爲之院長。與辣郡馬萊二學。同時馳名。同時大狼郡鐸亦聘士開學。會祖因該郡人戶不多。特發士老稜座一人照管。士雖新受此職。然伯撒村講要理一事。仍不忍置之度外。每主日及瞻禮五。仍赴伯撒村。搖鈴講道。士頗有口才。不特孩童。卽年長男女教友。皆樂聞之。時而念經。時而講要理。時而唱聖歌。村民皆鼓舞興起云。

聖騷臥之鄰封曰銀鎮。大鎮也。邑尊卜公聞高公於該郡興學事。亟欲聘士設學。乃修書會祖。聘請三士。會祖允之。卜公辦事精明。不數日。學堂諸事備安。一千八百二十一年之歲底。會祖發三士赴銀鎮。士若望瑪利亞爲院長。臨行。會祖召而諭之曰。諸位賢契。亦知吾儕立會之宗旨乎。乃在鄉野訓蒙也。今者通

都大邑。亦來問津。雖非吾儕之宗旨。要亦不可虛其所望也。主之聖愛。適吾儕當師之正則。耶穌汎愛衆人。無分畛域。通都大邑之童。一如鄉野之童。皆主聖血所贖者也。然吾對於此事。有不能已於言者。尙有二焉。一。無論身居何所。總不可將本會宗旨。置之膜外。甘貧樂賤。所宜懷也。二。設學于通都大邑。聖教要理。更當完備。因都邑人士。概明悉世俗學問。而昧於聖教要理。其父兄遣子弟入學。亦爲此獨一無二之宗旨。然本會學堂。無論設于何區。亦無論何處官長。旣聘會士爲教習。爾等必須以聖道爲設學之第一要務。務期成就孩童。端其品行。深其信根。此超等之科。亦最要之科也。

諸位賢契。此大鎮也。猶石田焉。佃之匪易。然亦上主所託於爾者也。其倚恃天主。各盡乃心。勉爲所難。則天主必爾是助焉。天主聖意。極爲高超。欲因我儕小

小辛苦。而救衆生之靈也。欲我儕成就衆生。做好教友也。欲使吾儕之學堂。爲成就聖賢之秧田。欲使吾儕完保衆生領洗後所有之寵愛。並爲善備初次領主之大事。必須如此。方不負吾儕立會之宗旨。亦必須如此。吾儕所立之學堂。方可領受天主之降福也。

嘻。諸位賢契。往哉。比及該鎮。先入聖堂。朝拜聖體。將此將佃之秧田。獻於耶穌。然後赴本堂司鐸處。拜見。求其指教。再拜見該鎮開學堂之紳董。任其安排行事。然而尙有一言。當知教授學生之首課。便是勉修端正諸德之表。此實司鐸官紳居民所注目而視者也。

三士遵命而行。開學未逾一旬。學生之數。已至二百。

且說馬萊學堂。及會士之住屋。窄小潮濕。有害於身。兼之學生之數。日見其增。

勢不能容。會祖數次函致雅鐸。請其開廣學堂。高修住屋。雅鐸亦知其當然。然人各有心。未知何故。該司鐸故事延宕。毫不關心。

且說若望瑪利亞。既出任銀鎮院長。遂調類斯任辣郡初學上司之職。此事大拂雅鐸之心。一日諷刺類斯曰。勿思此新會之可以持久也。此等工程。當築于石上。如築室沙上。其何能久。夫立會一事。必須預籌利源。方得存立。爾會有何利源。將來有何進項。所居之修院。已既無錢改良。必賴他人扶助。如此豈能久乎。嘻。尚氏逞其聰明於一旦。諸子受其愚弄於無窮。可悲也夫。今茲築修會于沙灘。不出數年。將見基陷屋頽。樑崩榱折。吾子亦必不免。我欲玉汝。敢不盡言。類斯從容對曰。神父之用心。我已知之矣。然而神父所言。異乎吾所聞。吾聞之修會之基礎。乃神貧也。逆境也。聖教會賴之以興存。諸修會因之而向榮。而我

會何獨不然。感謝天主。加我小會。多此基礎。益使我堅信此會。爲主所福。得以恒存也。

士類斯交卸後。拜別雅鐸。鐸曰。賢弟居此數月。士民大爲景仰。實有功於聖教者也。我雖不德。未嘗開罪。竟忍棄我而歸乎。士曰。聽命之愿。召我。勢不可違。鐸曰。子歸而學堂閉。不旋踵矣。士曰。否。不然。新任院長。精明幹練。學問德業。勝我多矣。學堂將必強於今日。可預卜也。鐸曰。後事難料。如有差池。奈何。本堂居民上下。皆愛戴吾弟。唯爾所欲。罔有不濟。勿去也。吾將保爾終身焉。士喟然不悅曰。人各有長。長命卽主命也。外乎長命。雖有厚利。吾敢貪此以逆主命乎。鐸曰。爾之上司。吾素知其爲人。無學問。且少見識。卽此調任而論。已曉然其不識時勢矣。士曰。辣那居民。卻別具卓識。皆稱我會祖博學多識。當世之英雄。救時之

良弼也。吾儕親炙日久。無不目之爲聖人。雅鐸無辭以對。士卽跪求降福而退。士類斯之處此情景。可謂智勇雙全。謙謙君子矣。視人皆勝己。聽命如孩兒。曰。長命不可違。曰。長命卽主命。曰。雖有厚利。此皆決截之辭也。常人處此。或則疑忌長命。或則誤認上司。或曰。長命固當順從。然情節重大。長上未知。吾姑稟明以待後命。此皆有玷於聽命之德也。旣聞短己長上之辭。不之怒。不之和。卻淡淡叙出自己敬長之心。其守聖召。更復堅於金石。已表見雖有厚利之一言矣。前人便是後人師。願同志者勉之。

士類斯旣去之後。馬萊學堂依然興旺。雅鐸對於改築聖堂住屋之事。毫無動靜。某日。會祖親來巡視。見學堂住屋。實是矮小不堪。謂雅鐸曰。我將調回二士。雅鐸曰。復事更調乎。會祖曰。否。只調回耳。我士不德。不肯犧牲己身。試平心論。

事。此屋可以人居否。雅鐸唯唯諾諾。又越數旬。迄無動靜。二士歸辣郡。學堂遂閉。

或曰。士若望瑪利亞。乃首出之士。何爲故事更調。致馬萊學堂之不保乎。不知初學上司之任。極爲緊要。而若望瑪利亞。自居上司。不肯降心順會祖之引導。會祖亦屢屢開導之。其如私意未泯何。

第十章 會祖一心恃主小會得以不絕

士皆外遣。總院虛無人。會祖見各處學堂。大有進益。各處居民。愛戴衆士。心極慰悅。然因人數稀少。不免繼起者乏人。心甚焦愁。然會祖明知人之有聖召與否。皆來自天主。非可以人力強也。立此小會。旣屬主工。而小會之廣傳。亦惟靠之天主耳。

會祖倚恃聖母之情。迄無限量。一如孩兒之怙恃厥母焉。本會既以聖母命名。聖母便是本會之首一主保。故其存恤本會。有必然者。會祖曾向聖母禱曰。吁我慈母。乃爾導我立此小會者也。衆士來此同居度日。乃爾所遣以顯爾聖子之榮也。慈母乎。吾儕所望。盡屬於爾。尙肯始終保全。幸免半途而廢。如其有始無終。小會立見敗亡。豈非有玷於爾聖名乎。

會祖具此依恃之情。大動聖母之心。使此不絕如縷之新會。忽焉興起。豈非主母特佑之明徵乎。

先是于一千八百廿二年之春。封齋期內。少年某甲。來求入會。會祖窺其底蘊。不愜於心。問所從來所執業。少年某雅不欲白。旣而告曰。先在教友訓蒙會內。已度六年。會祖不待其辭之畢也。乃曰。無論爲所辭。或自行辭。旣在該會修道。

不終。是無恒也。或該會度日成規。爾有不愜於心處。我會亦然。爾必不終。不如另尋他業爲是。少年人情急。哀求會祖收留。會祖問其鄉籍。曰。物賴山之高羅亞府也。會祖曰。是卽聖母浦依之后之處與。曰然。少年人更叙其本處入訓蒙會者極夥。如果收我。我必設法昌大爾會云云。會祖不應而曰。日暮矣。當早爲之所。翌晨復來。央求試用。會祖容其小試三日。則滿。見其品行。甚有可疑。乃辭去之。少年人再四懇求。且曰。如我得童子之善於我者。六人而來。必當收我。會祖曰。如爾儼倖得來。然後再議。少年人必要會祖手書。藉以爲號召他人之用。會祖爲早絕其人。隨手書而授之。且曰。作速歸家。助爾父母度日。是爲上策。否則重入汝所出之會。此間不宜於汝。可早絕此望。少年人至家之次日。卽至左近人家。勸說他人。無何。已有八人報名。少年人爲之訂立合同文案。皆寫立昂

訓蒙會初學院內字樣。至辣郡聖母小昆仲會。一字不提。三月下浣。八童尾隨少年人。向立昂進發。第三日。登山嶺。少年人遠指辣郡曰。嘻。至矣。八童驚奇不已。面面相窺。而曰。此小小村落。豈立昂省城耶。少年人曰。此非立昂。然亦有本會之初學院。可稍停數日。九人至院。見會祖掘地于園中。會祖問衆人革屨之聲。驟見此多數人士。不勝奇異。置鉄鍤。拂衣塵。前來會話。自首至尾。細察諸人情狀。追問來由。少年人說起前事。會祖恍然。爲問曰。事有可疑。萬難收錄。衆皆垂頭喪氣。淚珠欲滾。會祖復慰之曰。然則吾切禱天主。細查爾衆。究係何等人。或可或否。姑待明日。

會祖細審八人。尙非該少年之梗概。心頗悅之。然恐爲該少年所誘脅而來者。迫事不遂心。羣起而去。豈非僨事之尤乎。且來人太多。房屋窄小。萬難容足。無

奈。會祖命諸人。在廠內草上夜宿。

會祖終夜沉思。耿耿不寐。以爲本會現在情勢。的是需人。然會中一無進項。平居所有。止足三四人之用。今者驟來多人。其束脩又極廉少。再四躊躇。實難一決。翌日。語衆曰。爾等不約而同。萬難憑信。或有他意。亦未可知。尙需試煉幾日。是真。是假。水落而石自出矣。然無論如何。勢難全收。欲去者。卽請自便可也。時已近復活聖節。會祖馳書。召鄰郡會友。會議數次。衆謀僉同。遂皆收錄。

連日以來。會祖盡法磨煉之。終日勞勞碌碌。作工于田。無讀書之時。且嚴守靜默。犯一小過。必受重責。然衆志成城。迄無灰心之態。會祖頗然其聖召是實。一日。聚九人而語之曰。衆位賢契。爾儕旣志在修途。願終身爲聖母之肖子。我亦願盡數收留。然爾輩中。猶有幾人。年紀太輕。尙不知修道爲何事。吾意欲安置。



- 1 尚氏祖居瑪萊聖堂 (一頁)
- 2 瑪萊邑風景 (一頁)
- 3 尚童始蒙主召 (五頁)
- 4 魏野修院 (八頁)
- 5 立昂省大修院 (十頁)
- 6 同朝福味野山 (十五頁)



-
- 7 可敬尙鐸獻身靈於聖母 (十九頁)
 - 8 副鐸辣郡遙望十字而跪拜 (十九頁)
 - 9 可敬尙鐸輔助病童善終 (三十六頁)
 - 10 辣郡本會肇基所 (三十八頁)
 - 11 士老稜座赴白撒村訓蒙 (四十八頁)
 - 12 會士始掌辣郡學堂 (四十三頁)

伊等散處人家。爲人牧牛豢豕。期至秋後諸聖瞻禮日。如得各該主人之歡心。卽行收納不遲。遂向一極幼者問曰。如此安置。爾意如何。曰。唯命是聽。然屆期。神父不可爽言。會祖壯其志。藹然謂衆曰。賢弟皆來。我皆收納爾等。今而知爾等乃聖母浦依之后所發來者。非夫人之力也。

奇哉此八人也。一心願入聖辣撒爾訓蒙之大會。卻置身于辣郡聖母之小昆仲會。甘誓死而不去。雖受會祖之猜疑。他士之輕視。居民之煩言。而不顧也。其故何居。某士乃八者之一。後述當年之事曰。當時會祖衆士皆以我等來意不正。未免失之過謬。如果吾八人者來意不正。吾敢必其無一人有一日之留。我等家雖不富。尙可度日從容。不似會院之一貧如洗也。終夜眠于草間。輾轉不安。寒風徹骨。所食者乾硬饅頭蔬菜冷水而已。終日作工于田。

雨打風吹。足胝手胼。而我等所受之報。惟有被責斥。做補贖而已。然我等置身會中。死而無悔者何也。只因此會格外敬愛聖母故也。吾等始至之明日。會祖以念珠一串贈每人。屢勸我等敬愛聖母。其聲氣之委婉。言辭之懇摯。句句入人心脾。其表樣之端正。特出之熱心。實能繫縛人情。而不得不降心以相從也。

且說爲首之少年某甲。會祖只因有言在先。不可過傷情面。遂一并收之。滿望其痛改舊習。卒爲善士。然其依舊不改。貞德有虧。害己損人。有玷於修會。故未滿牛月。卽被辭出。其餘八人。志堅金石。終于有成。推原其故。皆因彼等格外孝愛聖母故也。

或有以聖召因人事而來而疑其非自天主而來者。聖多瑪斯應之曰。雖有

聖召自魔鬼而來。人亦無不可以順從之。蓋主屢因魔鬼之狡計欺騙。而爲人之益。昔者古聖若瑟。爲兄所嫉。而鬻於商人。主卻因之而升之爲埃及總督。魔誘如達斯。負賣耶穌。主卻因之而成救世大功。論及聖召。亦無論其自何而來。只可認爲天主聖智之工。視此八人者。雖被一歹人引來。實乃天主聖意。卒成爲大德修士。僕也幸。亦八人中之末也。

事已停妥。會祖遣一年長修士。持諸生家書。赴高羅亞領取束脩。故該府亦知有本會之名。數月之間來初學者。竟有二十餘人。

第十一章 會祖增築初學院陶成衆士之熱心

來求入會者。與日俱增。該初學院窄小。實不能容。會祖雖兩袖清風。又無親友可告貸者。然一味倚恃天主。托賴聖母。督率會友。起首工作。並不假手外人。閤

院自四點鐘起身。默想半點鐘。後望彌撒。其餘直至晚間七點鐘。皆在工作。會祖自爲匠師。兼理庶事。凡來謁見會祖者。皆見其手持匠具。身在泥灰磚瓦之中。與客談笑。自若也。一日。同寅某鐸來院。望見會祖。異之曰。神父也。居然泥匠矣。會祖曰。兼工師焉。鐸曰。本郡工匠。將與爾爲難。具稟于士師前。控爾私地收徒習藝等狀。尙慎旃哉。會祖曰。一任所言。且任所行。吾不懼焉。鐸整容告曰。吾友。今爾所行。毋乃太過乎。耗費心力。其小焉者也。試思。此種工夫。豈不玷司鐸之尊位乎。會祖曰。敢謝不敏。吾以爲此種工夫。無碍於司鐸之尊位。吾今身力尙好。雖終日忙碌。亦不覺有所虧損。且吾儕興此工也。實出於無奈。會院清貧。人誰不知。如倩人工作。將何以償其工值。然則築室自居。諒亦見原於衆人。子寧以他事規我。

鄰郡瓦伯奴之本堂司鐸魯松君。久蓄意立一訓蒙會。已聚有青年子弟十數人。既而聞本會興。遂致書通情願相合爲一。某日率諸青年赴辣郡探視。遠見諸士持磚弄灰正在工作。皆樸實輩。毫無斯文氣象。衆青年皆鼻笑卻走。若恐爲所浼焉者。退而戲曰。是修士耶。抑小工耶。吾不敢知矣。作工時衆皆安守靜默。有時高聲誦聖書。有時由會祖勸勉數語。其善言尤其善表。大足以鼓舞衆士。勇行不懈。雖或拙笨。未能如命而行。或且誤事損物。會祖從未出一怨言。忿形于色。亦惟藹然教之。或由自己行之。月餘大勢完就。會祖更與稍解木作之士。作門窗地板等工。不日成之。衆皆移居新房。

當起築初學院時。數月之久。事務蝟集。然毫不自逸。一有閒時。必以陶成衆士爲急務。或教之念經默想。或教之唱經輔祭。時而訓之以講要理。時而授之以

學問科。以下數則。皆當時會祖與衆士所講者。

一。不善禱者。必不能善於訓蒙。而且德之不修焉。因修德訓蒙二事。皆得自善禱中也。

二。士不可忽於祈禱。因修士云者。卽祈禱較多於俗人之謂也。不善禱者。不能爲善士。

三。士不善禱。必漸輕視己之聖召。不安于己之位置。

四。愛慕耶穌。必覺修德之便捷。辛勞之易受。在德行路上存愛耶穌之心者。如舟之挂帆。往來海面。極爲輕便。如此修途日進。不覺間。已至全德地步。

五。俗人終日勞碌。所圖者財耳。吾儕修士愛主之心。而不敵俗人愛財之心。寧不自愧耶。

六。凡熱心於聖母者。必切愛耶穌。歷來聖賢。如聖伯爾納多。文都辣。五傷方濟各。利高烈。聖女德肋撒等。皆熱心於聖母者。故彼等更極愛耶穌。

七。凡聖母所愛者。絕不留爲己用。如吾儕獻身於聖母。聖母卽將吾儕。託於耶穌。而以愛耶穌之神火。充滿我心。

八。耶穌以聖母託於愛徒若望。卽此可知。只有耶穌特選之人。方引其特愛聖母。

九。神貧克己謙遜等德。如玫瑰之生于荆棘中然。俗人所見所覺者。只有荆棘。故極憚修德。修士所見所覺者。乃德行之芬芳。故其樂於修德也。

十。善士每行神課。雖爲時不久。而所嘗之神味。較俗人至富者終身所能有之世福更多且大。俗人享福。只外皮耳。心中仍覺不足。諺云。世俗之樂。樂

中有苦信然。

十一。本會聖召。雖在訓蒙。亦無異於傳教士。無論發往何方。皆當以訓蒙爲己任。以淑成諸少年爲己務。

十二。本會修士。所極宜關心者。卽成爲善講要理之士。此卽本會之宗旨也。

十三。傳教訓蒙。講道理講要理。形雖異。實同歸于淑人也。然行之亦不拘一格。或實行之。或神行之。其益一也。其實行者。必須賴神行之工。方爲有益。何爲神行。卽恒禱也。託人靈於主也。立善表也。聖女德肋撒。不出修院。而所救之靈。不亞於聖方濟各沙勿畧者。是也。此神行之工。爲本會衆士皆爲合式。無論才質大小。學問多少。皆能行之。且較實行。效更多而易。

以上數事。皆會祖于築室之餘。反覆叮嚀者也。

每逢主日。會祖仍遣衆士。下鄉訓蒙。自己亦下鄉巡閱。一日見一極幼之初學士。靜坐於長幼數輩中。會祖聲言。如將來人數。仍不加多。我必不復遣士來于爾鄉。一婦對曰。神父莫錯責人。如神父早來。必見人數不少。因爲時過久。人不耐煩。故皆去矣。

卻說衆士。數月以來。辛苦勞力。毫無怨言愠色。彼此友愛。祈禱熱心。勉力修德。勤行義務。極肖會祖之德。其恪守公規。更爲出色。一聞鈴聲。立即行所當行。絕無託故而遷延者。偶犯一過。則自首求罰。大衆和悅。勝於手足。從無厚此薄彼。矯同立異之事。從無戲謔傷人口角相爭之時。一情一意。同心同德。遇人有難。則爭相慰之。遇有急需。則爭相助之。其在散心時。衆皆爽愷歡悅而端正。或唱

聖歌。或談善事。從未有抱怨厭煩失心喪志之時也。其對于會祖也。極盡愛慕欽敬之忱。聽其命。順其教。實皆樸實謙遜之士也。緬想當年。福哉其景。誠無異于天堂焉。

當時鄰郡學堂諸士。亦頗致力于德途。蓋新會初興。會規未立。故各人自定日中行事之則。勉成己德。飲食菲薄。專務克苦節儉之德。日中除盡訓蒙之職外。兼行別種善工。士之在聖掃臥郡者。週年出外。求人哀矜。以爲貧苦學生之用。每主日內。打麵頭若干。分與本處貧人。有時看顧病人。供其急需。一日。聞隣近某教友。身長癩瘡。蛆虱擁累。無敢近前以服事者。士卽往。見其臥于草上。以破氈蓋身。士則臥之床上。與之以衾裯。供其飲食。洗其瘡癩。一日之間。數往視之。爲之講明聖道。善言撫慰。助其得獲善終。如是數月。暑假時。士歸辣郡避靜。畢。

再至。則人已死矣。近隣告曰。彼人死時。屢向主曰。主乎。彼士待我多恩。我將何以報之。主乎。懇爾保佑之。降福之。代我百倍以報之。士聞之。大爲感激。

該院修士。因居民皆樂聽講要理。故定每日三時。在堂內爲之講解要理。郡內有冷淡教友不滿四規者。因修士之講勸。皆翻然而自新。

當時風聲所播。遠近郡邑。皆知本會修士大有用於聖教。故上書會祖。聘請修士者。接踵而來。先後數月。已立三座學堂。一在新否連郡。一在布里悅郡。一在瓦奧斯郡。

瓦奧斯郡。雖立學堂。而執事者怠視修士。比馬萊郡爲尤甚。未幾。該郡二士。因疾而亡。學堂遂閉。

布里悅學堂學生極多。士若望伯多祿掌之。因其過於費心。積勞成疾。一千八

百二十四年夏。于辣郡避靜之後。心有所感。自知不久于人世。間臨行。與會祖行接吻禮。且求降福。不禁淚流潄潄也。會祖曰。吾弟。何事傷心。乃爾。士曰。神父。勿怪也。我知自此一別。不復見我神父于今生矣。士爲人極慷慨直爽。大得衆心。閤學衆生。皆父事之。歸後數日。果病亡。衆生哭之慟。一童慟不能支。竟死于同日。童之父若母。有感於士之熱衷。切求同穴葬之。其德之感人也如此。其餘各郡學堂。亦皆興盛。修士爲居民所愛戴。爲司鐸所倚恃。爲官長所信任。是誠天主降福本會之真據也。

第十二章 會祖初次遭難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

教宗良第七位元年。法王類斯第十八位。崩。加祿第四立。道光四年甲申。

聖教會因苦架而成立。因苦難而發達。因苦難而傳久。諸修會之成立也。發達

也。傳久也。豈得外乎苦難哉。本會之于貧苦中。衣惡而食粗。終會祖之生。皆度活于苦架廕下。今茲本會發達。衆士資益於聖教。信哉此效果也。皆自苦架聖木而結者。

凡人之見。以爲修會之成立發達傳久。必須恃本性之法。方爲有得。尙鐸乃一鄉野司鐸耳。無財無位。智識中庸。何得成立一會。更何所恃以望其發達傳久也。則此新會。猶冰山焉。炎日一出。可拭目以待其化也。

或曰。尙鐸創立此會。乃自驕傲冒險之心而發也。該鐸無德無才。將何能爲。蓋其傲惡迷心。妄貪虛榮而已。欲獲會祖之名稱而已。自田野尋得無賴少年數人。令之同居度日。教之讀書識字。拋棄父母田產而不顧。習爲驕傲怠惰。以鳴高。迨土崩瓦解。然後歸家。身不能力田。手不能工作。游手好閒。豈非有累於家。

人父母乎。此皆時人誹謗會祖之辭也。

不逞之徒。從中煽惑。從此以訛傳訛。風聲愈惡。省中司鐸。及會祖相知之友。亦如此議論。推擬會祖。心術不正。且言欲立大學堂。以抵制聖沙蒙鎮之學堂。或言其創立教習會。種田會。隱修會。工作會等名目。總之。謠言飛語。傳延極速。事聞里昂總主教署中。適參贊鮑沙氏。會立一青年會。爲數無幾。亟欲將本會諸士。並爲己有。召會祖至。許其自白。會祖曰。陶成數少年。訓蒙于辣郡。是實。參贊曰。風聞爾立一會。藉博名譽。而爲之領袖。信否。會祖曰。諸少年。我教導之。成就之。至於領袖。彼等已有自選之領袖。我實不欲領袖之也。參贊曰。請實告我。是否有意立一教習修會。會祖曰。此意我實有之。然惟主旨是行耳。參贊曰。聖母小昆仲會。爾名之否。曰然。參贊正色斷曰。此等修會。本省已數見不鮮。權出自

我斷不許新立會名。速歸。率領爾所有之少年。來此報名。會祖雖不然其言。然亦不敢過事抗違。乃顧左右而言他。出見首相顧公。顧乃會祖素相知者。故會祖將此逆境。與之訴明。且曰。爾素知我人品如何。有何希望。有何意見。故敢就正於爾。如爾勸我拋棄此工。我甘心用命。不復從事於此。因我所圖者無他。亦惟是承行主旨而已。請示主旨於我。俾我知所去就。顧公曰。吾實不解夫人之出於何心也。然爲善多阻。是何傷哉。今國家不競。異端左道。蜂踴而起。居民皆愚。真光暗昧。孩童無知。每爲謬理所惑。亟需有教習善士。作砥柱于中流。方可挽旣倒之狂瀾也。爾今陶成善士。教授蒙童。豈非極有益於叔世之人心耶。爲善多阻。無傷也。勉之勿懈。會祖聞言大慰。見賈公代德。大修院之院長也。賈公亦勸勉會祖。見義勇爲。以爲人言不足畏也。且曰。慎勿以爾多士。與鮑沙氏所

集者合而爲一。適足以致兩敗也。行事宜慎。誠心恃主。方克有濟。幸勿遇難而灰心。蓋患難猶狂風也。新會旣爲主所福者。若此狂風。益資鞏固。何畏焉。

翌日。參贊復召會祖。與言前事。會祖堅執不從。參贊反顏而怒曰。司鐸之梗頑如爾者。實是可惡。不度德。不量力。愚而自用。賤而自專。藐視上司。不聽訓言。爾豈不知吾力猶能更調爾任。封閉爾院耶。限爾十日。速歸。自籌。無貽後悔。會祖歸自飲泣。然一心恃主。未嘗稍移其初志。恐衆士之聞而灰心也。故將實情秘而不洩。只告以本會現有小難。閤院當行九日敬禮。每日大齋。中餐只用饅頭凉水。望天主格外垂憐。轉禍爲福。云云。親赴魯衛朝拜聖方濟類日斯之聖墓。屢率衆士。赴聖母小堂。行祭祈禱。求賜矜全。

且說該參贊授意于聖沙蒙之本堂司鐸。相機行事。該鐸召會祖而數之曰。以

爾一微賤鄉鐸。竟敢傲抗上司。擅自立會耶。無德無才。無學無識。竟敢矯稱天主之旨耶。一金不名。竟敢率衆動工。築造修院耶。驕傲逆人。竟至於此。爾身老朽。死不足惜。爾所誘脅之諸幼年人。將來如何結局。殊可惜耳。再過三五日。巡捕到門。查檢入公。將門封閉。諸少年如羊失牧。無枝可依。斯時爾卽返悔。恐無濟於事矣。

會祖聞此責言。謙卑求宥。請其明示己過。及衆士之劣行。該鐸掩耳不聽。大聲斥曰。速退。會祖仍在哀懇。被該鐸猛然一推。會祖幾乎仆地。歸時。道路傳言。皆曰。會祖爲痴癲。會祖之神師。亦屏絕之。不許入門。

辣郡本堂司鐸。奉承上意。留難會祖。不遺餘力。其最難堪者。特在于二事。該鐸當衆羞辱責斥。雖會祖大度爲懷。處之泰然。然衆人前。未免聲名有關。又該鐸

于衆士前。議論橫生。毀謗多端。思設法以遣散之。離間之。擅取有才貌者爲己家僮。適類斯奉命赴銀鎮學堂。該鐸阻之甚力。且曰。我乃爾本堂司鐸。爾之正長上。爾宜聽我命。我不允爾赴彼。任彼狂者何言也。類斯不顧而去。

會祖遭此逆境。雖不失望。特不知將來結局如何。故忐忑不知所措。又思傳教遠方。或可賴以保全。屢探衆士心志。曰。如上司發我赴美洲傳教。衆位願相從否。衆士皆曰。神父卽走偏天涯。雖艱苦備嘗。亦必相從。

先後數日。會祖及衆士。十分憂懼。終日含淚祈禱。畧有微響。不禁心驚肉跳。想是巡警來到。真有草木皆兵之勢。坐臥不安。寢食俱廢。忽聞外間傳言。主教平公實授里昂總牧。

會祖勸慰衆士曰。望天主聖母。垂憐我等。出頭之日。當不遠矣。默禱數分。遂修

稟一封。因賈公。轉呈新牧。新牧閱訖。卽頒諭保護新會。召會祖至省。溫語褒獎。且降福之曰。我祝福爾。及爾之衆士。仰惟上主。廣揚斯會。不特遍延本省。且望傳于全國。茲與爾統會之全權。可着衆士以會衣。命之發愿。以定其心。築總院一所。使衆士有所歸宗。如有不給。我當助爾一臂。會祖辭出。遂至福味野山聖堂。感謝聖母保全之恩。

會祖歸來。見辣郡居民皆不直本堂司鐸。業已具稟將赴里昂。求新牧更調其任。會祖立召首事人等。切責其無禮於司鐸。命將稟帖銷燬。首事人等。俯首聽命。當會祖前。將稟帖付之一炬。上游早已聞風。卽撤其任。繼任者。乃司鐸白端君。

初上游以辣郡本堂司鐸任屬會祖。會祖辭之。且因會務繁雜。難以兼顧。故亦

辭其輔理司鐸之任。

且說會祖往返沙蒙府。見有廣原一區。東與西。兩面枕山。高樹攀天。青枝遍野。中有河。流貫平原。會祖瞻顧之餘。不覺失聲嘆曰。善哉福地也。爲築本會總院。何其秀美。只因有難在身。我躬不閱。遑恤其他。轉盼間。見聖母石像一尊。高數寸。乃取以歸。敬置案上。次晨。遍覓不獲。迨大難旣平。聞新牧勸慰。且囑建總院。歸後與士數人。復遊平原。皆歎賞不止。會祖曰。目今本會雖貧。然望天主降福。或能觀厥有成。亦未可知。正談論時。衆士共見該聖母石像。仍在原處。會祖遂解聖母之意。欲在此處築本會總院也。遂定意設法購買該處地基。辣那居民。久已渴望會祖。本堂其郡。今聞不特辭本堂之任。且更將離郡而他適。心殊悵悵。扶老携幼。皆來勸留。有泣下者。更有獻地基宅園於會祖以築總

院者。然會祖初意既定。未嘗稍涉游疑。

第十三章 創建總會院

以人事而論。阮囊羞澁。而大興土木。斯人也非瘋卽癲。然以主旨論之。挾山倒海。亦非難事。會祖旣知主旨所在矣。又得主教所許可。雖人言藉藉。亦何恤也。當時之論此事者。要歸於二。其不逞之徒。遇事生風。信口雌黃者。無論矣。卽會祖相知之友。同寅之司鐸。對此奇舉。非特絕不之助。且阻之極力。爲買此地基。會祖多方告貸。迄無成效。旋命衆士。克己祈禱。求主施恩。未幾。立昂富商某君。出名。代會祖告貸殷戶。湊足萬二千佛郎。授之會祖。某鐸譏之曰。爾似有錢。不知所用也者。富商曰。長者何爲出此言也。曰。爾非以萬二千佛郎與瘋人也乎。富商曰。僕不敏。不解誰爲瘋人。曰。尙氏耳。非爾與之多金乎。富商曰。夫尙公吾

甚敬其爲人。且憐其所處之境。故東挪西湊。代爲告貸。惟恨世道澆漓。僅得此數耳。鐸曰。吾子過矣。尙某乃一冒昧固執之人也。其傲氣塞胸。目空一世之態。遠近居民。人誰不知。而吾子猶昧然。慷慨助之耶。富商曰。以予觀於尙公。誠當世之英雄。教中之柱石也。敢望天主。自天申佑。使其有謀必成。以塞讒慝者之口。鐸曰。否否。不然。無德。無才。無識。而昏愚自用。天主不假手之也。將有日焉。債主齊來討賬。吾子諒亦不在人後也。其所謀半途而廢。可預卜焉。富商曰。尙公吾所素識。吾所景仰。有謀必成。毫無所疑。如不幸有如爾所言者。吾亦了無悔心。

會祖雖知衆人嘖有煩言。然心中領受聖神默牖。依然直前。毫不顧忌。聖經云。信德可以移山。若我會祖。直可謂有移山之信德矣。雖其囊空若洗。然一心恃

主毫不游疑。所費至少須萬七千兩。爲儉省起見。令閤院衆士都在工作。或礪磨石塊。或抬磚送瓦。或調沙和泥。以供匠工之用。以速總院之成。

本年一千八百廿四年五月初。主教欽差沙爾東大司鐸。來行奠石禮。會院難具午餐。

會祖移文巴松君。言僕恭陪沙公。于午前登堂拜謁云云。巴乃本地富紳。本會施主。接會祖移文。當卽備設盛筵。款待有加禮焉。相去不遠。在河之左。有老屋一椽。會祖賃之。以爲衆士息肩之所。所食者除饅頭奶餅素菜外。無一長物。且爲聖沙蒙某施主所頒贈者。露宿風餐。異常辛苦。如是者適週一年。

當年無論冬夏。皆于晨四點鐘起身。後齊赴林中聖母小堂內祈禱。堂極窄狹。僅容五六人于內。其餘衆人。皆在堂外與禮。鳥聲水聲木葉聲。和衆士誦禱歌詠之聲。如奏均天之樂。此中樂景。惟當局者知之。往往有行人出於其途。聽歌

聲之婉轉。且前且卻。四顧尋覓。乃是楓林深處。衆士讚主之聲也。其聲調之悠揚。真令人聽而忘倦焉。午飯後。重到是間。朝拜聖母。及夕。則誦玫瑰夜課等經。其餘他時。衆士皆竭力工作。竟日全守靜默。每點鐘搖鈴誦時經。

會祖在工作伊始。則以身先之。工作畢時。則身落人後。工人之最敏捷者。以視會祖。自覺瞠乎其後焉。及夜分。始誦鐸德日課。後清理賬目。然後就寢。

可奇者。會祖于經理修築之事。先後歷二十餘年。未嘗一遭不測之禍。此足見天主聖母特佑之徵也。就此次論之。亦數履險境。竟因聖母轉達。得以出險入夷。茲畧述一二于下。

一日。工人某氏。在絕頂。失足墮下。勢不免觸石而死。然賴主恩佑。身懸樹上。氏握枝一條喊救。該樹質本乃脆弱易折。况細小一枝乎。然竟得死裏逃生。豈不

奇哉。又某日。一少年修士。在第三層樓上工作。足踐朽木。木墮身隕。急呼聖母救我。幸得手攀近身之木板。然全身已懸板下。危狀可駭矣。工人某。聞聲來救。見狀。驚而卻走。後來一胆力較壯者。援之以手。將士提出。士已昏迷。不醒人事者半日。然卒無恙。又壯年修士數人。于某日。運石於二層樓上。不慎。大石滾下。將一士衝倒。士偶側其首而免。士倒地時。會祖于高處見之。卽高聲爲之誦赦罪經。豈知竟未受重傷。士駭極。東西奔走。有若瘋癲者然。衆士亦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會祖立喚衆士。感謝天主。次日爲之行謝恩彌撒。

會祖雖事務紛雜。然猶忙裏偷閒。調理衆士。栽培初學者。另于每日晚間。及罷工之日。爲其陶成衆士之時。在此一年中。將本會之宗旨。入會之聖召。及訓蒙之善法。一一講明。條條錄出。後命衆士。各抄一張。存記。以爲觀摩之資。其文如

下。

本會宗旨。卽虔心事主。安救己靈。修德前進。成全自己。平日所用之法。卽祈禱默想。善領聖事。日與彌撒。朝拜聖體。誦閱聖書。謹守會規。互相規勸。

爲使衆士和睦。爲保存本會之德。爲防備劣習。互相敬愛一節。萬不可少也。衆位會友。幸勿忘之。旣來入會。卽如爲己定一嚴分。視衆士如手足。彼此敬愛。互相規勸。以救己救人之靈。

諸德之最要者。愛德也。主稱此德。爲其新命。吾儕當上體主心。勉修此德。尤其對於衆士及學生。爲不可忽也。對於衆士者。凡遇機會。則甘心助之。隱其惡。恕其過。如當規勸者。則具熱愛情腸。委婉以格之。規之不悛。卽宜稟知長上。爲之祈禱。爲之立表。對於學生者。卽以教友當行之道。調理之。陶成之。

下列訓蒙善則十二條。

一。每日早晚。爲之講解聖事奧迹。聖教真道。天主十誡。聖教四規等道理。講解之法。當照兒童程度。以便領悟。

二。至少三月一次。爲之預備辦神工。屢爲之講解初次領主之大事。已初領主者。則屢勸其勤領告解聖體聖事。蓋此二聖事者。實爲救靈避罪之寶丹也。

三。設法使兒童明白祈禱之緊要。使之喜悅祈禱。具端莊之式。熱切之情。教之要緊經言。口誦而心維之。

四。勤講聖母道理。以啟發兒童依恃之情。使皆愛敬聖母。蓋聖母乃上天之門也。

五。又宜屢講敬禮護守天神。主保聖人之道。並使之熱心救助煉靈。

六。日教之唱聖歌。及羅馬正調。教之輔堂內禮儀。爲之講解與禮之大益。

七。教訓兒童。善用光陰。致辛苦變爲功勞。將一切行爲獻於天主。隨遇而安。躲避罪過。善盡本位之事。一舉一動。皆具超性之意。而存信德之光。此乃修德成聖之法也。

八。當時時處處。照管之。保其靈性之潔衣。審其善惡之性質。俾易成就其善。而改正其惡。強其日來入學。以年久爲妙。必如此。方免其在外朋比爲惡。九。也。警誡兒童。尊敬有神品者。及國家之官長。泯其自由之惡習。此惡習也。乃目今極凶之禍水也。當知聽順神形長上之命令。實天主之誠也。無論國。無論何時。皆當恪守此誠。

十。欣勤用工。能免無數罪緣。游手好閒。便是萬惡之母。當時時警戒之。提醒之。勞苦之。

十一。調理學生。謹守端正禮貌之規。身體潔淨。逐處齊整。強其恪守學中大
小諸規。

十二。總之修士對於學生。當立熱心祈禱欣勤修德之表。導之歸向天主。
會祖施訓。極動衆士之感情。故雖終日工作。亦大顯熱心。祈禱念經時。極爲端
正熱切。工匠諸人。見衆士克己謙沖。互相敬愛。大爲奇異。漸爲感化。不復若他
日之放言肆行矣。

諸聖瞻禮將近。外郡學堂之修士。當各歸本院。故會祖爲衆士避靜六日。照每
士現有之情勢。爲定一相宜之善志。並爲衆士公題一句。屢思天主在監云。

同時更設學堂二處。一在沙里爾郡。乃總主教所設。一在沙瓦內。乃本地紳民所立。

嚴冬已至。總院外觀粗備。內容尙闕。故會祖督率數士。作木匠泥匠等工。次年一千八百二十五年首夏。衆士遷移什物于新總院內。而移居焉。

八月十五。聖母升天瞻禮。聖沙蒙本堂司鐸。奉總主教委。特來總院行祝聖聖堂禮。以花燭奴數枚相贈。以補前日待會祖猛浪之失。總院落成。取名郝米達日聖母聖堂。

第十四章 會祖二次遭難

初。會祖同志數人中。有名谷味野者。奉派爲哀白西郡之輔鐸。有戴辣榮者。奉派爲某修女院之神師。二人舍己所職。來我總院而同居焉。會祖以其爲同寅

同志也。歡然納之。孰意谷某存心叵測。揚言於衆曰。立會之意。肇端自我。故我實有管理衆士之責。會祖謙虛爲懷。且未明主旨所在。見谷某創此議論。以爲主所遣發者。故率領衆士而聽命焉。衆士以爲會祖客待谷某。不過若修院之神師而已。未嘗假之以事權也。故一切大小事件。仍取決於會祖。谷某見衆士不肯歸心。心滋不悅。思欲達其目的。必須先得衆心。故自是以後。對於衆士必謙卑自牧。恭敬相將。多行小惠。以取悅之。如是者數閱月。

本年 一千八百廿五年

暑節。谷某思衆士業已歸心。不難就此而總攬大權。一日。聚衆

士于一堂。勸語諄諄。末乃自述己志。向衆慨切曉諭曰。修士一如司鐸然。不能久居一堂。而無所事事。值此吾儕未分以前。亟須議定統權。以一本會。茲我三人在此。宜遴選一人。統制本會。使二三子有所稟承。我已獻心身性命於本會。

矣。爲本會利益。雖粉身碎骨。亦何足惜。戴尙二君。亦表同情。爾儕宜在主前。捐除一切俗世之因緣。割棄一切肉情之偏見。仔細酌量。選一總長。然後書名紙上。少頃。我自將紙條開閱。以觀衆志之所屬。

衆士奉命行事。未嘗私接片語。書畢。谷氏收而閱之。見衆心不附。大爲忿恨。旋向會祖冷笑曰。爾之門生。深懼獲罪於爾。故爾通同作弊。多書爾名。然而公道何在也。會祖曰。吾意亦然。請復之。乃向衆士曰。仁昆當知。選舉重典也。宜如何拋己私意。謝絕俗見。而惟主旨是尋耶。勿因我與二三子相處已久。若選他人。未免傷情。勿因我明悉二三子神修之境。便於引導。故蒙是選。此皆非選舉之正志也。我敢直言。二位夫子之裨益爾等。實勝於我。我所長者。乃區區之手工耳。以視二位夫子之導人於善勉人於德也。我實覺瞠乎其後焉。自愧四五年

來。光陰蹉跎。終日碌碌。一事無成。修會之體制。修士之德行。時至今日。迄未立成。有腴面目。何堪更立于人上耶。務須別選一人。導爾等于修德之途。策爾等于守規之路。是爲至要。茲求聖神光照。聖母默導。慎重將事。重書一帋。衆士聽命。重書。又是谷某來收。一再披閱。無異於前。乃忿擲名次。嫉視會祖。曰。彼等既目無他人。吾何必復事置喙。爾其獨掌之可也。

會祖見谷某不滿于心。不覺心爲不忍。適昂蒲依郡新開學堂。意乘此時。巡視各郡會院。將總院一切政治。皆託谷某一手經理。以慰其心。計當年本會學堂共十處。茲開列於下。

聖掃臥

布里悅

昂蒲依

新否連

沙里爾

銀鎮

達耶

瓦奧斯

沙瓦內

辣郡

會祖出巡。帶僕從一。天雨。道途泥濘。步行維艱。風餐露宿。辛苦備嘗。每到一院。先閱院中體制。繼考學生要理。遂卽起行。忍飢耐寒。自不待言。所從之僕。雅不能耐。屢欲逃亡。巡視一週。卽回總院。見衆士與谷某。大有積不相能之勢。心極憂憤。而無一言。次日。繼出巡視沙里爾。步行至聖斯德望城。後僱車而行。星夜達旦。至羅望城行祭。後步行四十里。至沙里爾。已過午正。未嘗進膳。巡視該院體制。亦頗稱心。學生亦粗知聖教要理。翌晨。力疾起行。行祭于羅望城。又步行五十餘里。至完當日。稍進午膳。旣而步行數十里。覺口渴特甚。求杯水於某家。主人請以酒。辭之。飲白水一杯。稍息足力。問該家兒童聖教要理。與之以聖牌數枚。起行。至巴爾比尼過夜。翌晨。絕早起身。步行四十里。行祭于某村。禮畢。又行至浮游寺。稍進早膳。後直行至總院。

衆士因選舉一事。大得罪於谷某。谷某乘會祖出巡。亦大肆淫威。以洩其忿。言爾等如此辦理。大是無良。只顧肉情之長上。辱沒他人之神品。肉目不識英賢。只逞一時私意。上主降罰。爲期不遠等語。會祖既至。待谷某禮有加焉。谷某卻嘖有煩言。事事吹毛求疵。謂衆士之品詣不足。初學者不務實德。少年人只思快活。會內之規矩太鬆。耗費錢鈔于無用之地。種種詰責。一言難盡。將錢櫃管鑰。握在手中。總院出入。由其掌理。會祖亦慨然讓之。連日以來。浪費較多。錢囊屢空。無由自解。反怨會祖之給己焉。

會祖之待夫人也。本一片至誠。然不特不見諒。且取怨焉。焦心勞思。煞費苦情。更兼數日以來。辛苦過度。遂致憂憤成疾。幾至不起。聖誕瞻禮。猶自強步行子時祭。與天明之大禮。延至次日。祭畢。不能復持。遂倒臥床上。病勢日重。危在旦

夕。

谷某傳書於外郡會院。告以病情。此信一出。各債主聞風而至。百般催逼。且聲言拍賣地基房屋傢具。士達尼老情急。趨赴聖沙蒙求救。該鎮本堂司鐸戴君。向各債主包攬此事。事遂得寢。數日內。戴君果爲本會代償一千八百兩紋銀。會祖病在垂危。旦夕不保。衆皆有失望心。皆言會祖若死。萬事必休。谷某值此景况。專事殘忍。刻薄之。虐待之。衆士離心離德。院中規矩。雖有若無。各肆其志。不聽長命。值此危急存亡之初。如當道者御之以智。臨之以莊。動之以仁。感之以義。亦何難撥亂反正。納羣士于規矩繩墨之中。惜乎。其不然也。犯一小規。則淫刑以懲之。稍有違言。則辱詈以逐之。兩日以來。已出數人。衆士從未受此強迫之教育。怨從心起。敢怒而不敢言。谷某復大言不慙。將三五誘已者。盡行逐

出。且告衆士曰。此非修會。我豈願當此賤務。已稟明總主教。別授本堂職司云。衆士聞此諸語。亦卽灰心喪志。各述所願。或曰。且歸從事田畝耳。或曰。某某修會。實獲我心。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或曰。修道一途。荆榛滿目。不如離此還俗。平安度日之爲愈也。修士中矢志不移。無有悔心。不出怨言者。只有達尼老人而已。

且說達尼老獨自一人。內而服事會祖之病躬。外更竭力維持本會之體制。上而諫諍谷某。旁復勸勉同人。前之灰心失志者。今則結爲團體矣。更環求谷某。照顧本會善後事宜。以紓將來不測之禍。谷某搖首曰。不測之禍。於我何與。債主必不來向我討擾。如果禍生不測。爾輩自作自受可也。急來抱佛足。何補於事。爾輩未嘗認我爲上司。我亦何敢視爾輩如弟子。尙鐸朝死。我必夕去。爾輩

亦可星散。各自謀生。巍巍總院。他人是處而已。看此光景。若會祖不幸而死。本會難保其不滅。然天主既選之立會。會未成立。豈可卽收其靈。衆人以爲必死者。天主則使之絕處逢生焉。

會祖病勢畧有轉機。可望漸次就痊。衆士亦心旌稍定。日夜泣禱。盼會祖之速起視事。達尼老將一切境遇。盡情告知。一日。谷某來問疾。會祖切懇其子愛諸士。幸勿操之過急。率行逐出。谷某置若罔聞。且曰。彼輩皆無修士之材質。何恤

乎有無。

谷某看修士之體制。高於司鐸之體制。必欲初學者皆成德之士。夫成德二字。多年修道之老鐸。其猶病諸。如何行此強迫教育於少年初學

者耶。求備於人。而自己卻不肯任一指之勞。明察他人目中之小草。卻不肯除己目之巨木。善牧者羊聞聲而隨之。否則不然。善牧者撫循其羊。否則玩忽殘酷而已。然人各有心。使當日衆士選及谷某爲上司。谷某亦未嘗不爲一善牧也。

谷某管理會院。仍照前日之故態。衆士知會祖之病勢。大有轉機。故皆忍耐苦

境。勉力守規。因不久可望轉禍爲福也。

某日之夕。衆士值公訟已過禮。谷某盛怒。將嚴責某士。會祖聞之。亟倩達尼老扶入公所。衆士見會祖入。欣慰交集。同時起立。歡呼曰。慈父至矣。乃拍手稱賀。皆泣下。公訟已過之禮。暫行停止。谷某無顏當道。潛出。會祖勸慰諄諄。衆士如烏雲障中重覩天日。怨慕之情。難以言宣。

一日。少年某。來求入會。谷某在側。告以修士地位之嚴重。少年人遂灰心失志。不復願爲修士。當時會祖尙未痊愈。力氣極微。乃力疾導少年人一覽聖堂。朝拜聖體後。指聖母石像。謂少年者曰。試視之。此乃聖母也。吾儕之慈母也。本會乃聖母所立。衆士皆獻身於聖母者也。爾在此間修道。爾將爲聖母之子矣。聖母慈母也。寧不扶持其子以行天路耶。救世主曰。我軀甚輕。我任且甘。負之。

者心慰而神樂焉。吾子試之。勿畏也。聖母慈母。必爾助焉。爾心將慰而神樂焉。少年者曰。神父。再延三五日。諸事屏擋。我必來焉。少年人果來。卒爲善士。

且說聖沙蒙本堂司鐸。召會祖養疴于府內。躬親服事。自是以後。恒以保護本會輔助會祖爲首務。且曰。昔者吾聞謗尙鐸短新會者。而卽信之。今也吾見尙鐸之爲人。新會之發達。而益信人言之不可據焉。耳聞多虛。目見實確。吾將父事尙鐸。子愛衆士。庶于人前可誌吾過。而旌善人。

第十五章 會祖憂勤惕勵會中輒喪良材

谷某包藏禍心。必欲一逞爲快。今見修士。依然衆志成城。遂別圖良策。以洩其惡計。連日修成一稟。上控于總主教署。謂會祖收入太濫。衆士多半不能恒心。於聖召。勞力傷財。枉費時日。莫此爲甚。又控會祖不能陶成修士。輕德行而重

手工。賤學問。面尙蠻野。過於寬縱。致衆士皆肆無忌憚云云。主教使賈君按巡其狀。皆無實據。更細察衆士。皆彬彬儒雅。聖教道理。及學問諸科。亦頗能應對如流。是是非非。真情畢露。谷某見計不隨心。託言往哀絕魄苦修院內行避靜神工。遺書會祖。責衆士相待不以禮讓。如衆士不公認我爲上司。而假我事權。我死必不復見總院一人一物。會祖得函。偕戴辣榮鐸赴省垣。請命於主教。旣而復書曰。公如欲苦修。大是好事。敝會院萬不敢再勞玉趾。

谷某旣去之後日。士若望瑪利亞。亦接踵引去。士乃本會首出之人。會祖視之如左右手者也。今亦不肖。一如谷某之居心。謂本會規條不足於守也。亦欲從谷某入苦修會。會祖百計阻之不聽。時士掌銀鎮學堂。院中有少年修士二名。學生二百餘人。並皆棄而不顧。亦不通知會祖。在苦修院二十日。始有悔心。來

總院。跪求會祖收納。會祖亦欣然納之。士本有才行。掌理學堂。卓有可觀。只因傲根於心。不服教訓。欲效聖類斯之品行功修。卻不肯師其謙遜聽命。自行穿苦衣。束苦帶。守大齋。矯同立異。惹人厭笑。離羣獨居。斷絕來往。會祖煞費苦心。訓之責之。然其執迷不悟。不肯降心相從。離經叛道。忤逆長命。終日拘束。默想久長。悟司昏迷。自以爲德勝於人遠矣。忽得一縮筋之症。狀若瘋狂。屢自捶胸。見人便鬧。衆士因之不寧。院規稍爲紊亂。勢不得已。辭之出會。及門。會祖高聲向衆曰。凡從私意。而不惟長命是聽者。當以此爲殷鑒。

同時更有年長修士。名斯德望者。因功高望重。人所宗仰。於是俯視一切。師心自用。會祖恐其爲傲惡所惑。有損實德。更調其職。使來總院。贊襄外務。斯德望大不如意。憂悶成疾。

先是有一司鐸。與斯德望商議。立一新會。爲收養遺孤等善舉。言明。事如有濟。當推之爲總長。斯德望。好名心切。至此無聊之日。心旌搖搖。躍躍欲試。會祖戒之曰。吾子聽之。如主欲爾立新會。必不遣爾入我會也。天主召爾於此。必欲爾保此以終。爾所圖者。乃魔鬼之狡計。宜盡力以克之。如主欲一人離一會而別就一會。必須示以奇跡。以爲確証。此確証也。惟有長上認可。方可行事。蓋修士之公德。皆由聽命而來。否則必爲魔計所中矣。

會祖雖苦做唇焦。諄諄誨勸。奈士傲亘胸中。善言不入。以爲執此賤役。大才小用。人不我知。長者曰。瞽。不識英雄。會中柱礎。辱在泥途。時時發此不經之語。一日潛逃出會。直赴某司鐸處。商議立會。某鐸欣然納之。卽日發起立會。經云。主匪築室。築室者徒勞。誠哉是言也。二人同心。不過數月。所謀不合。大起

衝突。士乃還俗。憂忿而死。

傷心哉。會祖也。一波甫平。一波又起。當是時也。能以臂助會祖治理本會者。惟此二士而已。狂瀾之後。殘廢之餘。而更失其所夙恃者。其何以堪。二士適年富力强。閱歷既深。辦事精敏。方期贊襄會祖。大有造於本會。孰意失迷正路。竟大傷會祖之心焉。會祖恩斯勤斯。教之育之。而今俱付東流矣。噫。主以內愛外患。迭試其忠僕者。可謂至矣。由是可知。惟主可恃。人實不可倚也。

二士棄去之後。類斯修士。亦受魔誘。亟欲讀辣丁書。以升鐸品。以便榮主契主。乃稟明於會祖。會祖曰。此正邪魔狡計耳。因邪魔妬爾目下之功德。故以榮主契主之故。使爾貪戀高位。夫榮主契主。導人事主。不必須爲司鐸也。爾爲修士。能行默想祈禱工夫。能愛慕效法耶穌。其便易。其成全。固不亞於爲司鐸者。職

司訓蒙。尊高無尙。導之認主事主。寧有他工更善於此事者乎。

類斯全信會祖之言。且聽其指教。其樸實老誠。無異孩童。然無論如何。魔誘退之不去。去而復來。極爲煩擾。更求教於會祖。會祖曰。吾弟當知。天主欲爾恒存修士聖召。至讀辣丁書一事。非主所欲於爾者也。嗣後不許爾再爲思及。類斯聞此禁諭。立即謙遜聽命。奇哉。魔誘卽止。不復來擾。天主因其聽命之德。遂賜其安步德途。而成賢士。

此一士也。因聽命而保其聖召。生前心安神慰。終時一如聖人。彼二士也。年長於類斯。學問亦優於類斯。只因傲而違教。遂以失其聖召。生前活於罪內。身顛沛而心不寧。欲得令終。豈不難與。噫。吾儕後人。當亦知所戒矣。

第十六章 會士始行發愿禮新立會院雜誌

先是于一千八百十八年避靜後。會祖始命衆士許愿主前。約之以五款。一行諸事只圖愈顯主榮。及愛慕耶穌聖母。並聖教會之益。二。凡教育本堂司鐸所收之貧兒孤子。不取束脩。三。全聽長上之命。四。謹守潔德。五。公者所有。以上五款。每士跪念。而署名於下。復誦曰。我爲愈顯主榮。恒心事母。願自獻心身於主。一連五年。恒存於聖母小昆仲會內。爲能恒修諸德。勉成聖賢。力務善訓鄉野蒙童。故在天主聖母臺前。許守以上五款。空口無憑。署名以証。

衆士皆誦如禮。士類斯獨不肯誦。更不敢以署己名。惟恐犯所許者而重己罪耳。衆士勸之不聽。若望瑪利亞。心竊異之。私謂會祖曰。類斯將不終其聖召矣。會祖曰否。不然。我素知其爲人。其天良涓潔。匪夷所及。雖不署名。庸何傷。

今歲

一千八百
二十六年

之夏。會祖有鑒於二士之出會。類斯之被誘。知許愿不足以恒

衆士之心也。故命之發愿。

愿有二式。一暫愿。期以三年。一終身愿。初學者試二年。方許發聽命之暫愿。士類斯既發聖愿。心地極爲平安。自是以後。恒立諸德之表。尤其謙遜克苦。與主相契之德。大有可觀。類斯卒于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之八月初三日。死前病苦甚劇。且爲時甚久。曾告某相知曰。愛主之神火。逼我極烈。更在默想及領聖體時。覺得甘飴美好。難以言傳。幾有不能支持之勢。友曰。然則爾默想題目。皆關合於愛主之事矣。曰。何止於默想。凡屬神課。無復能他有所顧矣。念茲在茲。釋茲在茲。除愛我主。無他事事焉。其病中之大慰。卽在領聖體一事。善哉其生也。福哉其終也。

數年以來。本會雖迭遭艱難。然依舊興旺。谷某當道之年。出會者雖不乏人。然

近歲以來。求入會者實繁有徒。本年秋。新開學堂三處。一聖保祿沙來。一毛耳。盜一歐味掃。

開歐味掃學堂者。乃一極有名望且極熱心之富紳。曾告該處院長曰。凡有所需。只需一言。如畏怯而不敢問。是猶輕視我也。一日。該院長爲學內貧寒子弟。購辦應用之物。銀不敷用。遂向富紳問銀百五十兩。富紳如數。啓庫取出。置於案上。遂合掌祝禱曰。吾主天主。我感謝爾。因爾賜我能行哀矜。此等銀兩。乃爾所賜。我今爲爾而施。院長聞而異之。富紳曰。相公幸勿見怪。我能行哀矜。實是天主大恩。曾有多人。天主未賜以愛德。雖富倍於我。而吝更十倍之。復合掌禱曰。主。求爾助我。善保此情。以得爾所許哀矜之真福。當時居民。概稱該富紳爲貧人之父。家資萬貫。盡數施捨。暮年一貧如洗。卒後葬資。均賴他人之哀矜。

會祖亦屢赴該處會院。因該處本堂司鐸。乃會祖同志之友。二人凡有所謀。必以與聞。而且德行學問。一時表表。該處會院衆士。深受其益。其識見極高。言必有中。一日。向該處院長曰。某某會友。以外貌觀之。似無可議處。然其藐視會規。且游手好閒。必不能終其聖召。某日。該司鐸見該士。竊取一菓而食之。鐸謂之曰。吾弟不知克苦。而游手好閒。將失聖召。而求乞於人。哀哉。該士心滋不悅。而曰。我並不願離修會而還世俗。即使歸還世俗。我家資財萬貫。諒不致求乞於人。長者是何言也。未足一年。該士出會歸家。家本殷富。士一味浪費。四五年後。家資罄盡。遂求乞於人。以保餘生。

又一日。該司鐸見一修士。單身在外。與世俗人談論。亟前謂之曰。賢弟。與其見爾單身在外。寧遇一虎也。蓋虎僅傷人而已。士猥曰。人皆無暇伴我。故今日形

單影隻耳。鐸曰。如或控爾今日殺人。爾將何處尋一保證以自衛耶。

明年

一千八百二十七年

之夏。又開新學堂二。一在聖西否連多松。一在瓦伯奴。多松乃

本堂司鐸所設。一切花費。皆由該鐸所出。瓦伯奴之本堂司鐸。名魯松。卽于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會友築總院之役。曾率青年十數人。來辣那探視之。魯松君也。見第十章今年春。致書會祖。聘請修士。據云。所聚之青年子弟。罔有同心。各不相能。皆已告退。云云。會祖遣士四人。收領該處學堂。魯君爲人慷慨樂施。落落大方。該處會友。頗受其恩。

第十七章 定會衣制及教授新法

先是于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會祖奉總主教之旨。已定會士之衣制。卽着長黑會衣。佩肩衣。冠三角式。領間懸白腊巴。發聽命暫愿後。束聖索一條。發終身愿

後。佩一烏木嵌黃銅之苦像。會衣啟閉。用鈕釦。今年

一千八百二十八年

定制改用鈎。半

身以下。連縫至盡處。初襪亦無定制。或用棉布。或用羊毛所織成。或由自己購買者。會祖見弊竇叢生。易于神貧聖愿。遂更定襪制。布料布色。一如會衣。

有年長士數人。恐襪制難以驟定。數請命於會祖。會祖深知其弊。而解之曰。襪制不定。大害有三。一。如衆士隨意用襪。則司賬者必有所不堪。而衆士所穿難成一色。二。如由個人購買。雖極小心。亦難免有害於修士之德。試視衆士。或着綢襪。或着絲襪。尙有數人。受自親友之贈送。而鄉野小學堂之修士。無處購辦。能不生缺望之心乎。三。渾織之襪。乃婦女之工。士而用之。不得不與之交涉。尙復成何事體。會衣之制。旣用大呢布。則襪亦宜如之。同是本會裁工。一舉而三害除焉。不亦善乎。

會祖深知襪制之勢難驟定。故向日舊習。未卽申禁。授每士呢襪一雙。諭之曰。領聖體時。不可着渾織之襪。此乃俗人之態。非修士所宜襲也。行之數月。然後定制。

有士數人。着新制之襪。極覺不快於心。乘機肆言。煽惑衆士。思欲滋事。以阻撓新制。遂私地聚議。或曰。新襪太熱。致足發汗。或曰。新襪太冷。致足傷寒。或曰。新襪不適於用。不能行遠路。有害於衛生。或曰。新襪不宜時。每取笑於人。或曰。呢布較貴。有礙神貧聖愿。各將條理叙出。舉代表者呈於會祖。由是衆口沸騰。冀挽會祖之心。

會祖告衆士曰。咨爾衆士。既有同心。何可自相矛盾。以爲新襪太熱而太冷耶。新襪固較貴於他襪。然耐久經用。一可抵二。則價更廉矣。總之。世俗之襪。害多

且大。萬不合爾儕身分。故定此新制也。爾儕之欲阻撓新制者。婦孺皆知其原因。其原因之最大者。寧非足著俗襪。更爲同乎汚世近乎流俗也耶。我且問爾。以此等卑污不堪之原因。來阻我光明正大之定制。有腆面目。寧不知恥。在此一年中。屢將此事。託於天主。求其默示。並以此事。旁詢明人。詢謀僉同。然後敢發此議。且我嘗服之以行遠路矣。據理按情。可知天主聖意。定此新制。非我一人之私見也明矣。會祖諄諄勸諭。衆士皆明主旨之所在。且服會祖言出由衷。故衆士皆具結聽命。此制遂定。

衣制既定。遂欲傳其教授新法。先是衆士教授其無音之字。只知照舊法口授。未免索然無味。逐句反切。甚不便於學者。故將新法。傳與衆士。衆士習於舊法。不願更新。會祖諄諄勸諭。且曰。暫試一年。到來年暑假時。各述已閱歷之得失。

然後定準。當用何法。

會祖絕不執一。在此一年內。屢以此質諸名賢。概以新法較之舊法。更爲合用。衆謀僉同。然後定準。無奈衆士。尤其爲領袖者。拘於成見。不肯更新。並未實心試用。只畧襲皮毛。以爲塞責地步。暑假來總院消夏。衆口一辭。皆曰新法不適於用。萬不可定爲教授新法。公會議時。各皆據理陳言。大有爭勝之勢。其小品修士。寥寥無幾。雖欲據理力爭。以抒己是。既見衆領袖皆力爲反對。故寂然無聲。不敢稍綴一辭。

會祖升案演說。統論舊法之煩難。新法之便捷。頭頭是道。娓娓動聽。既而斷曰。據理按情。必須將此新法。定爲教授新例。方爲允當。某士前席而請曰。衆領袖衆教習。皆以新法爲不可用。獨神父然之。是何說也。會祖曰。衆位聽之。定斷事。

情。當視意見之輕重。不可憑人數多寡。爾儕概身任領袖者也。平日不教授初學之兒童。心復泥於舊法。既不肯仔細考查。更不願實力試用。亦無怪爾輩之一口同聲也。至於教授兒童之士。卻極以此法爲造就兒童之捷徑。且我之右此新法者。並非我一人之私見也。實已質諸高明之人矣。詢謀僉同。方定此式。而爾輩少不更事。拘執成見。雖衆口一聲。猶不一也。

第十八章 本會內訌數士悼棄

有修士二三人。傲積於中。見會祖毅然定制。負固不服。以滋事爲快心。以割裂爲樂事。事如不協。棄修會而歸世俗。不惜也。故千方百計誘脅少年。從之者實繁有徒。更有一鐸。亦從黨論。故黨人肆意橫議。而無所顧忌。或曰。大呢襪子。萬不可穿。或曰。新教授法。礙難定規。或曰。鉤縫會衣。甚不雅觀。或曰。以勢壓衆。是

爲強迫。適聞省中總鐸駐節府中。明日將來總院一遊。黨人心生一計。以爲借權壓制地步。公書一稟。各署己名。俟上游之蒞止也。可攔輿而遞焉。黨人見名次不多。恐不足以成事。遂擁至公所。以示衆士。領袖者失於覺察。未嘗阻止。因而署名者。爲數不少。其未嘗閱稟內何事。而率爾署名者。更不乏人。某年長修士。知亂事將起。亟思所以弭之之策。潛出公所。會同善士數人。通報會祖。會祖聞之。極爲傷心。乃曰。爾等姑退。我將禱焉。爾等亦爲我禱。俾知主旨之所在。衆士出。遇一年長士。曾徇黨人而署名者。衆士責之曰。爾今者亦附黨人耶。爾年長望重。當如何順聽長命。矜式同人。乃亦甘附黨人。顏之厚矣。傷會祖之心。以爲樂耶。天良何在。會祖因爾之故。慘慟已極。戒之哉。諸凡劣行。天主將惟爾是問焉。

該士本非欲爲亂者。只因情懦心軟。爲黨人所誘脅。故一誤之下。尙不自知。今驟聞此責言。知己重過。如雷貫耳。大爲動心。問曰。會祖竟如是傷心耶。曰。誰來詒汝。會祖傷心之至。寢食俱廢。爾曾見會祖來午餐耶。曰。實未曾見也。爾時會祖何在。曰。在己房內。泣焉出涕。悲痛欲絕。實爾有以致之也。士聞言。立至會祖房內。跪求恕罪。晚膳時。復當衆自訟己過。彼非黨人而曾署己名者。亦各驚懼不安。自認其過。且許將來順聽長命。毫不敢違。同時府中來函。據言總鐸因事回省。不復來遊總院。黨人聞之。氣爲之沮。然勢成騎虎。不得不假力鼓氣。故見他士公認己過。彼等更譏之笑之。無丈夫氣也。

日云矣。會祖召通報亂情之善士。授以己意。命急行整備一切。衆士公誦夜課畢。照例入堂拜主。衆見聖臺之右壁。有新飾之聖母祭臺一。燈燭輝煌。光耀奪

目大奇之。既而會祖至新臺跪拜聖母。遂起立。面向衆士。時一士手持片紙。來前跪誦曰。叩稟神父尊前。近日修會之亂。實傷爾心。吾儕小人。上體神父苦衷。不勝憂痛。亟思滅此劣行。而表用命之心。故今跪在天主聖母之前。特求神父。與我衆士。黑布之襪。新式會衣。我儕許愿爾前。願終身服之無厭。訓蒙之時。用爾所定之教授新法。及後此凡爾所欲於吾儕者。罔不惟命是聽焉。空口無憑。特許愿主前爲証。

會祖高聲向衆士曰。爾等凡聽命之修士。卽聖母之孝子也。其來聖母臺前。會祖三復之。衆士趨前。有七數人。未悉會祖命意之所在。仍在原所念經。會祖謂之曰。聖母孝子。當來前焉。只有叛徒。可不必前。於是衆士皆來。只有叛徒二人。強項逾恒。仍然不動。會祖趨前一步。乃曰。爾二人者。誠有何心。不願爲聖母之

孝子乎。二人齊聲應曰。否。我二人無顏見聖母。更厭爲聖母之孝子。事畢就寢。翌晨。會祖將二人辭出。當時凡附名於亂黨者。當衆公認已過。此事遂結。

奇哉。彼夫附亂黨而署名者。雖當日皆已認過。公做補贖。然十人有九。概未蒙主降福。先後皆失聖召。

據說當時各處學堂。大有蒸蒸日上之勢。然修士旣多。未免有良莠雜處之弊。古今來有同慨焉。會祖聞有數處會院。有訂期會同。宴飲爲樂之惡習。且慣與俗人交涉。單身出外。深恐其流毒滋甚也。遺書訓責之。而彼等視爲具文。不稍悛改。

本年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暑假時。會祖欲懲一警百。提爲首數人。嚴加申飭。並剴切曉諭。

言此惡習之大害。從此衆士。稍知警戒。奮改舊習。可惜又有二三修士。惡習已

深。俗情滿腹。一經受斥。雅不能忍。口出怨言。某士對此光景。引爲大恥。出言不遜。且曰。吾卽出會以謝衆士可也。遂如寢室。打點行裝。其倉惶失措之狀。令人可怖。會祖見此惡表。十分傷心。婉言勸留。該士肩行李。搖頭而去。一士與之素善。竭力留行。曰。賢弟逞一時之忿。小不忍而禍終身。此行也。亦曾三思否也。爾豈不知救靈一事。攸關於聖召耶。曰。吾知之甚明。友曰。旣知之。奈何故意失之。曰。吾意已決。不復能改。友曰。爾如速悔。改亦何難。曰。遲矣。晚矣。聖召吾已失矣。不可及矣。自覺有大力者。拽吾出會。友曰。是卽所謂魔鬼也。曰。任其爲何怪物耳。吾心已在俗。吾身在此。刻不能待。友曰。爾豈不知出修會。失聖召。乃走入地獄之路耶。曰。吾亦知之。友曰。明知之而故蹈之。豈非大可怪乎。曰。我已失望矣。復何多言。友曰。禍哉。爾之執迷不悟。誠令我戰慄。不能已已。曰。爾之戰慄。

固其勢也。然爾亦人也。爾如不慎。亦能有若我之今日者。曾憶昔者。我亦守規惟謹。而樂爲修士。自習犯會規以來。竟視此聖召。如目中釘。友曰。然則爾亦承認犯規是實矣。曰。自然承認。從未稍諱。友曰。既如是。則長上訓責。何損乎汝。試平心論事。爾自入會以來。會祖何負乎汝。豈今日之訓責。有傷於汝耶。吾弟速回心。勿自負氣。會祖目中含淚。倚閭而望爾矣。曰。是萬不能棄聖召。還世俗。已成鉄鑄。主已棄我。覆水不能收矣。言未已而足已跨出大門。蹣跚而去。當二人問答之際。衆見其人。頭貌猙獰。面容酷虐。其聲音氣概。大異平時。使旁觀者罔不股慄而髮指焉。

同時戴辣榮司鐸。見本會外患內訌。此去彼來。亦思本會難以成立。遂辭去。

後於

一千八百三十
六年重來入會

聖伯爾納多曰。大罪俗人易回首。冷淡修士難熱心。先賢加侖有曰。化大罪人較易。化惡修士實難。其故何居。聖奧斯定應曰。夫人明知而故犯之。最傷主心。主必吐棄之也。受元寶一塊者。怠於生息。主尙罰之。何況受元寶百塊者。而遺失之耶。

推數人叛道之原因。皆因易與俗人來往之故也。習與來往。則漸生俗態。俗態生。則熱心減。不識不知。心已入於俗界矣。無怪乎其不能著大呢襪子。不肯服長上制度。不耐聽會祖之訓責。蓋其所由來者漸矣。

第十九章 本會初與政府交涉國亂殃及修會

本會雖患難頻仍。然外郡會院。依然順適。本年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

又開學堂二處。一在

米萊郡。一在斐爾郡。當道諸公。亦頗器重會友。羅亞巡撫。曾札示會祖。每年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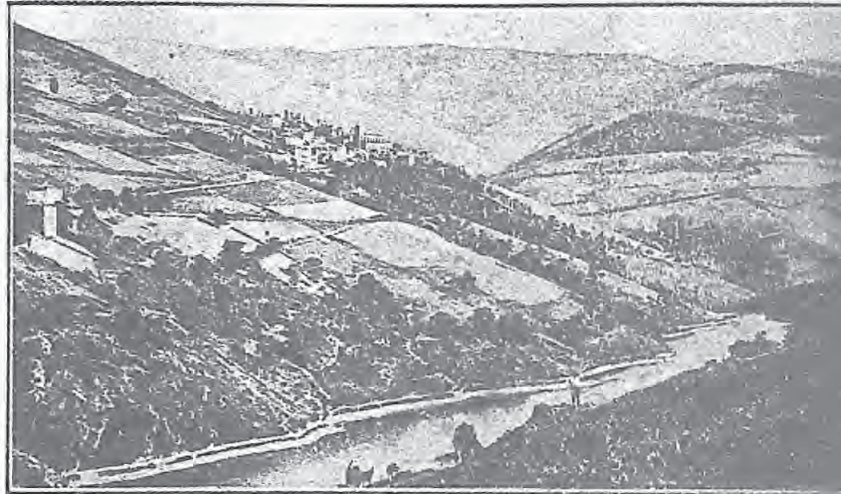
給公款。以助本會栽培人才之用。

近年國家頒定新律。國內諸色人等。皆當盡兵役義務。雖修院修會。亦不能免。本會人數無幾。照例應役者惟有少年數人。然恐數年之後。大不利於會士。故會祖亟思脫此羈勒。乘此機會。修成一稟。懇本省總主教。達于學部。學部大爲贊成。呈於國王。亦蒙嘉獎。正擬蓋璽施行。忽遭三日革命之亂。事遂寢。時一千八百三十年。教宗比阿第八新立。旋崩。法王加祿第十五之六年七月廿六日。亂黨滋事。逐王。世稱三日革命。亂至八月。民立類斯斐理伯爲王。始易三色旗章。時道光十年庚寅。

會祖居恒翕合主旨。無論境遇何如。總視爲天主上智之措施。故逢此革命風潮。通國大亂之初。心地仍是泰然。並無絲毫畏葸疑忌之情。一日傳書於各郡會院。若曰。衆位昆仲得知。革命風潮。起自本年七月廿六日。通國騷然。人命

微賤。皇帝被逐。政府更易。只在三日間耳。然此等亂事。無代無之。在天主目中。預已見之者也。人命繫於天主。脩短皆已預定。本會亦然。如天主欲本會興旺。雖百革命。其如我何。當如常勇往直前。勿稍存畏蒞之心。蓋惡人雖爲惡作劇。然總不能出乎天主所限之外。吾儕其聽主命可也。

亂事日熾。愚民蠢動。風聲鶴唳。到處戒嚴。修會修院。閉者閉。散者散。未有敢公然行事者。有修士數名。思微服以避禍。請命於會祖。會祖不可曰。避禍之法。不外乎智慎二字。全心恃主。盡力訓蒙。是卽護身之牌。彼夫世俗衣冠中人。遭禍亂而喪生者。百倍於穿會衣者也。聖經云。爾首之髮數。大父知之。無其允許。一髮不能落也。聖母乃本會之總長也。衆士之慈母也。焉有慈母而不顧復其子女者乎。無恃情是懼。革命風潮。吾不懼焉。救世主嘗曰。勿畏夫。只能傷爾身。不



VIEW OF LAVALLA AND SURROUNDING COUNTRY (Loire) 十 五 町 風 景



Lavalla (Loire)

增築辣郡初學院(六十七頁)



里昂總牧平公(八十二頁)

能傷爾靈者之仇。蓋惡人雖惡。亦僅能傷及爾身也。况無天主之允許。其何能爲吾儕一心恃主可也。

聖母升天瞻禮將近。會祖命少年數人。預備行穿會衣之禮。照例請命於總主教。省中人員。皆驚奇叫絕曰。尙鐸誠偉人也。各等修會。相率遣散其會友。掩閉其門戶。舉皆隱避之不遑。而尙鐸敢有此請。洵異人也。

連日以來。風聲愈緊。不逞之徒。麇集愈多。大張逆旗。高唱革命。侮辱良民。騷擾村市。聲言某日來我總院。傾覆我堂頂十字聖架。搗毀我各屋苦像聖物。某日午後。有村民數人。捷足來總院報警。曰。惡黨大至。請速逃避。時某司鐸在側。請於會祖曰。惡黨此來。污言惡表。必也肆無所忌。縱子能耐。其於少年諸士聞而見之。頗有不雅。子守總院。我率衆士暫避林中若何。會祖曰。暫避何爲者。禍患

之來否。主已預定。出避未必能避。不出亦未必臨禍也。吾寧恃主以爲避禍之長城焉。主如不許。惡黨其如我何哉。今已屆唱日課經時。吾其照時行事而已。衆士入堂唱經。安靜一如平日。匪等旋至而退。未有一人入我總院者。

外人見會院安堵如故。不逞之徒捏造謠言。或曰。會院地窖之內。滿儲兵械。或曰。有公爵某員。隱居院中。教練衆士以兵操。將乘機起事云云。一唱百和。愈傳愈廣。政府遣藩司帶兵來查。入門。謂闖者曰。煩爾進去通報。卑職欲見公爵某某大人。闖者曰。公爵何物。叫我去通報。雖然我神父恐知之。言而入。藩司跟踪之。遇會祖於園中。闖者曰。神父。此位先生。問言欲見什麼公爵。藩司至。握手如禮。曰。神父。下官。國藩也。會祖曰。貴人光臨。敝院之福。同時瞥見兵役數輩。巡視院中。會祖又曰。貴人此來。吾知命意之所在矣。貴人旣奉命來巡。區區敝院。理

當週到。人言公爵匿地窖中。今請先從事焉。旣入黑洞。無所有。闇者亦開口曰。大人細查。有此物否。藩司哂之。旣而觀會祖及衆士之容顏。心地明白。知謠言盡屬子虛。遂欲告歸。會祖不可。曰。理當週到。縱大人不疑。其如衆口何哉。不然。謠言不息。禍且及子。藩司甚以爲然。遂命二巡士。尾隨會祖。巡視一週。以塞此責。己則退歸客堂。靜俟其終。院內各屋。查察均遍。後至一屋。門閉。不得開。巡士曰。不必入視矣。會祖不可。命取斧以啟。且曰。不入視。人且控我曰。公爵兵械。盡在於是。豈不又累貴差乎。破門而入。衆見舊床一具。小桌一張。破椅一把。餘則四壁粉牆而已。巡視旣畢。會祖與藩司及從人小酌。旣畢。藩司謝曰。種種驚擾。敢告不敬。事出上命。幸爲下官諒之。且吾之來也。爲貴院有益無損。謠言亦從此而息矣。將及門。見左偏有新房一椽。似工未成而轍止者。藩司曰。是何半途

而廢也。會祖曰。目今惡黨橫行。到處打毀。際此亂世。不得不然。藩司曰。無傷也。其完之。

藩司歸復命。旋登告白於新聞報首。言本會總院。是行善之地。毫無窩藏衆士。亦皆行道君子云云。

本年革命風潮。通國騷然。黨人握教育之權。硬派不肖者接管國內學堂。狠心人面。充作教習。聖堂十字。盡行打毀。學校乃禮儀之區。竟等諸屠宰之場。各處本堂司鐸。大爲憂傷。徒喚奈何而已。猶幸本會學堂。率皆坐落鄉間。未遭此劫。各郡司鐸。不約而同。致書於會祖。言照例。貴會修士。每年消夏於總院。兼行靜神工。今日時勢。當可從權。無庸旋歸總院。蓋修士去。則惡黨必派人來代。則訓蒙之道掃地矣。會祖不然其說。且曰。當此禍亂方張。人心不清之秋。或有修

士懼禍殃及。而灰心喪志者。亦未可知。故不得不預爲之防。夫策之最善者。莫如避靜。能善行此工。則保愛聖召之心。殷且固焉。而訓蒙之道。亦資進步。則各郡學堂。亦必賴以興旺也。至將來有否不測之禍。亦惟托諸天主而已。其各郡學堂衆士。仰卽照例。前來總院消夏避靜。蓋會祖之意。寧可封閉一會院。不忍一士失聖召而還世俗。會祖旣明且哲。辦事精細。故當時會士。無有失聖召者。當年之亂。除斐爾郡一學堂外。其餘各郡學堂。皆安堵如故。據說斐爾院中。有一修士。偏愛一少年後生。並未別有過誤。該郡地保某甲。乃一流氓也。屢屢尋衅。欲與該會院爲難。且時時倩人吹求該院會士之過失。久不可得。適見該士有偏愛某少年之過。遂多方毀謗。布散流言。召集惡徒。勢與滋事。年終。該郡議事處應頒之薪俸。被該地保阻止不發。且勒派學生自行束脩以上。強與訂立。

有礙本會規則之合同。衆士不從。遂致決裂。衆士同總院。此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之聖主日內事也。

推該會院封閉之原因。固因新合同之不是。然某會士。適爲該禍之階。悲夫。黨人之惡計。未嘗害及亂民之滋事。未敢來擾。而一士之不愼。頓亡一院。會友鑒之。可不凜乎畏懼耶。

同時聖安德嶺收一學堂。該嶺有小修道院一所。院長司鐸杜業君。曾立一青年訓蒙會。教之培之。不遺餘力。杜君卑以自牧。以爲無德無才。不足成事。繼又遭革命之亂。黨人百般留難。故心爲之灰。不復作立會想。以之屬會祖。訂立合同。本會修士。承收該嶺之諸學務。該嶺之諸青年。赴本會總院。重行初學。

先是杜君。久仰會祖之德才。旣相見。觀其措置裕如。審斷精詳。尤爲欽佩不止。

二人在初學公所。往來談論要事。既出。會祖曰。某座之少年。賢而有德。某座者。智而有才。某座者。佞而好事。不可以久。杜君驚異。叫絕。出語人曰。尙鐸誠智人也。吾諸少年。彼嘗未之一識。然所評量者。十不一失。亦已奇矣。該嶺學務。由是大有起色。學生日益加多。其中有志於修途者。亦實繁有徒。

第二十章 本會再與政府交涉政府枉用心機

一千八百三十三年。

教宗額我署第十六位三年。法王類斯斐理伯三年。道光十三年癸巳。

本年政府重頒新律。凡考取文憑者。方准充當教習。免其兵役。本會設學。以教道爲首務。適爲政府所深忌。會祖因本會修士。應兵役者年益增多。甚病之。欲再與政府交涉。故不得不照國學定章。將本會教授章程。稍事損益。繕成一稟。達於政府。學部議員。皆認可署名。學部大臣鬼蚤氏矯捏御批。曰。所稟各節。情

由不足。不能照允。會祖見批。知當道者難以理喻。遂歸。

初。會祖於此次交涉之始。曾函告各院衆士。託衆士求主保全。得以成功。且曰。本會之立也。由於天主。天主慈父。豈有不肯成全我者乎。政府之恩。如求不得。吾亦了無焦心。固知人事之不足恃也。然天主全能。自有良策。吾其拭目俟之。會祖依恃之情。非枉然也。學部大臣。既批駁不准。自以爲得意。可以逞志矣。而孰意主果全能。其成全本會之策。至高且妙。此學部大臣所萬想不到而不得不啞然嘆爲失計者。

會祖歸。道出保祿三沙島。遇馬濟烈君。一見如故。馬曾立一訓蒙會。人數不多。於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蒙國王恩諭。特免該會修士從事兵役。隨意訓蒙於道斐納省所轄之特羅默依塞來高亞耳伯三府。二人少叙寒暄。使

爾情投意合。互付曰。此二會名雖異而宗旨則同。苟合而一之。爲益當非淺鮮。特未知天主聖意何如也。馬君曰。敝會雖得有恩諭。而患在人不足給。可爲寒心。會祖曰。敝會雖人數不少。然學部大臣起而反對。亦敝會之憂也。二人談論移時。皆欲合二爲一。然事關非小。非旦夕所可議就者。只可緩緩圖之。以觀天主聖意之所在。馬君曰。學部大臣亦枉用心機耳。貴會每年所有應執兵役之士。儘可發來敝會藏身。會祖深以爲是。亟謝天主聖母成全之恩。

二會宛如一家。互相護助。歷十餘年。猶如一日。情投意合。相契無間。爾敬我愛。好似同胞手足。二會之士。既如一心。則二會合一。猶反手也。故于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二會遂合而爲一。又不數年。法之南部。本會學堂多如林立。無何。本會之學堂徧延全國。主欲興之。誰能廢之。雖百鬼聖氏。亦無如我何也。且彼之不

與我者。適所以益我也。如該大臣從我所請。亦必嚴立條款。則本會將來之發達。多則甲昂全省而已。而何有於全國哉。信哉天主之惠而好我也。

自革命之亂起。新政府恣所欲爲。大改前日之制度。其對於聖教修會。尤爲切齒。本年學部新律。其用意原欲以強取通國教育之權爲目的。律內各款。皆爲束縛訓蒙會之主權。且步步爲營。直欲使通國學堂。盡入掌握而後快心。數年以來。強迫教習修士。充當備兵。修士無奈。棄學堂而操干戈。此等禍難。各訓蒙會。皆不能免。誠黑暗世界也。

國家亂事雖不可問。然本會學堂。方興未艾。四年以內。新開九處。一鮑格。二瑪萊。重開。三魏利野。四聖日內瑪利否。五徐里。六勞來德。七代奴亞。八北路新九。掃必野。

政府本欲奪通國教育之權。故嚴定新律。然是役也。政府亦枉用心機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政府所陶成之師範生。概皆絕無品詣之少年。此等人種。布滿各省學校。品行醜劣。毫不知恥。所講之學。皆以無父無君無天主爲題。革命之風。自由之習。到處流傳。居民聞此毒人心敗世道之謬論。皆痛心疾首。同聲恨絕。或辭之。或逐之。政府見萬衆一心。亦無奈何也。

各省各府各郡。上自主教司鐸。郡主。下及平民百姓。莫不如飢如渴。望得教習修士而甘心。會祖日接各處聘請修士之函。惜人數不多。未能一概酬應。

一日某府居民。強迫議員五人。來請修士。會祖却之。議員固請不已。適見案上新聞紙。登有污穢會友之告白。會祖示之曰。閱此數行。則知本會修士之無益於人國也。豈非誤人子弟乎。議員曰。一任紙上之謗之也。吾儕非盲人。豈足以

取信乎。本府萬衆一心。只求神父。發修士數人而已。且修士無論如何作鬧。有如告白所登者。以視彼無法之教習。必差強人意也。

一日羅內省某府尹。率議員多名。來請修士。會祖以無人謝之。彼等悶坐室中。遙見院中一士。適在搬運泥土。修補牆屋。府尹指曰。此非一修士乎。請畀我。會祖曰。該士未嘗學問。不能勝任。府尹曰。勿作是言。該修士雖一粗笨泥工。不識之無。其爲人也。諒愈於本府現有之教習。苟能約束學生。無醜行劣蹟。足矣。有一郡主。偕其本堂司鐸。重幣聘士。會祖曰。實不相欺。確是無人以應。郡主及司鐸曰。吾儕不憚路遠而來。萬不能空手而回。旣無修士。與我一初學士。或一初試生。亦無不可。必須由此回去一人。爲好辭去政府發來之教習。

天主全能。不特使惡黨詭計。歸於虛設。更能以之轉禍爲福。政府嚴設新律。

爲奪取通國教育之權。而孰意居民上下。概不表同情於政府。本會當此亂世。可謂興盛之至矣。來求入會者。實繁有徒。不特學堂。卽初學院。亦不得不多設數處。各院修士。熱心守規。各郡學堂。極臻美備。不特本堂司鐸。卽府尊紳民。舉皆一口同聲。交相稱美。雖政府考校極嚴。而會士每科。得文憑者亦復不少。發終身愿者。每歲必有數起。初年之修士。至今皆年富力強。閱歷既久。見識必深。大可作本會之干城。衆士同心同德。殷勤教育。所有各學諸生。不特明悉聖道。不爲謬理所惑。而且各種科學。皆得由淺及深。循序漸進。固聖教之益也。亦國家之利也。後此數年。政府厭禍。漸悟教育之權。不得專制。世俗教習。貽害滋多。遂弛弛教育法律云。

第二十一章 會祖再三遭難會規印行

樂極生悲。世事皆然。安不忘危。古訓是遺。不測之禍。卒然而來。苟當局者胸無成竹。隨風而靡。寧不將半生心血。盡付東流乎。此有志者不禁爲之長太息也。而非所論於我會祖。

本會掘起至今。僅數十年耳。其間危急存亡。間不容髮者亦數見不鮮矣。然未有若今日之禍起倉卒者也。本會之盛。已達極點。其濟世利人。業已衆目昭彰矣。乃尤有以爲不足者。話說總院司鐸某君。充當衆士神師。歷有年所。甚不直會祖所爲。據該鐸言。會祖無陶成修士之資。本會恐有瓦解之禍。推其良心。以爲所見甚是。理當稟陳上游。遂具稟控於主教前。其大致若曰。尙鐸實一賢而有德之司鐸也。然爲陶成修士。才識不足。其學問平常。來往函件。且不能書。遑問其他。聖教學問。修士之至要者也。學堂章程。訓蒙之不可少者也。而尙鐸盲

然不解焉。所有開學之處。或與司鐸。或與郡主。或與紳士之交涉。其遺譏於君子也亦屢矣。各初學院亂而無序。其他會院可知矣。種種緊要。實乃修會之體質。尙鐸不特不明。而且漠不關心。築室墾荒。是其所長。以鄙見度之。管理修會。似無所用。一工師。或一佃夫也。茲本省有聖味亞德爾會。亦業訓蒙。風行已久。兼有政府認免從事兵役之文憑。相應請旨。飭將聖母小昆仲會友。附於聖味亞德爾會內。將尙鐸調任。管見所及。不敢蒙蔽。是否有當。伏祈睿鑒施行。

洋洋數千言。說理透徹。措辭懇摯。主教深然其言。該鐸當卽奉使如聖味亞德爾總會長處。協議合一之舉。事已至此。會祖毫無所聞。次日。主教札至。召會祖晉省。候調他任。會祖入見。主教曰。爾之與政府。一再交涉。迄無成效。政府不革。諒爾終不能得所願矣。且會士日增。役期日迫。將何以爲善後計耶。茲有聖味

亞德爾會者。已蒙政府公認。免事兵役。吾意將爾諸士。附於該會。業已議有端倪。爾可在省停留數日。候調他任。

會祖聞言。如雷貫耳。蓋從未意念及之者也。稍閒。從容進言曰。僕及衆士。皆在爾手。悉憑措施。復何多言。然今日之事。實有不敢不盡言者。敝會之未蒙政府公認。適天主用之以益本會者也。遂歷述各學堂之盛。及與馬濟烈君所訂之約。且曰。此乃天主保全本會之明証。若如尊意。強二合一。敝會滅亡。亦何足惜。特恐該會亦有所不利焉。蓋二會之宗旨不同。栽培之用法各異。設學之章程。又不相侔。平居各守各規。一旦而逼其舍己從人。其不離心離德也幾希矣。是何異逼之出會還俗乎。至於該會而論。驟加多數難馴會規之修士。而能安靜度日者。未之有也。明知非策。敢不盡言。如尊意已決。不可挽回。吾儕小人。只好

聽命。萬不敢稍事違拗。致干犯上之咎。然思及將來之結果。誠使我惴惴焉有不能已於言者。主教聞言。頗具至理。猶豫莫決。某參贊從而揄擲之。亦莫能折會祖之心。主教議事處。皆信口雌黃曰。尙鐸聖人也。惜乎其固執不化。拘迂自持。將大不利於衆修士云。

會祖在省。日夜禱主。冀天主教之心。而迅速了結也。果不數日。主教大改初心。恍然曰。尙父洵智人也。當日請會祖筵。席間謂會祖曰。神父爾斷事如神。此乃主恩。我實欣幸。如當時爾稍退讓。吾恐木已成舟。悔之何及。噫。人言之不足據也如此夫。

後此數年。主教見本會訓蒙之進益。往往追念前事而歎曰。感謝天主。阻我妄行。如當年不幸。而用強迫手段。何得收今日之益效也。且數語人曰。本省修會。

不爲不多矣。實獲我心者。其聖母之小昆仲乎。嗟乎。有如我誤聽人言。幾至滅此善會。將何以得此益效也。

會祖久已有心。欲將會規印出。故乘風波平靜之後。偕同年長修士數人。將本會規例。仔細審慎。逐加參考。原夫本會宗旨。會友體制。及聖愿三德。皆已蘊於當初之獻愿經文內矣。如欲擴而充之。逐段分明。大綱小紀。朗若列眉。使本會宗旨。微而顯。使會友體制。嚴而整。使聖愿三德。高而純。使閱會衆士。一服色。同操守。等志趣。誠非朝夕之功也。必須久其閱歷。廣其見聞。逐條試行。練習存記。以爲將來訂規之藁矢。故開創伊始。會規簡要。會祖之意。若曰。試之耳。蓋一人之智識有限。今以爲可者。而他時難於遵守。不免半途而廢。此亦恒有之事也。故欲將會規訂妥印行。宜在久於試練。否則僨事堪虞。何得垂留後世。以爲大

衆當守之典律耶。

當開創時。衆士所遵之會規。卽論神課章。論與會友章。論與外人章。論與學生章。論日間公規。將此數章。粗分條目。且每年斟酌各樣光景。與政府目下之形勢。及增設學堂之際遇。逐漸加增。詳解其義。每定一規。必與年長修士。再四研求。然後定奪。其所以不厭求詳之故。蓋與衆共之。衆必無辭以諉過也。

此會規也。衆士遵守。近二十年矣。會院年增。修士日繁。必也各人一本。則抄之不勝其勞。且未能垂之永久。故思付諸手民。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付印之前。偕諸年長修士。大行公議。一連六月。無日或間。逐條妥議。不厭其煩。中有數條重要者。歷數議。方能定妥。每議重要之件。衆士或可或否。各抒己意。會祖求主默照。然後從中折斷。比如用飯時。當飲牛水之酒。爲定此條。幾費躊躇。月餘之久。

求主默示。然後定準。惟恐酒力過濃。有礙神修也。

既脫稿。復質諸高明。人曰。這本會規。無可改處。惟不甚完備耳。其故蓋會祖初次付版。不願將細小條目。附諸規內。此等細目。雖閣會修士皆在遵守。然欲定爲會規。必須久爲閱歷。不特求其能於遵守。且爲各郡會院便而有益。方可例於規內。會祖曰。此本會規。我寧其不完備。不欲多加細目。致將來有所更改。且曰。此本會規。雖將印行。然並非鉄鑄。亦非不刊之典也。會祖終時。論及會規。謂繼任者方濟各曰。茲我與爾全權。可將本會會規。漸次定妥。凡對於起居公規。及上司治理事權。並學堂教授章程。可與議士。公議定準。果然本會會規。待會祖去世二十年後。方得完備。會規印就。會祖欣慰逾恒曰。今而後二三子納身於軌圉中。恒心於聖召內。更覺便而有方矣。郵寄各郡會院時。會祖致函衆士。

曰。本會會規。茲已印就。人各一本。可以隨時披閱焉。練習之。審思之。默識之。忠守之。較往者便易多矣。我今因耶穌聖母之聖名。請衆領受之。是實吾儕之大慰也。非敢曰。犯一會規。乃一罪過。然我實告爾儕。良心安靜與否。神靈欣慰與否。皆繫於守會規與否也。如忠信守之。必得恒心之聖佑。必得永福之花冠。此乃萬無可疑之道也。

各郡會友。接受會規。舉皆以手加額。矢志照規行事云。

第二十二章 聖母會二枝並茂衆司鐸先沾羅瑪恩。

一千八百三十六年。

教宗額我署第十六位六年。法王類斯斐理伯六年。廢王加祿於是年崩。道光十六年丙申。

四月二十

九日。羅瑪教宗。欽賜聖母司鐸會規施行。先是谷味野戴辣榮二鐸。先後退出總院。衆口沸騰。嘖有煩言。怪會祖無容人之量。因此省中司鐸。以會祖難以相

與視郝米達日爲畏途。莫肯表同情而譬助之者。會祖一人。兼理庶務。心力俱瘁。實不能支。然全恃主。從不萌一灰心失志之念。日夜祈主啓牖。

會祖蒙主默牖。卽赴省垣。謁大修院長上賈代德公。訴明一切。並祈代達主教。派一司鐸。相助爲理。更致書於代權大司鐸巴公。求其設法幫助。其大致若曰。代權神父大人台下。謬蒙下愛。故敢直言。目下僕一人獨居。孤苦零丁。誰與爲歡。知我諒我者。其亦代爲殷憂乎。俗人之智。遇事輒怪。並不察其故而諒人情。谷戴二君。因事退出。平民漫不加察。竟來歸咎於我。心之憂矣。誰可與語。然思及天主上智。未嘗不舉心向上而恃主鴻慈也。耿介之性。愚頑之躬。此微小困難。亦何足算哉。寧主名之顯榮兮。粉身碎骨。亦不足惜。敝處之小會。天主必然忻悅。萬無可疑。自始至今。多蒙特佑。亦已信而有徵矣。特恐天主聖意。欲假手

於他人。以成就小會。亦未可知。茲敢直訴於神父台下者。卽此意也。謹將目下情勢。約畧叙之。會院已一十有六處。爲得學務之進益。束衆士於規矩中。察其有否修士之體制。觀其有否危險之交涉。欲知其是否善盡訓蒙之職。而且與學堂紳董參酌善後之舉。辦理清晰。各會院度支事務等因。年內三四次巡查會院。絕不可少。各學堂所有之學生。約共二千。來總院避靜之修士。八十有餘。是亦非同小可也。各會院之出入賬目。年內所遇之要事。及諸神形之事務。皆我一人經理。人多事繁。紛至沓來。以一人襁褓之材。理百夫鵠俟之衣。其不虞庶事之叢脞也。幾希矣。此中情節。諒蒙心許。尙其不我遐棄。派人助理。司鐸中必有表同情者。又蒙素識賽翁司鐸。人地相宜。如肯割愛以賜。則幸甚矣。

賈巴二公。皆許盡力襄此善舉。會祖大悅。乃修書於主教。其大致若曰。

敬稟主教大人台鑒。敝會自創立迄今。已數十年於茲矣。每憶聖經肥菓不實之樹。空負栽培。寸衷鬱結。思之已爲顏汗。有何面目訴於大人台前耶。然轉念我主教大人。自到任以來。無時不具慈父之心。寬待敝會。則吾儕小人。素自許抱孝子之心者。寧敢自外生成。有事而不直訴。則罪更深矣。故具斗胆。上稟主教大人。尙其有以諒我也。敝會內憂外患。層見疊出。風波大浪之中。履險如夷。微主教保全之恩。何得至有今日。信哉天主之欲玉成敝會也。目今此間。司鐸者惟我一人。鰲戴三山。深知其重。賈巴二公料已將敝會急需。上達於左右矣。朝夕引領省垣。幸主教矜而哀之。

且說賽翁司鐸。當時乃聖沙蒙鎮之教習。家道富饒。心地闊大。品行才能。一時表表。會祖曾晤一面。而訂爲知心之友。二人亟表同情。來願總院。爲會祖一臂。

之助。特恐上游。不肯割愛。故會祖先託巴公。爲之轉求。猶恐事不遂願。故親來拜晤巴公。寒暄之下。會祖直達所欲。曰。聖母小昆仲會之成立也。實天主之工也。吾無疑焉。至諭司鐸一枝。天主亦欲其成立。萬無可疑。噫。不幸谷君因事不協而去。戴君亦因事不遂心而辭。此人事之常也。似未可以一二人之去就。而致疑於天主之聖旨也。神父位高任重。深明天主聖旨之所在。末鐸只有順長上之命。便可安心行事。故今日特來就正。以決從違。神父如爾思天主欲成立聖母司鐸會。請卽將賽翁司鐸賜我。否則卽請明言。庶使我安心停手。巴公曰。此事非同小可。必須祈禱天主。然後決其可否。二人遂跪于主前。祈禱數分。起立。巴公曰。我茲許爾。爾可得賽翁司鐸。當日巴公卽將一切稟明主。主教溫諭賽翁司鐸。赴郝米達日協助尙鐸。襄辦立聖母會事。

且說會祖既得賽翁司鐸。卽將修士神形諸務。託其管理。庶事有條有理。大得會祖之心。是誠天主恩賜會祖之一臂也。二十五年之後。巴公論及此事。曾語人曰。當我與尙鐸跪禱時。主啓我曰。宜勉尙鐸。勇往直前。厥志卽我旨也。遂起向之曰。立成此會。實主旨也。勉哉。前行勿懈。嘻。聖母會。司鐸也。昆仲也。其發達廣延。有如今日者。回溯當年之指示尙鐸。庶幾無愧於主之聖旨乎。

無何。步爾旦。彭伯烈。沙努三君。亦步武賽翁鐸而入會。步君來時。已升六品。親友之阻之者。實繁有徒。旣升鐸品。更有數處敦請。步君慨辭不受。寧伴衆士潛修于會內。不願榮耀于世俗之中。此卽聖母司鐸會之創始者也。同時高林司鐸。任貝肋。安省垣小修院之上司。亦聚司鐸數位。興起立會。

會祖與高林司鐸。不約而同。各自盡力招人入會。數四會同。思欲將初學者聚

於一院。以便習合羣之德。不料貝肋地廣人稠。教宗于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別冊主教管理。由是二人。分屬於二位主教。彼此來往。較前大不便易。後于一千八百三十年。亂事紛繁。人心搖動。會祖移文高林司鐸。聲稱收入入會。當在一個初學院內。且曰。此事權由吾儕。不必達於上游。高林司鐸不以爲然。曰。如天主欲成此工。雖上游力阻。終必能達其目的。何患焉。從來聖會以百煉而更堅。此等工程。在本省內。深知不易。然天主與我儕偕。似不必畏首畏尾也。現在別無良策。只可設法。求得上游允准。許爾便宜行事。如此節節次次。方可達吾目的。

會祖聞其所言。更爲允當。再四具稟於上游。且屢往省中拜謁。主教見會祖爲人。樸實忠勇。卓有見識。且聞聖母小昆仲會。設學訓蒙。大有益效。主教大悅。札

示閤省司鐸。凡欲入聖母會者。各聽其便。毫無阻止。且准郝米達日及貝肋二處同會司鐸。可會同議選總長。主教欽派沙賈二公。爲本會之庶務司。二公既受委任。便公然舉辦一切。勞力費心。實大有造於本會。尤其沙公。不特施其保護之責。並且自願入會。本會史乘載。本會既得沙公之後。從未一遭不測之禍。云。衆司鐸既接主教札示。大爲喜悅。會祖卽率衆鐸來貝肋。協議既成。避靜數日。公選高林司鐸爲總長。選事既畢。會祖大慰於心。蓋十數年來。日夜心殷而望者。一旦而觀厥成功。其忻悅可知矣。高林司鐸亦有同心。然性稍鎮靜。屢勸會祖從容圖之。會祖性情懇摯。凡有所圖。必亟力從事。况曾許愿於天主。甘心捨己性命。爲成就此會。其平居之不得安閒者。固其所也。

當會祖圖立聖母司鐸會時。一會友謂之曰。神父未免過於勞心。我意天主未

嘗責爾以此等多事也。小昆仲會業已成立。尙不足於乃心耶。會祖曰。只有天主全智。乃知我諒我之情於爾等小昆仲也。爲成就爾等。雖耗盡心血。了無所惜。茲聖母司鐸會亦是一重要之事。爲成就之。亦無所惜於我身命。我已定志。爲成此工。須効我死力。士曰。如會友知神父此情。寧不妬從心起乎。會祖曰。因此而生妬心者。非善士也。眞愛耶穌聖母之善士。必具有善士之情誼。具有善士之情誼。與之論及聖母司鐸會之緊要。其所覺者。必不外乎我意。然無論如何。天主之旨。實願聖母會二枝並茂也。其降福於此二會。或多或少。亦視二會之互相友愛。或厚或薄也。我之視二會也。情誼均埒。無相上下。我日夜所貪圖期望者。只在此二會之盛益也。

一千八百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高林司鐸奉總主教諭。立會祖爲郝米達日。

之院長。時院中有司鐸三位。卽時跪求降福。會祖十分謙遜。情愿先受降福。然後施與降福。本月十八日。總主教札至會祖。立之爲里昂全省聖母會二枝之大總裁。札內有云。該司鐸無論是否因謙遜之故。以致心中愧悶。思欲辭任。此皆細事也。該鐸當知。此任乃上主特授之以引導聖母會之諸人者也。故當善盡長上之義務。以支持聖會於無替焉。如遇重大事件。當隨時稟明商議。二會情勢。亦宜照時奏明。仰聖母會司鐸昆仲。于札到之日。卽當受命於尙鐸。須至札者。

聖母小昆仲之會規。及度日程式。不宜於爲司鐸者。聖母會司鐸之宗旨。及分內義務。不合於爲昆仲者。會祖見此情勢。思欲將郝米達日。只爲修士之總院。不得爲司鐸之會院。故于聖沙蒙左近。經營一院。以居衆鐸。同時更有瓦爾本

納本堂司鐸之事。故遷事爲之中止。先是該本堂司鐸。購得聖本篤會之一修院。房屋園宅。諸般俱全。該鐸聞聖母會司鐸遷移之事。遂移文會祖。言請司鐸于境內助理教務。情願將該房屋園宅。獻于會中。會祖應允。當卽訂立合同。奉總主教札。飭聖母會司鐸助理教務于該境內。卽派賽翁司鐸。爲該會院之院長。使布沙二鐸。爲教習于貝肋。派馬白二鐸。爲衆士之神師。與高林司鐸議。將司鐸會規例稟明於教宗。懇加恩准施行。時教皇比阿第七。于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三月初九日。恩諭。朕閱新會宗旨。甚爲可嘉。朕在主前。切禱天主。降福新會而成就之。不幸卽于本年教宗崩逝。良第十二。比約第八。相繼而立。年皆不永。未敢瀆請。額我畧第十六立。欲廣傳聖教于南洋羣島。傳教聖部樞機大臣方札詢里翁總主教。有否司鐸願任澳洲西鄙傳教事務者。其速議以聞。總主

教奉旨。旋即具摺。上達教宗。言。敝屬有聖母會司鐸。熱心教育。甘心愿往傳教。該會會規。已經前教宗恩諭優獎。相應請于該會士。赴澳之先。將該會規制。準定。以一事權。而資統馭。可否懇請天恩。俯如所請。不勝待命之至。教宗鑒奏。卽行允准。蓋璽。着該會衆鐸公議選舉總長。以一事權。而資統馭。事成之後。卽將澳西教務。託該會經理。欽此。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由羅瑪宗座發。

會祖雖蒙總主教加以大總裁之名。然毫不以長上自居。事事就商於總長高林司鐸。至是。衆司鐸接到溫諭。皆甚歡喜。會祖卽請命於高林司鐸。准已發愿。高林司鐸曰。教宗諭旨。言明當選舉總長。以一事權。茲尙未行選舉。吾豈敢以總長自居。待選定之後。如果屬我。吾儕再行發愿可也。

本年九月二十四日。衆司鐸公議于貝肋公。選高林司鐸爲總長。此事殊出高林司鐸意外。蓋其意以爲沙爾東公甘辭參贊之位而入會。必屬意於衆鐸也。而抑知不然。據衆鐸之意。欲會祖兼任總長職。同時蒙主默示。以一人而肩二重任。必不能堪。遂選高林司鐸。而以會祖輔之。揭曉之後。會祖率衆鐸恭賀新總長。

諸事議妥。會祖歸至總院。爲衆士講避靜神工。無何。高林司鐸與會祖會商赴澳西之使。會祖亟求奉派前往。高林司鐸曰。神父在法國。比在澳洋更能多行善事。爾之責任。雖非親身傳教。實是栽培傳教者也。會祖聽命。不復求去。溯會祖後四年而去世。此四年中。會祖先後遣發修士十二人赴澳。助理傳教事宜。議得。首先赴澳傳教者。彭伯烈爲領袖。有司鐸四人。修士三人。輔之。教宗傳諭。

欽升彭公爲澳西主教。事畢。遂開舟前往。時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

某日會祖因事赴聖安德嶺與杜業鐸會晤。論及赴澳傳教事。會祖曰。惜哉。吾老矣。已成廢人矣。如赴澳之舉。早我數年。或者吾可蒙選也。會祖言時。其救人之神火。蓬蓬勃勃。如不可遏。真有渴願致命之情。杜業鐸爲之心動而感泣。一日。會祖當衆論及出洋傳教事。曰。衆位賢弟得知。天主將澳洲生靈屬於本會。吾儕當知所感矣。爲善行主旨。須有救靈神火。甘受辛苦。否則有虧於此行也。幸哉。本會必將有致命而成聖者。司鐸修士。將見殺於野人。爲耶穌之故。而捐軀隕命。一爲念及。實獲我心。斯人也。何其有福。本會也。何其幸也。我明語爾。如欲膺此鴻恩。先當忠於乃職。吾儕爲首之職。卽救澳西之生靈也。該土人無論其如何蠻野。乃天主所與本會之兄弟也。吾儕無論奉職何處。皆不得卸此

責任。赴澳者以身親。不赴澳者以心禱。勸化野人乃吾儕分內事也。有如恒心爲之祈禱。用心守規。勉修諸德。契合耶穌。屢向主祝曰。願爾各見聖。則天主慈父。必因此而多賜野人奉教焉。至公審判日。必見有多數修士。亦得傳教之榮冕。雖於生前。有若斷斷無他碌碌無能之狀。只因祈禱克己。確救得多數野人歸向天主。有如聖女德肋撒不出戶庭。而拯救人靈。等於聖方濟各者焉。總之吾儕於祈禱時。當務之首義。卽求爲罪人回頭。另外爲澳西之野人。其次務爲一善訓蒙之士。各人照此二者而勉之。天主必降洪福於本會焉。

首先赴澳傳教者中有三鐸。乃會祖親手所陶成者。近十年來。凡所引進入會之司鐸。皆已發愿。最後來者。乃戴辣榮司鐸。先是戴鐸。旣已出會。主教選之爲聖沙蒙府本堂司鐸。聖母會旣蒙教皇恩准施行。會祖復勸之入會。且曰。爾已

蒙主召矣。卽當赴之。否則靈魂不安。入會發愿。我必爾靈之獲救焉。戴鐸從之。會祖引至貝肋發愿。事畢。偕衆鐸車行歸來。途次。戴鐸曰。我今已發愿矣。可必我靈之獲救焉。言猶在耳。幸勿忘諸。會祖曰。發而不守。甚於不發。果能終身守之。我必爾靈之獲救焉。

車遲遲其行。一鐸雅不能耐。大聲斥曰。車笨馬劣。罪在執鞭者。如此遲遲。何時得到。車夫聞而答曰。本堂司鐸。亦未嘗無罪。衆鐸目笑戴鐸。因只有戴鐸。有本堂司鐸之稱。會

祖戲之曰。車夫之言。專指吾子。試思有罪之鐸。焉能救靈。不如將此名稱。讓之他人。戴鐸因而辭本堂任。專務精修。而立守規謙遜誠實聽命之表云。

第二十三章 本會三與政府交涉會祖安置善後事宜

來求入會者日益衆。新開學堂。年有數起。每屆暑假避靜時。輒遭人多難容之。

患。故於本年

一千八百三十六年

春間。拓廣總院。築一新堂。時彭公新升主教。新堂落成。

爲所祝聖。此役也。仍是會祖督率衆士及工匠人等所成者。會祖覺得年力就衰。仰天嘆曰。此我季歲之工也夫。

政府粗定。民亦厭禍。學部主政大臣掃賽。先年曾任里昂之省議員。與會祖有半面之交。故會祖於本年之秋。有巴利之行。既至。適聞該大臣調任。未及投稟而返。

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撒忘弟任學部主政大臣。總主教及貝肋葛來城之二府主教。各出薦書。會祖重赴巴利。該大臣言甘而心澁。曰。此稟甚善。或遲或速。必能有成。既而遲之又久。不見動靜。一再請見。據該大臣曰。此稟須由軍機處議。至少須延半月。會祖無奈。靜以待之。又閱數旬。仍寂然無聞。雖數數踵門請見。

皆被閹人辭回。或曰。大人公出。或曰。大人有病。尋因情禮難違。乃見會祖於辦事處。曰。尙缺某某字據。某某憑證。又閱數日。字據憑證。皆已到手。乃曰。吾將定期齊本部議員而議焉。會祖聞言。大爲詫異。退而致書於總院曰。頃自學部大臣處回寓。方知此事。定於三月初二日由學部議事處公議。異哉該大臣之好詐也。先言由軍機處議者。推其存心。蓋欲使我輕視學部議員。而關照夫不相干涉之軍機處也。聞署內人云。在三星期以內。此事必得了結。我曰。雖過一月而得了結。亦幸事也。會祖靜候月餘。仍無進益。蓋雖學部議員會齊。而該大臣對於此題。未嘗提起一句。又誰能干涉及之。會祖復致書於衆士曰。此事真情未露。難以懸擬。與政府交涉。當經各部。各部復故事延宕而留難之。將何得以進步也。吾誠不知所事事矣。僕僕道途。心力俱瘁。迄今已數閱月矣。誠令我廢

然而病。莫能興焉。嗟乎二三子。如何可免爾儕今歲之兵役耶。然無論如何。吾儕皆當望主聖名稱揚於無窮世也。

會祖憂及衆士從事兵役。此言非出無因。蓋本年有修士數人。應徵兵役。會祖以爲此番交涉。必可得政府豁免之恩。故未遣之赴聖保祿三沙島隱身。然蹉跎數月。一事無成。如兵部差人來徵。數士將何以應之。此會祖所以日夜躊躇。寢食俱廢。而思所以進步之也。

學部議員訂期開議。首議及之。幸議員中。十之七八。皆以爲可。議狀宣布之後。學部議員與政府諸公。多有踵門稱賀者。且曰。只待行文國王蓋璽而已。

會祖確別有會心。蓋事之成否。權操主政者一人。如該大臣故事梗塞。雖議員全體。亦莫敢誰何。會祖覺其人衷腸極冷。難與有成。故致書衆士曰。事到於今。

已有八成。然吾卻以爲毫無一成也。經云。主非築室。築室者徒勞矣。如天主不我助佑。雖學部衆議士。以及政府諸公。亦無濟於事。人皆曰。蓋聖施行。諭旨將下矣。以吾觀之。此皆空言也。將來境遇。業已預定。毫無差池。吁。吾天主。如恩准一事。無益於小會。卽懇不賜此恩。嗟夫。二三子。余雖作如是言。然爲得此事之進步。力瘁心耗。不惜也。因天主屢因人之勉力。而施恩也。二三子其善禱焉。蓋惟有善禱者。方能善承主旨也。

該大臣見衆議員之不諒己也。引以爲憾事。召會祖而謂之曰。吾亟願此事作速成就。然呈國王之前。理當咨問羅內羅亞二省憲。請稍待之。該大臣之心。路人皆知。然會祖欲盡人力以遵主旨。故聽命退下。出巴利。先後去拜謁二省上憲。二閱月。兩處移文到部。皆稱善。該大臣心固狡猾。謂會祖曰。目今教友訓蒙

會通行國內。使爾會蒙恩。將大不利於該會焉。如該會上下人等。頗表同情於爾。亦須訂此款於內。會中所設大小學堂。當在邨庄鄉邑。不得在過一千八百居民之處。然無論如何。必須先問該會總長之意。再爲定奪。會祖知其所藏之禍胎。攸關匪淺。乃謂之曰。敝會寧不爲政府所認。不願訂此無理之款。邨庄鄉邑。設立學堂。固亦敝會之志也。目今所有學堂。亦概坐落於窮鄉下邑。然將來日用度支。且建立幾處公所。亦必須任我自由。按此無理之款。不許在大邑重鎮。設立學堂。然則一切費用。將何自而取耶。是陽示施恩。陰實斃我生機也。據爾所云。敝會將大不利於教友訓蒙會。國內之通都大邑。該會學堂。未嘗什一。又該會設學章程。不取束修於學者。二會既不同趣。有何不利之有。該大邑無辭以退。乃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不如先詢之該會總長爲是。

翌日。學部大臣。接到教友訓蒙會總長函。據言聖母小昆仲會。大有益於國家。理宜照尙鐸所請。呈王蓋璽。且目今民間紛紛聘請修會教習。卽舉二會之全數。亦不能應聘者之半。奈何阻民間之望也。該大臣怒從心起。乃曰。衆議員皆曰不可。緣爾會章程之不善也。會祖曰。敝會章程。已由議員全體認可。獨爾一人。別具肺腑。是何理歟。該大臣萬不料會祖答以此言。面爲之赤者良久。旣而曰。羅內羅亞二省議事處。尙未通報。容我詢之。可否立判矣。亟使人授意於該二省議事處。羅亞議事處。仍照憲尊以前所斷。曰。可。惟羅內議事處曲徇其意。曰。不可。該大臣曰。人心不同。非我之咎。不如另待他年爲是。

會祖淹留巴利。已閱六月。一事無成。兩鬢半白。心之憂矣。誰可與語。復致函於總院曰。二三子欲知此事之具結否。此事內容吾亦不甚明悉。然吾前日猜疑

諸端。至今一一若合符節。學部大臣橫梗于中。絕不肯費一指之力。而今已矣。吾將歸矣。人不可相與。相與者惟我天主教。人不可倚恃。可倚恃者惟耶穌聖母。我確語汝。此恩也。主必有以賜我也。不在今日。必在他年。遲速唯主所命。吾儕勉行主旨而已。主知本會要需。明於吾儕。而其眷顧本會。亦甚於吾儕也。當將吾儕依恃之情。全託於主手。必無傾危之禍。會祖臨終時。論及此事。而曰。我之數求而未得者。實因我無德以當之也。然此恩萬不可少。天主必將以賜我焉。

信哉會祖之言也。當年本會未蒙此恩。有益無害。迨後于一千八百五十年。政府更頒新律。其時至爲急切。方蒙天主賜與。

爲結此事。似宜將會祖僑寄巴利所垂之善表。畧叙一二。旅行之士。可取法焉。

會祖主于外方傳教會之修院內。據會祖言。該院規矩。十分美善。衆皆和睦熱心。猶如天堂。歡樂爽愷而不輕躁。同德一心而無私交。會祖樂與之遊。彼等更樂與會祖遊。見會祖爲人。守規熱心。謙遜端正。仁愛克苦。莫不稱奇。道異曰。活聖人也。會祖公餘之暇。起居皆照該院公規。默想。念聖書。誦玫瑰經等神課。亦與衆士共之。其燕居時。或閱書。或祈禱。無緊要公務。終日不出戶外一步。巴利勝地名區。甲於他省。有請出遊者。會祖辭曰。我事一日不了。我心一日不安。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復何所事于遊。目騁懷也。會祖會朝拜聖母得勝堂。聖母善望堂。聖方濟各撒肋爵祈禱之處也。亦嘗遊於聾啞學堂。習其教法。以傳諸士。會祖曰。彼夫殘廢之童。官骸雖不如人。然未嘗少見寵於天主也。吾儕當上體主心。教之導之。之爲是。

且說外方傳教會修院之院長杜博。初見會祖。卽訂心交。嘗語人曰。尙鐸聖人也。從未見有如是盛德者。噫。善人多阨。善事多阻。匪今斯今。伊古如斯。事雖未成。心不可沒。其謙遜。克苦。依恃天主。翕合聖旨。誠有加人一等者。院內諸鐸。見其德表。不禁景仰深之。卽爲之輔祭一臺。以爲終身之榮幸。

會祖出巴利。卽赴保萊城。與該城官長。商議設學事宜。先是學部大臣。議訂不許本會在通都大邑設學之款。當夜保萊城官長。行文到部。言本城教員。品行卑劣。爲衆所逐。請設法聘請教習修士。以符衆志。當夜將事通知會祖。並將保萊城學堂。託會祖照管。故會祖有此一行。亦可見該大臣之反覆無常也。

會祖至自巴利。衆見會祖顏色憔悴。大非昔比。舉皆愁眉不展。推原病由。實因宿疾復犯。多年以來。肋骨時常作痛。稍爲出力。便覺難堪。兼之胃口極弱。更因

會祖克己過嚴。加以巴利之役。心力俱疲。故爾癆瘵成疾。不克復治。

高林司鐸來問疾。料會祖不久于人世。思本會善後之策。大費躊躇。據高林司鐸之意。當于會祖去世之先。選一繼會祖而總長昆仲者。其人亦當爲昆仲之一。如強司鐸昆仲。守同規。行同制。屬一總長權下。久後必有不堪設想者。因二者所有之宗旨。責任。及栽培之法。各不相同。故不能遵守相同之會規。是司鐸昆仲不得不歧爲二會也。亦不得分屬於二總長也。蓋一人而肩二會。必難勝任。又總長昆仲者。亦當爲昆仲之一。蓋司鐸者。未嘗與昆仲同受陶成。未嘗與之同居度日。未嘗習守其公規。未嘗熟悉其心志。一旦而領袖衆士。雖其人德才兼優。必不免顛沛之虞。高林司鐸一再躊躇。爲使二會互相臂助。爲保存二會之同源。及聯合二會一家之情誼。必須另訂一二條款。以相連絡。又爲保

二會之利益。永二會之治權。亦必須各有定章。各有政權。各有上司。方免將來之禍。卽將此意陳明會祖。會祖頗不謂然。各據所見。莫衷一是。高林司鐸識見高遠。時時乘機勸導會祖。一日致書曰。噫神父。如天主召爾去世。郝米達日得毋如大厦將傾乎。言念及之。中心如焚。然吾儕庸愚之見。何能爲謀。中夜籌思。惟有將衆位昆仲。託於本省主教。諒主教才大心細。必不乏善後之策也。然謀事在人。成事在主。望與衆士。祈禱天主。俾知主旨之所在。

會祖更不以爲然。且曰。本會不限於一國。何有於一省之主教乎。至司鐸之總長。如不能同時兼任昆仲之總長。亦無不可由昆仲中之一人當之。卽以此意達於高林司鐸。高林司鐸見會祖身力日非。因赴省垣。將會祖病情。稟明主教。且請假以全權。辦理善後事宜。主教卽將此事。託高林司鐸偕會祖和衷辦理。

冬十月初。高林司鐸來總院。聚齊衆士。行避靜神工。計當年之發終身愿者。共一百十二人。來總院會議者。九十有二人。高公與會祖酌定選舉之期。在出靜之日。屆時。發終身愿諸士。聚于公所。高林司鐸偕會祖入。將擬訂條款宣布于下。一。總長須發終身愿者。與議者亦然。二。選定後不許推辭。三。選事用暗舉法。以次默書三人姓氏于紙條。四名之多者爲總長。其次爲首副輔相。五。被選之後。一任終身。除會規允辭之例外。不得卸任。六。選舉須憑良心。毋得徇私。未復切囑衆士祈禱。庶得辦理妥善。並將一切私心偏情。掃除淨盡。方可恃聖母之護佑。而得聖神之默照云。

晨時由高林司鐸舉行聖神降臨彌撒畢。衆士入公所。高林司鐸正座。會祖右之。戴鐸左之。衆位同寅。各以序坐。議士各有定所。公唱伏求聖神降臨誦。後復

諄諄勸諭。尋用宗徒選瑪弟亞之言曰。主爾明衆心。茲求指示。官選何人。後大衆無言。各選三人。書于片紙。會祖將紙條收起。命預派之二士當衆朗誦。別有二士。誌每名之多寡。既畢。士方濟各得名八十七。士類斯瑪利亞得名七十。士若翰得名五十七。士若望瑪利亞得名四十五。衆鐸出。議訂名位。後與閤院衆士偕入。高林司鐸當衆宣布。士方濟各被選爲總長。士類斯瑪利亞若翰二人輔之。二輔相卽請總長上座。率衆士承認愛戴之有加禮焉。衆鐸與之行接吻禮。衆士亦依次行禮。遂唱聖母歌。吾靈讚頌云云既畢。入堂由一鐸行謝恩大禮。彌撒一臺出堂。三人齊赴高林司鐸及會祖前謝恩請益。既出。時已午正。三人議曰。吾儕領袖衆士者也。任大責重。當如何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也。今日慶辰也。午正盛饌也。當師主于晚餐時所垂謙愛之表。以表率衆士焉。故三人于午餐時。

甘供奔走之役。衆士莫不感泣。時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事也。諸事既畢。遣若望瑪利亞赴保萊學堂院長之任。

第二十四章 臥邦設初學院會祖臨終善言

會祖抱病。仍不自佚。選舉事畢。卽偕一司鐸。赴聖安德嶺。爲該處學生行避靜神工。身體極弱。時常作痛。見之者大有不忍于心。因其良善忍耐等德。衆生皆爲之感化。爭在會祖前告解。別時。衆生皆有戀戀不捨之意。此次避靜。衆生大受其益。談論間。互相告曰。吾輩得親炙於聖人。抑何福也。

會祖如奧登府。先是該府所轄之臥邦鎮。有某大員之別墅。宮殿輝煌。輪煥麗都。以獻該府主教。主教欲于該郡立一初學院。業已照會會祖。故會祖有此一行。訂立合同。言明將此地基。讓與本會。作初學院使用。本會須照管奧登全府

學務。主教見會祖一表非凡。謙遜而端正。誠實而爽俐。大動於心。將合同署名之後。就會祖而行接吻禮焉。祝曰。我謝天主。得見神父。茲我亦一聖母會鐸矣。十二月初八。即在此日。十五年後。教宗頒詔天下。定聖母無原罪爲當信之道。會祖率士數人。重來臥邦。行開初學院禮。會祖觸景生情。淚流如注。謂衆士曰。此初學院也。較之辣郡初創之基。大有徑庭之別。二三子不憶聖經之言乎。從主之士。天主將以百倍報之。斯言豈欺我哉。吾儕所割絕者薄產耳。主則居我以宮殿。此非天主降福本會之明証歟。然今日之事。吾實不免有戚戚於懷焉。本會之德。謙遜也。端樸也。神貧也。吾儕居此華宮。當亦知所戒矣。此固主教強與我者。非我有求而得者也。否則萬不敢以自寬焉。

會祖與該初學院長。巡視院中各屋。凡不切實用而有損於本會之德者。盡還

之主教。旣而行至廠棚。草楷冗雜。曰。此棚爲居初學者。極爲相宜。且符於本會之德。吾弟其誌之。吾儕乃白稜郡救世主之弟子也。亦聖母會之小昆仲也。仰耶穌聖母於馬棚所具之高風。及聖家度日納匝肋之苦境。勉而效之。方無愧於斯名。此固爾所宜切切留意者也。亦宜時時勉諸初學者也。

會祖觸景生情。淚流如注者。不爲無因。蓋其先見甚明。有感於中而不得不發於外耳。該初學院旣立。自始至終。未嘗興隆。十五年後。竟至封閉。

會祖行至總院。身力耗盡。胃弱更甚。自知終期不遠。依然眷顧衆士。嘗謂之曰。爲榮主救人。身體康健。亦不可少。二三子其善保乃身。努力加餐也。然非所論於我者。蓋我之胃腸最忌飲食。不特無益。且加痛焉。胃中重積如山。一着食物。卽欲吐出。此乃我不久於人世之兆也。

會祖雖抱病如此。然仍守本院公規。毫不自惜。四點鐘起身。以時爲衆士行祭。用飯時。雖無所飲食。仍同衆士齊赴飯廳。散心時。工作時。念經時。亦罔或不然。此乃會祖病中極賞心之事也。雖其身劣弱至極。步履維艱。然平日志氣。曾不稍衰。手持鋼錐鉄斧。雜坐於石匠中。衆士之見之者。不禁淚流如雨。前來勸阻。曰。神父。不須費心勞力矣。一日某士。瞥見會祖。手臂無力。錐斧落地。立即來前。扶入房中。卽自此日不復從事手工。

聖灰禮儀日。更增腰痛。不能臥床。二腿發腫。殊形膨脹。以瘦弱之軀。受極重之痛。不特不露悽慘之狀。而其忍耐順命恬靜安和之德。令見之者不禁感激羨慕焉。某士屢擦其腿。以期消腫。會祖莞爾笑曰。待我死後。爾必以此事爲笑談焉。爾行此愛德之工。我實感恩不盡。因擦撫一牛死之人之腿。定非樂心事也。

况係一半死之罪人之腿乎。

會祖雖腰痛腿腫。胃弱力乏。然仍照力之所能。謹守本院公規。舉行聖若瑟月。極熱心。極誠敬。爲求賜善終之恩。日念聖若瑟禱文。直至終時。口雖不能念。仍請他人床前代念。聖若瑟瞻禮。親行聖體降福。既畢。自覺死期不遠。須先將本會財產。辦理清楚。方免將來禍生不測。因當時本會各院財產。皆屬於會祖一人。倘會祖死而未具文案。國家必來纏擾。故本日延請鎮中書吏來院。辦理一切。契內明書。凡歸於本會之房宅田產等業。爲司鐸尙巴尼亞之議士承受。永遠爲業。該議士等。卽尙鐸嫡親承嗣之人。亦卽本會房宅田產等業之主人翁。財產文契。既已辦妥。會祖大慰於心。既而同會司鐸麥君來問疾。會祖留之數日。爲助已行總告解禮。會祖良心極細。回顧平生所行善工。皆缺而不全。雜而

不純。思及審判。於心不安。思及主慈。心始帖然。行總告解時。大發痛悔。其悔罪謙卑之情。昭然若揭。

建立聖體大禮日。會祖欲往葛郎栢村行祭。衆士勸阻之。會祖曰。任我一行。過此一往。不復出矣。乃乘馬而去。行祭之後。復勸說學堂衆生曰。爾儕之教習。乃天主所欽賜者也。德行人品。遠超乎世俗之教習。立善表。講要理。更非彼輩所能幾及。此實天主之大恩也。當如何善用其勸言。踐行其德表也哉。更宜屢屢上體耶穌愛人之厚情。而勉力以愛還愛焉。耶穌爲救贖吾人。已死於十字架。上矣。今且在天。預備吾儕之位置。嘻。耶穌愛我哉。終不可諉也。罪乃凶禍之根。幸勿忘之。惟罪實傷主心。失天福而罹永禍。可畏莫甚焉。日須禱主。保我佑我。終不任我陷於罪內。聖母瑪利亞。是我人之慈母。當格外敬禮之。孝愛之。日虔

誦至仁哉。或他經文以記憶之。求其保佑。恒心至死。必得救靈。

會祖臨別時。更囑之曰。有如爾儕。全心倚恃聖母。我敢作保。聖母必助爾得升天之恩。會祖歸來。喜形於色。曰。吾得見該村衆生。施我末次訓誨。甚覺有慰於心。卽死可以瞑目矣。

聖母聖月之前日。會祖力疾行開聖月禮。聖體降福後。力盡筋疲。不覺嘆曰。噫。吾將往矣。死速至矣。適士達尼老來。面有喜色。會祖曰。賢弟。有何喜事。達尼老曰。吾儕已定意同禱聖母。賜神父痊好。降福時。余心蕩。意者吾儕禱聲上徹於聖母耶。會祖曰。賢弟妄想耳。聖月未完。吾將大受痛苦。以至於死。然仰仗聖母保佑。尙可忍耐支持。甘順主旨。此言果驗。聖母月底。病極沉重。萬分疼痛。然滿心倚恃聖母。從未發一咨嗟之聲。

翌日。一年長修士來問疾。少叙寒暄。便爾嘆曰。惜乎。神父而有斯疾也。有如仁慈天主。健爾身力。加之數年。藉以陶成吾儕。豈不甚善。神父慈母也。吾儕皆嬰兒也。一旦失恃。尙何賴以成立。又何以度此苦命爲也。言念及之。能不心痛。會祖慰之曰。賢弟。勿事過感。爾之操心。亦已過矣。天主全能。豈乏人以行己意。士方濟各爾。儕之總長也。將來一番事業。勝我遠矣。人乃何物。天主所用之器也。人乃何物。虛無而已。萬事萬物。皆主所成。賢弟入會。非一朝夕。尙復不明斯道耶。我且問爾。時常眷顧吾儕者誰也。聚吾儕而成立一會者誰也。保佑吾儕出諸險勝諸難者誰也。供給吾儕而築此巍巍總院者抑誰也。吾儕無德無才。貧窮守拙而已。而本會各處學堂。時時增旺。有如今日者。抑誰降此鴻福也。而非獨一天主乎。總之。本會乃天主所立。諸事皆天主所成。天主慈父。旣已眷顧於

從前。豈忍惻然於日後。賢弟。其勿妄思。成立修會。純是天主之工。吾儕人耳。何足算也。我死之後。主必厚福本會。亦非因會中長上之有德才也。只可視爲天主仁慈。欲施恩於付託吾儕之衆生耳。

一日。達尼老來視。見會祖面如土色。無生人氣。憂心如醉。飲泣吞聲。會祖問其所以傷心者。曰。樑木折。室人將不免。神父去。本會何以存。會祖曰。賢弟。無庸然也。爾恃主之情。信德之量。抑何淺也。得毋爾意本會之興廢。繫我一人之存亡也。是大不然。我明告爾。待我死後。本會諸事。更爲順適。修士之衆多。學堂之設立。大有日增月盛之勢。將有日焉。爾得親爲目覩。方知我言之不謬。人不可恃。可恃者惟天主。蓋人朝生暮死。猶冰山之不可恃也。天主則權操萬有。且極仁慈。必不虛人之望也。

會祖此言。本是出自謙心。然言言皆驗焉。蓋會祖去世之年。會院不過四十五處。士達尼老去世之年。會院增至二百五十處。先後相距。僅十三年耳。當時具此識見者。不但會友爲然。凡同寅司鐸。本地紳士之來問疾者。皆作此言以慰會祖。曰。主必醫爾。復爾康健。爾實衆昆仲不可少之人也。會祖曰。我信天主。主不需我。我生無益於昆仲。不如死之爲愈也。

聖母月之初三日。乃尋獲十字聖架瞻禮。會祖强行聖祭。既畢。乃曰。吾不復行祭於人間矣。猶幸今日爲尋獲十字聖架瞻禮。吾人之獲救。因此聖架。度世之倚恃。亦莫非由此聖架也。抑我之病苦。卽主所與我之十字架也。敢不欣然肩之。以至於死。由此日起。會祖病勢。時時增重。無片刻之安。環顧衆士。皆憂心如搗。會祖大有不忍於心。故隱忍病痛。不露顏色。如是者數日。會祖自覺血力已

竭不能再延時日。召士達尼老前。口將言而嚬嚙。惟恐傷其心而重其憂也。遲之又久。方敢啓口。曰。勢已迫矣。不可須矣。今夕何夕。我願領臨終聖事。爾其卽在公所。備辦一切。必如此。乃能當衆士前。盡我殘喘。勸說幾句。從此可安心瞑目。與爾等永別矣。

五點鐘鳴鐘。閤院衆士。集於公所。士達尼老。扶會祖至。身著短白衣。頸佩領帶。面色已敗。全無生人氣像。衆士皆泣。旣而會祖坐於靠椅。雙手合掌。默契天主。先領終付聖事。一士前。欲去其襪。會祖不可。強自去之。禮畢。遂領聖體。一時恭敬謙遜愛慕之情。非筆舌所能宣。旣而環顧衆士。訓慰一番。其聲氣雖微。而言皆動情。其言曰。

衆位賢契。人之終期。遲速皆有定限。思之思之。我必其不敢犯罪也。斯道極

確。爾儕值此終期。亦必如我今日之真知灼見也。聖神之言曰。憶及四末。必不敢犯罪。必不敢貪戀世俗之財物。嗟乎。臨終時。吾儕所悔者。豈有他哉。亦惟因生平承行主旨。救靈升天。未嘗盡力勉行耳。

衆位賢契。今日者。吾儕一堂聚首。實訣別之會也。吾儕皆一家人。聖母乃我衆之慈母。爾儕皆昆仲也。同爲天國之遺嗣也。我今日所渴望於爾儕者。卽願爾儕之互相親愛也。耶穌均愛爾儕。聖母均子爾儕。心體而力行之。方無虧爾儕手足之誼。將斯道而推廣之。宜互相擔帶。互相扶持。互相勸勉。互相慰藉也。此世雖涕泣之谷。而爾儕當之。有若天堂焉。抑何福也。聖詠有云。美哉樂哉。同居之士。一心一德。有如昆季。其爾儕之謂乎。予日望之。

愛德之後。尙有聽命之德。爾儕之對於我也。固已全符斯德。吾無閒然矣。今茲所望於爾儕者。卽本此聽命之德。而聽後我而繼起之人之命也。人如聽命。便可知己之不誤主途。蓋聽命之德。升天之周道也。遵而行之。直達天堂無疑也。幸哉。有如爾儕蓋棺之日。人曰。斯人也。終其身守規焉。聽命焉。嘻。將必獲榮福之冕矣。

衆位賢契。當知死於會內。如何有福。我實告爾。茲我心中所覺之福慰。實大莫與京也。爾儕亦當忠守聖召。蓋忠守聖召。方能善守會規。善守會規。必得恒心至死。如是而不得令終者。未之有也。且也恒守會規。自覺度日之軛。甘飴而輕便。且救靈之道。全繫於爾之聖召內。死於會內。必得救靈。已有數士。先我而去世矣。然並無一人。悔己爲修士。悔己保聖召。悔己著會衣而死者。

也。

會祖勸諭至此。聲氣微弱。稍停數分。復強言曰。二三子吾所鍾愛者。我今不能多言矣。我在主前。求衆位恕我生平之惡表。我茲不能記憶有否得罪於人之處。如其有之。請恕我也。衆士聞言至此。心痛欲裂。皆跪地慟哭。莫能自己。時行聖事之司鐸。大聲呼曰。衆位兄弟。吾儕理應向神父求恕。方是道理。衆士酣醉於悲痛之中。該鐸之言。並未聞知。依然嗚咽哭泣。會祖當時。更爲悲傷。兩目淚珠。滾滾如雨。惟恐增衆士之憂。故強步入寢室。時聖母月之十一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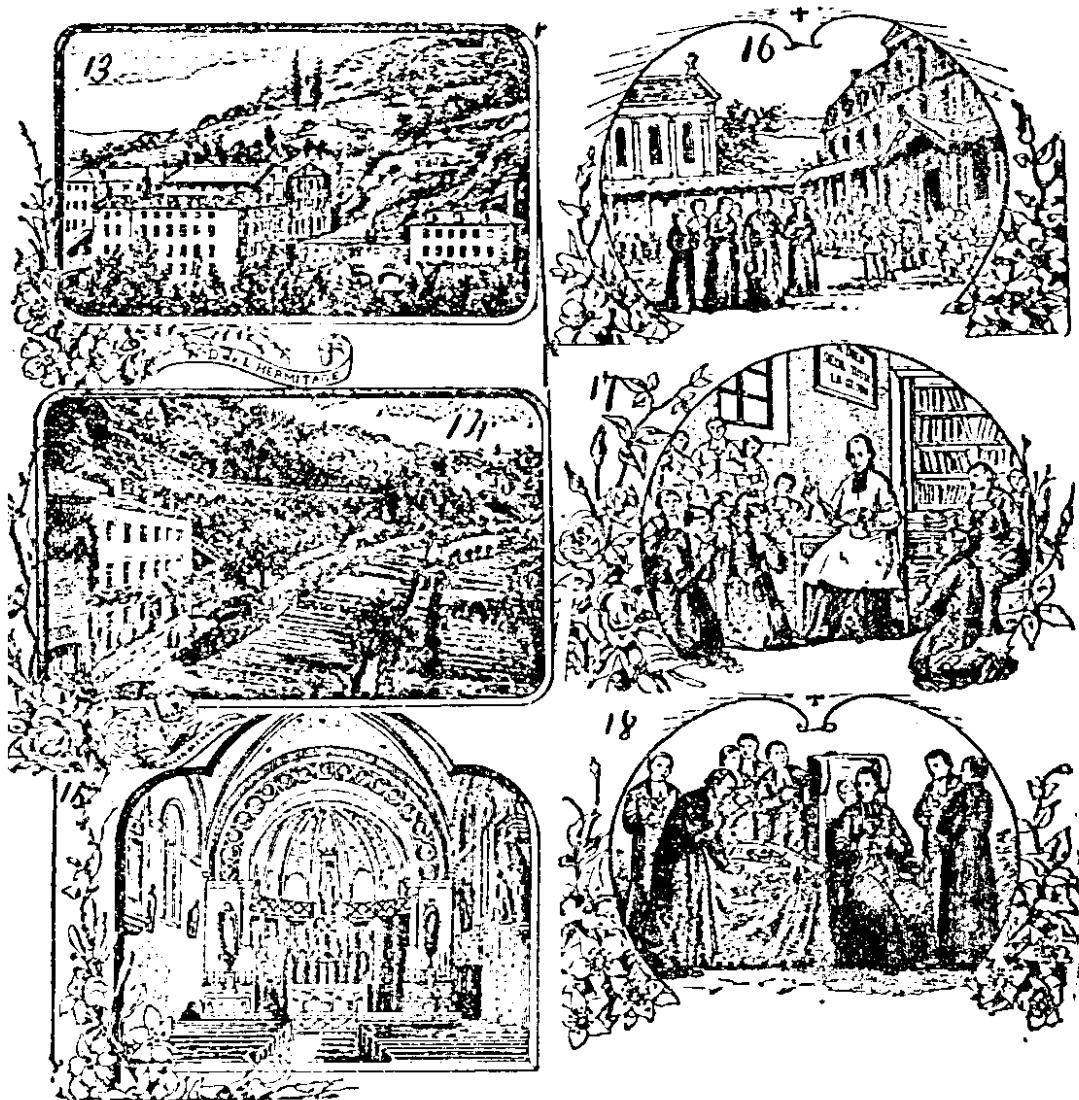
會祖病勢日險。腰痛欲折。坐立不能。臥床增痛。由終付日起。衆士爲之行聖女斐樂默納九日敬禮。九日甫畢。病勢大減。似有就痊之望。手足之腫亦消。腰間亦不復痛。步行出屋。入堂拜主。路經更衣所。見一新購之祭衣櫃。謂理堂某士

曰。美哉櫃也。爾心懌矣。理堂者曰。我心固懌。有如神父將用之也。會祖曰。我終不能用矣。然無論何人用之。皆宜欣懌。歸時見某士穴竇於壁。若可藏身也者。會祖立召監工之士曰。慎之。宜時時監管此等工作之士。總院地廣人衆。概皆少年。而又無德。一有疎虞。爲害匪淺。嚴於監管之。庶可免於罪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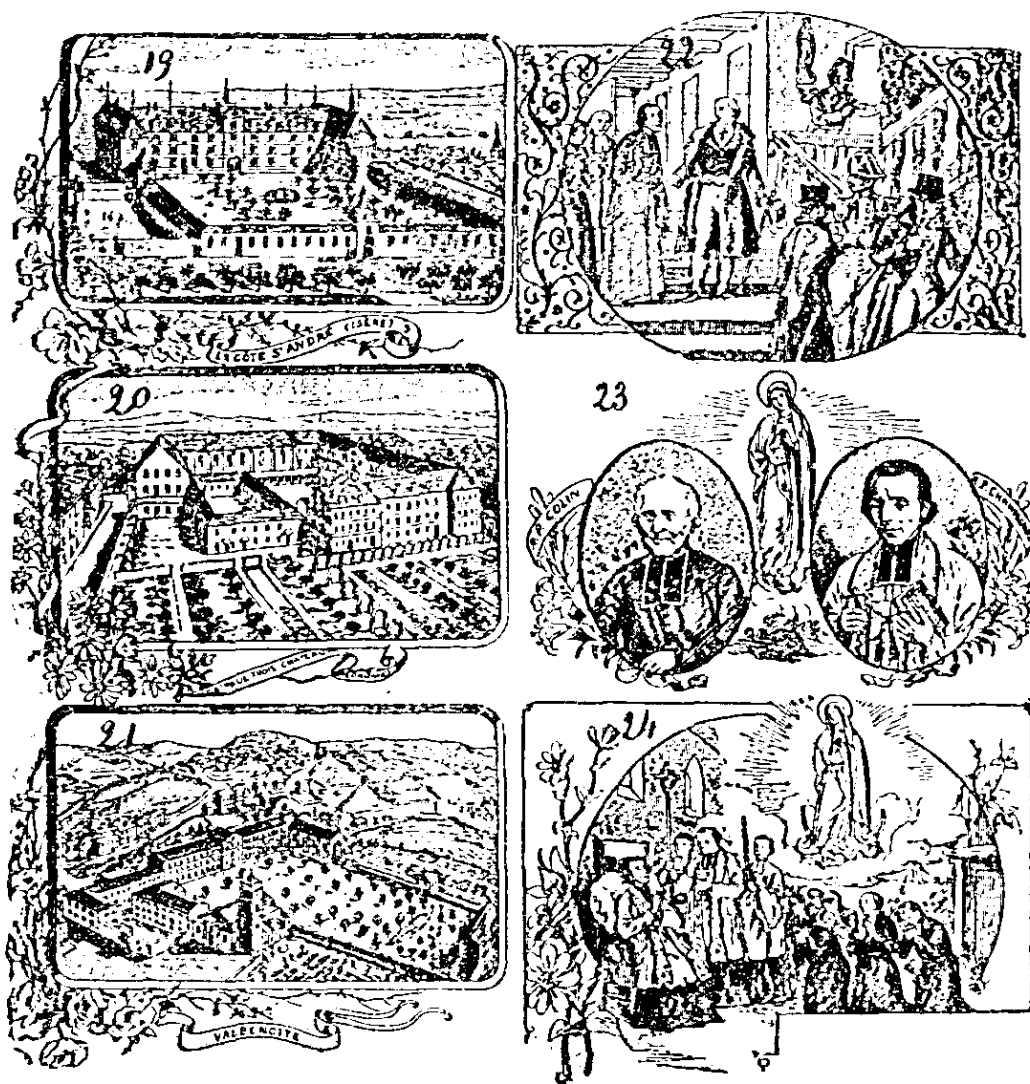
翌日。散步園中。見初學士數人怠於工作。謂院長曰。初學者當勤於勞力。勿任其蹉跎時刻。蓋偷懶好閒。大有危險。於少年修士爲尤甚。撫衷自維。於我心有不安焉。蓋回溯生平。未嘗盡力於監督之職。過於寬縱於閒懶之士。

會祖此言。出自謙心。並非實有其事。蓋其生平。勤於工作。且恒以之訓勉衆士。然其以此自責者。是欲吾儕知閒懶之爲禍深也。

會祖最樂與來問疾者談論天主事理。以激發衷情之愛火。尤其與總長方濟



- 13 赫米達日總會院 (第十三章)
- 14 地勢風景 (第十三章)
- 15 會院聖堂內容 (第十三章)
- 16 可敬尙鐸巡視會院 (九十七頁)
- 17 尙鐸訓士 (七十頁)
- 18 可敬尙鐸病後訓士



- 19 聖安德嶺 (一百三十四頁)
- 20 聖保祿三沙島 (一百三十六頁)
- 21 瓦爾本納修院 (一百五十九頁)
- 22 藩司巡查會院 (一百三十)
- 23 可敬高林司鐸聖母司鐸會祖
可敬尙鐸聖母小昆仲會祖 (第二十二章)
- 24 會祖領臨終聖事 (第二十五章)

各談論時。更覺安慰。一日方濟各侍側。談及天主審判之道。會祖曰。我生平多罪。未嘗善行主旨。念及審判。使我戰慄。莫能自己。方濟各爲之講論天主仁慈。及本會之成立。大有益於人靈等事。會祖聞之。畏情斯泯。愛主恃主謝主之心。油然而生。

又某日會祖憶及一事。心地不安。召方濟各而語之曰。曾憶數十年前。有辣郡某教友。獻一廣大地基。爲孤哀貧兒食田之用。更有數人。情愿出資相助。此莫大之善舉也。未審緣何。當年辭却此舉。至今成爲憾事。予心大有不安。甚願見此衆人。以結此案也。方濟各慰之曰。論及此事。敢請神父安心。更不必悔其未成。蓋爾生平。無暇措手及之也。爾之年月日時。已用在成立修會。陶淑衆士之舉矣。並未拋廢一寸之光陰也。貧兒食田一節。大不合本會宗旨。當年辭却。實

屬相宜。且爾費盡心力。草創本會。若同時兼顧二事。本會難有今日。豈非更成憾事乎。此善事也。吾意天主不難因他人之手以成就之。不勞神父費心矣。會祖聞之。大爲心服。方寸因之以寧。

衆士輪班看守會祖。日夜不離。極殷勤。極周備。較之家人父子。有過之無不及焉。會祖謂方濟各曰。蒙爾衆如此看待。我心滋愧。回憶生平。未嘗盡心照拂於害病之士。不特無以對衆士。卽自問良心。亦不安也。方濟各曰。神父。勿作如是思也。爾爲吾儕。業已耗盡血力。煞費苦心矣。是罔極之恩也。吾儕小人。萬不能酬爾於萬一。自是會祖不復多言。

敬按會祖此情。純由於敬畏天主慈愛衆士而發。蓋其生平照顧害病之士。極盡慈父之心。凡有減痛補力之法。無不竭力置辦。築病房一座。頗寬潔。儲

藥房一所。頗完備。花費不資。派士數人。特地照顧害病者。一聞別處會院有士害病。必設法使回總院。以便調養。

一日會祖聞某院一士害病。因病重垂危。不便使回總院。會祖目淚欲涓。嘆曰。惜哉。賢弟一病至此乎。未知該院修士。是否得閒。能以從容照顧。如可使之回來。豈不甚善。此間雖云不富。然凡我所有者。不敢吝也。

會祖一聞本院或有病士。必竭力以照顧之。屢往慰問。且請衆代禱。派人日夜看守。其如是厚待病人。猶且自愧自責。會祖願衆士心體力行之意。深矣。吾儕既爲聖人之門士。衣冠雖邈。芳表猶存。可不仰效之乎。

大抵聖賢處世。往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其蓋遵守聖經嚴以判己方不受判之訓歟。先聖有名濟貧若望者。罄己所有。博施濟衆。猶且自信哀矜不足。

懼受主罰。以致夜不成眠。吾觀會祖臨終。心有所惓惓而不能釋然者。其亦具此高情也夫。

第二十五章 會祖傳遺書獲福終

且說會祖病痛雖減。亦不過稍舒衆士之憂心。更以證祈禱之不無益效也。然人生久暫。已有定命。人力莫能勝之。果然爲日無多。其病勢其痛苦。更險於前。且時時嘔吐。無片刻安。召方濟各類斯至。告以情。且曰。予命不可留矣。且爲日無多矣。值此神情清晰時。我願與衆士遺書一通。將我衷情之望。臨終之囑。脫筆書內。以存永久。諒亦衆士之所願也。方濟各曰。然。惟神父病勢至此。其何以堪。會祖曰。別有良策。賢弟類斯。可代勞焉。會祖遂口授以意。類斯書之於紙。既畢。復從而修飾潤色之。後當會祖朗誦一過。會祖曰。善。是我志也。

當晚。會祖領臨終大赦。閤院司鐸修士咸在。方濟各手扶會祖。類斯高聲誦曰。

會祖遺書 原文見本會規例訓條之尾一百六十頁

會祖若曰。咨爾衆士。我將往矣。茲在主前。仰藉聖母若瑟之神佑。盡我殘力。抒我臨終之切望。託寄書中。則垂永久。以當箴銘。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回溯生平。或有獲罪及貽劣表處者。幸爲原宥。並祈祝禱。天主。赦我往愆。收我靈魂。置主仁愛懷中。

際茲臨終。回顧素行。原無虧於敬服本會總長

高林司鐸

之道。並無忤於友愛同會

衆鐸之訓。尤其對於本會衆士。敢捫心而無愧焉。蓋主已託我於手中矣。敢不盡我心力。字愛之。教誨之。而願復之也。

聽命一德。修會之基礎也。長上之位。耶穌之代權也。宜全心全力。順從長命。將

已私意。置于絕無有處。庶幾無愧。我之於二三子也。亦猶二三子之於我也。形迹相忘矣。則爾儕固同胞也。其各以超性之愛相維繫焉。幸哉有如人指二三子而用指厥初教友之言曰。締視彼輩。繫何相愛若此也哉。嗟夫二三子。固視予猶父也。其聽爲父者臨終之囑。此囑也。卽救世主臨終之囑也。曰。爾曹宜互相親愛。

具真愛德者。不特施愛於同會之人。卽對於他會。亦罔或不然。咨爾衆士。師主聖愛。幸勿妬嫉他人。尤其彼夫爲主所選。身入他會。有如爾等從事訓蒙之業者。更宜與之表同情也。憂樂共之。凡事讓之。恕以待之。仁以將之。蓋吾儕處世所求所望者。只在愈顯主榮。並欲人人致其孝思於聖母而已。

憶主在監。善禱斯易。而修德不難矣。謙誠二德。乃本會之標記。宜奮勉以得之。

聖母乃本會之總長。宜竭誠孝愛之。聖若瑟亦本會之首主保。亦宜敬禮有加焉。職司訓蒙者。卽兒童之護守天神也。恪盡乃職。具敬恃之情。呼求天神助佑。聖召之恩。大莫與京。宜恒思所以仰報之。勇保之。恒以持之。至死不懈。慎保絕財之愿。善守會內諸規。方可保乃發愿時所許而終身不犯之貞德。是德也。固極美麗。極精細而脆嫩者也。夫善修度日。非無難也。勉以恃主。斯不難矣。耶穌聖母。豈忍棄爾孤兒而不自天申佑耶。况人生在世。不久歸灰。後世榮福。悠久無疆。嘻。幸哉。如或終其身于聖母會中也。仰望仁慈聖母。慨然眷顧。保存而增廣本會。降福而成全衆士。並冀救世主耶穌之聖寵。天主之聖愛。聖神之光照。恒與吾儕偕焉。今我暫離茲世。謹託二三子于耶穌及聖母心中。後會有期。二三子其勉之。一千八百四十年五月十八日。聖母小昆仲會祖尙鐸書于本會。

總院郝米達日。

誦訖衆士跪求降福。且曰。神父至天國。幸記吾儕一念。會祖藹然應曰。唯。不敢忘。遂環視衆士。舉手降福曰。切望天主。降福爾衆昆仲。在此者。在外者。及將來之入會者。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亞孟。

衆士爲之誦亞物三遍。及至仁哉等經。遂退。

會祖曰。此行也。甚慰我心。感謝天主。默啟我作此遺書。仰衆士時誦而玩味之。默識而遵守之。我死無遺憾矣。衆士愛我如父。此書也。尙其大有感情乎。

衆士之對於會祖。極篤敬愛之情。輪班祝禱。刻時無閒。並致書各處會院。請之同禱。每值放假日。左近會院之修士。咸來省視。侍側及守夜之士。自幸有福。極細心。極謹慎。恭爲供役。走廊等處。陳設軟蓆。使行者輕步而無響。有至病屋近

處者。則脫屣以行。

當時有一外方傳教士適來問疾。見衆士如是多情於長上。大動於心。不禁歎曰。信哉聖經之言。從主者在世卽享百倍之福。茲一聖人。行將去世。雖卅間君王。吾從未聞于臨終之頃。而得如是衆多篤愛之人。供其使令也。

衆士如是篤情於會祖。全是出於至誠。並非俗氣客套。此乃會祖親立之表。而垂於衆士者也。本會修士。無論伊誰。其于害病之時。臨終之頃。亦得膺受此篤情之供事於同會之士者。亦猶是當年之遺風而化及之者也。

會祖病勢極重。疼痛萬分。然不怨不尤。甘心忍受。屢向主曰。我主。我天主。爾旨承行。凡無論遭何境遇。一皆安心處之。和顏悅色以承之。一次。見侍側某士。倦極思眠。會祖曰。且坐椅上靜寐。如我有事。將呼汝焉。言甫畢。該士業已成寐。有

頃。會祖呼之。不能醒。良久覺悟。會祖哂之。而曰。我多時盡力呼爾。亦良苦矣。然非爾之過也。實我呼時。誤呼他人之名耳。別有一夜。仍是該士值班守候。會祖戲之曰。仰賢弟。今夜勿復如前此之熟睡也。士曰諾。當夜該士盡力支持。然爲時不久。依然睡去。會祖有所急。呼之不醒。鄰屋之士。聞聲而至。該士極爲羞愧。會祖藹然慰之曰。是何傷哉。此乃爾良心寧靜。與主相契之明証也。往哉安眠。勿過慮也。予絕不汝嗔焉。該士名熟羅尼莫。爲人誠實無妄。會祖極愛重之。會祖病苦。刻不離身。然其對於來問疾者。罔不和顏悅色以謝之。且施以相宜之訓誨。如訓某士曰。賢弟。爲爾所要者。卽守會規善訓蒙而已。苟盡心以行之。迨臨終時。必得安慰。某士問善行之法。會祖曰。勿馳心於他務。只留意於現時。或思屆已臨終之頃。欲行何事。宜及今行之。亦善法也。別有一士。心地窄狹。好

事畏蒞。會祖訓之曰。此毛病也。大有害於愛主之德。及成已之工。畏忌犯罪。固善事也。若因此而恐懼不安。畏蒞怯亂。則害事多矣。遇事三思。依然猶疑。蹉跎光陰。爲害滋多。拋棄一切狐疑。而發愛主之情。不尤愈乎。天主乃吾人之慈父。有如吾無恃主愛主之情。而視主如嚴君如虐王。不其大傷主心乎。

會祖告某士置一聖像于床之左近。藉以觸于目者感于心。士如命。持一金色木框之聖母像來。會祖曰。此自堂內來者。其復置于原處。我貧人也。不堪有此寶物。其易以尋常之像。凡一切熱心神課。莫不盡力之所能以行之。如有時不能口誦玫瑰等經。則請一修士于床前助誦之。鐸德日課。無時或缺。直至某日手輟無力。經本落地。醫士知之。遂禁其不復持誦云。

一日。某處院長來省視。適會祖病重。難以召見。該士去後有頃。會祖聞而傷之。

曰。頃者。我未能見之。未得勉其善盡已職。恐終不能見之矣。可悲也夫。方濟各入見。會祖曰。我二人相處會幾何年。士曰。二十餘年矣。會祖舉目向天。若默禱然。士曰。神父。如天主聖意。我二人不復相處。望神父在天之靈。恒與我等偕焉。會祖曰。是不待言。如我死後。見寵於天主聖母。我必盡用爲本會之益。旣而注目視之。曰。吾弟乎。吾殊憐汝。夫管理一會。重軛也。其趨赴主前。惟主能以輕之。爲人上者。必須捨己生命。乃克有益於衆人。適類斯瑪利亞叩門入。會祖握其手曰。賢弟。宜竭乃心力。與方濟各相助爲理。將來會中。必有多難。尤宜全心倚恃天主。主必恒與爾等偕焉。主旣與偕。雖普世逆汝。亦無難戰而勝之。且聖母尤爲本會之慈母。愛而恃之。何求不克。

士達尼老。平素一有空閒。必來伴侍會祖。會祖曰。屢煩吾弟。心實不忍。惟望天

主。以百倍報汝。愛人之工。主必一一記之。屆時必厚賞之。嘻。天主何其慈也。言念及之。敢不勉歟。茲將初學青年輩託爾手中。當知修士聖召。乃主特恩。邪魔深嫉之。而百計誘之。於青年輩爲尤甚。爾宜寬猛相濟。循循善撫。勉爲所難。有大功焉。

聖母月末後幾日。會祖病勢日增。胃口虛弱已極。至輕食物。亦難消化。自覺胸中若有一團大火。雖無所飲食。而嘔吐滋屢。嘔吐時。更有難以形容之苦。會祖嘗嘆曰。嘔吐多污。抑自何來。胸中猛火。緣何而生。噫。天主。吾主。爾旨是承焉。爾名見聖焉。他日適值嘔吐。深覺苦痛欲絕。而曰。主其憐我。賜我愛爾。以勝諸苦。將我小苦。奉獻於爾。任加何痛。悉唯爾意。會祖腸火極熱。惟冰水滴胸間。稍爲清涼。然必欲奉有長命。然後敢用。會祖之命。可謂熄於愛火。而死於聽命矣。會

祖渴欲領主。然嘔吐不止。未能如願。遂哀懇護守天神轉求。謂侍者曰。請爲我持一護守天神像來。像既置于目前。會祖定目注視。熱心祈禱。片刻嘔吐止。安靜平寧。如無病然。如是者一點鐘餘。會祖自覺禱已蒙允。曰。速請司鐸送予聖體。會祖領聖體。果無嘔吐之患。其切愛虔敬恃主之情。流露於顏面間者。令人見之而心動。

既而叮寧在場修士。善守靜默之規。且勸之勤於工課。躲避閒懶。又歷一點鐘工夫。病勢更兇於前。然既領聖體。神力倍增。其堅於忍耐之狀。大有可觀者焉。時聖母月之二十四日也。是日之夕。高林司鐸來。與會祖談論良久。臨別。會祖將衆士託爲眷顧。且曰。生平或有得罪處。幸爲原宥。次晨。馬濟烈鐸踵至。會祖聞而喜曰。我臨死有福。得見二位神父。無遺憾矣。馬鐸入見。會祖曰。敝會昆仲。

謬蒙雅愛。今生無能爲報矣。所有每年應充兵役之士。還求神父眷顧是幸。馬鐸曰。敢不唯命。神父既至天堂。敝處修士。亦請勿忘。會祖曰。唯。不敢忘。爾我二人。情同手足。則對於衆士者。亦自不言而喻矣。從此日起。會祖視該會修士。一如己之門弟子然。馬鐸亦極重視本會之士。故不數年。遂並而爲一。耶穌升天瞻禮。乃會祖領洗慶辰。會祖欣然告衆曰。如主不我棄。願在該慶辰。或以後之八日內去世。

會祖見衆士常川來往。煩擾已極。大爲不忍。欲移居於病房。且曰。已有修士數人。由病房內。去世升天。我亦有升天之望。故願移居焉。且可免二三子之勞也。方濟各曰。依現勢而言。移居病房。未免有虧情理。且現在病房。病人不少。如神父移去。更爲不便。會祖曰。信然。然則易我以鉄床若何。衆士急速易置鉄床。會

祖臥在鉄床。痛苦時增。輾轉反側。不得安寧。然其契主愛主恃主之情。毫不減少。或注目而視聖像。或抱苦像于被內而親之以口。

聖心月之初一日。聖沙蒙之本堂司鐸來視疾。山躬行接吻禮。會祖曰。嘻。我一病至此。污穢不堪。神父不辱親我。何以當之。臨別。該鐸苦求會祖降福。會祖哀懇該鐸降福。爭執良久。該鐸遂降福於會祖。且曰。神父。旣至天國。必還我降福。初二日。有司鐸數人。來自他處者。中有聖儒連之本堂司鐸。楊君味野。會祖之知心友也。臨別。亦求會祖降福。會祖曰。嘻。吾友。如爾知我今日之福。爾必入會無疑。會祖降福之而曰。吾友。其來入會。方得真福。楊君曰。唯。命之矣。

會祖終期愈迫。愛德愈熾。渴願見主之情亦愈切。末後數日。全用爲發愛德。念熱心短誦。呼求耶穌聖母垂佑。所思所言者。盡是天上事。一日。謂侍者曰。我將

往矣。將見夫先我而升天之修士焉。侍者曰。神父與多士在天享福。信可樂也。然幸勿忘諸旅世之苦人。因吾儕有若稚子。尙未成人。而失慈母。其何以堪。會祖曰。世之名爲慈母者。或忍棄其孤兒。而我終不忍忘懷於爾儕也。我死之後。幸得見寵於聖母。我必盡心竭力而爲爾儕轉達。而爾儕必獲聖母恩佑也。會祖又曰。我確語爾。恒存聖召。虔敬聖母者。必得救靈。嘻。幸哉我也。得歿于聖母會內。何其福也。吁。吾天主。我全心謝爾。

初四日。適逢瞻禮五。會祖更渴望領主。遂全心恃主以求之。果不虛望。嘔吐暫止。遂得恭領聖體。翌日瞻禮六。病苦之極。無以復加。胸中猛火。炎燒慘酷。嘔吐又無時或止。會祖爲之昏暈者數四。醫士亦大奇之。蓋十日以前。曾審厥狀。斷其病不得活二十四點鐘。乃竟延至十餘日也。

會祖居此大苦之中。仍謁然以耐之。時不能口呼耶穌瑪利亞若瑟聖名。便目視耶穌瑪利亞若瑟聖像。時不能點頭示敬。便爾舉手明心。及夕。衆士集會祖屋內守夜。冀得一見其臨終。會祖不忍遣之睡。只留值班者二人。夜分。會祖勉呼耶穌瑪利亞聖名。約兩點鐘時。會祖曰。燈將熄矣。侍者曰。燦然其明。會祖曰。何我之不見也。其持以近我。旣近。仍無所見。會祖嘆曰。吾知之矣。目光已落。死卽至矣。願歸榮於天主焉。呼息不接者一點鐘餘。然形容安靜。無力嘔吐。四點鐘。衆士照常起身。入堂唱申爾福經。遂誦聖母禱文。誦時。會祖安然而逝。時一千八百四十年六月初六日。聖神降臨瞻禮前日。瞻禮七之晨。會祖生時。屢語人曰。我極願死于瞻禮七日。雖我不堪其賞。然賴仁慈聖母。亦無不可得也。福哉會祖。不特死于瞻禮七。且其死時。卽三十年來所用以默想契主之時也。仁

慈聖母出之於涕泣之谷。導之于永安之所。永享見其普頌之子耶穌。有如申爾福經所言者。衆士悲哀。如喪慈父。然未嘗過於憂傷。蓋因會祖害病已久。皆料其必有今日。並非禍出偶然也。且盡以聖人目之。故雖悲哀。亦頗有慰。況思其病中所受諸苦。而今變爲榮冕。可樂可賀事也。何敢過事憂傷哉。衆士潔其面。服之以司鐸衣。著之以短白衣。佩之以領帶。手持以發愿苦像。坐于椅上。旁設小桌一。上有鐸德日課一本。耶穌聖母像各一。燃燭二枝。倩畫工圖其形。雖衰敗至極。然生前英勇謙良端重之概。猶宛然具于眉目間。見其尸者。不特毫無畏懼之情。且覺心地舒坦。令人起敬起愛。衆士輪班。六人爲夥。在尸前誦已亡日課。主日入殮。其尸猶然和柔。棺內鑲鉛一層。更置鉛版一。剪成心式。刻

Ossa J. B. M. Champagnat 1840 字樣。

卽此乃若瑟本篤瑪塞祿之骨殖。一千八百四十年成殮。

當日馬濟烈鐸尙

未回聖保祿三沙島。卽在該鐸及總長方濟各士若望瑪利亞士類斯大尼老前。將棺封閉。

本地居民。一聞訃音。皆舉哀致戚。鄰封之本堂司鐸。及聖沙蒙之文武各官。並同會之多數司鐸。均于六月初八之晨。在堂內與大禮彌撒。禮畢。發終身愿之修士數人。抬棺至墓。大衆排隊恭送。旣葬。重回入堂。書一存記。以垂永久。在場之官長司鐸等人。皆署名爲証。時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九日

第二十六章 會祖歿後小記

喪禮旣畢。總長郵傳訃音於各郡會院。曰。哀哉。衆位賢昆仲得知。六月初六日。瞻禮七。晨四點半鐘。會祖逝矣。臨終之頃。頗稱安靜。氣息斷續者一點鐘有餘。請衆位一同泣禱。所云泣者。蓋吾儕所喪者非他。乃慈父也。乃尊長也。乃會祖

也。乃聖鐸也。所亡者非他。乃吾儕之柱石也。引導也。安慰也。怙恃也。所云禱者。蓋人性懦弱。雖大聖賢亦能失足。况純潔至聖之主。視上品天神猶以爲不潔乎。會祖也。生于憂患。終于痛苦。而其年月日時。從無虛度。充之以愛主愛母之神火。積之以嘉言懿行之功業。在天主視之。其生也利於世。其死也榮於天。而由吾儕視之。亦何不可曰其生也愛于心。其死也哀于心耶。然而會祖逝矣。人間固失我怙恃矣。而會祖在天之靈。寧不我顧耶。勉哉諸弟。會祖臨終。已將吾儕託孤於聖母矣。且曰。世之稱爲慈母者。或恐忘其孤兒。而我終不能忘情也。會祖雖終。言猶在耳。吾儕豈可過事愛感耶。其舉高乃心。奉其遺書。成其美志。踐其芳表。勉作會祖之肖徒。則會祖之音容雖藐。而其言德與功。必永不朽于人間也。仰衆位賢弟各勉之。閣會衆士。一聞訃音。雖哀慟由衷。情不自禁。然皆

一心一德。愛戴新總會長。而忠順不違焉。蓋亦知爲體會祖之心。與其溺于憂傷。毫無實益。孰若勉師其德表。恒保其所志。而成全會祖創業之宗旨之爲尤愈也。故以所視會祖者視總會長。正所以奉會祖之遺書也。

當時居民上下。皆以爲會祖一死。本會不復成立。或曰。接位之人。能否負此重任。閤會修士。肯否認其神權。或曰。本會基址。是否穩固。會祖定制。能否恒存。議論紛紛。莫衷壹是。然此皆無根之語也。當時衆士。其重視總會長之心。不亞於施之會祖。各思顯其孝順倚恃之情。勉力修德前進。善盡訓蒙之職。善保本會之體制。各處司鐸官長。見本會前程。有進無退。始信會祖之道統能以久傳不衰也。故當年卽設新會院三處。

方濟各旣任總長。事事仍舊。會祖所立之條款。毫不更改。管理會友。措置諸事。

率由舊章。不敢擅更。此智德也。故大衆心服之。嘻。掌理會務者。今與昔名姓不同。而一切制度文物。前與後盡歸一致。一若會祖仍在總會長之任然也。

聖母小昆仲會祖尙鐸傳

二百十六

聖母小昆仲會祖尙鐸傳

下卷論會祖品德

第一章 會祖之體度處境之情思淑士之辛勞

會祖之體度。高而直。瞻視穩重。首額廣闊。容貌清秀。面色淡棕。其端莊中正。令人敬而畏之。其性情和藹。令人愛而依之。悟司正直。見識卓越。見義勇爲。恒心耐久。天主聖寵。更復將此美質。成就完美。且因其深造之謙德。至切之愛德。不獨衆士。凡與之交涉者。無不愛而敬之。其故蓋因天主已定其爲訓蒙祖師。故將此分內相宜之德。賦于會祖性中。俾衆士于訓蒙等業。有所取法。方得于前途有益也。

會祖生平行事。進益殊速。概皆有賴於其天性。其樸實和厚。實獲衆心。微特其

善言訓辭。令人樂聞而納誨。卽其責斥訓罰。亦莫不由衷感激。辣郡居民。曾遺諺曰。尙氏仁良。百姓心折。不識不知。順主之則。衆士戴情。亦罔或不然。某士曾受嚴責。出與人曰。尙公以嚴辭責我。以父情字我。示我德途。正我歧行。其辭雖嚴。其心實善。我不惡之。心且愛之。且曰。如責我者非尙父。則早與之決裂矣。會祖心平氣和。更有加人一等者。無論境遇如何。總不改其溫良之度。其身力日見衰弱。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旁觀者尙不勝其煩厭。而會祖安之若素。從未見其面不豫色。口出怨言之時也。且凡遇病痛繁難。必極力隱瞞。不願人知。更時時鼓勵衆士。奮行德路。嘗語衆士曰。我等勞心勞力。非爲取悅於世人也。只爲仰合主旨而已。主之賞報。無盡無休。苟信而識之。則凡處逆境。割心愛。絕私情。必不致面帶感容。口出怨言也。俗人工作。其辛苦有甚於我者。只因賺得工

錢不特不覺其苦。更且謳歌自樂焉。吾儕爲得天賞。受些微辛苦。而忿怨交作。寧不愧與。

一日偕某士行路。士面帶愁容。五步一嘆。會祖多方慰之。終不能得其歡心。會祖曰。吾弟。長哉此途也。士曰。信然。何時可至。會祖曰。不久且至矣。爾不能耐此小勞。將必悔之。士曰。長途跋涉。其小焉者耳。而口腹之渴。實是難當。會祖曰。吾人涉世。總不能免於苦患。或口渴。或腹疾。種種災難。雖皇帝亦莫能免。若能忍以將之。轉能茹苦如飴。茲爾憂悶傷嘆。非特不能免之。更加重焉。且又失忍耐之功。抑何苦而爲此也。吾弟。吾其歌乎。爾宜和之。會祖隨唱 *Memento Salvis Auctori* 聖詩。自始至終。三復其辭。士一不應。旣而路遇人家。隨入求水。會祖當時。肋骨作痛。身力困乏。然一滴未嘗沾唇。旣畢。二人復事於途。會祖曰。渴其解矣。前此

懷怨於心。得無後悔。吾弟乎。奮勇勉之。闊乃胸襟。大方事主。此劣性也。非特蠹靈之善情。更且加重固有之辛苦也。爾性善憂忿。慎之戒之。

會祖以爲善憂者難成修士。難盡訓蒙之職。如見一士。有此毛病。必竭力以改正之。嘗申論曰。憂有四害。一。滅人之熱心神火。因其昏人悟司。寒人善情。敗人恃主之心。致人無一刻之安寧。令人於祈禱等神業。不特乾枯無味。甚且心若茫刺然。二。憂乃魔誘之因。蓋魔鬼之樂相與者。有二等人。一。與閒懶者。二。與善憂者。諸般誘惑。皆萃於二種人之方寸。善憂者必願單身獨居。由是而盈滿邪情。魔鬼本陰中之物。同類相求。豈不樂與善憂者偕耶。先聖嘗曰。魔鬼之狡計中。可懼者莫憂苦也。魔鬼誘人犯罪。其慣用之法。大抵先使之敗興。使之憂悶。若此法不中。則魔鬼之伎倆窮矣。三。憂足以敗亡公德。蓋憂則生怨。由是而疑。

嫉他人。蓄怒於人。詆毀怪尤。無所不至。此惡殊足以亂人心志。做人智識。如會院內有一其人。卽足以致閤院不安。四憂更有害於他人之靈。如外人見一修士。日且愁眉不展。則思修會之內。必無樂境。事主之途。步步荆棘。或且譏之曰。此士可憐。必不甘心於其聖召。雖修士衣冠。心已遠夫修途矣。如此招人議論。寧不大有虧於會院乎。

某士善愛。居恒不與人言。大無合羣之德。會祖召而問之曰。爾不悅爾聖召矣。士曰否。我素悅此聖召。曰。然則有人不愜爾心乎。士曰否。我與衆士。無仇無怨。曰。然則爾不悅乎爾之職與。士曰否。此職無難。並無不悅之處。曰。然則爾必有嫌於此會院也。士曰皆非也。我並無一不稱心事。會祖曰。爾旣事事稱心。而面帶愁容。與人寡合。抑又何也。士曰。我亦不自知。曾有何事。壓重我心。我並非願

於如此。只因出我天性。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會祖曰。此文過之言也。我固知出爾天性也。只因爾不奮勉以革之。故此毛病。逐漸增長。嘻。他人見爾愁顏。必思爾於修途。事事不得稱心。或以爲修士聖召。爲爾乃難負之軛。爾如是心爲性役。招人議論。繄。何不知自愛也。如不勉以改正。必不能爲一善士。此毛病也。在修士與學生目中。大爲惡表。與爾同居之士。抑何不幸之甚也。

一日飯間。誦聖五傷方濟各傳。會祖曰。衆位賢弟。聖賢之表。殊足以令人驚奇也。然爾等所宜切切留意者。宜先在其勉避憂懷。保存神樂也。其故有三。一。凡保存心安神樂而具恃主之情者。魔鬼無如之何也。二。保存心安神樂者。正是磨難魔鬼。因魔鬼見其所得主寵。極爲豐富。而將來所得天福。又極高妙。則必嫉妬難忍。三。愛悶失望。乃魔鬼之真面目。甘飴和悅當爲修士之真性格。蓋修

士乃天主之愛子也。既爲天主之愛子。尙有何事之可愛乎。二三子其勉之。吾甚望爾等恒享此心安神樂也。

會祖爲助衆士保存神樂。在散心時。許衆隨意運動玩具。蓋游玩差強於散步談論多多矣。尤其爲少年修士。游玩之舉。更不可少。會祖亦嘗與之共玩。且訓曰。雖玩笑喜樂時。仍不可失我等穩重之度。

一日有士數人。懇一少年士於會祖前曰。某也賦性輕薄。終日如兒童一般。大不合於修士之態。且有礙於閤院之安靜。願神父嚴以教之。會祖曰。其盡職如何。守規如何。行神課又如何。該院長曰。論此等事。尙可稱善。只因其玩戲過度。終日無鎮靜之時。闔院平安。大爲騷擾。取厭之至。本院有小車一。不數日前。該士玩弄小車。推東拉西。軋軋不休。先推入廚房。繼推至學中。雞鳴狗吠。及學生

譁笑之聲。不絕於耳。時衆士皆在樓上。公所用功。不料某士竟將小車推入。打斷衆士之清心。抑何其跳躑若此也。神父必須嚴以斥之。方冀其改過於將來。會祖明知該少年賦性好弄。然因其誠實聽命之德。頗器重之。乃語衆士曰。惜乎其力僅足以推至公所。若能更上一層。大是可獎。衆賢弟其知此道乎。吾寧見其如此野蠻玩弄。不願見其閒懶煩悶也。蓋野蠻玩弄。尙無大過。而閒懶煩悶。實種罪孽。爾儕當少小之時。豈未嘗一爲玩弄耶。以吾觀之。會院出此野蠻之玩弄。咎有攸歸。爾等身分自重。道德鳴高。平素不屑與之交談。更不願與之玩弄。一遇閒暇。輒埋頭窗下。卽談笑間所論者。亦無非書內陳迹。顯弄才學。少年聞之。是速其寐也。據爾儕言其品行無狀。而毫不自省其原因。其毋乃存心過刻乎。若不設法俯就。助其玩興。恐將來度日生厭。至於失其聖召。則爾儕更

不能免過矣。

會祖以喜樂和悅。爲有聖召之明證。且可見其安於各人之位置。若見少年修士。有灰心失志之狀。必設法助之以勝此誘。如該士順其引導。未有不克者也。曾有多士。親經閱歷。嘗曰。如有此誘。只需與會祖談論數分。立即雲消霧散矣。或曰。只需見會祖面容。卽足以敵此誘矣。

一士新入初學院。未過四日。卽求回家。且曰。此會不宜於我。我居於此。甚覺不悅。煩悶異常。諒不能在此以終。會祖曰。我果見爾煩悶不樂。夫善士固宜心地安寧。面容和悅也。若不能如此。必不能留居此地。然目今爾正有憂腸。我不許爾回家也。蓋爾鄉中已有多數青年。有志入會。如彼等見爾愁懷莫展。亦必阻止其前來。再過三五日。如果將爾愁腸。盡行掃去。再回家也不遲。三日之後。該

士重見會祖曰。愁懷釋矣。敢問可否回家。會祖曰。愁懷旣釋。何故又願回家。旣知前日之處境。乃魔鬼之狡計。今竟順魔鬼而還俗乎。抑豈不知俗人救靈之難乎。吾弟。宜自今定志從事修途也。從我之言。我必爾靈之獲救焉。士曰。吾意亦然。然尙有二事。吾實不能釋然於懷。一。恐我離爾而他適。斯魔誘重來。將奈之何。二。更恐我無恒心。半途而廢。是衣食等項。妄費錢鈔耳。會祖曰。此二事也。亦無可愛之處。我茲許爾。有如爾非滿心歡悅。聖召堅固。我定不發爾於他處會院。至衣食花費。更不必慮。如將來半途而廢。更無人向爾索償。會祖言時。啓銀櫃。持一錢袋。內儲八十元。語之曰。爾之銀元盡在袋內。我絲毫未用。如果將來不幸。廢於半途。我必原封交還。該士見會祖厚道大方。極爲心服。又逾數日。歡容可掬。向會祖曰。神父。可隨意將我銀元置於公庫。我之愁腸盡行掃去矣。

今茲一無所懼矣。只恐我無恒心。失落聖召。或因我罪惡過多。不堪當此鴻恩也。

神樂快和。端正。訓蒙者必需之德也。如其人居恒。殘酷煩悶。於訓蒙前途。必有阻礙。爲使兒童愛而敬之。非心悅誠服。萬難成功。欲使兒童心服。非良善穩重。溫厚和平。爽快誠實。堅持不搖等德。亦必萬難成功也。

聖盎博羅削曰。心性和悅者。人皆愛之。如有人良善而端正。溫厚而明智。必能感化人心。先哲遺訓曰。內修外行。不可偏廢。蓋外貌品行不善。人皆惡之。鄙之。畏之。嫌之。見而卻走之。不遑。何得樂聞其訓也。聖奧斯定曰。天主之僕。宜端正穩重。明智溫良。於己無所嗜好。人前無可指摘。人之見之者。交相讚曰。非天主之人。不克致此。

聖美利爵曾爲宗主教於暗弟約各。其德行人品。超乎凡衆。聖額我畧尼塞。亟口稱揚之。尤以其端正爽快。穩重和悅。令人之見之者。莫不作百日思云。

聖方濟各沙勿畧。曾遣同會某士於遠方傳教。復遺書訓之曰。吾人外著之德。莫要於爽快和平。令人敬而愛之。萬不可帶兇很焦憂之態。致人皆裹足不前。因見爾容貌如此。不但生厭惡之心。卽爾出言講道。亦莫不掩耳而走。故外著之貌。不可不慎也。聖人更書與南安傳教之士云。與人交涉往來。極宜謹慎。萬勿存兇很刻薄之狀。致人見爾面而生畏心。或疑爾妄自尊大。俯視他人。如此傳教講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吾儕與人往來。總須以慈善爲本。以爽快和氣輔之。庶於傳教之工。不無小補乎。

會祖深明斯道。故勸勉衆士。不憚煩勞。以革其外著之毛病。蓋品貌旣善。則訓

蒙諸工亦必易獲實效。

一士年老而善愛。貌狀嚴厲。自以爲於修途無傷也。了不介懷。會祖屢訓戒之。不悛。且以爲會祖數會祖曰。吾弟如爾聖召乃一苦修之士。雖有此過。亦無害於德。出入可也。然而職司訓蒙。斯爲害滋重矣。兒童見爾而迴避。聞爾而蹙額。欲獲訓蒙之益得乎。吾儕聖召以成就他人爲務。若只以良心清淨。閉戶潛修。遂謂符此聖召也。遠矣遠矣。暴躁者勉爲良善。善愛者變爲爽快。態度端正。言語溫和。以一身而應萬事。獲衆心以向天主。斯可曰吾已粗盡吾職矣。

訓蒙之隙。決不可少者。乃互相敬重也。無論爲師爲弟。均宜恪修此德。弟子敬重師長。乃本然之性。師長敬重子弟。亦理所當然。弟子不敬師長。萬難藉領教益。師長輕視子弟。亦乃性理所不容。其故有八。一。師長旣欲子弟之敬己也。固

宜以身立表。恕之一字。無間上下。二。兒童少小。均是人也。況少小無罪。尤見寵於主前。豈可以一日長乎彼等。竟敢以無禮相加耶。三。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師長對於弟子。宜敬重相將。以正理待之。否則弟子無倚恃之心。視師長如陌人。如刑役。五。師長不敬。子弟必尤而效之。欲其善盡厥職。革其佻之習也得乎。六。莊重一德。禦過惡之良藥也。人性弱靡。私慾猛烈。少年教習爲尤甚。日與弟子往來。危險實多。於焉敬重。方免陷於愆尤。七。敬重又可遏制怒性。不致操之急切。濫施刑罰。有傷情誼。八。如純尙溫和良善。無敬重以節之。必狃於懦弱放肆之習。有玷於師長身分。爲子弟所嘲笑。

會祖曰。逆敬重之德者更有七過。一曰過兇暴。致弟子無所措手足。二曰過浮躁。人前不知檢點。言語冒失。行爲粗鹵。三曰過親熱。致學規紊亂。毫無拘束。師

長則姑息爲懷。弟子則課讀苟且。四曰愛情過制。撫摩腓字。念切痛癢。此禽犢之愛也。大不宜教習體制。極有危險。切忌切忌。教習過於良善。任學生之親狎。其治權必漸喪失。有智識者。明悉己位之尊高。知名譽之不可或失。思妥善以盡其職。務遠已於險地。其爲人也。必時時處處。謹守自持。不敢有一息之恣肆焉。五曰過無操守。朝更夕改。人而無恒。性發。雖細過亦受嚴責。情縱。雖大慝亦然納垢。今日一律。明日全非。品行如此。尙何事以訓蒙也。六曰過於懦弱。任學生隨意而行。不能拘束。學生有過。則佯不聞見。誤人子弟。師道有虧。害莫大焉。七曰過於肆志。由是而百怪發見。喪名敗德。爲人唾罵。

會祖懼衆士之習於七過也。定規數條以約束之。如與學生談論時。不可過於親熱。散心時。不可與共遊戲。不可名之綽號。訓責時。不可出激烈凌辱之語。不

可施有碍衛生之罰。平居以禮待之。且教之以禮貌。以身作表。如學生犯有大過。不必當日罰之。迨心平氣和。喻之以理。然後罰之。而使其甘心焉。總而言之。無論遇何種交涉。總宜以獻心於主。而斟酌辦理爲首務。此數規也。乃約束教習之對於學生而設也。果能遵而守之。將見本會學堂。長幼和順。如一家人。則一切逆命自由之風潮。衝突離叛之禍水。自無能以浸入矣。

第二章 論會祖之信德

聖盎博羅削曰。信乃諸德之基。信德愈堅愈切愈活者。其於他德亦必日入佳境焉。我會祖之信德。實足爲修士之準則。其所有之諸德。皆發端於其信德。而其信德之活潑。實足以生長他德而固益之。達味聖王以信德爲明燈。其言語行爲皆由此明燈引路。而我會祖之於謀幹行事也亦然。

會祖信德。既如此其懇摯。故其講道勸人。亦極動聽。聞其聲則知其心。聽其言即見其行。直欲將已行之表率。印于他人之心中。令人終身不能相忘云。

一日某士因事不愜。即覺灰心失志。不肯發憤前進。會祖曰。小哉爾之器量也。如此畏葸狹隘。豈不致辱全能之主乎。主常與我儕偕焉。凡吾儕所遇諸境。皆天主之命也。或順或逆。皆當讚主。茲遇小小逆境。竟疑天主之不我助焉。而灰心喪志。何信德之淺也。

一士小有難。泣訴於會祖。會祖撫之慰之。且曰。吾弟。吾儕處世爲首之務。救靈也。而救靈一事。當成於愛主。愛有差等。大方之愛。方爲真愛。故遇煩難拂心逆意之時。宜爲愛主之故。漠焉置之。蓋愛主恃主之靈。其情真確。非世患所能囿之也。

某士苦於已職之難盡。未免憂從中來。會祖曰。惜乎。爾信德之淺劣也。天主以盛愛待爾。何爾之薄情若是也。人生在世。無論何等事業。萬不能事事稱心。各有十字架也。所貴乎欣然肩之。方不覺十字之重。然欲欣然肩之。亦非易言也。必其人居恒默思聖教真道。而以愛主之情。附于十字之重量。斯乃可耳。更有一士。自覺會規難守。修道難成。不免有疑慮之心。會祖勉之曰。吾友。今日所覺之難處。苟強行之。則臨終時。必覺極大之歡慰。該士受命。勉強而行。一年未滿。該士果病。臨終時。語人曰。迴溯近年以來。我爲保存聖召。屢屢制我偏情。爲善守會規。亦常敵我私意。今我將死。不特毫無所懼。更且歡慰異常。我救靈之望。恃在於斯矣。

會祖信德既如此其堅固。故其榮主救靈之願。自有出等之熱切。當其初年。慈

愛幼童。亟以栽培少年爲急務。迨至暮年。渴救人靈。亟以出外傳教爲希望。此實根其信德而發也。屢語衆士曰。嘻。珍矣人靈。貴之至矣。主爲救之贖之。已罄已血。已捨己命。吾儕苟深明而確見之。當如何上體主心。以救人靈爲急務。吾儕職司訓蒙。極宜甘心竭盡生平之力。以教之淑之。保其靈魂。不罹於罪戾。豈可因小小辛苦。而遽萌灰心失志之念耶。

會祖往往伴士行路。每遇孩童。必向士曰。觀斯童也。其靈卽主像也。耶穌寶血所贖者也。有分於永福之嗣業者也。吾恐此端奧義。斯童尙不自知。豈不可惜。如有便機。會祖必趨就該童。考問要理。

會祖信德極爲活潑。皆因思天主監臨之故也。故其于祈禱時。極形熱切。無論遇何種紛心之事。皆不能稍冷其熱心。凡見會祖之所禱者。未有不動心者也。

雖極冷淡者見之。亦必覺天良茫刺。愧悔交作。思勉力於將來。

會祖凡見有忽于祈禱者。或跪立不端。或苟且欲速。或于請聖號曲膝時。怠慢不慎者。其心中雅不能耐。卽責之曰。念經祈禱。請聖號。行曲膝等禮節。便是與至尊天主對越。如此草率。忽畧。若非失落信德。定是癲狂之人。與世主奏對。尙不敢有絲毫之疏忽。况對越至尊天主。而敢於如此。豈非大不敬乎。修士也而冷淡若是。實是令人難解。如或教友或學生見爾之無狀。豈非大惡表乎。訓蒙修士。竟如是其怠荒。其將何以訓蒙耶。

某鐸曾一至郝米達日。拜訪會祖。歸語人曰。尙鐸祈禱。萬分熱切。足令我感激涕滂。莫能已已。聞其聲。便可稱之爲聖人。福哉與之同居之士也。焉有此善表當前。而不胥化爲聖賢者耶。比之一團大火。近而卽之。而不熱心者。未之有也。

我在郝米達日。與尙鐸共事者僅一晚課經耳。而我所有之感情。願終身懷之不忘云。

會祖之信德。極爲廣延。凡敬主之事。祝聖之物。亦必以慎重持之。如見經文數頁。飄零東西。會祖必敬謹拾起。而曰。慎勿將經本弄得如此散亂。如有幾頁。殘落無用。宜火之。蓋頁中必多有天主聖名也。或天主聖言也。若然漫不經心。拋擲遺棄。爲足所踐。豈不失敬。而有玷於天主聖名聖言耶。凡歸於敬主之物。如苦像。石像。聖像。聖水池等聖物。宜敬置淨處。有訓蒙之責者。亦當以此教之。

會友之衣。會祖亦極爲持重。如見有殘缺之聖索舊襪等物。亦必敬慎收拾。置于妥處。或焚化之。會祖曰。會士之服。聖物也。仁慈聖母所與者也。當如何鄭重以持之。如竟漫不經心。是猶不重已聖召也。不明悉於已位之尊也。會衣雖敝。

仍屬聖物。卽零星碎塊。亦宜敬慎持之。而乃拋棄踢擲。雜亂無次乎。實在令人難忍。嗣後會祖命士。每著會衣。佩苦像時。必須親之以口。以昭慎重之義。

會祖拜聖體時。其信德之真。宛如親見吾主。其對越之誠。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其行祭時。極爲懇切。與彌撒者。皆爲感激。送聖體時。手持阿斯底亞。轉身向衆誦是卽天主羔羊贖免世罪者句。其聲韻之篤摯。誦句之鄭重。直可化鉄石心腸者。曾有多人。只因聽此寥寥數語。大動於衷。而化爲極熱心者。

一日會祖行路。道出撒瓦省之某村。入堂行祭一臺。旣而見祭臺布。聖體布。極爲不潔。會祖心憂成疾。失口嘆曰。噫。耶穌甚愛吾人。日夜居祭臺上。而人也無良。慢待耶穌以至於此。可痛心兮。身着美服。案飾花布。而使吾主聖身。襯此敝舊不潔之物。麗都其家。洒掃其庭。竟忍吾主聖堂。塵土滿壁。蛛網盈隅。忍心哉。

彼都人士也。

會祖恭敬聖體。極爲懇切。無大故。不交語。卽于更衣所。亦異常敬謹。一日。某士不脫帽。而入更衣所。會祖責之曰。吾弟不脫帽而入聖地。豈非失禮於天主乎。該士啟口文過。會祖曰。無庸多言。如爾真有信德。思吾主聖體密邇是間。轉盼可觀。爾必不敢若是之無禮也。厥後該士自述曰。會祖之言。於今二十五年矣。一爲迴溯。尙覺往年之愧怍。而畏懼于我方寸也。

當本會創興于辣郡也。衆士祈禱之處。乃一公所。會祖屢屢歎曰。如吾儕有一聖堂。以居吾主。何其福也。噫。此福也。不知得于何年。予日望之。然恐旣得之後。又懼吾儕之不知敬重也。須知神聖在天。所享之福。不外乎得見天主也。吾主躬親。日與我偕。豈非罔極之恩。爲吾儕所當竭誠欽崇。朝禱恭敬瞻仰之耶。

會祖以領洗神品。爲生平最大之恩。故凡遇領洗升鐸之週年。必以爲格外之慶辰。亟伸其歡樂感激之心。

聖經云。義人因信以度日。會祖之活信。真絕無而僅有也。本會規。論信德章內。逐條逐句。與會祖平素所發之善情。及恒與衆士講論行爲之趣向。一一若合符節。因會祖言行。充滿信德。無論境遇如何。皆以爲天主聖意。數語衆士曰。吾儕所遇諸境。皆主預定以益吾人者也。惡人雖千方百計。磨難聖教。然總不能越主預定之界外一步。彼輩雖爲惡作劇。似亦不足畏也。只有天主。當敬當畏。雖普世惡人。地獄衆魔。羣起而攻。亦無可怕。所可怕者。乃吾人之肉身。蓋此乃極凶猛極難克之仇讐也。能害我靈魂。至于極禍地步。較之魔鬼惡人。共施毒計。殆有甚焉。

會祖悟司被信德之光。明悉人性之劣弱。萬物之虛幻。故于其所謀所幹。及事之成功與否。皆託賴於天主。會祖亦非不用夫人力也。蓋知天主屢欲吾人盡人力以合主旨也。然論及功成效果。則皆由天主掌握。會祖嘗曰。如欲成功一事。而專恃人力才能。適自枉費心機耳。諺曰。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其人力之謂歟。萬事之成。萬權之柄。操自天主。人之機謀權變。亦惟行主聖意之中耳。烏可舍根本而惟末是求耶。

調遣會士之職。乃會祖偕其議士于避靜時所協議者。協議既成。乃向衆士曰。此次分職單。固吾儕仔細斟酌者也。然欲諸事之進益。不可過恃人爲。若天主不降之福。適吾儕自惹煩惱也。蓋吾儕肉目所是者。往往禍伏于後焉。由是觀之。天主降福與否。適諸事成敗之原因也。達味聖王曰。主匪築室。築者徒勞。此

之謂也。言畢。置分職單于祭臺上。一連數日。與閣院衆士。敬謹祈禱。行祭時。亦爲此意求主降福之。

會祖數語衆士曰。爲獲諸事之進益。只可恃天主降福。聖母保佑。故當熱切祈禱以得之。幸勿以己之才力。他人之恩待。爲可靠也。吾儕固宜設法以得官長之歡心也。然切記切記。爲使學堂興旺。諸事順遂。只有天主之可恃。箇人之才智。他人之恩眷。直冰山耳。

某處院長。曾在會祖前。極口稱揚本處官長之善視諸士。故將來施恩本院。定可不虛所望也。數日後。會祖偵知原委。該處官長紳士。陰謀傾敗該處學堂。幾至發難。然甘言以餌之。使士不備。會祖當卽郵召鄰封諸院長議事。且申諭不足恃人。只可恃主之實議。繼向該院長曰。吾弟。爾嘗告我曰。本處官長。重視爾

等。稱爾學堂。亟願施恩。善後事宜。可無多慮。斯言信否。士曰然。復將前言。陳說一番。會祖連聲嘆曰。衆位賢弟。此事也。是真或僞。姑置勿論。前者吾已再四言之矣。茲復贅之。爾等無論所遇何人。總不可以無禮相加。尤其于官長及有權勢者之前。更宜務得其歡心。然而論及學堂之興旺。辦事之成就。及諸善後事宜。只可託之於天主。萬不可恃在人力。頃者。某院長所言。諒爾儕未知底蘊。彼恃人太過。竟爲人所欺。今晨。我適探聽明白。彼夫設計傾敗該學堂。毀謗我修士者。卽該院長所言正視修士恩待學堂之人也。嗟乎。如將吾儕恃情。託諸世人。天主將不復與我偕焉。可不畏哉。則主非築室築者徒勞之言。將於我乎是驗矣。嘻。策畫得以成功。辦事能獲其益。只在天主助佑。並非本性之能。此千古不刊之論也。切記切記。議事既畢。會祖私語該院長曰。頃吾所言。賢弟得勿憾

我乎。是道也。非特益汝一人。實公衆之要益也。故我當衆言之。幸有以諒我也。此禍也。出爾意表之外。吾意乃主訓爾也。賢弟。曾憶往歲爾往拜謁諸人否。亦過屢矣。我明語汝。入堂拜聖體一次。爾所受之益。必百倍於往拜俗人十次也。俗人也。弱枝細柳耳。偃臥其上。寧有不傾覆者乎。吾子當知所戒矣。

一士自外來。會祖見有紙包一捲。上書四字。曰進益美術。會祖展而閱之。皆繪畫之山水花鳥也。立召初學上司來前。而責之曰。是乃爾所陶成之士也。其所恃以取進益者。乃在此片長薄技耳。嗚呼。訓蒙之道。從此其衰乎。畫學固美術也。而恃此以取進益。則妄甚矣。今以往。陶成修士。宜專在祈禱修德事上。爲之講解明白。進益美術。首在恃主。至於學問各科。不過于行有餘力。稍事涉獵而已。遂于該士面前。將紙捲付之一炬。且曰。進益美術。化爲烏有矣。蓋此等手藝。

亦止一股黑烟而已。所恃在此。不亦左乎。

聖多瑪斯曰。有信德者。必乃大方。聖奧斯定曰。有信德者。必乃英勇。觀我會祖。益信而有徵矣。嚴以持己。寬以待人。寧益於人。而有損於己。初立會院於辣郡。四壁蕭條。一無所有。而會祖甘願與之同居。分受其貧乏困苦。爲成就本會。甘捨己身之心力性命。其英勇大方。顧何如耶。凡衆以爲難成者。而會祖竟能以成之。凡衆以爲不免者。而會祖尋能免之。一生內憂外患。此去彼來。而會祖一味恃主。皆得勝過。凡此皆根於其活潑之信德而來也。

會祖之硯友某鐸。曾論會祖而言曰。尙公明悟才能。皆不如人。然其信德。日增無已。幾若明鏡之愈拭愈明焉。蓋會祖以信德爲行事之準的。故凡有所謀。概有成功。如有一事。爲主默示而當行者。會祖不問其時勢。不恤人言。恃主前行。

有進無退。卒能有成。英勇哉其信德也。

會友果能上體會祖之心。勉襲會祖之志。必不復以俗人爲可恃。虛學爲可重。才能智識爲可靠也。如或事不成功。所謀不濟。當自問良心。是否有會祖之信德。吾恐十之有九。概因其用會祖所不以爲然之法也。嘗見會友。殷勤訓蒙。爲之講解要理。教之經言。然而進益淺鮮。又會中規矩。盡善盡美。成己之法。至多且易。然而士德不固。此何以故。聖奧斯定曰。蓋信德其蟄矣。其意蓋謂所用以成己成人之法。既非根信德而來。自無信德之效果。立冬以來。草木枯槁。不能開花結菓。百蟲入蟄。不能口啣腹行。士之於信德。亦猶是也。如信德枯槁。信德入蟄。無論其如何勞心勞力。而欲其成已成人也。難矣。

第三章 論會祖之恃主

凡會祖所謀幹者。雖無人世之助。竟觀厥成。其故何也。蓋其信德活潑。恃情深邃。嘗曰。天主旣與我偕。我苟恃之。無事不成。奚可疑哉。聖保祿曰。如主偕我。誰能逆我。主加我力。無事不濟。

會祖所行。適斯道之正鵠也。當其爲學也。才庸質劣。難得神品之望。父母親友。百計阻止。未能稍移其初志。及入魏野修院。雖與幼童同班。依然瞠乎人後。長上見其年長而愚鈍。意其難以有成也。欲其歸家改業。會祖捫心自問。亦知才力之不足。雖人十己百。勉強而行。尙不知果能猶人否也。然一心恃主。而志於學。乃稟父母曰。天主旣召兒修道。必能有成。凡爲修道一切應用之物。仰懇作速備辦。兒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繼又懇院長曰。再試三五月。如果學無寸進。然後改業。猶未晚也。仰望天主。賜我才力。以得必需之學問。如此恃主。並非妄然。

此一季中。學業大進。竟能一躍而逾二班。

既升鐸品。奉派輔理辣郡教務。雖該郡居民。渾噩成風。且無一教習。相助爲理。

而志在新民。首務改其惡習。歷年未久。亦觀厥成。其講道訓人也。平平無奇。

手持

聖書隨
誦隨講

不尙口才。而聽者獲益良多。此皆因其祈禱熱切。恃主情殷。有以致之。

也。居民既爲所化。前來就正者日不暇給。聽神工。行終傳。而且忙中餘閒。栽培

後進。實無餘晷。以備講道。然每登講道臺。必先預備數分。默想一過。然後敢上。

會祖嘗曰。花言文語。能解人疑。而快人耳者。未必能動人心。而化人行。聖教道

理。固宜明也。爲人講解。先宜自備。然徹讀聖書。搆思妙理。而謂其必獲進益也。

則妄矣。蓋進益與否。乃聖寵之功。非口才之效。農夫播種嘉穀。手胼足胝。日夜

維勞。遂思化生之妙功。在蚩氓。不亦誤乎。恃己而不恃主。在所宜避。蓋我雖口

若懸河。才能超衆。倘無天主施佑。而欲獲效。是猶不稼不穡。而願五穀豐登耳。經曰。主非築室。築者徒勞。斯言豈欺我哉。

攻城者。先之以巨炮。旣而垣崩屋頽。敵亡城陷。所以其然者。非隆隆之聲所致也。乃火藥之力也。講道者。苟徒恃其雄辯之力。使人傾耳。使人鼓掌而已。若謂其能破人邪。而革人非。化人心。而勵人志者。吾不信也。由是觀之。善講道者。欲挽澆風。正淫慝。與其文雅其辭。熟通萬卷。寧虔心祈禱。誦經一段之爲得也。蓋恃主者。方獲主佑。獲主佑者。方能資益於人也。以上皆會祖論講道之言。其恃主之情。昭然若揭矣。

會祖曾與議士議一煩重之職。不知宜任何人。二士齊聲曰。某某才幹甚好。學問甚優。可以當之。會祖喞然曰。彼哉。烏足以當之。其爲人也。小有才。而實自大。

其何能爲。憤事而已。夫此職煩重。大有關係。惟謙遜熱心。輕己恃主者。庶幾可以當之。

他日有盛稱某少年者。且曰。少年英俊。大有可望。將來爲棟爲樑。本會之光。會祖曰。其然。豈其然乎。果其有才。然魔鬼才且倍之。豈能增本會之光哉。夫士之所以爲善者。非徒恃有才也。惟甘心輕己。德行堅固。熱心祈禱。倚恃天主。斯克爲善耳。之數者。何有於彼哉。德而不才。無害爲善。才而不德。適資爲惡。吾懼其才而敗其人。斯非特其人之羞。本會亦殃及焉。會祖判事如神。言必有中。該少年恃才傲物。漸至不守會規。不聽長命。卒被辭出會。

某年避靜前數日。衆士議論講避靜之司鐸有口才與否。會祖聞而責之曰。欲獲避靜之益。只恃講者之口才。與道理之高妙。是澆水石田。而欲其豐收也。夫

人之言也。解人疑。助人思。甚則暫動人情而已。若天主不施感化之力。迨講道一終。所具之感情。亦隨之而散。依然故我。毫無更新。惟天主聖寵。能化人心。使人發痛悔。定堅志。勉寡過於將來。故欲善行此工。必須熱心祈禱。滿心恃主。方能獲益。蓋避靜一如他工。主不與偕。罔有濟也。經不云乎。主非築室。築者徒勞耳。

會祖切切留意。諄諄勸語者。惟此恃主之德耳。溯其生平所演。主非築室。築者徒勞。二句之義。雖罄南山之竹。亦無能盡書。會祖嘗曰。二三子勿怪我屢述此言。屢演此義也。蓋斯道也。大有關於人生者也。人之本性。乃劣弱貧乏。虛無而已。無主助佑。雖一小善。亦不能行。而恃主者。則無事不能成也。人豈可忽於斯道哉。

會祖曰。人恃主之情之大小。正其獲佑多寡之率也。主曾向義辣爾人曰。凡爾
儕所踐之地。我皆與之。茲主所言於吾儕者。亦猶是也。主若曰。凡爾所望於我
者。我皆與之。如願得聖寵。爲克治偏私。革除毛病。戰勝三仇。儘可求也。求則得
之。如欲事之有成。所謀皆協。只須恃我。罔有不濟。我乃爾之慈父也。仁主也。良
友也。卽爾行之步武。我亦福之。唯爾所求。我皆賜之。賜爾生前多福。死後獲報。
恃我足矣。斯皆主意中之言也。主果慈父。亟願施恩。豈有吾儕恃之求之。反言
虛所望負所願之理乎。

會祖平素講道。雖樸質不文。然極爲動聽。其吐屬。其腔調。極爲懇切。句句動人。
其容貌。其舉動。端莊中正。充滿聖神。故聽之者。覺有無窮之味。講道後。多有求
辦神工者。此益效也。皆其恃主之情。有以致之也。

凡會院遭難。士處逆境。會祖每欣欣然有喜色。或以爲不情。會祖曰。吾非喜其遭難也。喜其遭難而不得不禱主恃主也。某士遭人疑謗。居民嘖有煩言。會祖遺書慰之曰。賢弟逢時不若。吾聞之甚喜。非矯情也。蓋人窮返本。古名言也。吾必此逆境也。強爾恃主禱主爲。故喜之。某會院之恩人去世。該院長呈書會祖。請禱焉。曰。本學堂最大之恩人。于本年某月某日去世。嗚呼哀哉。將來善後事宜。尙有何人之可恃。云云。壹似有重憂者。會祖復書曰。來函言某某去世。爾學堂喪一最大之恩人。云云。斯言也。未免失之過當。夫學堂之所以成。會院之所以保。恩人之所以施。抑誰使之。豈非至慈之主乎。若然最大之恩人。亦非慈主莫屬也。主乃常生常王。無所不在者也。豈有喪亡之理。恃主恃主。則諸凡善後事宜。必致成於爾焉。是何傷哉。主收其靈。正惟訓爾惟主是恃也。

某士遇難。遽爾灰心。會祖勸之。亦無能解其憂。會祖曰。全能天主。竟無能得爾恃情矣。豈不哀哉。豈爾以爲主能之不足爾助耶。抑疑主不以仁慈待爾耶。爾豈曾見夫恃主之人失所望乎。如爾識主。定不敢以此淺見視主也。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會祖重病小愈。聞衆士遭谷某之難。皆有失望心。已有多人。決意告辭。會祖亟爲憂傷。乃齊衆士而訓之曰。吁。衆位賢弟。更待幾時。方有恃主之情也。得無曰天主未嘗施恩於我會耶。抑以施恩之證據猶不足耶。緊何也。主稍爲試煉。卽失恃主之情也。主假我手以立此會。猶以器具以築此院也。如主欲將此器收回。豈可曰因此小故。會院將不能成立耶。立此修會。庸非天之工耶。天主全能。何需乎人力。卽使無人相助。甚或人皆阻止。主旣欲之。必能成之。若吾儕見識。一如俗人。不以主爲可恃。一遇難而心灰。主不福也。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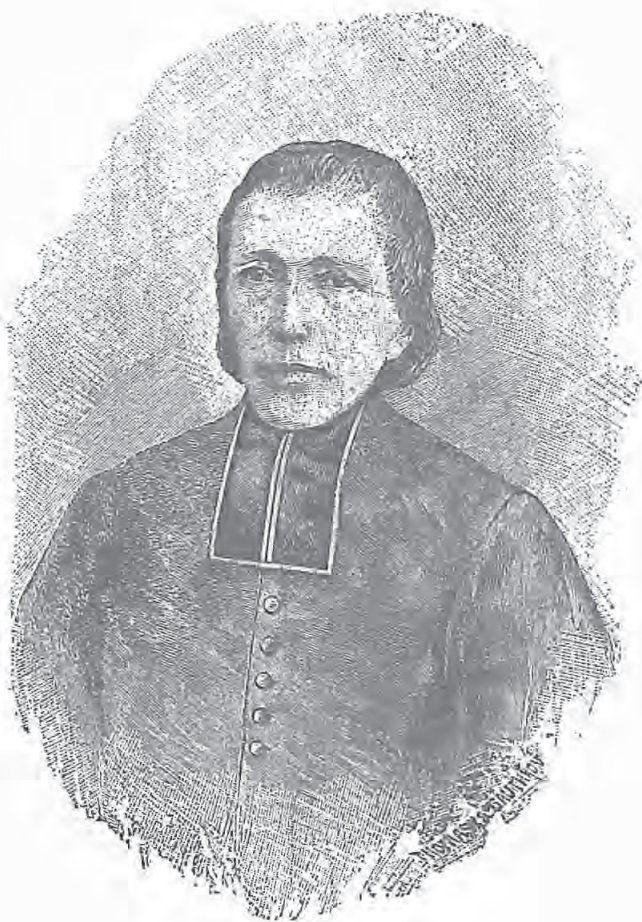
失聖召焉。離修會而歸世俗焉。雖然如此。而天主之光榮。毫不減少。天主之聖意。終於有成。本會之繼起。依然興盛。而先者後。後者反先焉。天主全能。豈不能
有是措置耶。

一千八百三十年。國家不造。亂事方彰。會祖更以此德。爲訓人之首務。會祖曰。
目今國家多難。聖教式微。此皆天主安排。以顯已榮。以益被選者之人也。吾儕
恃主。毫無所懼。惡人雖惡。若無天主允許。絲毫不能施害。我首之髮。且不能凋
落其一。主用聖經之言語。惡人曰。爾等爲惡。止此地步。不可過限。由是觀之。惡
人雖包藏禍心。謀害於我。我其恃主禱主。畢境歸我益也。

當年已有多士。思微服以防惡人之害。問於會祖。會祖曰。防害之術。只有恃主
而已。爾等其勉之。好守會規。勤修諸德。熱心祈禱。善盡訓蒙之職。天主必保佑

爾等。外此更無良策矣。

當年本會之官立學堂。爲數不少。只因惡黨爭雄。未知孰勝。故學堂官長。不肯照舊發給薪俸。衆士稟知會祖。若曰。錢囊將匱。何以度活。旣遭風波。又無以果腹。豈非令人心焦。刻不及待乎。請示辦法。會祖復之曰。官長雖不肯發給薪俸。然天主慈父。必不忍使爾儕爲餓殍也。吾儕度日。旣爲愈顯主榮。豈吾儕遭此逆境。天主竟惘然置之耶。歲雖大饑。飛鳥游游。無絕糧之患。惡人日夜以咒主聖名爲快事。以謀害聖教。欺凌善人爲首務。主且容之忍之。供其衣食。豈有吾儕倚恃天主。天主竟不肯與以度日之急需耶。則是淺之乎視天主也。恃主恃主。主必與以日用之糧也。然無論如何。若爾儕無能以度日。卽可來至總院。此間雖僅餘一麵包。亦必與汝等剖分而食之。



Monsieur Mazelier

馬公濟烈(一百三十六頁)



Vénérable Père Colin. 可敬高林公肖像

見第二十二章

大凡會祖謀幹一事。必先思此事是否翁合主旨。若果合主旨。必壹意前行。不問有否阻礙。銀錢足與不足。蓋其明知天主能消其阻礙。而供其需費也。既思創立一會。乃天主聖意。毫不顧慮。卽聚青年數輩。爲之講解聖道。教之讀書。雖其時兩袖清風。然猶設法購宅一區。爲之備辦傢具什物。時人皆稱之爲癲狂。有識者及親厚諸人皆苦言勸阻。更有一才德兼優之司鐸。將來升至總主教任者。亦百計苦口勸阻。然會祖之志。堅於金石。毫無中止之意。該鐸曰。果哉。爾耿介自持也。亦徒勞耳。迨無奈而中止。豈非貽人口舌乎。會祖喟然嘆曰。吾亦知之。如主不我助。實徒勞耳。然此工也。吾乃奉主旨而行者也。雖目今無成效之可觀。然將有一日。必有可觀者焉。若夫他人之議論譏評。艱難險阻。吾不關心焉。所患者未能善承主旨而已。

當會祖起築郝米達日時。更有多人來相勸阻。曰。一金不名。而大興土木。豈非昏愚之極。冒昧之至耶。會祖曰。興工動衆。如只恃在人力。斯固昏愚冒失之人也。然我所恃者在天主。天主慈父。寧不我顧耶。人曰。子恒言恃主可濟。亦有確証否。會祖曰。自始至今。主恒偕於我。儕引導之。保護之。降福之。我乃信人。寧敢復有疑慮以獲罪主耶。如天主不欲此會。必不集此多士而來茲。必未降福於我各處學堂。必未供給吾儕度日之要需。有如今日者。既有此確鑿明証。豈可復事疑忌。而患此工之不成耶。

衆見會祖依然照舊行事。舉皆目笑存之。譏其爲傲惡迷心。不識自己。且曰。不久。可見其半途而廢。愚公移山。又增一番笑話矣。會祖聞此謠言。從容應曰。一任夫人之評章而已。吾何難焉。吾儕有天主可恃。必能有成。有如吾儕不先離

棄天主。天主必不肯離棄吾儕也。

此種謠言。雖不足以亂會祖心。然風聲所播。相率效尤。先有巨室數家。挨門徧戶。爲本會勸捐。業已集有貲本。茲因謠言所惑。竟將銀兩助他善舉。吁。人之謠言。亦可畏也。

一士告貸於某戶。主人曰。以有用之銀。助無益之費。吾不爲也。尙氏大興土木。是誠何心。將見工未竣而門庭成市矣。豈非貽人話柄乎。吾實不忍以銀兩。以成夫人之愚也。修士歸。復命。會祖嘆曰。噫。人不可恃。吾已驗之有素矣。主欲獨成此工。不願假手於人也。宜倍我恃情。而切禱之。將見憐焉。人旣不我助。主又不我憐。豈非有虧於主榮。有損於聖名乎。如主不我棄。縱普世之人。起而謀我。何畏焉。

當知會祖爲得緊要之費。不願用求哀矜之法。但一心恃主。隨主聖意措施。世人莫測其故。怪會祖妄恃天主。且曰。其爲人也。固執不聽善勸。真乃土木塞胸。磚灰滿腹。牢不可破者也。行見今日築之。明日毀之。殊不值明人一笑。此種謠言蜚語。居民上下。相爲傳誦。總主教聞之。亦疑信參半。嗣後更有短會祖者。控其除築房外。一無所長。殊有玷於司鐸尊位。而且冒失昏昧。妄費錢鈔。云云。主教卽召會祖至省。嚴辭以斥之。禁止會祖。不復言築事。省中司鐸。亦皆揶揄笑之作俚語云。日日輸出。終歲不入。債臺百級。高於岑樓。工之未竣。債主剖分。如是愚公。敗聖教名。

爲日無幾。主教猛然醒悟。深悉其中之情由。而慰會祖之苦衷。勉其勇往直前。勿懈此工。

會祖既具絕大恃主之情。天主報之。亦殊豐厚。凡遇亟需銀兩時。主必遣人以助之。會祖終時。所遺田地房產。約值六萬兩之譜。所積債款。除該年所購地基數千兩外。其餘皆已銷清。會祖終後數日。卽有某恩人將此債代爲清還。由此觀之。由始至終。天主未嘗一虛會祖之恃情也。會祖終時最後之勸言曰。全心恃主。主必眷顧保佑之。降福賜濟之。誠哉會祖之勸言也。

會祖既一心倚恃天主。天主卽賜以心靜之福。雖遇絕大艱難。而心地坦然。毫不懼亂。無論處何逆境。必思主佑。與難相埒。人只恃之。必能取勝。一日某士病不能課童。院內無人可承其乏。會祖發初學院長以承之。或曰。然則初學者可肆志矣。會祖曰。且勿作是言。天主將遣人以代之。可立而待也。或曰。行將久立數日。以待病士之就痊也。會祖曰。吾子有所不知。吾明告汝。主欲遣人。無難也。

林林總總者皆可使也。蓋主乃萬民萬事萬物之主也。無論誰何皆可用之。爾其知某某少年乎。年紀不過十六。主欲遣之。管理初學衆士。何難之有。乃謂少年者曰。吾子往哉。暫攝初學院長任。無畏也。主與爾偕焉。

某處院長。以事務繁雜。待理需人。請於會祖。會祖以某少年與之。該院長以其年少也。辭而弗納。會祖曰。納之。試可乃已。年雖少。可當老成人也。蓋使之者由主。主必福之。汝豈不知天主之能。恒以小器成大事耶。恃主持主。將見吾言之不謬焉。該院長納之。某少年果能如會祖之言。辦事精敏。無異老成人。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會祖於辣郡郵寄各院函件。書內首叙各會院之要聞。繼叙辣郡。則曰。貧兒孤子。今歲當收不少。雖我兩手空空。然亦當照力衣之食之。是主所發來者也。吾儕惟有恃主而已。來求入會者亦復不少。概皆年少無知。

之輩。年長者只有三人。一年三十餘。買賣出身。一稍長一歲。乃一鞋匠。其一較小一歲。來自田野間。爾儕聞之。諒亦笑我鄙薄也。然十二宗徒。非亦庸子漁夫乎。當知天主慣用愚魯之人。行奇妙事。

會祖每歲廉俸。只銀百兩耳。居民見會祖留養如此多人。皆奇之。一日。某友人來問會祖曰。子以貧兒孤子。留養院中。是何命意。來求人會者。概皆不能奉束脩。將來此多數人口。何以度日。意者國庫之內。儲爾銀兩乎。會祖微哂答曰。我儲寶之庫。勝於國庫遠矣。普世之人。取之不盡者也。別有一友。來院遊觀。見貧兒。孤子。工師。匠人。及初學少年。不下數十。友人問曰。神父留養如許多人。必有一大錢囊也。會祖曰。錢囊果然不小。從無匱乏之時。蓋乃天主之錢囊也。友人曰。神父日逐修房蓋屋。究何命意。曰。頃者爾見院中有如許多人。如不蓋房。冬

將至。將何處存身也。况來求入會者。與日俱增。安可無所以居之也。友人曰。目今神父手內。銀錢無幾。不如先籌利源。然後再言築事。會祖曰。若必待籌利源而後言築事。吾恐終我一生。磚石未曾一疊也。友人曰。然則此諸費用。何自而得。會祖曰。仍自原處得來者。友人曰。原處者何。會祖曰。天主聖庫耳。

某歲不登。居民艱於食。總院人多費廣。糧食屢空。一日。會祖偕議士商議會中要務。訖。某士提議曰。將見今歲。入不敷出矣。奈何。會祖曰。如只就目下存款論之。所入實不敷所出也。然吾儕有全能至仁之主。尙不足以恃耶。天主既發我如許多人。寧不我助以養之耶。士曰。恃主至言也。然愚以爲收入入會。究不如稍加甄別之爲得也。會祖曰。請申其說。士曰。出資力以得者。保之必慎。否則不之貴。而易忽。况當糧食艱貴之歲乎。愚意存其能奉束脩者。其不能者遣之使

去。則食口少而度用自裕矣。會祖嘆曰。萬無是理。此修會也。非客寓也。來求入會者。無論其爲富爲貧。苟無聖召之徵。雖倍賦束脩。亦不可收。苟有聖召之徵。吾寧破費錢鈔。引其入會。豈可因其不能具束脩。遣之使去耶。吾不忍爲也。某甲曾貸與會祖紋銀六百兩。旣而悔之。書與會祖曰。某急於星火。需用銀兩。訂今日午後未時。倩人來取。倘不如數繳清。惟有將會院一切。抄查拍賣而已。勿謂言之不預也。此書。

會祖立命司賬者設法借貸。湊足其數。司賬者曰。神父。猶憶前不數日之故事否。我曾挨門告貸。究未得一文。居民見影。立即躲避。吾意湊足此數。須延數年。方得成功。神父幸勿強我所難也。會祖再四敦請。司賬者忿然作色曰。如強我去。敢不唯命。然有言在先。必須聲明。我空手而去者。亦必空手而回。會祖聞言。

遂不復勸勉。然時勢已迫。不能再延。遂入房跪禱。有頃。鐘報客至。會祖慄然股戰。意或巡警來也。入客堂。見一人拱而立。桌上有錢囊一。意或來討債者。旣近。握手爲禮。客曰。神父。此紋銀九百兩也。頃者。我不知如何起意送爾。故此來也。會祖大爲感激。與行接吻禮。而曰。我恩人也。敢求天主。降爾洪福。爾之來也。主所遣也。主憐我目下情急。故遣爾來也。恩同再造。沒齒不忘。

司賬者入見。會祖以銀兩示之。且曰。恃主恃主。主所賜者。多於我所求者也。他日。司賬者曰。麪將罄矣。宜速購辦。會祖開囊取銀。盡數與之。司賬者曰。是區區者。將焉用之。儉食節用。至多可持三日耳。會祖曰。儘數購之。諒度用未竟。主將助之。曾不幾日。司賬者又以告。會祖開櫃取銀。曰。是銀也。乃主昨日賜與我者也。以此購之。可足爲半年之用。

當時本會雖貧。然頗興盛。奇之讚之者不乏其人。或曰。如神父有銀萬兩。正不知舉辦幾多善事也。會祖曰。更不如益我善士五十也。非銀兩之是需。所需者乃善士耳。如院內諸士。皆爲聖人。卽爲富院。我日日心香默禱者。惟此事耳。至於日用銀兩。我皆託之於主。蓋主嘗訓我曰。先求天國及義德。至於日用所需。必見賜於爾焉。

會祖辦事。從來不恃人力。如遇一事爲衆所讚成者。會祖則疑其事之難以成就。初。會祖求政府認可本會時。議員紳士。讚成者實繁有徒。會祖將赴巴利。自省中遺書總院曰。按目下情勢觀之。進益不爲不多。然總須以聖經之言爲主。吾懼人世之讚成。有妨於天主之助佑也。倘果如斯。則此事之成功。未知更待於何年矣。請衆同禱。吾儕所仰望所倚恃者。惟一天主耳。

主非築室
築者徒勞

第四章 論會祖之善禱及訓士善禱之則

聖五傷方濟各乃一極謙之人也。嘗頌主曰。全能者主。賜我無數之恩。其爲首者。卽能善禱也。蓋萬般恩寵。皆自祈禱而得。斯言也。會祖亦足以當之無愧。其信德也。恃情也。亦自善禱而得。其禱切。故德彌高。會化多人。歸向天主。且立一極有益之修會。維持聖道于寰區。此皆由善禱而來也。會祖之樂於祈禱。猶魚之樂於水也。與主往來對越。習於性成。除照規行諸神課外。其對越天主。爲時頗久。遇事務繁雜之日。寧減縮眠時。不願缺其對越之晷。平生所謀所幹者。都在對越天主之中。與主共謀共理焉。會祖曰。凡我所謀者。若不先求主佑。絲毫不敢措施。蓋人性最愚。往往以己私意。爲主默牖。豈非自欺之尤乎。况聖賢遺訓。人無主佑。不能行善。事事吾故先求主佑。不憚煩勞也。

會祖爲祈禱一事。訂規數則。如學堂每課。以誦經一段始之終之。凡遇交涉來往。與長上。與同人。與學生。皆當舉心向主。一日之中。屢念熱心誦句。如此。則日內諸事。皆祈禱也。亦可曰全日默想也。以上諸則。會祖屢勸衆士。善守而慎行之。嗣後將此數則。例會規內。

會祖凡遇險阻艱難。其投奔趨避之處。卽祈禱也。當本會遭難之年。院中所行九日敬禮。終而復始。接連不斷。強迫衆士。專務祈禱。一若會祖所恃者。專在祈禱之力。數語衆士曰。吾儕之聲。上徹於主。主必聽焉。無論境遇如何。終必歸於我益。

會祖訂規。會友當每日誦聖母小日課一遍。有司鐸數人。不以爲然。噲會祖曰。衆士終日課讀子弟。口講指畫。殊辛苦也。迨課讀一畢。卽誦日課。豈非有害於

胸而傷身力乎。且衆士既不明辣丁文義。誦小日課。吾不知亦何取也。會祖曰。衆士誦小日課。出自情願。非特不以爲辛苦。更以爲慰心補力之藥焉。且誦時不必高聲。如欲散步而誦。亦無不可。所謂害胸傷身者。將安在哉。且日誦此經之修會。爲數甚多。卽熱心之男女教友。日誦者亦復不少。衆士有鑒於斯。實切願與之同功也。至論不解辣丁文義。事果有之。然天主聖母。豈亦不解辣丁文義耶。如果熱心誦之。天主聖母。亦必樂聞。斷不因此而怪衆士也。

或曰。學生日誦玫瑰經。是何命意。在天亞物。日必數十遍。信口說出。不解其義。此俗套也。天主聖母。亦何樂聞之也。會祖曰。經云。耶穌榮入都城。大衆皆讚。赤子亦呼賀三納。夫黃口小兒。豈能解賀主之義。而耶穌聞讚。亦無不愜心。且當衆與之曰。由赤子口中所發之讚辭。乃上上品。赤子讚主。雖不敵大人之懇切。

然赤子誠實潔淨。勝於大人。故吾主與之。

凡聖教會所訂禮儀經文。會祖行之。慎重有加焉。每年三日大祈禱時。會祖必照規出外行遊街禮。毫不顧匪徒之譏笑與否。又聖誕瞻禮之望日。及聖主日內所有之禮節。全然舉行。宜歌宜誦。毫不減少。一如大堂內行全禮節然也。

會祖陶成衆士訓蒙。亦以祈禱爲先務。嘗曰。祈禱獲益良多。他法不能及也。如訓蒙只以道理以學問。而猥曰。吾已盡吾職。是大不然。夫完盡厥職者。必不敢忽於祈禱。蓋爲己學生祈禱。託彼等於天主。則是主偕我。共此訓蒙事也。豈不較勝我一人訓蒙哉。學生中不無難馴粗貌之徒。更宜留意而爲之禱焉。雖或學問不大。見識不廣。口才拙笨。不善講解要理。不能管束學生。然祈禱一事。總不能諉以不能。亦惟有所禱。方能有益於學生也。如欲借重於學生。使之恃己。

使之順命。必須祈禱。方能有得。蓋惟有天主。操化人心之手段也。安可不惟主是求耶。當年衆士。遵會祖訓。不忘祈禱。於是學堂大有進步。學生皆聽命守規。學業亦進益殊速。

會祖于祈禱時。所最關心者。卽其修士也。每日必託之於聖母。凡彼等神形或有急需。亦必惟主是求。會祖嘗曰。我所極愛者。乃我會友也。渴望彼等皆救靈魂。我于祈禱時。終不能忘懷也。有一少年修士。被誘極烈。會祖亟哀憐之。曾語人曰。我于行祭時。切記憶之。懇求耶穌聖心聖母聖心。保佑之救護之。免陷於誘惑。由此可知。會祖之愛會友。可謂盡其心矣。被誘遭難之會友。更動其哀憐。外此者。會祖本汎愛之心。恒爲衆人祈禱。如爲聖教尊長。爲罪人回頭。爲外教歸正。爲學堂學生等是。

會祖所最關心者。教衆士祈禱工也。務使衆士明於祈禱之緊要。利益。而悅禱焉。善行焉。會祖曰。士善禱。則諸德備。撒落滿賢王曰。智德具。則諸恩滙。斯言也。即可用於祈禱焉。居恒與主對越。主必愛之。通己智德於其人。其人以師主爲懷。將爲天主之肖子焉。然則必善於聽命也。必長於克己也。必渴望救人靈也。必勉修諸德也。必專務成己以成人也。

會祖曰。士善禱。雖不才。無力。亦可稱本會柱石也。無論發往何處。在在貽人以善表。所任之職。所行之事。主亦無不降福。聖保祿曰。善禱利賴萬事。其意蓋謂。善禱者不特便於修德。凡諸行事。皆得順適。本會自創立以來。歷年多矣。而天主降福穰穰。綿綿不絕。其故何居。概因本會。有多修士。善於祈禱。熱心修德。故天主聖母眷愛殊隆。因而亦寵及本會也。雖據表面觀之。或則多病而無力。或

則孤陋而寡學。人世之不知。會院之微末。然而見寵於主。本會本院所以受福也。至論不善禱者。則反是。雖其人學問深邃。多才多藝。而淑已淑人之工。盲然不解。嗟乎。棄正階而不由。恃片長以自欺。多年在會。鮮有一德。此皆不務善禱之害也。

士不善禱。直廢人耳。無論發往何方。皆不得稱心如意。處處有累於人。不甘心盡其職守。出言輕浮。辦事草率。夫夫也。不特無益於同人。且有害焉。稱之曰廢人。不亦宜乎。

會祖所最難忍者。卽見士無故而缺畧神課也。嘗責士曰。缺畧神課。乃過之最險者也。何敢自欺而假事悅樂耶。寧不知誦經默想等課。乃修士之真慰耶。乃育靈之糧食耶。缺之畧之。宜疚心也。恐不久將陷於重愆。所度之年月日時。無

佳實而滿惡莠。恐懼之不遑。竟敢悠悠自得。虛擲光陰耶。當知。魔鬼所設之擒靈陷阱。其凶而險者。莫此若也。人既缺畧祈禱矣。魔鬼畧一施技。必成擒焉。會規定明。凡士之不能公行神課者。當求長上。他時補行。此條極相宜而極緊要者也。會祖曰。爾儕午餐時。或不能偕衆公食。必然別時補食。無論如何忙迫。爲供給肉身之急需。必能尋得工夫。豈可照顧靈魂。尙不及於肉身耶。士無論其如何忙迫。必有工夫行其神課。蓋修士所當首務者。卽神課也。他事或可闕如。而神課終不可缺也。缺而諉以無暇補之者。吾誠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其或不能跪誦。立誦亦無妨也。不能與人公誦者。私誦其亦可也。

會祖之於分內神課。從未一見其缺忽。雖有時終日勞碌。不得片刻之閒暇。則減縮眠晷以補之。出外行路時。則誦其鐸德日課。或念玫瑰經。或閱聖書。或唱

聖曲。或默想。或祈禱。雖在害病時。猶日誦其鐸德日課。直至手綿無力。經本落下而後止。吾儕豈可因小有微恙。遽敢擅自寬耶。

神課中最要而有益者默想與祭是也。士在行路之日。如能與祭。必不可缺。會祖曰。有活信德之士。如遇阻礙不得與祭禮。必以此爲絕大缺失。如或因細故而缺與祭。斯士也。可直謂之曰。不務成己者也。不愛耶穌者也。當知。爲獲聖寵之原。宜用與祭領主拜主等法。惜乎。不明斯義者。實繁有徒也。

會祖以默想之工爲極要而不可缺者也。苟缺之畧之。必不能恒存聖召。達味聖王曰。俗人多艱。皆因其不慎思之故也。修院亦然。修士犯過易如流水。修德難於登山。其然也。亦因忽於慎思默禱之故也。夫修士聖召。卽救世主所喻之藏田之寶焉。爲識此寶。爲得而善保之。爲因之而獲利。極緊要而不可缺者。默

想是也不默想。或不善行之。必不知寶之。則小小風波。卽足敗其心而灰其志。棄聖召而不顧。惜哉。

事之有關於本會宗旨者六焉。默想也。祈禱也。寵佑也。寵愛也。恒存聖召也。救靈升天也。此六者乃相繫而相維者也。畧於默想者。必不能善禱。不善禱者。則不能得寵佑。無寵佑。則不能保寵愛。逃罪惡。無寵愛者。何以保聖召。則爲魔所擒也必矣。噫。少年履此險地。實繁有徒矣。若果善行默想之工。必不至如此。善行默想。則知祈禱之緊要之大益。由是而悅乎祈禱。覺有神味。寵佑必多。易退誘惑。易避罪惡。易保寵愛。易存聖召。易立功而修德焉。由是而救靈大事。如鉄券之在握焉。

善禱者必有德。有德者。必由善禱。二而一也。善士必善禱。善禱者。方不愧爲善

士欲爲善士。必須善禱。欲善禱。必須善行默想也。

會祖曰。日善默想。我必其有德。我必其救靈也。聖利高烈曰。默想。罪惡。二者不能同居。善默想者。犯罪必少。罪人而善默想者。不久必改惡遷善。聖女德肋撒曰。無論何等罪人。犯罪多而大。魔誘且猛。若其人恒心專務善行默想。主必賜之聖寵。回頭改過。救靈升天。

會祖嘗教人善禱。訓人恃主。若曰。人求主恩。求愈多。得亦多。若求人。求多而獲少。甚則一無所得。或取辱焉。求主急需之惠。可多可大。正以承認其全能。顯揚其仁善也。則天主必賜與之。若只求一微小之惠。卽如小視天主。不願認其大能大仁。斯猶辱主也。世人雖富。少施。則減己所有。天主不然。其富無量。取用不竭。且極大方。渴願施恩。又主所施者。仍屬於主。人則不然。一出己手。便非己有。

主施恩並不因此而減己所有。且若加焉。人不求之。則主恩隱於仁慈之庫內。而主之榮光未嘗顯露於外。迨人求而與之。人可用以行善立功。則天主之榮光。由是而外顯。是故天主亟願人之求之也。達味聖王嘗禱主曰。爾定將宥我。我罪重多。而得赦宥。更顯爾仁愛無量也。人犯大過。能致失望者。而聖王因此增其恃情。因其視主極其宏施。極其仁慈。故更能增其恃情也。總之所求者少。則將一無所得。欲愜主心。宜信主仁無量。不以器小視天主。所求之恩多而大。主更悅之。將速見賜焉。

或請於會祖曰。神課中之難行者。其默想乎。會祖曰。信然。魔知默想之益之大。故亟力阻之。然慎勿因而生怯心也。勉以克之。謙以耐之。亦善禱也。且修德焉。或曰。行此祈禱之工。毫無趣味。抑又何也。會祖曰。此無他。平居過於放肆。不省

己靈之窘困。不察各人之毛病。草率行之。安得一嘗其美味。如慎行省察工夫。祈禱自有進境。試述達味聖王祈禱之言而取法焉。聖王嘗禱主曰。主乎。勿棄我於爾義怒中。勿責我於爾嗔忿時。因爾嗔怒。我軀就衰。因我獲罪。我骨不寧。我諸不義。過乎我首之髮。因我昏愚。故我瘡痕潰爛。我實可憐。俯伏至地。終日悶中散步。心之憂矣。苦慚無地。云云。聖王如是祈禱。皆因其明於己靈之窘况也。內省己靈。無善多疚。倘不善爲默禱。將何以避罪愆而救靈魂。宜將自己窘况。陳訴於天主台前。懇切祈禱。若曰。主乎。我今俯伏爾前。我靈極貧且弱。懶而嬌脆。浮躁而無恒。吁我主。我日沉罪內。毛病過犯。擢髮難數。吁耶穌。我實無良。今已悔禍來歸矣。懇醫我靈。救我諸罪。爾知我所需者。乃謙遜端正聽命克己善禱等德耳。懇卽賦此諸德於我。果能日日如是祈禱。則於默想時。自不難發

諸善情矣。某日默想甫畢。會祖當衆問士老稜座如何行此神工。士曰。神父所問。適主所使之也。茲默想時。將題忘記。故未善行之。又不欲全拋此時。遂思先聖方濟各類日斯爲敬愛聖體。終夜跪於堂門之外。必未嘗一忘其默想題目也。蓋其終夜所默想者。只此題耳。我則片刻默想。尙不能專心至志。豈不愧哉。會祖曰。吾弟。此法甚善。如重際此境。即可依樣行之。

爲終此章。可用會祖之言以結之。會祖曰。熱心之士。殊足貴也。卽盡情讚之。極力稱之。猶有餘憾。誠哉本會之柱石也。本會因之而興隆。天主因之而降福。可稱之曰。爲本會造福之人也。多多益善。實所企望。

第五章 論會祖端謹及其對越之誠

思主監臨。乃會祖習行之德。且視爲天主親自指示以修德成聖之捷徑。主會

語古聖亞巴郎曰。行走我前。方可成德。達味聖王嘗曰。屢思主前。必不習惡。蓋曰。遇險阻于修途。思及主在。必奮然興起。退魔誘而勝艱阻。直拉朽耳。此德也。極簡易且慰人心。修之。諸德競進。神力充足。習行之。更覺津津有味。不忍捨去。某年避靜時。講道者論及修己工夫。指陳數法。會祖頗爲動心。亟欲全行試練。無何。頭緒紛繁。不勝煩擾。而修己工夫。更覺退縮而不前。遂就正該鐸。且曰。敢問思主監臨。爲修己工夫。足於用否。鐸曰。成己法中之最善者。莫此若也。極便易而獲益且速。會祖聞言大悅。以後試用此法。獲益極速。

聖方濟撒肋爵曰。成己之法。果然不少。然同時並用。必阻進修。如行路者欲至某處。雖路徑頗多。當擇一而行。吾人從事修途。亦宜如此。因修途進境與否。不在乎神課多少。實關於行事之善惡也。夫欲善其行者。必須先正其意。而欲正

其意者。孰有如爲愛主之意者乎。先聖勉人於德。一則曰思主監臨。再則曰契合主旨。或則曰先正己意。三而一之。一而三之。其知之甚明。實因其行之有素焉。爲修德前進。川法過多。適阻滯前修。擾亂其目下當行之善工。其工既污玷而不純。必不能中意於天主。豈非大有害於進修耶。赴盛饌者。如欲盡食衆品。必傷胃口。食而不化。則有嘔吐之患。人欲成己也亦然。才力不足。魔誘殊猛。欲舉衆法而同時並試。萬難收其效果。由是而傷其興致。退而不進。其患殊深。良心不得寧靜。悵望德途。荆榛滿目。由是而畏首畏尾。行將退入深淵矣。會祖生平。屢誦聖方濟撒肋爵所垂之訓辭。而勉而行之。嘗訓士曰。成己妙法。非以試行聖書所載之諸法也。惟當照己身分。準己性格。取用一二而已。故宜靜思主前。當用何法。就正神師。當修何德。既已明知。便當勉力奉行不怠。

會祖日逐習思天主監臨。堅心全信天主無所不在之道。天主通透世界。迄無限量。時時處處。顯著其仁慈光榮。會祖屢用聖保祿之言曰。吾人生活。居處。行動。皆在主內。及達味聖王之言曰。主乎。爾已試我。知我甚明。我心所思。爾已盡悉。我行之路。爾已明見。我將焉往而遠爾聖神。將何之以逃爾聖顏也。如我升於天上。爾已在焉。入於地下。爾亦在焉。如我絕早飛去。棲於遠海之角。亦需爾聖手指示。右手扶携。方能戾止。我或曰。暗影已遮我身。可及時行樂焉。然黑夜爲爾。一如白日。因在爾前。暗光一色。毫無區別。

會祖居恒。常思天主監臨。雖有時紛亂異常。亦無難收斂心神。熱切祈禱。而發愛主讚主謝主等善情。

一幼年修士。求會祖允其終身居於初學院內。俾易謝絕俗緣。而便於修德。會

祖曰。無論何處何業。皆能謝絕俗緣。便於修德。巴利京都。天下之最繁華處也。然由我視之。一如居於曠野然。我於巴利會居數月。除往來辦事外。平居隱己房內。於熙熙攘攘者。毫不問聞。繁華物色。漠不關心。收斂心身。契合天主。一如在郝米達日深林內焉。

會祖居恒。思主監臨。故其靈魂寧靜。非世事所能搖撼。恒曰。主與我偕。無事可懼。倚恃天主。無有禍事。

會祖訓士。以思主監臨爲習用之題。且曰。此題也。乃熱心人日用之糧也。欲善行諸事。尤其欲善行神課。必須以思主監臨題目爲之佐助。

聖母往見會規內有云。凡散心及公行日課時。預派之修女。屢警衆云。思主監臨。思主監臨。此條會規。極有益效。我會祖志師先聖。故定會規。有于散心時談

論益靈之條。以期衆士不忘天主監臨之道。庶乎一舉一動。純爲天主光榮。會祖語衆士曰。我之屢講斯道。非無故也。蓋此端道理。有關於靈性之基。夫靈之所以生。在乎避罪修德。如恒思主監臨。避罪修德。自不期然而然。卽遇辛苦艱難。亦覺易於忍耐。魔鬼誘惑。只思天主監臨。卽足以遏制私慾。驅魔誘而遠之。吾人在世主面前。尙不敢顯然行惡。況當天主之聖面乎。吾人生世。將焉往而逃主聖面。卽走遍天涯。避居深山。人不知而鬼不覺。以言天主。仍在監臨。只作此思。便不敢放言肆志矣。人之不畏犯罪也。皆因其不思天主監臨之故也。古經紀。先知厄則加曰。大地充盈汚血。城郭遍滿罪惡。居民皆曰。主已棄世。不復都我人類。達味聖王嘗曰。惡人目中無主。心少畏情。是故犯罪無忌。如吾人恒思天主監臨。思言行止。皆由主鑒。自不敢肆然犯罪矣。聖多瑪斯。聖女德肋

撒。聖熱羅尼莫。及歷來聖賢。罔不表同情於斯道。聖巴西畧。嘗自爲問答曰。爲除去悟司之浮躁。爲避罪惡而勝誘惑。其妙法安在。乃曰。除却思主監臨。更無最善之法焉。

某士問曰。我於修途。行之甚緩。屢犯愆尤。多積罪過。是何故也。會祖曰。爾之困此冷淡地步。皆因爾不思天主監臨之道也。宜努力改正。勉強前進。收心斂神。恒思主在。斯修德易矣。

或論某士於會祖前曰。士優於才貌。長於管束學生。只須士在學中。衆生必勤讀守規。無敢放肆者。會祖曰。如將思主監臨之道。印於衆生心中。不猶愈乎。爲得心安神慰。爲便易全守會規。爲勉不犯罪。爲警人修德成己。只須將斯道印於心中。斯無往而不爲善矣。

某年會祖巡視某會院。適見一士犯規。該士一見會祖。甚覺羞慚。下跪求恕。且曰。未知神父在此。會祖斥之曰。是何言也。天主豈非無所不在者耶。人前不敢犯者。竟敢犯在天主前耶。吾弟昏愚冒昧。以至於此。豈可稱爲修士。虛度光陰。不結德某。雖修士衣冠。直行屍走肉耳。

會祖曰。思主監臨。尙有多益。甚能以勉人成德。思及天主爲救吾人。曾受千辛萬苦。則凡遇辛苦艱難。必甘心以耐之。悲夫懶惰冷淡之士。怠於修途。不醒己靈之處境。不守靜默端正之規。與世周旋。津津有味。與主對越。不勝厭煩。辜負主恩。浪費主寵。昔者古猶太人。心硬如鉄。梗頑難化。如天主有所誥誡。非示以雷霆之威。彼輩必無所畏忌。冷淡修士。先後一轍。非處喪靈之險。必不肯順主默導。言其信德。有直若無。皆因其忘却天主監臨之道之故也。猶之惡僕。面諛

主人而陰實不忠。見主人出門。立停工而肆志。或就床而安眠。或結伴以出遊。吁。忠僕忠僕。豈是之謂乎。吾儕身爲修士。萬勿師此惡表。宜時時記憶天主無所不在。無所不見之道。勉爲天主之忠僕。方不愧此修士之名。

古先聖祖之盛德。嘗爲吾儕所景仰矣。然其聖德何由而成。概由習於思主監臨之道也。且也。天主旣監臨吾儕。吾儕必甘心努力。勉行諸事。思愜主心。雖或進益無多。獲效殊寡。而天主亦不怒之。大抵人世之見。以成功結果爲善惡攸分之準的。並不問居心何若。盡力與否。功成者有賞。不成者受罰。天主判事。斷不如此。有如吾儕心地無私。義德是具。雖事敗工廢。主亦不負。有如吾儕盡力善行。恪盡厥職。思愜主心。主必大施恩惠。保之愛之。夫欲爲善士。只需誠心願之。卽能成之。雖行奇示異。亦不爲難。而吾儕貧乏於德。徒擁虛名。無修士之實。

際抑又何也。無他。冷淡使然也。願心不誠之咎也。願心不誠。由於信德不活。信德不活。由於忘棄聖道。終日覓歡尋樂。忘却天主在卽。嗟乎。其欲偕古猶太人同膺主罰乎。

某士曾語會祖曰。本會之規。不便於守。三愿之德。難乎其修。可奈何。會祖嘆曰。吾友。聖保祿嘗有言曰。吾人處世。一舉一動。皆在主內。其三復斯言。而默存之。庶不嫌會規之難守。三德之難修。而吝嗇待天主矣。夫根於心者。必著於行。觀爾所行。苟且塞責。豈思天主監臨者而敢若是乎。

會祖曾函致某士曰。賢弟於訓蒙之餘。憂從中來。心靈不振。蓋因爾不思天主監臨之道之故也。行事無榮主之心。心既不清。其何以寧。訓蒙之際。修德之機會多矣。惜乎爾不善用之。反生厭情。有活信德者。斷不如此。當知。爲主故而受

辛苦。被欺辱。主已命厥天神。存記於常生冊內矣。作如是思。庶可佐善行之助云。

會祖欲吾儕習用此法。特舉數條以佐之。一。慎我言行。凡有害於良心。獲罪於主之事。謹以避之。二。遇魔誘。卽思主在。卽能於如此。必不難勝魔誘。而保靈潔。三。將日內所行。奉獻於主。悉以榮主爲目的。四。習誦熱心短誦。五行諸事。悉以耶穌爲表。將耶穌之德表苦難。置於心中。時時處處。勉而效之。六。觀天地萬物。形形色色。皆思及天主慈善。感謝讚美之。愛慕顯揚之。七。全心恃主。無論境遇如何。一心順從主命。以上數條。勉而行之。成聖不難矣。

第六章 論會祖之愛德

人之聖德。在乎識主愛主。師主也。會祖知之甚明。故其生平默想。概在耶穌行

實。其最恆心者。卽敬禮耶穌聖嬰。每過聖誕瞻禮。必竭力舉行盛禮。前一日。備馬槽一具。內鋪麥稽甘草。及一切應用之物。半夜子時。率領衆士。朝拜聖嬰。會祖嘗施訓曰。諸位賢契。請看耶穌聖嬰。臥於馬槽。何其貧也。伸二臂以招我前。訓我神貧及謙遜之德。且以表其洪量願施德澤之厚情。願耶穌乃無限量之大主。竟甘心降世。成一嬰兒。其處此謙卑地步。欲使吾人。全心愛之。敢赴其前。而無所畏懼也。今夫人。雖具鉄石心性者。覩一美麗嬰兒。清潔無罪。誠樸馴良。無不動憐愛之心者。耶穌爲愛人之故。甘爲嬰兒。以增我倚恃之心。我心非鉄石。豈能有所推委而不愛此可愛之聖嬰耶。世上豈有一嬰兒。可親可愛。有如我主耶穌者乎。凡百不吝。罪之不恕。犯之則恕。從無忿恨忌妬之情。蓄於心中。極甘飴而和順者也。夫然。而吾儕其齊赴主前也。凡主性人性能有之美善。悉

鍾於此小弱聖嬰矣。美妙絕倫。善德是萃。世上佳兒。豈能擬其萬一。然吾儕欲赴主前。須先法其入世之表。卽宜修謙遜克己之德。方能愜聖嬰之意。伏祈聖嬰。賜我此德。濟我貧困。我將安心趨赴其前。以解我靈性之渴焉。

會祖敬禮吾主救世奧迹。亦頗殷勤。每年封齋月內。其默想題目。概係聖難事迹。且以此等題目。可使衆士善行默想。以養熱心。綽綽有餘。故命於默想念聖書及用飯時所誦者。皆是耶穌受難之書。尤其於聖主日內。閤院收心默靜。存想吾主聖難。宛如行避靜神工然。瞻禮五六七。會祖舉行堂中諸禮儀。悉依羅馬公堂之式。極顯熱心懇摯之狀。受難瞻禮。偕衆士嚴守大齋。午餐所食者。饅頭清水而已。除與堂內諸禮外。終日思主苦難。默念聖書。別無工課。苦難聖主日。乃會祖與衆士重修熱心之時也。他處會院。亦有多士來總院過

聖主日者。會祖一一接見。鼓舞其德修。堅勵其前志。日與論耶穌聖難及修士之責。此七日名爲聖主日。會祖與衆士。足以當之矣。

會祖愛主之心。特見於聖體聖事。其在聖體前。信德極大。一如親眼目覩吾主者然。於修道院時。屢求長上允已入堂拜主。如長上不限其分數。則必長久跪於堂內。其副鐸教於辣郡也。每午飯後。必入堂拜主。有事出門。及歸來時。亦然。會祖時常訓士熱心敬禮聖體。厥初定規。每日拜主二次外。其餘或出或入。亦必須入堂朝拜。且曰。有聖體之會院。其士遇有事出門。總宜入堂先求耶穌降福。然後敢出。蒞至一處。首先進謁者。亦當是堂內之耶穌。

會祖嘗設訓曰。吾主耶穌。自一千八百餘年以來。日夜隱身於堂內。悉本愛人之故也。憂則慰之。苦則安之。如是惠愛吾人。而吾儕不圖報愛。怠於朝拜。豈非

大傷主心乎。吁。如吾儕明悉拜主之大益。則必長跪於堂中。將如魚之得水。嬰兒之依母也已。伊古聖賢。深明斯道。知耶穌爲萬善之源。聖體爲諸恩之庫。故凡有所求。必奔赴堂中。如聖方濟各沙勿畧。聖方濟各肋日斯等。日夜數時。常跪堂中。與主對越。故其措置諸事。神效極速。勸化衆人。捷如影響。其榮主克己工夫。卓有可觀。聖利高烈曰。諸神工中。除領主而外。最契主益靈者。莫如朝拜聖體。聖伯多祿亞爾剛大辣曰。主在聖體聖事內。兩手滿握恩寵。以待人求而與之。聖恩利各徐松曰。無論於何處祈禱。主皆欣然納之。尤其於聖體前。恩允較速。總之。吾用聖保祿之言。以結以上諸說。聖保祿曰。吾儕赴此恩寵之源。當具倚恃之情。未有求而不得者也。

會祖凡遭逆境。必奔聖堂。求主指示。凡定斷重要事件。亦然。會祖嘗曰。凡遭難

及辦理重要事。須在彌撒中。領主時。或拜主時。先求主佑。然後斟酌辦理。已有數次。逢艱阻事。人皆以爲莫能免焉。而會祖跪聖體前。祈禱數分。竟能以轉禍爲福也。某日。會祖與數紳士會議一重要事件。兩造拘於成見。毫不肯讓。勢將決裂。會祖凝眸半分。若有所思。卽跪聖體前切禱。有頃。重至議事處。兩造頓然改心。言歸於好。一任會祖定斷。罔不折衷。

某士受魔誘甚烈。語會祖曰。我歸俗。志已決。會祖曰。此魔誘耳。爾有修士之才。修道此間。實主聖召耳。欲救靈魂。安可棄之。士曰。我亦嘗作如是想。然今日方知好歹。數年以來。難禁忍耐。來日方長。如之奈何。我志已決。無能挽留。會祖長聲嘆曰。噫。成魔擒矣。倘不回心改意。不特終身後悔。抑且禍及永遠。哀哉。其少緩數日。仔細斟酌。然後定奪爲是。士曰。不能。會祖見其不可理喻。乃曰。姑少待

數分。我去便來。然後送爾出門。會祖急入堂。禱曰。慈主耶穌。可憐此士。深淵險徑。冒冒然行。爲魔所擒。將陷永殃。伏維吾主。援之以手。出此險徑。登之光明。會祖起而出。見士端跪於地。目淚欲涓。而曰。神父。爾爲救我。殊費心也。彼迫人於險之魔鬼。適遁去矣。前此。我心猶如重雲密霧。今則天朗氣清矣。我心已變矣。我志重振矣。會祖曰。吾弟。嗣後當專心愛慕耶穌。傳佈耶穌聖愛於爾訓蒙時。是乃耶穌救爾出險入夷之正志也。

更有一士。染於惡習。欲寡過而未能。屢就正於會祖。會祖命行三事。一。與祭時。獻心於主。二。領主謝主時。重獻心身。三。日凡二次。入堂虔禱聖體前。士用此法。大得益效。不久。惡習全革。

會祖敬愛聖體。極爲誠切。凡堂內禮儀。如聖教會及本主教所訂者。皆仔細遵

守。毫不減少。故本會小堂內所行之禮。悉照總主教大堂之式。神貧之德。乃會祖十分珍重者。然對於堂內敬主之儀物。如祭衣聖爵等。不特期其乾淨。更須用華美寶貴者方稱其心。

會祖初至辣郡。見堂內四壁不潔。蛛網徧隅。遂親手潔淨之。去其塵網。飾其不雅之處。蠟臺。十字。座像。祭衣。煥然一新。爲保存堂內之禮儀。爲增熾教友之熱心。會祖教練兒童。習堂內禮節。聖體瞻禮前。則教之遊街奉香散花等禮。爲鄭重此禮。先於數旬之前。考其品行無虧者。方選入習練之班。又凡入堂瞻禮。必須令其整潔衣服。會祖嘗曰。耶穌之主性人性。極爲尊貴。豈可不自整潔。率爾至前。以褻其聖體耶。

會祖行祭時。其熱心之狀。令人嘆賞。貌像端莊。聲調柔揚。輔祭及與祭者概以

爲生平之福。會祖又日行祭禮。從無或間。雖因事公出。爲赴堂行祭。須步行五十里。亦所不惜。某日。因公赴加伯地。既至。已屆十一點鐘。入堂行祭。出語人曰。我所切望而首務者。行祭禮也。今茲雖晚。既行祭。吾覺猶晨時焉。感謝天主。某日公出。忘攜司鐸文憑。至某堂。以不得行祭爲憂。乃默求天主。既而逢一舊相知之司鐸。得此保人。乃可行祭。禮畢。致謝該司鐸曰。今日得行祭禮。全賴爾恩。願刻骨銘心。沒齒不忘。厥後該鐸述及此事。嘗語人曰。當年尙公之言。大著其熱心之情。此事也。已二十年矣。一爲迴想。依然在目。熱心哉。尙鐸也。

會祖敬愛聖體。既誠且切。其訓誨衆士。勤領聖體。恭與聖祭。自不待言。會祖曰。無要故而忽畧聖祭一臺。領主一次者。其人誠愚痴而冷淡至極矣。豈非一大虧缺乎。如明悉聖體聖事內所含之大益。必不致如此冷淡而敢於忽畧也。除

非不幸。重罪在身。或疑己靈所處之境地。有否重罪。不可冒昧前領外。當亟照聖教之意。耶穌之訓。神師之允。而恭領焉。或曰。領主固善。然備之不安。謝之不誠。領亦何益。或曰。平日盡分苟且。多犯小過。不敢冒然領之。噫。爲此說者。是欲救靈而怠行天路也。適中魔計耳。

某老士屢缺領主。會祖問其故。老士曰。自愧遠於聖賢。靈府多疚。何敢屢領主也。會祖曰。老兄。我勸爾勤於領主。正因爾遠於聖賢。靈府多疚也。欲近步聖賢。而祛除疚疾。最良之藥。莫勤於領主若也。主不曰。成德者。來邇予。乃曰。勞苦者。重輓者。來邇予。予將輕之慰之。爾豈不達此義乎。老士曰。我嘗領主。毫不見益。如之奈何。會祖曰。凡領主者。靈無重罪。必得其益。當知聖體之益靈。由於二事。一。乃聖事之本力。二。視領者之熱心。修德前進。非知覺之工也。豈可以試領主

之有無益乎。保存寵愛。不犯大罪。此益也。豈非大乎。每日飲食者。不覺身長力健。得勿謂一飲一食。無關於身力乎。領主亦然。敵魔之誘。不陷重罪。保存聖召。善盡本分。屢存悔過之心。屢發愛主之情。是皆領主之大益也。豈可受恩而忘之。

又某士于瞻禮五。未嘗領主。會祖問故。士曰。今晨。我受大誘。故未之領。會祖曰。是棄甲兵而戰敵也。魔之誘汝。亦惟阻爾之領主也。魔知領主。乃避罪之妙法。故投是誘也。竟從其計。尙何戰力之有。亟宜勤於領主。驅邪魔惡鬼而遠之。會祖敬愛聖體。極誠且切。時或見士。未領聖體。極覺傷心。然其最不能忍者。卽見士冷淡。怠於修途。因而忽於領主。會祖屢屢痛切指陳。若爲切膚之病焉者。總之。會祖愛主之情。極熾。如猛火之燎于方寸間。其榮主之情。不自知而蓬蓬

勃勃。故時時訓人。識主愛主師主也。嘗語衆士曰。導人於主。乃本會之宗旨。如不滿此宗旨。則本會歸於虛立。奉勸爾等。默想耶穌行實。而因之以訓蒙。蓋聖教之學。全在乎識主愛主也。况更爲靈性之生命乎。神聖在天。所享受者。寧有他哉。亦惟是瞻仰對越愛慕耶穌而已。故爾儕于訓蒙時爲首之務。務使兒童。識主愛主。識主愈明。愛主愈切。過犯愈少。功德愈多。救靈之工。亦愈穩妥。

第七章 論會祖敬母之情

會祖當少小時。其敬愛聖母之情。已培植於方寸中矣。蓋其母氏伯姑。皆敬愛聖母之人。而會祖馴然受其教養也。甫能伊唔學語。卽習呼聖母聖名。誦短句。及小經文。其靈純潔無罪。固其然也。及入修院。愛母之情。逐漸加深。日有定時。入堂拜母。誦玫瑰經。時常口占俚語曰。歸向耶穌。恃乎聖母。全賴聖母。獻於耶

蘇味斯俚語。可畧知會祖生平敬愛聖母之梗概矣。會祖視聖母猶己生母。將己日逐工課。所謀所幹之事。都託聖母保佑。其立會訓蒙。卽於朝拜聖母時肇端。會祖敬愛聖母。則思人人皆具是心。故名其會曰聖母小昆仲會。以期廣傳于不替也。果然立會不久。廣傳且速。會祖堅守定志。凡事全賴聖母。獻於耶穌。故任辣郡副鐸之先。赴福味野聖母臺前。將己新職。託於聖母。每因公赴省垣。必重獻心身於聖母。凡謀幹一事。必先長跪聖母臺前。求其指示辦法。又在己房中。設一聖母臺。每鐘鳴報時。則跪拜聖母。見堂內祭臺。微有損壞。則用己廉俸。購一新祭臺。且將堂內一切。修飾完好。去辣郡不遠。有一小堂。名聖母憂苦之慰堂。會祖屢往拜之。一路唱 *miserere*。歸時唱聖母禱文。

會祖居辣郡之初年。立聖母月課禮。起初數年。尙不通行。厥後不特法之全國。

卽五洲萬國。無處不舉行此禮焉。由是教友大獲敬母之益。會祖之功居多焉。會祖于隸郡舉行此禮。是在行祭之先。先論聖母之恩德。繼述一敬禮聖母之故事。後唱一聖母聖歌。此禮也。極有趣味。故不數年。大小村庄。依樣行禮。且化及閨門。家家飾一聖母臺。每至晚間。聚老少于聖母臺前。求聖母降福閭家。時垂恩佑。然後照樣唱一讚美聖母之歌。

本會創立伊始。卽定聖母月爲學堂公課。勸勉衆士。敬謹奉行。且務將敬愛聖母之情。培植於兒童方寸中。蓋會祖於古來聖賢。意見相同。以敬愛聖母爲升天之據。故其切切留意。勸勉修士學生。發其孝愛之忱於聖母者。正爲此耳。會祖嘗曰。本會乃聖母所創也。衆士乃聖母之子也。凡死于會內者。必升天無疑。凡保存聖召至死不變者。凡著會衣以終其身者。聖母慈母。定不任其喪靈。

焉。蓋照聖賢通論。入會修道。便是升天之券。敬愛聖母。卽獲升天之梯。本會既以聖母命名。務格外敬愛聖母。日誦玫瑰日課等經。豈有吾儕慈母。一任吾儕之淪喪坐視而不救耶。如果不幸。本會出有敗品之士。拋棄救靈之善法。聖母慈母。亦將視善士之面。賜其回頭改過焉。若果喪盡天良。不肯悔改。斯人也。必不能終於會內。披覽已亡會友錄。曾否有人而不獲令終者耶。多謝天主。尙未嘗一遇之也。我之敢言此者。並非出於自誇。實是光榮聖母。且益徵奉事聖母者。聖母必助其救靈也。

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士儒斯定。適爲伯祿之院長。病癆瘵。臥床不起。自知危狀。故悉心善備。來慰問者語之曰。望主福爾。不久當痊。士曰。非敢望也。然生存與否。皆細事也。所望者。承行主旨耳。如爾知我欲爲耶穌而多受苦。且欲速享見

耶穌。爾必不向我作是言也。士一心充滿善情。時對越於耶穌聖母。備領臨終聖事。及臨終大赦。手持苦像念珠。一心忍耐痛苦。契合天主。時在半夜。在旁衆士。見其熱心默禱。世事不覺。疑其發昏。與之言。知其與主對越。未嘗發昏。故不復與之談人間事。又過二刻鐘。其熱切之情。達於面貌。雙手合掌。作欲起勢。欣悅逾恒。侍者問其有何喜事。士曰。聖母辱臨矣。我將與之偕往焉。無何。安然而逝。面仍具欣喜之狀。二目注視聖母發顯之處。

當時有一少年。志已在俗。屢求會祖。任已回家。夜來。見此令終。大感於懷。明發不寐。卽求會祖。允已行穿會衣禮。會名稱儒斯定。且言願往澳洲訓蒙。會祖一應允。數年之後。自澳歸來。亦得令終。

會祖論身死會內。必得救靈。其滿懷恃主之情。流露於言語像貌間者。甚有可

觀者焉然一觀會祖所訂敬禮聖母之規條。則知會祖之恃情。合乎正理。所出之言語。非太過也。據會祖之意。本會所有事物。皆屬於聖母。故行事用物。皆須本敬愛聖母之意向。其立會之宗旨。純爲敬愛孝事聖母也。故須奉聖母爲個人之母。個人之主保。之表樣。之長上。且定規數條。命衆士奉行勿替。一。晨起身後。大會院。當唱中爾福云云。小會院。則誦之。此乃將終日奉獻聖母之肇基。二。士於起身臨寐時。宜誦亞物三遍。獻心身於聖母。求其保佑。三。士須日誦聖母小日課。玫瑰經。每點鐘誦時經。以敬憶聖母。四。日間每行工課。畢。則以 Sub tuum 一遍終之。五。每瞻禮七。格外敬禮聖母。念聖母禱文。求賜潔淨之德。是晨宜守大齋。六。凡遇聖母瞻禮。會友宜視爲本家慶辰。更有聖母之五日瞻禮。是日之前。須守大齋。本日領主之後。須重新聖愿。此五日者。在初學

院內。乃罷工瞻禮。堂內禮節。照上等式。終日須全用爲敬禮聖母。或閱聖母之書。或講本瞻禮之義。或論敬禮聖母之大益。

除此以外。衆士更宜以師聖母德表爲首務。其德表之最著者。莫如謙遜。端正。潔淨。愛主等德。其次卽將敬愛聖母之情。通諸蒙童。此二者。乃本會聖召之宗旨。亦吾衆士之嚴分也。

會祖令衆士。務於訓蒙時。講論敬事聖母之道。每次講後。說一宜題之故事。使兒童樂於聞者。而記於心。此乃令人歸向天主一妙法也。且使聖母不得不降福講者。及聽講者。會祖曾致書於某處院長。曰。欲主福爾會院。且欲士習於善禱。最利之法。卽教訓兒童熱心敬愛聖母。聖母必有以成爾願也。別有一士。受誘殊猛。會祖語之曰。有如爾愛聖母。且務通其愛於蒙童。雖魔誘更猛於此。亦

無難一戰而勝之。世俗教友。敬愛聖母。尙得無數神形之恩。何可致疑於聖母。薄待吾儕。已蒙收錄。入其孝子之籍者耶。

孝事聖母。有諸內者。必形諸外。此外著敬禮所由尙也。况外著敬禮。更可增心內之熱情。且引人歸向聖母而篤其孝愛之忱。故於一切外著敬禮。會祖極留意焉。命士細細遵守。且具熱衷以行之。卽如聖母小日課一經。雖衆士未能領畧其義。然會祖定爲成例。命衆士着意誦之。嘗曰。日課經中。聖詠、聖詩、乃天主聖神所默啓以讚美聖母者也。可不敬慎以誦之耶。至於玫瑰等經。念珠等聖物。會祖慎重視之。自不待言。一日。會祖與某士偕行。論及誦玫瑰經。士曰。不幸忘佩念珠。會祖曰。噫。如爾果真孝愛聖母。如爾知身佩念珠。能得何恩。身履險境。有何益效。爾必不致如此忽畧忘携念珠也。觀此諸語。會祖之於聖母。實具

有無限之恃情也。信哉會祖。倚恃聖母。極爲誠切。據其所言。雖普世起而謀我。我有聖母。又何患焉。

一千八百三十年之亂後。各處謠言蜂起。皆言本會殘燈將熄。不待朝夕。據當時羅亞巡撫乃秘密會黨。深恨本會學堂之設。必欲滅此而朝食。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衆士皆惴惴不安。如坐針氈。獨會祖從容不迫。依舊投奔聖母。語衆士曰。勿畏夫人也。本會乃聖母所成。聖母大能。且極仁慈。豈肯坐視而不救耶。吾其誠心倚恃。以顯揚吾儕之慈母焉。自今日爲始。每晨起身後。詠申爾福一遍。以昭恃母之誠焉。

會祖旣一心倚恃聖母。聖母慈母定不能恕焉置之。坐視而不救也。該巡撫業已調兵申命。尙未下手。忽被政府檄調他任。其餘官憲。視爲神譴。無復包藏禍

心者。晨時之中爾福習爲故例。至今成爲一條會規。

會祖無論遇有何事。皆託之與聖母。且無論此事變相如何。總不能擾其靜心。使之游疑不安。會祖曰。勿畏也。雖現時拂逆。然吾儕有聖母可恃。不難轉禍爲福焉。奇哉會祖之恃情。從未有一次之枉然。禍去而福來。有必然者。會祖有一句成語。曰。必三復之曰。聖母乃我投奔之所也。會祖凡託修士代禱。必謂之曰。欲得此恩。當求何人。惟有投奔慈母而已。無論何等大事。總不能超過聖母之大能。聖母慈懷之內。儲有恩情寶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聖母旣爲我儕之慈母。恩保必有惠顧吾儕之名分。我儕旣願爲聖母之子。當如何倚之恃之。投奔之也。本會創立。乃聖母之工。吾儕萃集於此。亦聖母所招。則凡吾儕所缺之德。所需之恩。亦必向聖母是問焉。

會祖以孝愛聖母。乃有聖召之明徵。某少年來求入會。會祖語之曰。本會之於聖教中。乃一微賤小會也。吾子之求入也何居。少年者曰。貴會以聖母命名。吾愛之。願託終身于此微賤會內。而甘心焉。會祖壯其言而曰。勉哉。聖母將福爾焉。爾必成一善士也。

某少年貧兒。來求入會。而無薦書。會祖不之收。貧兒憂傷。繼之以泣。會祖目覩。心爲所動。問之曰。初學膳費。能輸幾何。曰。我固貧兒。手內只有一個佛郎。會祖曰。此非重要。尙可原諒。然爾愛聖母否。少年者曰。吾固愛之。故此來也。會祖然之。且曰。吾卽納汝。汝來也爲愛聖母。吾納汝亦爲爾愛聖母也。吾友。宜終身守此言也。

欲徵聖母保佑會祖。茲述往事。以終此章之義。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春。銀鎮某士。病重垂危。會祖亟欲顧之。雖值天氣極惡。雪花飛舞之際。毫不顧惜。卽時起身。士達尼老作伴而去。旣至。安慰之。降福之。禮畢。卽賦來歸。衆士苦留之。不聽。二人仍由原路而回。迨出皮辣山。適值雪虐風饕。二人轉盼。失迷正路。不知所向。但願前行。時風更緊。雪飛更急。目光昏眩。且不知前行者是否正路。東闖西突。困憊特甚。士達尼老力氣耗盡。會祖扶之以臂。強行幾步。無何。天已昏黑。會祖亦全身着冷。四肢麻木不仁。呼息維艱。力亦耗竭。乃語士曰。賢弟。勢急矣。其哀號聖母也。蓋惟有投奔聖母。方得出險入夷。免葬身于風雪中。言未竟。士已跌仆。會祖全心倚恃聖母。遂跪于側。誦至仁哉一遍。盡力扶士起。勉步前行。未十步。有燈光一線。射入二人目中。二人強步向光處行。乃入一屋。屋主人弄火以煖之。二人死而復蘇。各定精神。知己出險。乃

感謝聖母。平安就寢。翌晨。辭謝主人而歸。厥後會祖記憶此事。往往嘆曰。噫。我乃絕處逢生者也。如當時無聖母特佑者。則已做雪中鬼矣。

第八章 論會祖敬重教中尊長及其聽命之德

聽命之德。修會之基礎也。成德之要徑也。會祖其知之有素矣。故時時處處。悉憑長意。毫不恃己。蓋事無大小。不本諸聽命以行之。雖行之完善。亦無能中意於天主。視長命一如主命。視天主卽在尊長之身。故尊其尊而長其長。有加無已焉。凡有所謀。只得長上一言。便可決其取舍。本會之初創也。會祖勞心勞力。日無寧晷。然猶屢語總主教及教中尊長曰。如立會一事。爾等意爲非主聖旨。只需一言相告。我卽立行拋棄。不復縈心於此。蓋我所欲者。承行主旨也。亦惟有爾等尊長。可以主旨告明於我也。

會祖嘗曰。魚出水。雖躍于錦繡。臥于玉敦。非得其所也。吾人之處世也亦然。位置不照主旨。行事不順主意。亦無能安于良心也。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旨其意。緣何而知。必由長命而知也無疑。故會祖之對於尊長也。從未有求一事。望一事。辭一事之時也。長上派幹某事。發往某處。卽如奉主欽旨。立卽承行。不怠。凡有所謀。必先稟明長上。以俟應允。然後施行。

所謂修會之基礎。成德之要徑者。會祖約之以三故焉。一人能聽命。主必照其人之位置。與以相宜之聖佑。助其善盡厥職。故業訓蒙者。苟欲善盡此職。必須以聽命爲當務之急。聖經紀。宗徒向主曰。主乎。吾儕終夜辛勞。未獲一魚。茲遵主示。再布一網。旣布。得魚極多。網幾破。吾儕亦宜師此善表。謹遵長上指示。必獲天主降福。而得訓蒙實益。

無違長命。則善行厥職之聖佑。必同時見賜於爾焉。長所命者。愈逆爾心。則聖佑亦必愈多。經云。主遣天神。先爾面。備爾途。除其險阻艱難。使爾見信於人。斯言也。凡聽命之士。均可親歷其境焉。化難爲易。化大爲小。隨心所欲。罔有不濟。忤逆長命者。則不然。只知順性之便。隨心之私。比如願盡某職。願赴某任。則設法求長上派發之。長上無奈。曲順爾意。然試平心自問。於己安乎。此職此任之聖佑。天主必不爾賦焉。先哲有云。人遠聽命之路。是自絕主佑也。既絕主佑。豈能獲事之功效耶。既順爾性之所欲。自以爲福勝於人矣。豈知捫心自問。衾影有虧。既未修聽命之德。必不能中意於天主。既未從長上之意。長上亦有所厭棄。恒存疚疾。自作之孽。復何多言。官兵告假歸省。照營官所定之路。站食店宿。皆有供給。如任意而行。須各人操心。破費銀錢。甚或不幸。若逃兵之被擒。豈非

重禍乎。修士亦然。若行聽命之路。主必厚賜厥佑。凡有所需。皆得供給。凡有所行。主皆福之。若違逆此德。必不能得主聖佑。則一步一蹶。陷於傲惡淫慾之中。亦何足怪。此不特一人之禍也。實閤院會士之不幸也。二。有訓蒙之責者。聽命之德。尤不可或少。蓋有諸己者。然後可施諸人。無諸己者。而後可非諸人。苟無此德。而期諸蒙童修之。豈有此理。然則訓蒙業內。而少聽命之德。尙復成何教育也。切勿曰。志氣勇毅者。不難以力服人。然聽命之德。不在乎強致。而在乎心悅。志氣勇毅者。施強迫手段。使兒童凜遵學規。不敢放肆。容或有之。然欲根蒂此德于兒童心內。非以身立表不爲功。其各勉修此德。庶獲主佑。能化兒童之心。而收訓蒙之益。

三。聽命乃修士分內事。怠修此德。必不能進益於修途。必不能享安靜之福。况

修士曾發聖愿。更宜納身降心於長上手中。如其私意是殉。必不肯完盡己職。且不能善守聖愿。當知一院之長。乃奉派自總長者也。閤院之士聽之。卽聽總長之命也。否則聖愿虛設焉。由是觀之。凡不與長上同心者。非善士也。冷淡荒謬。惡表害衆。遑問其進步于德途否也。善訓蒙之德日愈虧。愛聖召之情日愈冷。外雖具修士之衣冠名器。而內實違修士之實際遠矣。良心不得安寧。方寸不知鑒足。對於衆士。則厭嫌煩悶。對於自己。則褊急焦愁。種種害處。皆由與長上不同心所致也。

會祖曰。有二交焉。可使吾儕有福於德途。一乃天主。二乃長上。爲善交天主。更有二要。一。畏罪。而慎避之。會規內一切神課。全行之。且善行之。爲善交長上。亦有二要。一。老誠。訴明心事。無所隱瞞。二。馴順。從其引導。無所疑忌。士能善此二

交。抑何福也。若然。如修士不肯與長上同心。疑忌隱瞞。抱怨誹謗。如言此種修士。良心安靜。德行堅固。吾意走遍天涯。亦難尋得其人。由是觀之。順聽長命也。德行堅固也。良心安靜也。三者相繫而相維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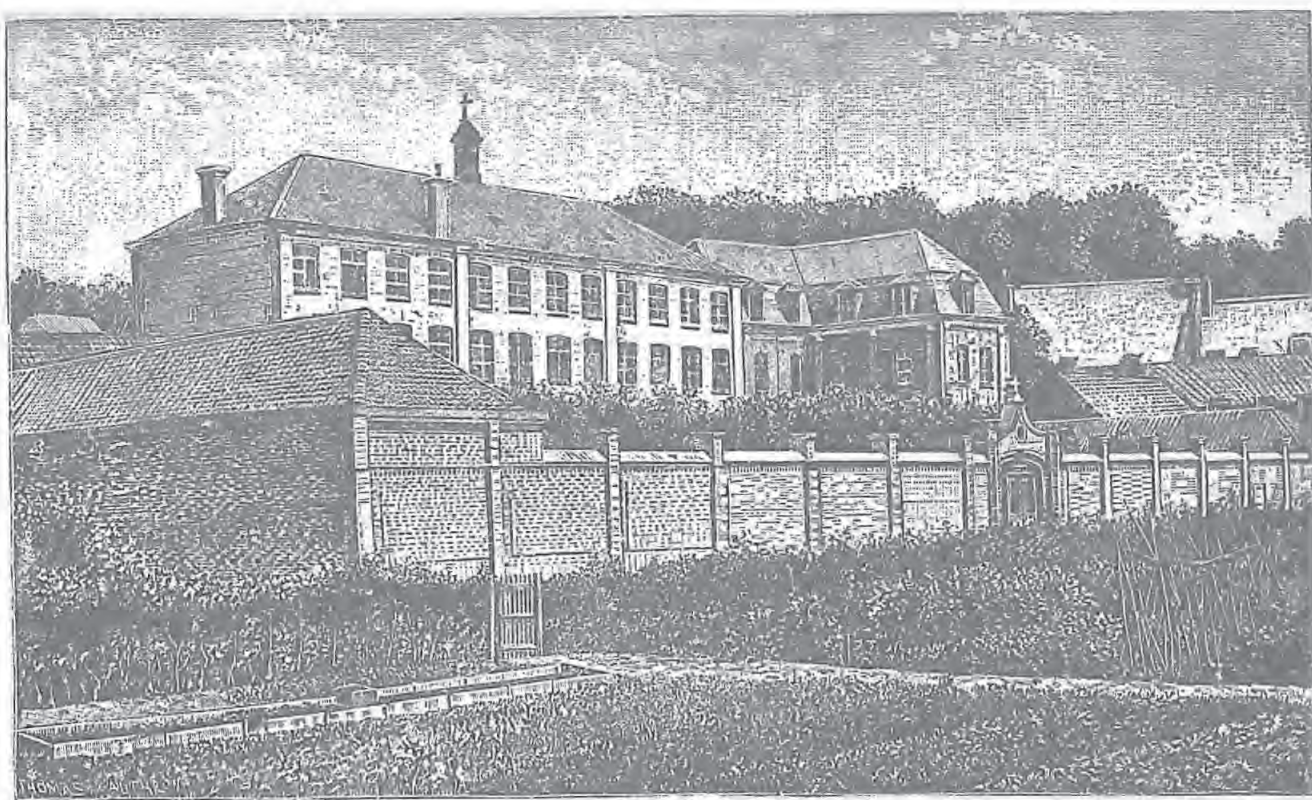
會祖珍重此德。無以加尙。時時處處。務修此德。卽如每遇修士行着會衣之禮。必先期稟求主教允許。然後敢行。或曰。何神父之不憚煩也。求得一便宜行事之權。不猶愈乎。會祖曰。信然。然我之不憚煩也。願習聽命之德也。且欲人知我之有所轄也。

會祖聽命之表。大有可風。有等修士。恥受轄於人。雖遇當取決於尊長之事。而亦不肯折節以問。觀會祖之德表。其亦知所愧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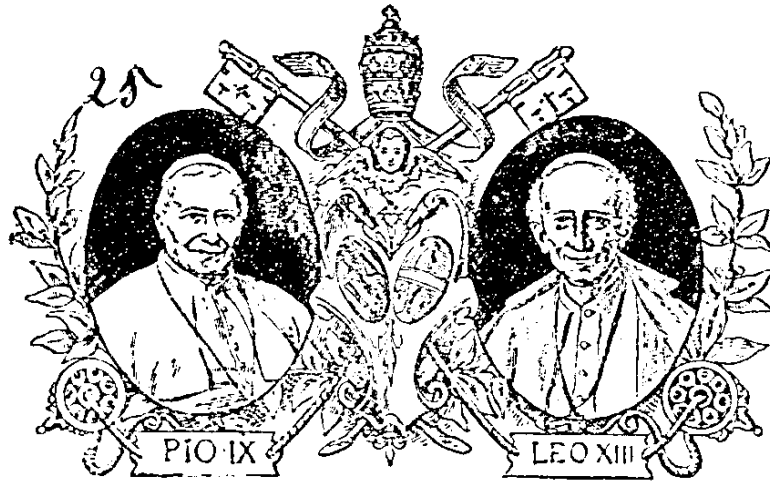
會祖之於教中尊長。極伸尊敬之忱。凡教宗之札示訓誡。則視爲天主之欽諭。

然。一日。會祖當衆恭誦教宗良第十三之上諭。標明淫書大壞世道乃命衆士肅立敬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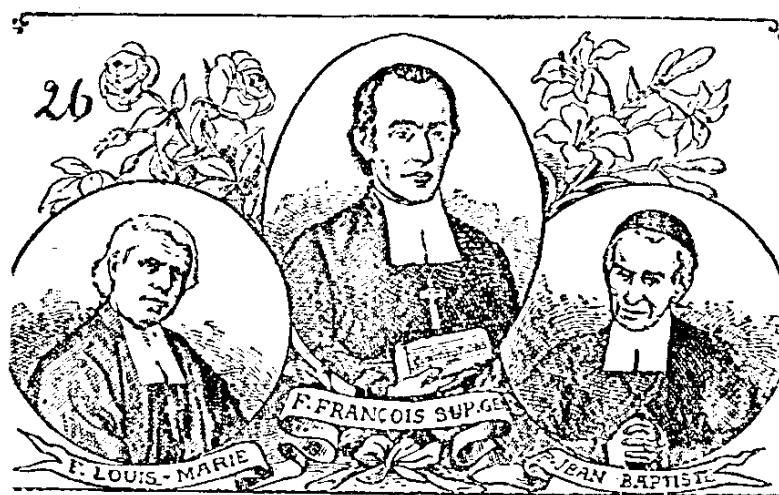
以昭敬重之意。且自此立一規條。會士不可閱有危險之書。如遇此等小書。宜火之。或交本堂司鐸。切勿自己閱誦。有一種書。原非醜劣。然不宜於修士之身分。亦不可閱。某日會祖見一士閱書極爲用心。乃問之曰。吾弟所閱何書。士曰。教宗定道不訛詳解也。曰。何人所撰。士曰。是卽當今教宗額我畧十六所撰者也。會祖曰善。然吾弟堅信此道否。士曰堅信。會祖曰。我亦全信無疑。雖目今有多博學名家。不信此道。然我心中。未嘗有絲毫之疑也。世上之光。皆來自太陽。正道之光。悉由於教宗。教宗之於人靈。一如太陽之於大地。然也。地上一日無太陽。則普世將成混沌。世人而違於教宗。靈明何以能持久。將見以訛傳訛。以瞽相瞽。則舉世禽獸。爲期不遠矣。英教之道。各信其信。千百其歧。推其原因。皆



Saint. Pol-sur. Ternoire. 保萊城學堂(一百七十三頁)



教宗比阿第九位 教宗良第十三位



第一總會長方濟各

士類斯瑪利亞

士若翰保弟斯大

(一百七十七頁)

因不認教宗爲元首之故也。聖教自創立迄今。千數百年。猶如一日。神權不可一日或無。卽聖道不可一日或混。其所以爲至一至聖至公者。良有以也。各級神品。各會修士。各國教友。舉皆同心同德。愛戴教宗。共保耶穌之道。統于不替。設如十二宗徒。自天降下。巡查世界。亦無能尋出一端當整頓之道理。蓋今日之聖教。其道理。規誠。聖事。得聖寵之法則。及神品之次第。與當初聖教。全然無二。此其所以爲真教歟。

會祖敬重主教。亦有可風者焉。每遇主教。必跪求降福。凡與會祖晉接來往之主教。見其老實謙遜。無不感於心而發於行事。親向本會。愛戴修士。會祖亦頗大慰於心。曾語衆士曰。吾儕承如許多數主教之恩眷。當亦大慰于乃心。主教者。宗徒繼位之人也。照世之明炬也。真教之柱石也。保世之食鹽也。而引導護

衛本會焉。吾無愛矣。衆位主教子愛吾儕。亟當孝愛而恭順之焉。

會祖又曰。訓蒙修士。當善與有神品者交。方得妥盡其職。而收實效。叔季之世。更不可緩。

或問主教巡視本處堂口。會士當如之何。會祖訂以下數款。俾會士參酌遵行。

一。如本處教友預備行迎主教禮。士亦宜率生恭與之。

二。與本堂司鐸商議定時。率閤院會友參拜主教。

三。參拜始終。皆宜跪求降福。

四。與主教對談。謙冲而恭謹。求其訂時巡視學堂。降福學生。

五。于主教巡視之前。務須清除院中各處。事事整齊。人人端正。

六。屆時出迎于大門之外。導之入公所。

七。主教司鐸既入且坐。則誦祝辭之童。前立恭誦。

八。凡此等祝辭。皆須預備。寓謝主教光臨之義。且表敬愛孝順之情。

九。祝辭既畢。跪求降福。

十。如主教欲遊行院中各處。則陪之同去。既畢。送至大門。臨別。跪求降福。

會祖更訂規數條。令衆士照本學堂之體制。斟酌行事。

一。視本堂司鐸。一如孝子之視慈父焉。

二。凡遇緊要事務。如辭退學生。頒發獎賞。總須與之和衷辦理。

三。放假告假。宜先稟明。

四。遷移會院。臨行。宜先參見。求其降福。

五。以時請其巡閱學班。降福學生。

六。凡出門拜客。宜先就正之。

七。設法使學生重視有神品者。而全心順聽本堂司鐸之教訓。

會祖數四叮囑會友。宜與本堂司鐸同心合意。守其訓辭。遵其指引。而謙受其責。凡事之不違會規者。皆宜盡力以助之。如教童唱經。教童輔祭。教童初次領主。教童善行避靜等事。皆宜順本堂司鐸之指引。本堂司鐸見修士品行甚好。學堂進益殊速。亦必安心。而生倚恃之情。

會祖對於此事。不特以言訓士。而且以身樹表焉。凡立會院。皆由本堂司鐸聘請。凡公出巡查會院。亦必先往拜見之。每至一院。欲觀學堂之進步底昂。衆士之品行優劣。只需聽本堂司鐸之口話。及與士來往之光景。斯知之矣。如彼此無有間言。且往來頗善。則以爲諸事妥善。不必更行考問。

如遇會院與本堂司鐸雅不相協。亦必責在會友。雖曲在司鐸。亦必設法爲之護衛。往往會院與司鐸意見不合。兩不相下。及見會祖謙和大度。疑團亦因之冰消。轉怒爲喜。轉禍爲福焉。

臥邦初學院既立。會祖歸道出里昂聖若望堂。該本堂司鐸因設養孤院事。與會祖有隙。當時會祖重病在身。知己不久于人世。亟願與該鐸修好焉。遂入見該鐸以白眼相看。寒暄禮數亦不通問。會祖中情忐忑。進退兩難。既而該鐸見會祖一片至誠。愧心漸起。敬愛有加。竟成刎頸交。臨別眷戀。不忍捨去。伴陪會祖幾半其程。

有等司鐸。見會祖恭敬謙遜。以爲其性畏怯也。故于立學一事。多方刻吝。然會祖勇毅。亦不稍退讓。凡事之有益於聖教者。厚薄尙可以遷就。若有礙於會友

之德行體統。則必毅然以謝之。

尙有一事。亦爲會祖切切留意而叮嚀衆士者。卽凡遇外間不順情事。如互結黨羽。主權相爭。衆士當格外謹慎。存身于中立地步。蓋吾儕立會設學。只在訓蒙。何可干預分外之事耶。當道者無論措置何事。一概不可過問。

某士熱心有餘。而智識不足。見本堂司鐸。與該處學堂。無甚來往。竟當面諫諍之。會祖聞之。卽召該士。而責之曰。是誰假爾以權。而管本堂司鐸耶。明日侵晨。卽當歸去。跪求爾本堂司鐸饒恕。士如命。步行九十餘里。行其補贖。

會祖旣命衆士。一心順從本堂司鐸之指教矣。此說也。未可拘泥執一也。如或司鐸願士行乎有礙會規之事。將奈之何。會祖爲此。更定一條會規。極明智。而有情理。會祖曰。如有司鐸欲更改本會之教授成法。或修士之度日規程。或賞

賜外乎會規之事物等光景。士當謙然應之曰。有礙本會公規。幸勿見怪。如司鐸仍執其見。士萬不可與之較論長短。仍謙然請其寬假數日。允已稟明長上。准後。卽行遵照辦理。此條會規。極爲明智。照此而行。可免爭論。司鐸修士。仍然和睦。修士未嘗開罪於司鐸。司鐸亦不能妄用己權。一舉而兩得焉。

第九章 論會祖重視神貧之德

會祖一生恒務習神貧之德。家中所析薄產。僅足供其於修院內衣食之費。故升鐸而後。無有積蓄。副鐸教於辣郡。所有廉俸。與貧者共。且爲其立會之用。厥初修士貧乏至極。所食屢空。而會祖憂樂與共。辛苦與嘗而甘心焉。凡己所有者。皆入爲公。毫不自私。某日。會祖手持一器。入語某士曰。此器可用。士曰。是乃爾者。非我者也。會祖異之曰。爾者我者。乃俗人之口語也。吾子修士。何亦用此。

二字。此器乃本會中之公物。凡士皆可用之。而何有於爾我也。

會祖立會伊始。手中毫無所有。築一小室。必須借貸。所聚少年。更爲貧乏。教之養之。取諸廉俸。厥後少年既多。乃開辣郡公捐。八年公費。皆取給焉。當時諸士食品。粗糲而廉苦。麵首乾硬。奶餅山芋蔬菜清水而外。別無長物。瞻禮日。可隨意用些塩猪肉。其食品既劣。烹調亦不合宜。固因年少無知。未嘗從事於此。而會祖及衆士之樂貧克苦。習以爲常。其意又不在此也。

一日會祖偕衆士晚餐。適辣郡本堂司鐸至。見一桌八人。只有生菜少許。該鐸笑而言曰。爾等夜膳。尙不足塞我牙縫也。貧哉。本會初創以來。近十五年。酒及牛肉。修士從未沾唇。直至一千八百三十年分。總院會友。始用半水之酒。及牛肉少許。他處會院。仍照初學院舊章。

至論當初會院之房屋傢具。衆士所著之衣服等件。亦十分樸素。凡出門行路。雖程途遙遠。恒徒步而赴之。並無日傘雨蓋。粗布爲袋。以當行囊。衆士安貧樂道。若固有之。

一善婦。送白糖若干與某會院。院長再四辭謝。婦不悅。以爲矯情也。院長曰。請易山芋一袋。方敢領情。吾儕小人。何敢用此美味。以自矯也。婦欣然携糖去。日夕。送來山芋一大袋。

有士數人。應聘至一會院。見地窖內。有美酒一桶。乃創學堂人所送者。衆士相顧猶疑。不知作何用處。遂議歸之本主。曰。本會修士。例不飲酒。幸勿見怪。

某士害病。居民爲之感然。數來慰問之。且贈餅餌諸物若干。士未之一嘗。一日。語院長曰。此種種食物。何所用之。我必無所用之也。乃送諸醫院。

銀鎖初創時。恩人所送之床帳衾綯。貴而美。士不敢用。置於空房。恩人屢遣家僕。送來飲食等物。偶見空房所存之床帳衾綯。棄置不用。歸以告。主人卽來問故。且曰。此諸床褥。其毋乃不稱心耶。院長曰。此諸物。極貴重而華美。吾儕感恩不盡。曰。然在爾儕臥於草上耶。試思我贈諸物。是爲爾儕享用。非爲棄置也。故自今宜用之。敝爲再購。院長曰。多費金心。敢謝不敏。然我當據實情以告。吾儕臥寢。不用褥。曰。是乃大錯。爾儕終日於學中。勞心勞力。至少寢時。臥於輦處。以資休息。以補身力。院長曰。本會前此無有用者。曰。然則此物將何用之。院長曰。敢乞用人帶回。主人再四勸用。士仍以不敢爲辭。主人遂命傭人帶回。此種華美貴重之物。旣出會院。諸士更覺欣慰。

觀此諸事。斯知厥初修士甘於淡薄。樂修神貧之狀矣。然亦僅遠步會祖之芳

踪而已。

會祖陶成修士。修儉德、節德、及神貧之德。日與之講論。時與之立表。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過則正之。失則改之。如此辛苦。方得與有進益。數次考問理事之士。如司賬者。司廚者。種園者。成衣者。做鞋者。詢其盡職如何。禁其浪費。遇有過失。則責之勸之。不特於會士如此。卽於築室之工人亦然。曾有一木匠。論會祖曰。我今始知愛惜木料矣。此皆尙鐸之功也。比如有木一具。能用爲某某傢什。而仔細斟酌。更可爲某某較善之傢具。則必善爲存放。尋求他木。以爲某某傢什。

會祖每至廚房庫房工匠房。必於節儉二德。三致意焉。或見一士不慎。弄毀物件。則極爲難忍。嘗曰。除犯罪外。惟浪費物件。毀壞傢什。最使我傷心難忍也。或

見司廚者浪費食物。必重責之。一日見飯桌下有麵包碎屑若干。遂責之曰。此何物也。何不收起而用於湯內也。當知世上有貧人不少。欲食我碎屑。亦不可得。此乃天主所賜之日用糧也。而爾不慎而浪費焉。豈非大干神貧之德耶。

某日見一少年。遇一物件。而踢之以足。會祖立將該少年辭去。或有怪其辦事過嚴者。會祖曰。彼若大年齡。悟司已啓。非兒童無知者比。敢犯此過。明示其悟。司有虧。不知節儉爲何物。其來也。圖哺啜也。大不宜於修士之道。留之何益。又一日。見一老年士。出屋。忘熄火。會祖罰其跪食午餐。

一日。會祖自聖沙蒙歸來。前有車一乘。爲本院取柴薪者。偶見柴薪數枚落地。乃拾起。置於車上。

會祖每日巡視院中各屋。如有無次序處。則親手整齊之。如遇窻門未嘗關閉。

或開而未有鈎掛。則亦親手閉之鈎之。

會祖訓士儉德。嘗述一故事。若曰。某甲。家道富裕。然節儉性成。一文不敢浪費。而於濟貧善舉。卻卓有可風。一家上下人等。皆以吝嗇目之。甲曰。如我欲於爾。儕博大方之名。亦何難也。然有百害而無一益。吾恐繼我而起者。將厚於己而吝於人也。由是而天主不降之福。雖欲處今日地步。亦不能矣。某甲既死。子孫浪費無度。家道日貧。餬口維艱。會祖曰。有掌會院之責者。其鑒諸。如儉食節用。雖該院進項無多。尙能以從容度日。否則浪費錢鈔。廣置無益之玩物書籍。傢具破壞。而不知修。傭人偷惰。而不知省。雖該院進項不少。而度支恒苦於不足。此等修士。無節無序。見識窄狹。非特有害於外事。卽神業亦難保其善行。會院遭此一切。人地事物。亦皆蹶而不振。豈非一絕險之瘟種乎。

士務節儉二德。非特訓條。實嚴分耳。旣爲修士。必須修神貧之德。如或漫不經心。弄壞物件。失落傢什。直可謂之曰。犯第七誡。必須補還。方可得赦。

會祖嚴定規條。如或弄壞物件。雖出於無心。亦當稟明長上。跪用午餐。凡衣服書本等物。雜亂無次者。亦宜當公受罰。

會祖令衆士。皆習廚司等業。一。爲修神貧謙遜之德。二。爲使本會諸事可以自己照管。不必假手於外人。三。更可以暫息心力。或請於會祖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廚司一業。何以習爲。會祖笑曰。爾儕中有誰能辟穀不食如天神者。吾儕人也。須飲食而生者也。故必需演習得法。方能資益於人生。如不得法。非特浪費錢財。更且有害於人生。漸至傷胃口。弱力氣。半途而廢。雖欲謀道而淑人靈。其毋乃力不從心何。

會祖願士自己縫補漿洗衣裳。不願假手於外人。此事也。非特本會爲然。已有多會習行之矣。有幾位盛德主教。皆修會出身。雖身爲主教。仍然漿洗縫補己衣。聖多瑪斯味爾訥。乃聖奧斯定會士也。升爲班國瓦稜橋之總主教。後仍著本會服色。或欲爲之備辦主教衣裳。堅辭以拒之。卻令傭人乘夜購針線等具。藏於苦鞭苦帶盒中。闢小屋一間。以爲祈禱行苦工手工之用。題其楣曰。無論何人。不許入內。蓋不願人之知之也。門雖設而常鎖。鑰匙存於袋中。一日入屋。忘閉門。適有知心友某司鐸。因公來見。直入。瞥見主教縫補褲子。大爲驚奇。曰。主教大人。而做手工。惡乎稱名。街上裁縫。無論誰何。皆可代辦。多不過十文耳。而何樂於爲此也。遂將褲子奪去。曰。任我尋人去做。主教面帶笑容。語之曰。止。任我自己成功。遂整容言曰。我固知我乃主教也。然亦修士。旣爲修士。須守神。

貧。且我乃本省司牧。既爲司牧。更當憐愛貧羊。我何樂於爲此也。實處於不得不然之勢耳。雖他人代辦所費無幾。然省此無幾。即可供貧羊之午餐。言畢。持褲手中。自己成之。

某日。高林司鐸來。其會衣一處。撕裂。乃問成衣士針線與布焉。士曰。請任我縫補。鐸曰。我習此工久矣。任我自縫可也。士再三敦請。不可。乃與之。鐸至房中。閉門補衣。斯衣也。亦實百結鶉衣耳。

會祖行此手工。數見不鮮。不必復贅。觀以上諸善表。則真正修士。當知所師矣。彼夫以行手工爲褻瀆品位之士。亦大可怪已。

會祖極愛神貧。故時時以此德勉成修士。親訂規數條。命士遵守無違。每年避靜時。細察每士。有否不合規之事物。凡會規以外之物件。或私有之物件。或不

急需之物。或寶貴細巧之物。皆宜陳列院長房中。

各會院內。無論有何陋習。會祖必毅然革除之。雖無關之細事。或出於偶然。雖或相去極遠。亦必甘心步行。至彼以改正之。

一日。會祖聞某處院長。約訂鄰近數處修士。齊集午餐。所食品味。恐有礙乎神貧樸實二德。遂於訂期。蒞至該院。嚴辭以責之。命其饗衆。遵照會規制度。卽午。會祖亦在座。與衆談笑。藹然可親。

某日聞言某會院購磁器若干。精美絕倫。會祖卽至該院。查看磁器。然皆尋常賤貨。問曰。尙有更好之磁器否。院長曰。無之。會祖曰。有人訟爾。購買精美磁器。有礙神貧之德。是妄言也。人言之不可據如此夫。然此事也。亦可資益於汝。經歷而見識之。蓋爾年少長。宜時時與人以善表。凡爾所行。皆資人口舌。品行美

惡。人皆師之。嗚呼。可不慎與。

某甲貧無立錫。持紬袴一條。叫賣於某處院長前。旣而再四切懇。必須買去。以濟燃眉。院長不勝其擾。與以二元。論原價必倍其值。會祖聞之。召之來。切責之。院長據實情以告。會祖曰。良心不昧。爾定知此事之不可爲也。我茲問汝。此袴曾帶來否。袴價曾記賬否。士曰。未有。會祖曰。卽此可知爾之良心不昧。知此事之不可爲也已。照會規之花費。爾必公然記賬。善士處事。凡不敢記賬者。亦必不敢買。凡不敢呈於長上者。亦必不敢有言。畢。卽將此事擱起。閱月餘。諸事屏擋。會祖巡視該院。稍叙寒暄。卽起。啓儲衣櫃。瞥見紬袴。持以二指。距頗遙。若恐洩己焉者。曰。從我。直入廚房。付之爐中。登時而燼。曰。此亦僅燒貨耳。會院總不可存留此種禁物。會友總不可觸摸紬物。

神貧之德。不特在於衣食。卽房屋傢具。亦當從事樸素。花紙之壁。精美之畫。凡屬於裝飾而不切實用之物。皆不許用。

某處新設一會院。會祖往視之。見各牆壁花紙琤瓏。殊爲富麗。會祖不悅曰。此等裝飾。大不宜本會修士。衆士曰。信然。然此等裝飾。皆前我而修者。吾儕旣來而揭去之。不特妄費一番。且未免矯情。會祖曰。如我居此。日未暮。四壁必白。

會祖以神貧爲得本會宗旨。至要之德。嘗語衆士曰。本會宗旨。只在貧瘠之地。訓蒙而已。貧瘠之地。進項無幾。如不修神貧之德。其何以堪。若多議身價。則地方亦將不我容焉。本會寧不將倒閉耶。吾儕旣爲修士。發絕財之愿。本會宗旨亦然如此。故修神貧之德。實乃當務之急。嗜好逸慕名貪財之心。在所宜革也。否則有名無實之士耳。

會祖以身立表。凡事皆然。每出門行路。概安步以當車。如不得已。則取下等之客位。會祖居巴利時。僕僕道途。日無寧晷。兼之有病在身。異常勞瘁。某鐸語之曰。車行耳。費文幾何。會祖曰。車行甚易。途次皆有。然來往車行。若主人翁。非吾所謂修士也。夫神貧之愿。無辛苦。何以立功也。車行費文。固無幾也。然積之久。必成大數。如會院每人隨意坐車。或購零星小物。以爲所費無幾。而年終一總結。必將有駭人聽聞者。其非一大漏卮乎。

某士嘗購零星小物。而不甚急需者。會祖訓責之。士曰。所費無幾。會祖曰。凡事足以侵蝕聖愿者。雖小亦大。爾豈以爲聖愿之德。不勞而修耶。尙復成何修士。度日無所拘束。定不能完守聖愿。發愿主前。而不守。是重積債也。如爾以爲不犯聖愿於大事。斯已足矣。是乃大錯。蓋不犯聖愿。與夫完守聖愿不同。不犯聖

愿。只需不行外乎會規之事。如買賣送借私積等是。而完守聖愿。修聖愿之德。立聖愿之功。必須度日行事。相宜於聖召體制。衣食等需。都照會規。方爲允當。會祖以會中公物。宜留心保守。一如保神貧者然。總不許會中無論何等人。取公物而私用之。初收入會時。當卽丟棄與會規不相宜之物。

一日。司賬士在某少年書箱內。尋出書籍數種。銀元數枚。會祖見之。極爲心憂。嚴辭以斥之。毅然以辭之。時天已暮。風雪且大作。會祖立令出會。不待明日。會祖臨終之前數日。聖儒連本堂司鐸。楊君味野。其知心友也。來問疾。旣而手指桌上木苦像曰。請以送我。爲一記念。會祖曰。然。願以贈。然當知。我已發絕財之愿。凡物皆不能自主。必須待總長允准。然後敢與。然吾友可安心。總長必將以之送爾也。會祖求得允准後。卽將苦像贈之。

嘻。有如本會修士。善守會祖之訓。善體會祖之心。善法會祖之表。善修神貧樸實之德。則蒙主福佑。有必然者。此二德也。乃會祖所遺傳家之寶也。吾儕後人。當如何善保此寶。而勿失之也。

第十章 論會祖割愛之情

會祖爲獻身於主之故。將現世所有。全然割捨。全心全靈。全意全力。孝愛天主。絲毫不貪亂人世。自修道以來。雖每年放假歸家。然一如外人。毫不管家中事務。惟勉立善表。教訓家人。副鐸教于辣郡時。除赴馬萊巡視會院入門一省外。從未一見其歸家。

會祖領受神貧之志。惟爲聖教救人靈魂。非以爲家也。雖其同胞手足。未嘗一受其臂助。昆季中有提及家事務者。則怫然不悅。一日。兄遭難。需錢使用。急於

星火向會祖借銀元若干。會祖違情不過。如數與之。兄甫出大門。會祖悔從心起。且恐遺劣表於衆士也。立使人追還。且曰。如不取回銀元。不能回院。無何。銀悉取還。會祖始安於心。

天主與人以聖召。必先賦以割愛之情。此情也。卽成德之基也。經云。如欲成德。其將汝所有。施與貧乏者。而來從我。必將獲大寶於天焉。又曰。如或從我而猶戀厥父母。惜厥身命。非我徒也。從我云者。卽從主也。卽入修會而務成德也。由是可知。凡爲修士者。而不遵主聖訓。非主徒也。必不能獲大寶於天也。彰彰明矣。會祖明知此道之真。全信無疑。故爲明人之有聖召與否。先觀其有否割愛之情。斯知之矣。士而過戀家庭者。必不能恒存其聖召。會祖曰。欲恒保聖召。至死不變者。必全心全身入會方可。足踏二舟而涉危川。及溺堪虞。彼夫入會而

圖開眼界。好新奇。或猶疑半可。心不牢固。或貧乏不能自存。藉以餬口。或圖習學問。藉以贍家。或吝惜初學之費。猥曰不能。是皆足踏二舟者也。欲期其修成。必須猛力喚醒之。毅然定志。不二其心。方可。

某少年數求入會。尋將三百佛郎。交與會祖。會祖語衆士曰。此少年也。確有聖召之據。諒不虛我所望也。或問何以知之。會祖曰。三百佛郎是憑耳。此憑也。乃其多年省食儉用而積者也。如其人無割愛之情。必對此佛郎而有戀戀不捨之情。彼則毅然授我。毫無吝惜之態。以是擬之也。

會祖屢訓衆士曰。爾儕欲得神慰而獲福幸。宜具家人兒女之心。不可存傭人之情。經云。人遠父母而卽其妻。乃人道也。修士之道亦然。固宜遠其父母家園。而全心淨配與耶穌也。如或心爲二役。是傭人也。修士云乎哉。然兒女之心。及

備人之情。亦自有辯。如或視長上若主人。若巡捕。因而畏之避之。視會友若陌人。若行夥。各顧己私。不加喜感。此種修士。行事瞞背長上。隱己毛病。抱怨毀謗。無所不至。處會友之中。既無愛德。便無恭敬禮貌之心。天良茫刺。酸澆無慰。只圖便宜。毫不顧人。會友或遇急需憂苦時。而袖手旁觀。一毛不拔。會中之利害。學堂之興廢。直如國外事。毫不介意於方寸。其於傢具什物。毫無顧惜。弄毀與否。絕不關心。此等修士。非特可稱以備人。直可名之曰敗家子。曰瘟種兒。

會友具兒女之心者。大不其然。視長上如父母。而孝愛之。倚恃之。聽其訓誡。而順其指引。樂受其規勸。而甘忍其責斥。有過則白之。務使長上認明己之品行。蘊蓄而後安心。視會友如昆仲。需則助之。愛則慰之。護衛其名聲。隱原其過錯。務滿修會之宗旨。而存修士之體制。勞心勞力。勉立諸德之表。爲學堂之興盛。

修會之發達。勞筋骨。餓體膚。耗血力。不惜也。

聖經所言從主之士。卽於今生亦百倍其報。斯義也。不可混而言之也。亦惟孝子之士。方得斯報。同居之士。見其如此良善謙和勤勞友愛。人各有心。能不以愛還愛。以德報德耶。至傭人之士。非特無百倍之福。實膺滿腹之苦也。魚出水。不能以泳以游。骨出環。全體爲之不舒。吾於傭人之修士。亦作是解。

會祖曰。士之於割愛之情。萬不容少。如或敗於血肉之情。其人必將修會體制。及修德之熱心。同時敗亡。心不可二役。凡戀厥家庭者。必不愛厥聖召。因愛難割。而失聖召。而罹永殃者。已史不絕書矣。因囿於資助父母之妄談。而出修會。而背正道。傾家蕩產。品行污穢。玷辱厥父母。凍餒其家人。此種修士。亦已數見不鮮矣。

照聖教公理。凡父母不便自存。兒女嚴分。孝愛奉養。此論也。未可以例修會之士。然當時勢急迫。果有真正緣故。而可離修會。無虧其天良者。當照聖教博學士所議條件遵行。方爲允當。

聖教博學聖師公議條件如下。

一。父或母。委實貧困。不能自存者。二。委

實別無他法以助之。三。出會院。是否定能贍養父母。四。全照長上之指引

行事。五。父母死亡。或能從容度日。該士卽當復回會院。

當知魔鬼於會院所設最危極險之陷阱。莫此誘若也。卽誘士存想照顧家務。憂恤父母。乃人子分所應爲之事。由是而進。思違背聖愿。猥爲無罪。遂萌出會之想。是誠成魔擒矣。

某士多年在會。卻具傭人之心。凡事自私。不肯明於長上。一日。思欲出會。請於

會祖曰。母守寡多年。膝下別無兒女。願歸終養焉。會祖曰。此魔誘耳。幸勿妄思可也。且爾出會歸俗。既不便於救靈。復不能以事母。知弟莫若師。吾弟慎勿妄想以害己害母也。士不聽。既出。不歸家。遊蕩街衢。不成人品。母聞兒出會。憂忿成疾。乃病死。

更有一士。亦受終養老母之誘。屢求會祖允其出會。會祖再三解勸。且曰。爾家景况。我知之甚明。爾今修道此間。正天主所以厚報乃母也。由此可知。爾爲修士。適保家之本也。爾母年高德邵。事主大方。而主錫以鴻福。令爾修道。今竟聽魔誘而棄修途。猥爲養母。實禍之也。爾母已獻爾於主矣。豈非一絕大善事耶。而如爾違棄聖召。便是滅此善事。而爲人亡家敗之原因。爾之立意。原欲歸家孝養也。反成忤逆不孝之子。豈非計之至左乎。夫召爾入會者。乃天主。非我也。

我實無權允爾出會。且爾已發愿於主矣。今竟棄而不顧。將何以對天主耶。士聞言。大動於心。跪語會祖曰。神父。爾言誠是也。我入修會。實是我母虔禱而得者。恨我度量窄狹。願惜肉身。恒負天主聖寵。而溺血肉之情。我茲許爾。今以往。不復順從魔誘。作歸家之想。盡我力之所能。勉爲善士。後果如所言。

會祖曰。士不能割愛。不特有害於成己。而且貽累於所愛者。蓋主既見其違背聖召。諸事由己措置。主必任其所爲。而不降之福。主既不之福。事必敗也無疑。士而割愛以獻主。主必福之。且福其所愛者焉。聖類斯聖達尼老將所愛之家庭產業。割而棄之。奉身事主。而兩家發達興盛。大名播傳於宇宙。有如二人未嘗割愛以事主。終其身勞心勞力。孝順父母。照管家務。吾恐公撒格各斯加二族姓氏。久已淹沒無聞矣。

某士從事修途。歷年頗久。只因愛未全割。竟致失迷正道。會掌院於某處。函請父母。來院相晤。家中事務。時時關心。過以習而愈深。罪以犯而愈重。竟至于犯聖愿。借以銀兩。會祖知之。極爲愛傷。乃藹然責備數語。士知罪。承認不諱。然情慾既深。所愛難割。犯罪彌重。會祖痛辭以訓之。且曰。若不改此惡習。將來禍患。殃及爾所愛者。士盲然不改。遂出會歸家。無何。父母病死。與幼弟同居。弟不良。將其銀兩。奪爲己有。遂之出門。彼狼狽多年。稍有積蓄。正思起家。不幸短命。臨終遺書。將產業傳於胞妹。遂一病而死。弟復爭產。控至上憲。且謗及死兄。訟事未結。主罰已至。亦病而死。噫。愛未全割。竟至犯聖愿。失聖召。生於憂患。死於凶禍。竟至手足成仇。而人亡家敗。產業入官。然此猶其小焉者耳。至於靈魂得救與否。更爲難乎其言之。會祖嘗語之曰。若不改此惡習。將來禍患。殃及爾所愛

者。吁。可畏哉。

第十一章 論會祖克己之德

聖保祿曰。耶穌之人。必須將肉慾偏私。卸於十字架上。勉於己身。補主苦難不足之處。耶穌之人。必易愛財之心而愛神貧。易愛肉情之樂而樂克苦。易愛他人物之心而全心愛主。死於自己。逆本性之所好。絕耳目之所欲。思言行爲。純爲恆主。必如此。方可稱爲耶穌之人也。

會祖之對於此義。誠不愧矣。生平常以克苦之刀。將三司五官。祭祀天主。如欲將會祖終身之苦節。全行演出。更僕未可終也。此章亦只約畧叙數故事而已。會祖定規。飯時以外。無所飲食。此規也。生平守之極嚴。雖役重勞。行遠路。亦不稍寬。往往兼日。徒步而行。天且炎熱。清水亦不肯一爲沾唇。且辭曰。飯時以外。

飲食未慣。或訓曰。如此嬌養。猶甚於飢渴之害。或曰。人之於身。因習而成癖。癖則難克矣。如任口腹之所嗜。縱耳目之所欲。非特不能爲善士。亦不稱爲善教友。會祖居修院內。從不飲酒。蓋知酒乃逆潔之物。如人飲食無節。不知克己。其必不能修潔德也。當初立會時。訂規。會友不飲酒。厥後勢移時遷。乃訂用牛水之酒。會祖平素用飯。不過二盞。全無嗜好。雖粗糲亦甘若膾炙。從未出一怨言。從未責怪廚司。會祖出巡會院。如供與另外飲食。彼必不肯一嘗。

會祖會巡視某會院。山水驟發。不得歸。該院清貧。除山芋奶餅外。無他長物。每餐皆然。該處會友。亦皆樸素樂貧。會祖大動於心。歸總院後。數函致該院長。以表感激之心。又巡至別一會院。時已午正。該處院長。異常忙碌。且極爲難。會祖曰。不必忙碌。吾儕同食可也。院長曰。惟生菜奶餅而已。會祖曰。無山芋耶。曰。適

買得熟之必需久待。會祖曰。取以來。我助去皮。人多則工省。廚司新手。頗外行。會祖教之。既熟。與衆共餐。於心甚樂。又一日。會祖遠行至一會院。廚司備飯。會祖曰。無庸。將午餐餘羹供我。足矣。曰。無矣。會祖目視室隅。有棄肉一塊。曰。此非肉乎。曰。已敗。不可食矣。故棄之。會祖曰。以供我。遂切而食之。命以其餘爲己晚膳。此肉實敗而臭。令人難咽。然會祖志在克苦。不忍失機。故食之。

會祖以飲食克己。乃進德之初步。嘗曰。不能節嗜好者。必蹶躓於德途。蓋肉情之奴。遇誘而潰。由是而犯不潔者。比比然也。

一士每見食物。必取以嗜。會祖屢責之。不能改。且以爲小事。無害於德。一日。遊於園中。見樹上懸實纍纍。任手取一。而納諸口。會祖切責之曰。爾豈不知原祖失地堂之福。累及普世萬民。禍根於此種罪乎。而步其後塵耶。啖一菓餌。以表

面觀之。似無關事。然實犯罪之因也。燃人慾火。減少主佑。陷靈於極危地步。豈得謂之小事耶。經云。小事不忠者。大事可知。此等小事。尙不能克制本性。將來一遇大敵。其何以堪。

會祖若聞士有怨飲食菲薄者。心中必爲憂傷。嘗語衆士曰。爾儕非爲飲食衣服事事稱心而來也。實爲克苦補過而入會也。彼夫圖哺啜者。必難嚙道德之厚味。名爲修士。實飯囊酒袋耳。且怨飲食菲薄者。大抵出於貧家子弟。在世俗中難得一飽之人也。夫修士之正志。謀道者也。修士之真容。神貧者也。疾病困難。飢渴冷熱。無不安之若素焉。因知入會修道。爲做補贖。爲行克苦。以獻已於天主也。奈何爾儕以小不如意。竟爾出怨言乎。

會祖視己。宛如大寇。時謀所以難爲之。克苦之。自修道以來。恒用苦鞭苦衣二

然其訂會規。除瞻禮七守大齋外。未嘗命士別行外面苦工。其意蓋謂外面苦工。當是每人與神師定奪。方得實益。又以爲士業訓蒙。不無勞心勞力煩難厭苦處。忍耐而樂受之。亦聖賢克己工夫也。

會祖論會規至克苦章。嘗語衆士曰。章內雖未定苦身工夫。並非曰苦工之不必行也。師主之人。其知道乎。然此種工夫。爾儕修士。未可任意而行。須先與神師長上商議。方可行事。至論內苦工。更爲緊要。若只圖外苦工。而悞內克己。是鄉愿之類也。

會祖論內克苦。而演以下四端。

一。克制偏情。偏情之最著者。若驕傲。若自惜。若溺愛。若嗜好。若固執等是。會祖曰。不守嚴齋。不打苦鞭。不束苦帶。亦能爲善士。亦能救靈魂。然偏情不忍克。

毛病不忍改。人心不忍束。斯人也。萬不能成德。且難以救靈。免守齋而不行苦工者。不乏其人。而免克己而不必修身者。未之有也。自古聖賢。未嘗行苦工者。爲數不少。卽聖母在世。苦身工夫。聖經未嘗提起一句。然自古聖賢。無一非嚴行其克己之工者。且謹守五官。無時或懈。此吾儕後人所宜恒務克己而不容一息之息肩也。好名嗜逸之心。所宜克也。不克。則有累於修成。而易陷於罪戾。本性所具之毛病。所宜革也。不革。則有玷於品行。而致厭於同人。喜新好事之偏情。所宜束也。藉以資神修而補往過。吾儕同居共處。人各其性。卽難免冒犯爾我之端。所宜存恕心而具原情。寧捨己而樂人同。果能人人如此。則會院卽天堂也。橫逆之加。等言以責。雖自問非罪。亦樂受而不辭。以德報怨。以恩報仇。世俗以爲矯情之舉。正吾儕所謂超性之功也。克己至此。庶滿吾主愛仇之聖

訓歎。

論至此端。會祖所遺之善表。殊足以令人嘆賞。會祖一生。遍受艱辛責斥。照本性而論。受辱非罪。罔不訴直。叫屈者。而會祖受之而甘心焉。鄰翁某甲。性粗魯。不守教規。多年嫉視會祖。或當場辱罵。穢語難聞。或傳帖譏刺。令人傷心。時而大言不慚。聲稱燬修院。逐會友。時而唆使流氓。毀我園籬。傷我菜蔬。而自會祖視之。若天主所賜一修德之機也者。忍耐之。恩待之。請衆爲之禱。幸哉。竟致其回頭改過。歸向天主焉。會祖助之得一令終。曾與村人某乙有隙。已成官司。死時尙未清結。會祖爲之講和。所有利益。全歸於該家之孤兒寡婦。

二。克苦於職業。凡長上所派遣之會院之事業。皆當以均平之心視之。無可

無不可。惟長命之爲可。勉盡己職。凡遇克己絕意之機緣。幸勿交臂失之。因此等苦工。甚愜主心。必合主旨。毫不雜以私情也。且乃人人當行者。並無矯同立異之態。同時又可修至高之德士之業。訓蒙者。此等機緣。時時能有。如對於學生。須刻刻留心。約束自己。一舉一動。或言或行。必須端正穩重。方能表率羣生。學生中不無粗笨愚魯者。亦當克制自己。良善待之。學生中或有悟司未啓者。言語不解。文字不達。宜作便於領悟之言。反復以重之。等等機緣。幸勿忽畧。則終身積功。必然不少。

會祖爲此所立之善表。亦卓有可觀。自立會伊始。卽與修士。分度貧窮日月。調理之。訓誨之。教之禮貌。傳之學問。改其毛病。而陶成其德。業已心力俱用矣。栽培會士以愛聖召之心。成就會士以善訓蒙之材。口講指畫。亦已舌敝

皆焦矣。初入會者。概皆少年貧兒。來自山野。一字不通。兼賦性粗魯。毫無見識。會祖卻安然與之同居。同工作。同祈禱。同散心。同飲食。事事躬親。直如家人父子。嘻。會祖之一片苦衷。真絕無而僅有者矣。

修士中善體會祖之心而資慰之者。固不乏人。然心地梗頑。不聽訓言。行爲放肆。祈禱冷淡者。亦復不少。會祖雖愁腸滿懷。徒喚奈何。然亦以此爲主所賜習忍克苦之機緣。故安心忍耐。從未著不豫色。而發一怨言也。勢不得已。而必須施其責備警戒。亦必和言悅色以施之。致受之者欣然改正。毅然前進。間有難馴之士。狼子野心。非特固執不服。而且言語衝突。傷會祖心。會祖惟默默無言。忍泣吞聲。爲之禱主而已。

某士稍受訓責。輒怨。而忿形於色。無何。自悟己非。跪求會祖寬宥。且曰。幸勿

憾記於心也。會祖曰。賢弟。是何言也。憾情絲毫未浸我心。遂起之。與行接吻。禮。此類故事。會祖行之。非止一次。

三。克苦於本位。卽忠守會規。照時行事。此卽時時祀己與天主也。或祈禱。或用工。或守默靜。或盡職分。時時拘束。刻刻謹慎。外此。則務修神貧聽命謙遜端正仁愛等德。期至高等地步。人也如此。寧非以克己利刃。奉祀心身於主乎。如此度日。可謂日行補贖。人前雖非大事。然天主極爲愜心。是卽日積常生之功也。更可知如此度日。純是契合主旨也。蓋此種克己之功。定非人慾所欲。肉情所甘。本性所好。世俗所讚。魔鬼所助者也。純是來自天主也。純是踐行耶穌聖母及歷來聖賢之芳表也。然而度日如此。非易事也。欲時時遵照會規。卽宜時時敵禦肉情私慾世俗魔鬼也。宜時時束縛三司五官七情四體也。聖賢稱如

此度日。曰致命。良有以夫。

凡會祖所訓於人者。莫不先以身嘗試。而後方敢出諸口也。其于此端也。亦然。如公行神課。常是會祖一人當先。爲修神貧、謙遜、端正等德。亦無非會祖身先衆士。爲勉力榮主。爲成就修士。爲資益修會。與會祖同志司鐸。不乏其人。亦惟會祖著先鞭焉。其所以如此奮勇爭先者。並非其本性之所好也。諺云。立功非苦不成。必其先克己寡慾。束縛私情。捨棄嗜好。方能修得到也。會祖嘗曰。我每晨於四點鐘時起身。至今二十餘年。尙未習於性成。每屆此時。必須勉力克苦。方起得來。由此可知會祖德修直至超等地步者。並非其生性如是也。實勉強而成者也。起身小事。人所易忽。而會祖曾未有一日之或遲。鐘一鳴。便起身。昔人有讚聖味增爵者曰。鐘一鳴。二鳴。三鳴。聖人卽醒而

起而衣。以之稱我會祖。有過之罔不及焉。

會祖居恒。事務猥集。日間無暇誦鐸德日課。故不得不減縮眠晷。而慣於四點鐘前起身。會祖春秋垂暮。日式衰微。衆士環請少息。勿事勞碌。會祖亦頗自知病弱殊甚。勛力大不如前。然於起身一事。從不自寬。且迅速無比。鐘一鳴。身已起。或謂其刻己過嚴。非理所宜。會祖曰。若順本性之所嗜。每晨延宕數分。將來補在煉獄。其何以堪。如此習嬌慣養。迨至耄期倦勤。勢必將會規全行拋棄。尙復成何修士。夫士而怠於成己之功。是失職也。是棄靈也。爲保身健而輕棄靈魂。智者不爲也。

聖保祿嘗論己而言曰。當我孩提之時。言語想悟。悉如痴子。迨成人以後。言語想悟。較孩提時。另有一番高妙。以觀會祖。正符斯言。孩提之時。母呼其起。則心

滋不服。語母曰。迨我長大成人。由我作主。我必高枕安眠。直至日上三竿。迨會祖長大。由已作主。似可安安其眠。遲遲其起。然屆時起身。仍留戀夫床褥。自覺無丈夫氣。更非所以成人也。由是觀之。天主聖佑。與夫克己之德。竟能化人至此。亦以奇矣。惜乎。有等修士。亦已長大成人。然觀其心情稟性。無異孩提。推其入會之初心。亦惟圖肉身之便耳。聖女德肋撒曰。此種修士。爲順本性之所好。時常捏造虛言。粉飾自己劣品。聖若瑟加肋森爵嘆曰。此種修士。實是可惡。重視肉身。輕視靈魂。非特不稱爲修士。且有玷於教友之名也。

四。克己於際遇。凡遭困苦災難。疾病衰弱。水火盜賊。天時之冷熱。靈境之乾枯。誘惑之猛烈。水土之不宜。居處之不便。等等災難。皆能安心忍耐。便是克己於際遇。此種克己。頗愜主心。蓋所際遇。直來自主。非特修忍耐力。克己之德。兼立

翁合主旨之功。

少年某請於會祖曰。敢問會中。有何苦工。會祖曰。無之。少年者大爲奇異。會祖解之曰。會規雖未指定當用苦衣苦鞭二物。然在會內。克苦之機緣。實是不少。能善用之。則克苦之工。綽有餘裕。與人同居。善於訓蒙。完守會規。此三事也。實重要大事也。如爾肯捨棄私意。爲主受苦。此三事也。足爲爾升天之階矣。卽可從此著手。善行修途。將來行有餘力。再可酌加苦工。

克己格言

會祖曰。欲度神生。克己其首要也。蓋天國惟努力者可得。茲例格言四十則。凡我同人可斟酌取用焉。

一。凡本性所嗜好。而不急需者。宜克己以辭之。凡本性所厭惡。而無不善者。

宜克己以承之。

二。行役歸來。渴欲休息數分。則克己曰否。半分不與也。

三。欲坐。或欲立。以圖安逸。則克己曰否。毋殉爾慾。

四。默想時。思欲倚欲靠。或蹙足而立。則克己曰否。當肅然而立。或端然而跪。

五。飯桌盤內有嘉穀塊炙。則克己曰。吾將取其稍劣者。我罪人也。不宜此種美味。

六。腹飢。亟欲狼吞虎咽。則克己曰。請少安勿躁。緩食而細嚼之。

七。天熱口渴。遇凉水。亟欲飲。則克己曰勿嘗。救世主于苦架上所飲何物。而忘之耶。

八。談論時。亟欲有言。則克己曰。捫爾口。吾主在世。何嘗多言。言多語失。戒之。

戒之。

九。受責欲辯。則克己曰。隱忍勿言。吾主受難。何嘗多辯。况彼無罪。而我有罪者乎。

十。受人譏刺、凌辱、掌擊。亟欲報復。則克己曰。欣然忍耐之。或報之以德。答之以禮。持之以恭。

十一。欲欺笑同人。或學生。則克己曰。與之言善。至少結舌不言。

十二。與某稍有隙。不欲見之。不欲與語。則克己曰。見之。與語。且求恕焉。

十三。欲斥同人。或下人。則克己曰。良言以待之。

十四。只知自愛。不欲利人。聞人求助。則避之辭之。此大不可也。當克己而勉以助人。

十五。事事違心。雅不欲耐。則克己曰。此固違我心。亟需忍耐以補往過。慎勿稍形于色也。

十六。時或亟欲出言。亟欲行事。則克己曰。姑俟之。姑忍之。姑舍之。

十七。欲放步而趨。以逞輕健。則克己曰。遲遲吾行也。何急焉。

十八。誦日課經言。欲草率以塞責。則克己曰。口誦而心維之。無欲速。

十九。有新奇之談。悅耳之音。亟欲屬耳焉。則克己曰。避之。毋聽。豈有入堂聆主聖訓之爲愈乎。

二十。有悅目事。衆皆趨前。則克己曰。吾不關心也。何足悅我目爲。

二十一。園花盛開。芬芳可人。亟欲取而嗅之。則克己曰。勿取。上獻此芳葩於我主。

二十二。欲食一菓一餅。則克己曰。勿圖口腹之慾。主將厚報爾焉。

二十三。飲食以外。欲有所飲食。則克己曰否。吾主曾守嚴齋四旬。而爾半晷之不能忍乎。

二十四。天寒欲煖身。則克己曰。遠火遠火。適所以遠獄火也。

二十五。遇苦欲怨。則克己曰。此苦較我過犯。太不相宜。主爲愛我。賜微苦以煉我罪。亟當謝主。

二十六。夜來未嘗安眠。亟欲白于人前。則克己曰。言之何益。主知之足矣。

二十七。受誹謗詰責。亟欲表白。則克己曰。勿形不豫色。此益靈之藥石也。

二十八。晨鐘鳴起身。仍欲留戀數分。則克己曰。速起。此數分也。將來補在獄火。其何以堪。

二十九。受責非罪。則克己曰。理當鳴謝。至少怨言。不可出諸口。

三十。冷熱陰雨。欲出怨言。則克己偕先哲同聲頌主曰。寒熱雨露。俱讚美主。

三十一。病勢冷熱。中情乾枯。則思主苦難曰。將我小苦。和爾大苦。上獻聖父。以補我罪。

三十二。受大創鉅痛。宜謝主而曰。此猶不足也。望主寬宥我罪。

三十三。欲外望眺遠。則克己曰。守爾目。主以仁目望爾。改過。爾尙欲遊目騁懷耶。

三十四。受函件。亟欲啓視。則克己曰。俟一二刻鐘後。再行啟視。

三十五。某事極順我情。切欲行之。則克己曰。勿行此。行之無功。

三十六。誦經時。厥持經本。則克己曰。宜兩手慎持經本。

三十七。欲讀某書。而不切于實用者。則克己曰。束之高閣。而取某某書以自勵。

三十八。途次。亟欲目視左右市肆。則克己曰。爲愛主故。端慎乃目。

三十九。某童愿而可愛。則克己曰。勿注目視之。

四十。某性劣而貌醜。則克己曰。宜甘心愛之。樂與之言。

第十二章 論會祖之謙德

照聖師奧斯定所論。凡爲教友。皆宜務修謙德。蓋謙德乃萬德中之至要而不可或缺者也。或問聖教中何者乃當務之急。我必曰謙耳。如百問而我將百答之。如問至善者若何。我必曰修謙者耳。聖西比良曾於耶穌聖誕瞻禮講道。論

修德初步。有謂宜倣耶穌聖誕所行之初步之語。遂解之曰。耶穌入世所行之初步。卽修謙德也。蓋聖德之基。謙德爲首。築室而不基。不久必潰。諸德而不謙。亦不久必爲傲惡所蠹。金口聖若望申明此義曰。人行哀矜。守大齋。嚴刻苦。善祈禱。而不基之以謙。實徒勞耳。不久必見敗亡。聖額我略亦常論曰。人只知勉力修德前進。而不基之以謙。是猶撒塵于空。而欲其聚也。

會祖於諸德中。格外愛慕謙德。以之爲本會標記。其初年所用以爲私省查題目者。卽克傲以修謙也。良以傲惡爲諸德莫大之仇敵。極有阻於成己之工。故也。日誦自己所做之求謙德誦。其平居所念之聖書。概選於克傲修謙諸篇。會祖卑以自牧。若習於性成者然。與衆士同居。宛如家僕。凡有賤役。欣然從事。運石和泥。築牆掃地。乃會祖慣做之事。出言行事。極爲謙冲。片長不敢以自居。

某年避靜後。同寅司鐸。請會祖賜言於衆。會祖辭以不才不佞。敦請再四。始啓口發言數句。會祖見衆傾耳敬聽。遽止而嘆曰。我譚語於此。實爾儕耐煩之機也。爾儕知之較明於我。行之差強於我。我何人斯。寧不知恥耶。

又某年于貝肋避靜訖。偕同會司鐸數人。同回郝米達日總院。司鐸中有將出使外方傳教者。會祖取其行囊。而語之曰。讓我肩之。庶將來可得與爾儕通功也。該鐸不以爲然。會祖曰。讓我哉。我出身鄉野。樂行役使。遂取而肩之。

某日。會祖偕數士搭火車赴某省會院。車中有一外方司鐸。見衆士端而謹。誠實而謙遜。心爲之動。問會祖曰。此何會修士也。會祖曰。鄉野訓蒙會士也。曰。其會名乎。會祖曰。人稱之曰聖母小昆仲會。曰。敢問創始者何人。會祖口將言而囁嚅。曰。難言也。聞有少年數人。齊集一室。志趨相同。有一鄉野司鐸。稍爲指引。

主降福之該會興旺發達。出人意表。言訖。顧左右而言他。

有請於會祖者曰。人有言。爾會初興時。頗多奇事。會祖曰。然。然所謂奇事者。恐爾尙未之悉。天主用至愚極魯之人。成此大工。豈非奇中之奇乎。由此可知。此會也。純由天主所創也。蓋天主用無德無才者。愚魯貧乏者。以立此會。爲使人以成功進益。歸於主榮也。

會祖謙遜之情。與年並進。當其病重垂危時。或語之曰。神父若死。會中將失其柱矣。會祖曰。我全然無用。尙不如一廢物之爲用也。我生在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死之後。會中必將興旺。

茲將會祖陶成會友以修謙德。約畧敘之。

會祖立會之故有二。一爲教訓鄉野兒童。二爲敬禮聖母。師其德表。夫聖母之

德表。盡善盡美。遠逾古今聖賢。亟可稱爲善德之師。萬善之表也。然吾儕所宜首先着意者。尤在其謙德。蓋吾儕業事訓蒙。實一謙卑之職也。如不務在修謙。便難善盡厥職。故會祖明訂誠實端正謙遜三德。爲本會之體制。爲符此體制之義。乃名本會曰小昆仲會。蓋欲使衆士聞此名而默會於心也。有不明本會之體制者。聞此小字。輒嘆於心。此亦不足異也。照會祖題此小字之意。爲使衆士時憶自己聖召。當以修謙爲首務。潛修會院。不願見知於人世。則成德訓蒙。必大見進益焉。然則小之一字。旣爲本會之名稱。小字之義。又爲本會之體制。則此小字。卽本會之小照也。本會之圖章也。本會之明鏡也。本會衆士。所宜時拭照。而期式穀似之也。

會祖每次收入入會。必先訓之以謙。使勉力以修之。蓋謙乃諸德之基也。有之

則諸德自來。授以論謙之書。使口誦而心味之。令之做手工。執賤役。以降其心。而陶其情。又於會士之飲食衣服。房屋傢具。皆從樸素神貧之式。以固其情。則庶幾可保其終身不出乎謙域之外矣。

會祖責成衆士。以謙德爲首。改革毛病。以驕傲爲先。蓋傲惡爲成德一極大之阻力也。無論何處何境。一見傲惡之影。斯必痛心疾首。竭力阻止。如見士有好名貪高之狀。或形自滿自恃之情。必壓制之。改正之。一士講要理時。吐囑稍事文雅。旣畢。會祖召之曰。頃者聞爾所講。吾實有不能已於言者。兒童少小。未嘗學問。何能解爾文雅之吐囑耶。有如爾具修士之體制。務爲謙遜樸實之人。爾所吐囑。未必如此文雅也。

更有一士。函稟會祖。工於典故。會祖覆書曰。來函過文。令人費解。請來講明爲

荷。該士至總院。會祖大加申斥。且曰。聖母之小昆仲。必以師聖母爲首務也。聖母之心志風度。在所宜習也。端正謙遜。在所宜修也。言語函件。在所宜樸實而質素也。有人焉。無甚才學。徧欲學文人之弄筆。以輝煊於人世。此種修士。必非聖母之小昆仲。必無本會之體制。所著於外者。惟驕傲之皮毛而已。我實語爾。切不可重犯此過。否則定不能以責斥畢乃事。士曰。唯。不敢再犯。

會祖最惡而亟趨避者。媚譽之辭也。常曰。慎勿讚人于未死之前。蓋人生在世。行善難。爲惡易。讚之。是助人行惡也。死。然後是非乃定。譽之無害。稱讚少年修士。適所以禍之也。性情未固。德行不堅。微聞讚辭。傲心斯萌。魔鬼復從而煽之。其不溺於傲情者鮮矣。

會祖偕某郡院長。晉謁本郡邑宰。寒暄之下。宰盛稱該郡學堂之進境。及該院

長之才學。既出。會祖語該院長曰。吾弟何也。頃者爾聞邑宰之讚辭。壹似有德色者。然此等虛假讚辭。亦惟是浮雲畫餅而已。吾懼其昏迷爾目。而餌爾情。以陷爾靈也。我實告爾。有如爾以彼讚辭爲珍重者。爾必不免於淪喪。可弔也。知弟莫若師。敢不盡言。會祖斷事如神。言不虛發。該士由此而蓄傲于心。無何。失聖召而還世俗。

爲克傲修謙。會祖訓以下四則。

一。務識己。如魔以虛榮誘。陳衆長于爾目前。亟宜返躬自問。曾有毛病幾何。罪過幾何。或思己于主前。虛無劣弱。無主助佑。除犯罪外。了無所能。由此進思。有二義焉。一。雖有些微長處。仍乃天主所與。何可恃爲己有。而獲罪於主乎。二。滿身罪過。自愧之不遑。何敢存傲心于主前乎。如或內省不疚。宜思我乃何物。既

爲劣弱之人。則無論何等污罪。無主格外扶持。皆能犯之。我茲尙未之犯。亟宜感謝天主。求其護佑。俾永不犯。豈敢因此而生傲心。以自絕於主佑耶。

二。不時默存謙德之益。傲惡之害。會祖曾以金書

論謙之書

授衆士。而語之曰。書以

金名者何。蓋著述家以謙德譬之黃金。黃金乃五金中之至貴者。謙德亦諸德之至貴者。何以言之。蓋謙乃固德之基。保德之良藥也。則傲乃敗德之蠹。喪德之毒品也。必矣。凡事無論其如何美善。如何真正。如任一傲念雜於其中。則此事必爲所污。高樓大廈。美其輪奐。誠莊觀矣。設屋頂有穴。雨水浸入。不久必致梁崩櫟朽。屋且倒塌。傲惡亦然。如不盡力克之。雖畢世精修。德高望重。無益也。驕傲乃毛病中之最兇禍者。無論何種毛病。其爲禍也。敗及一德而已。而驕傲之禍。實足以敗衆德。且人有此病。無能與言修德事。如熱心祈禱。與主對越。善

領聖事。非謙遜不爲功。而傲者無有也。爲修聽命。順長上之指引。心地平均。以長意爲己意。非謙遜不爲德。而傲者無有也。爲修愛德。和睦同人。與衆仁恕。捨己從人。非謙遜不能成。而傲者無有也。無謙德。諸德必敗。修謙德。諸德自來。主曰。我乃良善而心謙者。爾曹則之。斯言也。主有爲言之也。主降生救世。生於謙而死於謙。斯表也。主有爲行之也。蓋知謙德之極要。傲惡之極禍。故以言申命。以行垂表也。噫。亦異矣。主躬親立表以訓人。而人猶盲然不察。驕矜自用。何冥頑不靈之若是耶。

三。務修聽命仁愛二德。傲者習犯之過。卽懷怨。爭論。受訓責而以冷情答之。行長命而以苟且將之。不以禮貌待同人。勝於己者則妬之。拂己情者則惡之。此皆由傲而生者也。務修聽命仁愛二德。則此種毛病。必漸減少。亦克傲之良

葯也。如一會院衆士。視長上如父。一任其引導指教。無絲毫怨恨疑忌之心。閤院衆士。互相和愛。互相擔待。同心同德。則會院卽天堂也。如一會院以傲相尙。不聽長命。互相排擠。則會院卽地獄也。謙遜何其緊要而有益。驕傲何其可惡而可懼。經云。主拒傲人。而陟謙士。有以夫。有以夫。

四。務存端正樸實之態。傲者望人知己。好弄才學。貪人讚美。端正樸實者。樂隱居。厭紅塵。惡榮顯。務素行。適與傲惡反背。能恒存此二德者。則克傲不難矣。某院有一會友。才能超衆。學問優長。凡學生所寫字帖。及會院與外人來往函件。皆該會友所書。該院長及餘修士。皆賴該會友臂助。始能成立學堂。該院只有該會友有一教習文憑。凡遇學憲來查。只有此文憑搪塞。然該會友所司。只任兒童初班教習。數年以來。居民人等。無有知實在情形者。公認院長有此文

憑學堂之進步。父兄之推重。亦只有院長承任。該士未嘗自言一句。更且舉動行爲。故示愚拙。會祖聞而歎曰。所謂聖母之小昆仲者。其此之謂歟。善哉其樸質。奇哉其謙德。會院之寶也。本會之光也。衆士勉而效之。而主不降以遐福者。未之有也。

會祖欲衆士視本會乃聖教中之至微末者。屢語來求入會者曰。本會乃無名小會。不足以展才人。所謂英雄無用武地也。若教友訓蒙會者。流傳已久。聲聞卓越。會規學章。盡善盡美。會士之德行人品。皆臻絕域。爾儕英年俊秀。亟宜求入該會。將來必有一番事業也。

某日聖安德嶺小修院院長杜業鐸。將一少年與會祖。極口讚少年人之品行才學。不難爲有用之士。會祖曰。何不入教友訓蒙會也。該會十分完善。與彼極

爲相宜。我會學堂多在鄉野。豈非有屈其才行乎。如我設身處地。必入教友訓蒙會也無疑。

會祖屢訓衆士曰。汝爾儕見他會修士。宜深敬重之。且照力之所限以助之。如見他會進步殊速。萬衆稱美。切不可存忌嫉之心。尤其志在訓蒙之會。更宜敬之愛之。有加禮焉。或遇興旺。或逢艱阻。吾儕宜先表同情焉。凡有議論毀謗他會者。宜護衛之。原諒之。

有數處官長。與教友訓蒙會積不相能。亟求會祖遣士代理該會學堂。且曰。該會會規。不取束脩於學生。而薪俸又極昂貴。本地實難勝任。然無論如何。會祖決然辭之。嘗語衆士曰。吾儕成立一會。非以代教友訓蒙會也。吾儕何人。以襤線之材。而冀成顯者之衣耶。照該會設學章程。不可在窮鄉下邑。本會之立也。

適所以補此缺也。吾儕何人。寧不自量而代之耶。亦惟是遠步其芳踪。近助之一臂而已。

此會祖之訓也。會祖臨終遺書。已慨乎其言之矣。吾儕心體而力行之。方蒙天主降福。非然者。他人有福。我則嫉之。他人有禍。我則幸之。大乖仁恕之道。大違會祖遺訓。非特不稱爲聖母小昆仲。卽教友之名。亦當爲之褫去也。吁。禍福無常。人我代有。勉遵遺訓。主其福之。嫉忌存心。主其禍之。慎之慎之。終身守之。

第十三章 論會祖之潔德

謙遜克己之效果。卽潔德也。會祖旣以謙遜克己爲務。其靈性之純潔。自不待言矣。其少小時。一言一行。凡有臨於不潔之狀者。必深惡之。某君。會祖總帥交也。嘗論會祖之少年品行曰。當其少小時。亦甚樂與同年者相與玩戲。然兒童

輩或有不端雅處。尙童輒痛心疾首。形其不豫之色。會祖肄業于魏野修院時。屢聞司鐸講論潔德之美。之貴。之緊要。及畢世保潔。乃主特恩。非人之力。故自此始。時熾其愛潔之情。且虔求天主聖母。助修潔德。祈禱時。領主時。拜主時。必以此意爲首。且知。爲保靈潔。非自加鞭策。主不之佑。故三司五官。宜謹守也。思言行止。宜拘束也。內感外緣。宜遠避也。情傲饕逸。宜克制也。會祖已行之有素矣。迺修潔德。高至絕詣。雖負形軀。宛似天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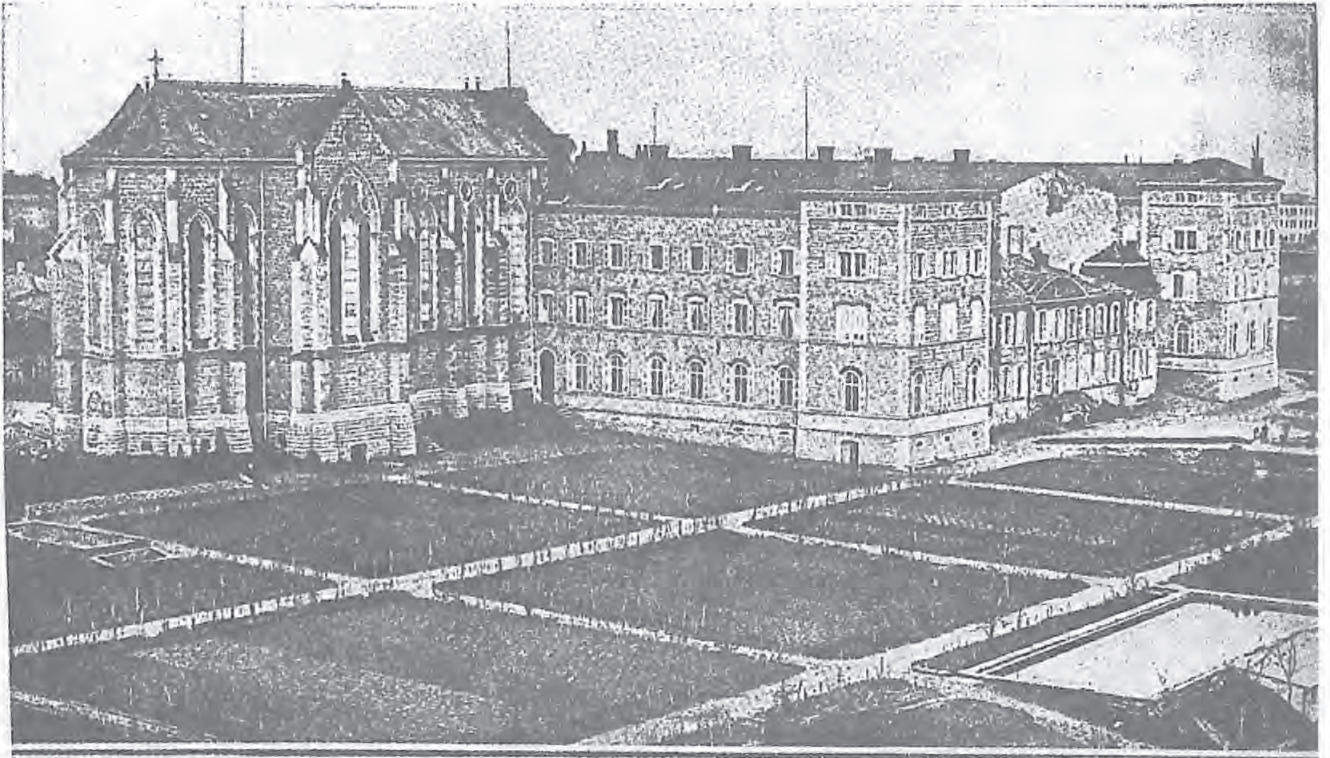
人有惡疾。易於傳染。人之有善德也亦然。會祖旣貞潔無瑕。則凡與交往者。亦易沾其惠也。士之有受汚誘者。苟就正於會祖。必然勇力倍增。一戰而勝。曾有多人。受汚誘時。立意就正會祖。尙未晤見。誘已解散。

會祖爲保護會友。不陷魔誘起見。曾訂規數款。極明智而有益。一。會友當與



魏爾愛大司鐸

見附卷1844年正月事



MOTHER HOUSE, AT ST. GENIS-LAVAL (Rhône). Built in 1858.

聖日尼辣瓦本會總院築於1858見附卷本年九月

俗人分別。無要故。總不出門。二。有要故。出門會客。至少當有二人作伴。三。與無論何人。尤其與女人交涉。宜有剛毅簡決之狀。四。與女人會晤。宜于客廳。開其門。五。與學生來往。極宜小心。慎勿放肆。六。凡親褻之狀。肉情之交。逆端之態。誘惑之機。皆宜謹避。

以上諸款。極爲緊要。苟能遵而行之。方保靈潔。每年避靜時。會祖重申告誡。且曰。以上數款。如有犯者。卽當立刻稟明。

本省參贊嘉德大司鐸。曾遊總院。勸諭衆士。於責罰學生一事。務須以寬仁爲本。如見學生。因受罰而泣。亦無不可抱之親之。以安其心。而獲其情。會祖聞言至此。卽語之曰。此法爲會規所禁。請改之。大司鐸頓悟。卽改正之。且曰。此條會規。極明智而有益。

會祖性本良善。卽不得已而申其責斥。仍具和悅之態。然如或犯此類規條。必立予嚴斥。某處院長。慣隻身出外。輕易許婦女來院。會祖已申斥至再矣。士不少悛。會祖嚴斥之曰。立惡表。犯重規。蹈險地。自問良心。於汝安乎。經云。愛險者險中亡。試主者應禍殃。爾豈未知之耶。會規視同弁髦。會院一如廟宇。男女混雜。成何體統。我實語汝。若不痛改舊習。天主義怒將到。爾死不在會內。吾言不再矣。該士因循不改。未幾。又犯大過。遂出會。未三月。暴病凶亡。

某士不拘小節。與學生來往。未免過度。會祖曰。吾寧見汝手弄毒蛇。不忍見爾履此危徑也。冒冒然行。豈智者所爲乎。吾子其作速改此途也。士如命。得免於難。

富家夫人某。屢施恩於該處會院。聲言若能隨意入院。檢查傢具。則當修當易。

悉歸其承管。該院長請於會祖。會祖曰。會規禁婦女入院。何敢刪此禁條。該夫人縱能破家盡數施與。然守會規。更爲緊要。如重視他人之恩惠。而輕視會中規條。則本會之離於敗亡也不遠矣。吾儕宜先忠信於天主。善盡本分。恪守會規。夫人見之。必不致白眼相看。經云。宜先尋天國及義德。其餘諸事。將見賜焉。或請於會祖曰。鄙意不許女人入院規條。亦不可拘執一說。蓋有時不得不然者。會祖曰。此等光景。二十餘年以來。吾未嘗一次遇之。曰。然則此條已成鉄鑄矣。會祖曰。若有不得已之情勢。偕本堂司鐸。或本地郡主而來。方可容入。曰。然則國之命婦。肩輿而來。亦必拘此例耶。會祖曰。若然來者。乃一國后。可不必拘以此例。然無論如何。此條會規。極爲緊要。無真正緣故而犯之。卽是大過。會祖愛潔惡淫。極爲真切。故立多方。以保衆士於此德。且時時祈禱天主聖母。

保全衆士之身靈。不陷於不潔之內。命衆士每日格外誦經。特求此恩。且屢屢行祭。獻於聖母。亦爲此意。嘗曰。聖母在世。貞潔無瑕。吾儕旣爲聖母孝子。本會又有聖母名號。故吾儕當格外愛此潔德。勉修至最高地步。

邪淫之罪。爲會祖所深惡者。只耳聞此罪。卽足致其戰兢無措。如或屬下之人。明犯此罪。會祖必傷心至極。不禁淚流如雨。罰之極嚴。絕不寬宥。本會創立伊始。初學者人數不多。辣郡留讀學生。概皆總角兒童。天真誠樸。未嘗知犯罪爲何物。會祖極愛憐之。切囑衆士盡心教育。不幸。少年某士。迷於汚誘。勾引某氏兒童。犯一重罪。時會祖監築於郝米達日。聞之。極爲傷心。當卽奔至辣郡。聚齊衆士於己房內。會祖著白衣。佩領帶。手持苦像。怒目嚴斥該少年曰。惡種。耶穌爲爾所釘也。一衆兒童。乃耶穌之肢體。而爾胆敢瀆之。何忍心也。如此殘忍。諒

亦不懼踐踏吾主苦像耶。同時將手中苦像置於地上。怒聲如雷。語少年曰。汚醜怪物。胆敢踐踏苦像否。卽此罪禍。亦不敵爾昨日所犯之罪。該少年戰戰慄慄。哭泣求恕。會祖曰。惡者。彼兒何冤於爾。而汚其靈耶。速去。會院已爲爾所汚矣。不速去。懼主怒之速至也。少年羞懼交作。悟司昏迷。門雖開。竟不知由何路走出。會祖推出之。曰。惡者速去。幸毋復來。

該少年旣去。會祖跪親苦像。禱曰。吁。慈主耶穌。請以爾聖血之功。寬宥此罪。以爾五傷之功。保佑我等。免陷於此種凶禍。且懇禁錮淫魔。勿任其重汚斯院。會祖起立。環視衆士曰。諸位賢契。宜時時禱主。護衛我等。不爲淫魔所侵。淫魔果已入院。吾儕宜仰仗聖母神能。逐之出外。茲將聖水來。會祖手持聖水。衆士隨後。遊行院中各屋。所至洒聖水。誦曰。望吾主。洒我以伊掃波。而我自潔。洗我而

我自白。白於雪。其音清以淒。禮畢。跪誦亞物一遍。特求潔德。

時在午後四點鐘。衆士驚心動魄。難以形容。憂傷者涕泣。畏懼者戰慄。宛如身受者然。晚膳後。照規散心。衆士仍在憂懼中。並無一人言談者。

更有一初學士。曾犯淫罪。夜分十點鐘時。會祖聞知。然決意不俟明日。起而逐之。士跪求延至翌晨。願宿馬廐而甘心焉。會祖曰。否。萬萬不能。吾懼主義怒之殃及也。遂推之出。閉門。某士問曰。其衣尙在。會祖曰。凡物之爲其所染者。皆取以來。而倩人拋河之彼岸。庶阻彼人之凶禍殃及吾儕也。

歷來聖賢。概是大同小異。小異者。如性情各異。位置有別。處境不同。外此概皆相若。蓋其意念知覺。皆受自聖神默導也。聖賢亦各有嗜愛之情。據其情以審其人。可斷其非凡人比也。情之著於外者有七。一。惡罪。二。務虔禱。三。愛耶穌。四。

榮主救靈神火。五。聽命。六。克己。七。謙遜。此七者。聖人皆有之而不可或一失也。披覽聖年廣益。此種七情。無一聖不具者也。聖依納惡罪極深。嘗曰。如一重罪者寢此。我必不敢度夜於此宅。懼天災之殃及也。聖女瑪大肋納巴齊將終。喟然嘆曰。茲我將終矣。然尙有一事。至今不解。人而敢得罪天主。何無良之極。而胆大之至也。金口聖若望嘗謂。己寧爲魔所負。不敢犯一小罪。法王聖類斯嘗曰。寧受普世病苦。不敢獲罪於主。聖德桑特曰。寧酷刑百分我身。不願小罪傷我靈魂。在昔聖達尼老。一聞汚言。一覩罪影。卽足致其昏暈。聖五傷方濟各。聖本篤。聖伯爾納多等。一受魔誘。情甘投身雪內。冒身于荆棘中以避之。無論何種災禍。會祖遇之。淡然。毫不動心。所畏者只有犯罪一事耳。嘗曰。世有二事。使我大不忍于心。一。世人犯罪。二。世人下獄。此二事也。實傷我心。

會祖曾偕某鐸。息肩于旅館。突來棍徒數輩。袒裼裸裎。並肩而坐。口唱淫曲。面呈酒色。會祖大爲不樂。棍徒見之。自鳴得意。益肆無忌。會祖雅不能耐。起。怒目相向。奮臂擊案曰。棍徒。若你等不要面孔。至少要與他人留面。或者你等滾出。或者做個人樣。不逞之徒。頓聞拍案一聲。驚惶無措。繼見會祖怒容相向。無有敢發一言者。舉皆抱頭鼠竄而去。

會祖平日講道之題。卽是論罪之大害。罪之重罰。辣郡居民。已爲所化。親炙修士。亦更熱心。經云。敬畏者智之始。會祖訓人。皆本此義。故當時修士。極畏犯罪。有此畏情。方便成己。其良心亦極精細。非特罪惡。卽罪之影響。已足使之畏避。不遑也。

士安多尼。病重于銀鎮院中。修士無多。且各事其事。無暇過問。或有傭某老女

之言。士聞而辭曰。萬萬不可。有死而已。不願見女人入院也。况待我乎。既而又以告。士曰。亦徒言耳。我茲有言在先。如容女人入此。我病勢無論如何。必將避入學中。

會祖曾與士類斯出遊。論及小罪之凶惡。會祖曰。世有多人。以小罪爲無關緊要。抑知除大罪外。惟有小罪。乃至大之凶禍。疫荒兵亂。衰弱死亡。永獄烈火。此諸凶禍。可謂大矣。然以之擬一小罪。則弗如遠甚。何以言之。蓋天灾世禍。僅及於受造之人。而小罪之惡。竟上及於造物之主。且以上諸患。除永獄外。能善受之。卽立功之機。由是觀之。犯一小罪。能消普世諸患。亦不可犯也。士類斯曰。神父之言。不近情理。如能阻止人類不受諸患。豈一小罪而不可犯耶。會祖曰。不可也。如虛言一句。而能消普世災禍。亦不可道也。茲可更進一層。如一小罪。能

致普世人類。回頭改過。亦不可犯也。士曰。然則吾儕業在訓蒙。不免與俗人來往。卽難免犯罪之機。吾意杜門不出。絕人逃世。以避罪機。不猶愈乎。會祖曰。吾子過矣。訓蒙一業。實避緣寡尤之善法也。淑己淑人。一舉而兩得焉。吾人之涉世也。志趨宜高。不可因噎而廢食。不可以避小過而趨更大之過。訓蒙一業。乃本會聖召之宗旨。豈可杜門不出。只顧自修。而虧聖召之宗旨耶。屋內火。延及閭宅。避而奔。一任父母子妹葬身火內。此人也。尙得謂之人乎。愛德之誠。愛人當如愛己。故願恤他人。乃主嚴命。而知獨善。大不如兼善之爲得也。且吾儕避罪之原因。實因罪之傷主心也。然無論何人犯之。均是一般辱主。如止恨罪於己身。而不恨罪於他人之身。止勉己於不犯。不勉他人之不犯。則吾儕不特有虧於愛主之誠。卽恨罪之情。亦虛而不實。猥曰恨罪。不過因罪之禍己。並非因

罪之致辱於主也。烏乎可。

卽上論觀之。會祖惡罪避罪之情。可見一斑。吾儕後人。所宜仰法其表。植此情於心田。時時痛悔往罪。時時躲避罪機。庶不愧爲會祖之門弟也夫。

第十四章 論會祖欣勤工作

經云。鳥生於飛。人生於勞。是工作也。出自人之本性也。創世志載。亞當受造。居於地堂。能以工作。而監守之。是工作也。又主造人之趣向也。元祖方命。主宰曰。額宜汗。手宜勞。乃可食。是工作也。又出自主宰之嚴命也。由是觀之。會祖之勤於工作。且迫令衆士勤勞。亦非獨創一格也。實符人性之法律也。

會祖事事躬親樹表。於勤勞一節爲尤甚。從少小時。卽欣勤工作。因其聰明伶俐。各樣手工。皆善習行。且又善承父志。忍苦耐勞。故於種田業圃。泥瓦木作等

工皆可躬親照料。

會祖肄業此等手工。於本會初創時。大得其力。如築辣郡學堂。建郝米達日總院。其餘若修理房屋。器具。墻垣。開墾田畝等事。實有賴焉。因其欣勤。更爲修謙之故。各種手工。皆願躬與。與瓦匠則築我墻屋。與小工則掘地和泥。與木師則解木布版。與石匠則切磋琢磨。行有餘力。仍不自逸。或運石。或除糞。或洒掃庭除。或清潔窻几。總之。無論何種費力賤役。無不爭先執事焉。

會祖做無論何等工夫。多且善。當築總院時。工人之最雄健者。亦覺瞠乎其後焉。互相戲謔曰。我等不必與之爭賽矣。雖汗流浹背。亦徒然耳。石匠某甲。膂力過人。雄勇無匹。無論何等艱鉅之工。從未一見其灰心者。遠近馳名。爭先聘請。總院建築於山原。山腰處。有大石一塊。泉水泠泠。遍地浸濕。殊有碍於衛生。故

會祖命該石匠。及其一千人等。斲斷大石。導泉入河。衆乘興而去。鑄斲半日。毫不見功。乃掃興。該石匠亦頗灰心。語會祖曰。神父。吾儕膂力。不勝此工。其另請勇而有力者。斲之可也。噫。半日勞碌。力疲汗竭。而不見尺寸之工。此非石。乃鉄耳。會祖笑曰。冠世英名。而今掃地矣。夫工欲善事。必先利器。爾器鈍矣。屢皮尙不能穿。况山石乎。其副貳曰。非器之鈍。實石性如鉄。吾儕非鉄匠耳。會祖曰。爾也。尙無縛雞之力。又何以誇口爲也。來。假我爾鑄。會祖至石處。奮臂以斲。石片片飛。衆見之。亦各致力。未幾。大石已杳。而泉已改流矣。

手工一事。乃會祖亟願操勞者。且以爲操勞有益於肉身。故一遇閒暇。必以手工爲首務。然其身衰力弱。不幸短命。抑又何也。非以勞力所致。實因勞力不敵其勞心所致也。會祖明知天主聖意之所在。故陶成修士。調理青年。巡視會院。

查看學堂。審量會規。酌訂訓條。及凡一切有關於立會訓蒙事。必須靜思揣摩。然後見諸施行。卽此焦心勞思。十倍於手工之勞力也。其壽命之不永。殆此是故歟。

會祖引導修士。勤於工作。惡惰避閒。嘗曰。凡人皆宜勤勞。此乃天主之誠命也。況旣爲修士。更乃理所當然。爲補贖克己之故。勞心勞力。又爲修士分內事。凡來求入會者。會祖爲試其有否聖召。必先以手工勞之。若其人不耐勞苦。便以爲無聖召之憑。而辭去之。如此辦法。適與古來創立修會之聖賢。先後一轍。聖熱羅尼莫。聖本篤。大賢嘉先等。聲明。修士之倦于勤者。宜辭去之。近代修會。亦以爲修士不可缺勤勞之德。本會宗旨。業在訓蒙。故讀書教授。皆其事也。然會規有士宜照管院中諸工之明條。且更有許多當習之工。如種園。作炊。修理傢

具等工是。會祖欲衆士皆習於此。故訂規三條。一。凡所奉派之會院事業。宜甘心順受。不可貪戀分外之事。二。宜善盡己職。三。宜恒心工作。不可閒懶。不可苟且草率。

某士品行無虧。然行事時有些苟且。會祖責之者數。不見功效。命至園中。搬運石塊。置於籬邊。搬運不過十分。乃懈力。坐于石。拋小塊於該處。且長嘆焉。會祖自窓間觀其無狀。聞其嘆聲。欲責之。適一少年叩扉入。會祖曰。取此跪墊。以授某某。語之曰。神父請吾兄坐此。少年者如命以行。該士見墊聞言。面色如赭。汗流兩腋。起而工作。直至日中。不敢仰首觀望。跪墊須置會祖房內。如何處置。躊躇再四。計莫能出。適有多士。與會祖言談交錯。該士乘此不備。將墊置妥。潛走而出。乃立志焉。

會祖嘗訓衆士曰。勤勞一事。爲身爲靈。皆有裨益。足以養心。足以長身。足以健體。足以延年。水不流則污。鉄不用則銹。田不耕則蕪。凡人皆然。况修士乎。如乃倦於勤。貪逸好佚。不願工作。不好讀書。雖老於會內。以查其神形進步。杳不可見。悟司較前遲鈍。思念情誼。多雜肉情之嗜慾。靈魂劣弱。無力退誘。肉身習於安逸。虛氣驕血。充入骨髓。稍事勤勞。如不勝衣。噫。好逸之禍。有如此者。

當時總院留養一人。老而瘋。日日安閒無事。行走如孩。一日。會祖與某士談論世間福禍。未可預知。老瘋人當前一躍而過。士曰。福哉斯人。日日安閒。無所事。事。會祖切語之曰。吾弟。是何言也。安閒無事。是卽福耶。吁。吾主天主。幸勿任我享受如此之福也。以吾觀之。是乃大禍。此種人在世度日。無異禽獸。除口腹嗜好而外。別無所圖。該士聞言。羞慚不已。終其身。不敢復以福字加此種人矣。

會祖嘗曰。勤勞一事。如天主未嘗以之命人。而人爲修士。亦須勤勞。其故有四。一以之避誘而保德。經云。安閒乃萬罪之母。斯言信然。勤勞者。羣魔誘之。終屬徒然。安閒者。一魔誘之。便能得手。某聖人也。曾聞二鬼對談。甲曰。我奉派而施誘者。爲一石匠。此人性情。頑如鉄石。誘亦徒然。日逐從事琢石。曲躬汗流。毫不自惜。心之所注。力之所專。頑石而外。不知別有世事。我吹一淫念入耳。彼則一錘以應之。費盡心思。無能爲力。是誠大不幸也。雖其工作無超性之趣。然而無暇犯罪。似其靈魂。終不屬於我也。乙擊掌笑曰。造化造化。我奉派施誘者。乃一情兒。不能耐煩。不能任勞。其所事者。飲食寢閒外。並無別業。凡我欲其所爲者。只需賦之一念。彼卽奉行不怠。且敏於犯罪。屢屢出我望外。幸哉幸哉。會祖述事至此。卽向衆士曰。戒之戒之。視彼情者。處境如何。如或有此毛病。實有犯重

罪之危機。經云。不實之樹。必伐而焚之。豈有他罪哉。特不實耳。無用之僕。置之于外冥。豈有他故哉。特閒懶耳。

二。以之恒存聖召。會祖曰。士失聖召。十之有九。概因廢於閒懶之故也。非曰閒懶。逼士離棄聖召。特以有此毛病。易入重罪。因而厭棄聖召。立意還俗。此毛病也。實聖召莫大之敵也。而于少年修士爲尤甚。斯亦不言而喻矣。會祖嘗訓諸院長曰。欲保少年恒存聖召。亟宜勤之勞之。司廚者宜乾淨而伶俐。逐處整齊。事畢。則使之赴學堂助課。如不需助。亦宜用工于學中。凡屬少年。必使之終日勤勞。無片刻閒。似惡之。實惠之也。如任其閒散無事。雖其人熱心而有德。亦不免迷失正路之危。似愛之。實害之也。曾有多人。已失聖召。還世俗。而違正道。噫。如當初彼輩院長。勤之勞之。而今日必爲善士也。悔之何及。

三。以之善盡己職。照會祖之意。無論何種事業。會友皆宜學習。則無論充當何職。皆能措置裕如。或訓蒙。或作炊。或種園。或裁衣。或監管學生。或教授學問科。無論奉派何事。皆可以當之。如或不耐勤勞。必不能應事如此百叩百應。務宜欣勤用工。學習各業。屢聞某士辭曰。此種事業。我未曾習。或曰。某某手工。未曾慣做。嘻。修士作如是言。豈理也哉。爲學問一節。尤不容緩。凡學內諸科。皆宜專心學習。不可淺嘗輒止。以爲足用於兒童矣。當更上一層。用心揣摩。直至學問成就。有得於心。方可。

會祖教誨衆士。致力於學。可謂勤矣。暑假之月。督責頗嚴。日必數課。課必數科。每星期考試一次。以判優劣。以徵進益。復強士習書。命各學教授首次二班者。爲學生書習字帖。且將年內所書字帖。發至總院查閱。以昭慎重。

爲調查各處院長勤於理事。敏於理賬。善理會院諸務。每年躬親巡視。猶以爲未足。更派年長數士。以時監察。而考校之。以三事爲務。一。出入項之次序。二。各以類分。三。字迹好劣。考校既畢。以次錄出。呈會祖查閱。又訂每年四次。會祖頒下題目。令衆士著爲論說。預定一日。衆士會齊。當衆各誦所撰。雖有時路途遙遠。會祖亦必躬與。

諸科學中之最要者。聖學也。會祖定規。每日用一點鐘專務聖學。嘗曰。吾儕旣爲訓蒙修士。而不明悉聖學。豈非大可怪乎。講論科學。津津有味。講論聖學。反形愚拙。則世俗將羣起而羞我矣。士不致力於聖學。將何以訓蒙也。己且不明。何以明人。徒襲道理之皮毛。何能與人以深邃。不明道德之要旨。何能以勉諸兒童。此種修士。怠於聖學。雖勤於別科。不得稱爲修士。可直斥之曰。犯會規。立

劣表。違棄本會之宗旨。敗壞本會之學堂。墮落兒童之靈魂。嗚呼。其禍豈可勝言哉。

以上禍害。士能仔細思量。必將以聖學爲當務之急矣。或曰。事務猬集。無暇致力。此妄言也。肄業世俗科學。及出遊賞心。皆能尋得工夫。而務及聖學。反曰無暇。豈得爲善修之士哉。照會規。每日有一點鐘工夫專務聖學。豈可曰無暇致力耶。或曰。要理已數讀矣。斯可已矣。會祖曰。所謂聖學者。非專指要理也。若崇修聖書。若聖人行實。若聖教史紀。皆可口誦而心維之也。或曰。然則可用一二刻鐘默思道理。而玩味其義乎。會祖曰。然。且反覆思索。推奧入神。可謂講要理之一助。

會祖嘗問某曰。爾之主保聖人行實大畧。請以告我。該士學問熱心。亦頗優長。

然於其主保聖人行實。則從未一閱目。答曰。神父。幸有以諒我也。我實未嘗一見其行實。會祖訓之曰。吾弟。爾本主保聖人之行實。尙不知耶。羞哉。然則吾弟有此聖名。亦何取也。夫人之有聖名也。爲師之也。而可不知其行實耶。且爾有訓蒙之責。固當以此道教之。而乃自己昧昧乎。嗣後當屢閱聖賢之傳。非特資益於個人。亦以隨時可以之以訓蒙也。

四。以覓院中紊亂。不致貽累於他人。會院衆士。必須平安和愛。各盡厥職。如或不勤勞。必不能善盡己職。且有阻於他人之盡職。由是院中。諸事日下。尙何以稱爲會院也。比如司廚之士。已屆餐時。而尙未之備。他士必然不悅。而嘖有煩言。且不能照正時刻行其所事。豈非紊亂之至耶。如其偷懶好閒。盡職苟且。損失物件。飲食不調。非特有害於他士之身體。更是浪費本會之銀錢也。此不特

司廚修士有此關係。他職修士亦莫或不然。若不善盡厥職。必然累及他人。舉一可以類推矣。

總之。會祖終其身恒立勤勞之表。恒勸衆士以勤勞。且強迫之。致衆士無片刻之閒暇。雖然如此。而會祖于臨終時。仍覺有大不安心處。自訟自承曰。吾恐爲勤勞一德。我職有未盡處。遂語繼位之總長云。宜善爲看管會友。務使其無片刻之閒暇。蓋閒懶無事。害甚於毒。嘻。吾儕後人。宜各勉旃。終身體憶。會祖訓言。勞心勞力。奮避晏安。晏安鴆毒。幸勿懷焉。

第十五章 會祖子愛衆士

世之爲人父者。雖愛子情深。亦無能比我會祖之愛衆士也。其情本慈良。御衆仁恕。而其子愛衆士之情。更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其愛情均平。無厚薄之分。無

論老少。無論智愚賢。不肯。均得飽嘗其懷愛。觀其來往函件。亦可稍識其梗概矣。某會院會請會祖蒞巡。會祖復書曰。我實渴望見爾儕。得以行接吻禮。得以抒蘊結情。捧讀來函。始知爾儕平安無恙。幸甚喜甚。時憶爾儕同心合意。相親相愛。我便覺方寸之中。若有莫可名言之福幸。又嘗致函某士曰。賢弟。我實心乎愛爾。我爲耶穌之故。雖捨身捐命。不惜也。所遇諸難。猶如以身當之者然。又曾函致某院長。書尾有云。請語衆士。以我子愛懇懇。有加靡已。時時思之。時時爲之代禱。

每發郵傳通飭。必首論愛德一則。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正月。發通飭書云。

衆位相契。我最愜心者。卽每日懷念不忘。凡我行祭。必將每人託於耶穌。求其保佑。今者舊歲已過。新年又來。我敢全心全力。祝福爾等。當知我所祝福。大異

乎俗人相祝之福也。我所祝者。亦惟是各盡厥職。遠離塵緣。身靈契主。孝事聖母。事事順從主旨。是卽我所祝福於爾儕者也。祝爾等同心合意。互相親愛。一如聖若望所望於其門弟子者也。祝爾等凡屬下者。務修謙遜聽命之德。爲長上者。于發命時。務具慈良仁愛之態。則安和感悅。必恒見賜于爾中焉。祝爾等大方事主。勉力成己。全守會規。吁。衆位賢契。勇往直前。步趨天路。世上苦患。不久卽過。將來天福。悠久無疆。

會祖愛士之情。不特託諸空言也。凡于會友神形所需諸件。無不盡力以濟之。體量衆心。有如家人父子。凡有所欲而來者。未曾啟口。會祖已悉。凡遣士外出。必先囑其備己所需。臨別。必問其衣服曾否備妥。某日。數士臨別。來見。會祖照常問曰。諸事已備妥否。皆曰備矣。中有一年輕士。初次奉派外出。會祖注目視

之。問曰。吾弟。衣服曾否備安。吾意爾不知所備。爾足襪曾帶幾雙。少年初次出門。未嘗經歷。實是不知所備。襪除足著一雙外。並無別雙。會祖爲之愀然。亟倩人爲之整備行裝。

復諭該院長。宜善眷顧衆士。凡士照規宜有之物。不可吝與。如飲食衣裳。筆墨紙章。皆不可少。士有所求。凡非例禁之事物。亟宜予之。勿俟再問。

士如自外至。汗流面垢。會祖必命立易汗衫。淨面。飲茶。且曰。勿當風坐。恐害病也。某年暑假。多士來總院。適值天雨。衣屨盡濕。時司衣者公出。不得鑰。會祖迫不及待。錘啟衣門。命衆士易衣。

若遇士自外來。司廚者忙迫不迭。會祖必親手整備飲食。

會祖遣發某少年士赴臨郡會院。啓櫃。送與川資。不幸櫃內只存二佛郎有半。

少年曰。神父。此行非遙。不需川資。會祖曰。然。然路間。或有不測。將奈何。吾亦知會院頗貧。然天主慈父。必有以濟我也。遂將佛郎付之一半。曰。行也。望主福爾。一路平安。

每晚九點鐘後。會祖入寢房。巡視一週。士皆在床否。窗門閉妥否。有礙衛生之處否。

以上諸事。明悉會祖關心於無病之士矣。若然其待患病之士。自必更加熱心也。凡必需之葯餌。價雖貴重。亦必設法供給。總院落成之後。特爲病人。更築病房一座。頗寬敞而整潔。會祖曰。會中有修士多人。費心勞力。教育蒙童。迨身力衰微。病在床褥。而不獲一寬敞整潔處。以安其心身。我實有大不忍於心者。彼等爲光榮天主。資益修會。茹苦如飴。業已耗盡心力矣。吾等理宜格外小心。眷

愛之。照顧之。安慰之。凡能寬其心。補其力之事物。皆當豐然以供給之。

病房左近。有河一。未免潮濕不便。故于距河較遠之處。更築一座。寬廣方便。較勝於前。設藥室一。凡有用之膏丹丸散。一概俱全。派一士總管病房事務。輔理者更有數士。皆選自幹練超衆。稟性溫良者充之。逐日之夕。宜將諸病者之情勢。稟明會祖。會祖理事之暇。數來存問。濟其需。慰其心。安其身。勉其志。訓其善用病時。以益己靈。無論如何忙迫。凡聞或病勢垂危。必親臨蒞。備其善終。凡聞外郡會院。或有害病者。亦必立召之來。善爲調養。

某夜衆士業已就寢。會祖耿耿不寐。乃起。順步來至病房。適某士病重。欲有所需。而無能得。幸會祖至。給其所需。且訓慰數言。該士曰。神父。爾遇我過厚矣。何以當之。自念在會多年。未立尺寸之功。茲病在床褥。破費業已不少。神父及衆

士更以青眼垂及。屢致煩勞。言念及此。殊令我心焦也。會祖愷切語之曰。爾念誤矣。爾言過矣。當知服事病人。非厭嫌事也。蓋士皆有德。爭願執役。而何有於煩勞也。又人害疾病。非禍事也。實主降福之根由也。有如爾甘心契合主旨。忍耐病苦。則天主降福本會。較爾訓蒙資益於本會。豈非更多且大乎。此後如爾復作是想。則宜以魔誘退之。言畢。會祖降福之。且與之行接吻禮。士見會祖如許高情厚義。大動於心。

會祖之於衆士。既如家人父子。故亟欲衆士相親相愛。一切同胞手足。凡公處講道。或私地施訓。必鄭重及之。某會院衆士。雅不相能。會祖聞之。極爲傷心。函訓曰。我爲愛主之故。全心傾神。鍾愛爾等。諒爾等已知之矣。幸依此愛。望爾等互相和愛。因爾等皆主之愛子也。况同奉聖母爲母。卽無異同胞手足。設或聖

母見我冷心冷情。厭惡他人。豈非大傷其心乎。況我所厭棄者。皆爲聖母特寵之人。是我故與聖母爲敵也。豈可乎。我今切切求爾等。幸勿再傷聖母之心也。某年會祖發通飭書。請衆士來總院避靜。若曰。謹訂某月某日。我將見爾等而親之。聖詠有云。美哉樂哉。同居之士。一心一德。有如昆季。嘻。爾等同心和愛。有如一家之人。只圖天主光榮。聖教之益。同在一旗之下。掌大旗者。卽吾衆之慈母。信可樂也。仰各遵照訂期。同來聚首于耶穌聖母二心內。因此二心。吾儕乃愛情之總匯也。

某年正月初。通飭各會院曰。可愛者諸位賢弟。爾儕首務。宜相和愛。蓋愛字而外。並無言可抒我蘊結之情者。自問我心我情。可告無愧於爾等。爾等或遭拂意之端。事雖微小。我亦不忍愀然。有如親受者焉。二十餘年以來。日日費心勞

力。不無辛苦。然因愛爾等之情。雖苦亦甘。我子愛爾衆。直可用宗徒聖若望函致其門弟之首句云。我心愛者。我等宜互相親愛。因愛德出自天主故也。我期望爾等之益。與俗人拜年之例。大相逕庭。世俗新禧。不外乎發財、體面、聲名、世樂而已。我所期望於爾等者。卽避罪惡。蓋罪惡乃獨一無二之真禍。及修德行。格外爲聖母孝子者當有之德。此二者乃天主特賜之鴻禧。新年之佳祝。豐富之真福也。此我每行祭禮。所心香默禱於耶穌者也。更有一恩。亦爲緊要。卽善終之恩。我日禱仁慈聖母。必須見賜於吾儕者也。庶幾乎同相和愛於今世。而得永遠相契於天堂焉。

衆士上體會祖之心。亦頗善修此德。奮勇爭先。各以仁恕相持。和愛相將。因而各會院內。概皆平安和睦。會祖聞之。大慰於心。然切望恒保此德於衆士中。故

于臨終末刻。切切言之。若曰。至可愛者諸位賢弟。懇因我等相愛之情。望爾等恒存和愛之德。一如耶穌之愛爾等焉。在昔聖教初興。人指教友而言曰。祝之。彼輩和愛。何竟若是哉。斯語也。有如他人指爾儕而言之。豈非大幸事哉。此和愛也。卽我臨終切望切求於爾儕者也。爾儕固視予猶父也。其聽爲父者臨終之囑。此囑也。卽救世主去世之前夕。申命於吾人者也。曰。爾輩宜互相和愛焉。會祖欲將此義。傳流後世。俾衆士刻骨銘心。遵守不違。故將此言。傳于遺囑。會祖欲衆士互相和愛。見諸實行。故訂以下四事。

一。互相贊助。無論于何樣職分。何等光景。如或經歷日深。見識愈高。教讀之法。別有心得。能使兒童奮勇爭先。以求上進。或使兒童敬愛師長。或調教兒童。修德改過等光景。皆宜互相傳授。

如或遇憂愁情節。亦宜勸之勉之。慰之安之。以敬相持。以禮相將。無論在何光景。皆宜甘心臂助。會祖曰。會院事物皆公。不特有形之物。屬於公共。卽無形之物。如悟司才幹之類。亦當公諸會友。論肉身之事。如強壯有力。靈魂之事。如德行才能。均當歸閣院之益。健者助弱。智者助愚。有德者助不肖。而懦弱無能之士。宜多加其祈禱之功。以益他人焉。

會規某條有會士不可有私物。會中諸物。皆宜公共之句。如善守以上訓言。此條會規。方爲完全守好。

二。原諒他人。隱人之過。會祖爲此會訂規數條。中有爲院長者。宜設法使少年修士。爲學生所尊重。教之善用管理學生之權。如或有過于訓蒙分內。宜原諒而爲之隱之。萬不可于外人或學生前責斥修士。更有一條。卽會院內。如或

有毛病過失惡習。或與某有懷恨不和之事。除稟告長上外。切不可通知他人。會友目下所處之會院。亦不可告知外人。會祖曰。如或某士于某會院或因見識不足。或因稟性不善。爲衆所厭嫌。因而調任他處。如爾告知外人。則一傳十。十傳百。該士聲名狼藉。伊誰之咎。故此無論其爲何人。卽便是本堂司鐸。詢問某士所調之會院。只可答曰。此事有碍會規。幸爲原諒。

會祖命士于往來談論之際。勿言他士之短處。取其所長。而隱其所短。嘗曰。會友之名聲。在院中與在外人前。均同一緊要。外人之重視。固爲緊要。而同人之重視。亦不可少。既不借重於外人。又不諒情於衆士。度日酸苦。其何以堪。若無出等之忍德。難免不失望而出會。况言人不善。易犯重罪。雖曰小過。且出口無心。然一言旣出。輕以傳而愈重。少以傳而愈多。以訛傳訛。則其人之名聲。尙可

設想乎。且既經爾宣佈。他人必起輕視之心。因而與之積不相睦。厭嫌仇惡。固結不解。是誰之過耶。謗人之害。一言難盡。爾既以爲無關緊要。故于告解時。亦輕易忽過。告解不安。領主不善。甚有冒領聖事之危。蓋往往以爲小罪而忽之者。其實非小罪而萬不可忽於告解時者也。此實易犯易忽。而易成大罪之罪也。嗚呼。可不慎歟。

三。仁恕相持。會祖若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百步五十步。是亦走也。士無論如何熱心。如何有德。總難白璧無瑕。與人來往。亦難免取厭於人。之處。然則以仁恕相持。實上上策。豈可以五十步而笑百步者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某院長極怨屬下士之不德。且曰。衆士如此不馴。實是難以相與。會祖慰之。勸之。勉之。該士聽不入耳。仍出怨言。會祖曰。吾子居心太刻矣。繁。何明於責人。而

昧於責己也。經云。第見人目之微塵。不見己目之巨木。其爾之謂矣。欲己屬士。完備無缺。自己毛病。毫不思改。爾之取怨於人之處。多不勝數。與爾同居之士。忍耐勉強。已臻極點。爾尙不知。如我設身處地。亦萬不能與爾相善。自今以後。如爾欲衆士和美。宜着實改革爾之毛病。與人相與。宜照理性。存心仁恕。則庶幾矣。士賦性耿介。自亦認咎。此次聞會祖訓責。亟思改正。勉於將來。故該會院內。亦頗和美。

四。勸善規過。會祖將此條編入會規內。每主日內公訟已過。既畢。在場衆士。可將其未訟之過犯告之。外此。每人可另請一位修士。規勸自己。本會初興時。會友以此。得益不少。

除以上四事外。衆位會友。宜各勉立善表。互相勸勉。如見一士。憂傷於懷。或盡

職艱難。當此光景。慎勿袖手旁觀。當善言慰之。勸之。或見某士受長上訓責。而不能忍。且出怨言。怪長上待己不公。議之。貶之。當此光景。亟宜盡忠告之道。解其意見之謬妄。使其知長上訓責。極爲合理。語之曰。長上訓責。乃其分所當爲。爾有某某過失。此過能生之害。極多且重。如長上漠然置之。天主教怒。將不其容。且長上訓責。只圖淑爾靈也。豈敢甘言以重爾疾耶。亟宜善從長上之訓言。勉力改正自己爲是。

勸善規過。非特理宜行之。亦分所當行之也。缺此本分。有時能犯重罪。如某士受責而怨。爾不但不勸善規過。更與之表示同情。助出怨言。養其惡而長其過。則長上之一片苦衷。歸於烏有。猶屬小事。而某士從此固執己見。忤逆長命。不免罪上增罪之爲禍更重耳。會院中往往有此毛病。如自己分明有過。一遇他

人忠告。不但不知感恩。且深憾其人。一遇長上訓責。則怫然不悅。且出怨言。此毛病也。大有害處。與修士真德。適相背觸。明顯其心中充滿傲情。而無能復受訓言也。其何以能改過乎。是使長上終不能完盡己職於爾身矣。爾有毛病過失。如長上不爲指摘。則良心難安。指摘之。則又恐招爾怨言。委婉曲折。左右爲難。與爾同居一院。何不幸之甚也。

先哲遺訓曰。毋怨誹長上。致傷長上心。無益於己。而違背天主聖神。細味斯言。庶幾體會祖之心乎。

第十六章 論會祖陶成衆士之用心

先哲曰。君子愛人以德。會祖之愛衆士也。革其惡習。改其毛病。勉之以善。導之以德。可謂君子之愛矣。人性劣弱。作惡極易。爲善實難。故見會友或有犯規越

矩之處。方寸中固覺難忍。然從無盛氣以相加也。會祖曰。失足乃人性之常。若天主不格外保佑。無論何人。皆能犯無論何罪。會祖以仁恕爲懷。改之正之。亦必以仁恕之法爲先務也。醫士之仁良者。見病人痛苦難堪。未有不憐之恤之者。會祖訓飭衆士也亦然。不得已而威其容。嚴其辭。然怨恨猛狠之態。從未一覩。其平素規正之式。先使犯過者生倚恃敬愛之情。繼設法使之自認己過。然後以善言訓飭之。改正之。告所當行者何。當避者何。當慎者又何。反復叮嚀。有如慈母。

會祖曾以善訓責某處院長。院長心滋不悅。而出。數日後。會祖函致之曰。吾友。如欲改過遷善。宜慎聽訓言。幸勿因我之言。而怪從心生也。蓋爾我相怪相怒。何益於修途。吾儕其修謙遜忍耐愛德可也。會祖見人有過。輒施訓責。旋即忘。

之。如其人復爲提及。則曰。前事已過。不必再言。我已忘之矣。如見一士。適在犯規。會祖亦僅形不豫色。目視之。或訓責數言而已。

一日。會祖偶入廚房。見司廚士高立爐臺。說說笑笑。講些故事。少年修士。六七八人。環立爐旁。鼓掌爲歡。見會祖至。默無一言。會祖曰。噫。爾宜與之立善表也。是豈所謂善表耶。該士後日述及此事。而曰。會祖當日責言。只此二句。雷鳴貫耳。大動我心。我賦性輕薄。由是而全革矣。

某少年士。資質聰敏。然性好玩弄。某夕。逢會祖過。以爲同年士也。自後一躍而升其肩。語之曰。勿多言。肩我上樓。必有重賞。會祖肩之以上。至。會祖入己房。士知誤認。鹿撞心頭。汗流浹背。自念必不能免。三日夜。方寸忐忑。寢食不寧。旋求恕於會祖。會祖曰。爾若大年紀。猶有童心。將幾何時爲一善士。吾子豈爲玩弄。

而來此歟。此次吾姑赦汝。限汝一年。改正汝性。如欲我忘爾過失。宜先奮勉改行。否則我茲告汝。汝欠我債也。此諸訓言。會祖言之。一味良善。如慈父焉。

某士適在犯過。會祖見之而曰。汝欠我債也。士曰。然。然我將勉焉。不償爾債。會祖曰。是所願也。據說會祖在世時。見士初次犯過。則恕之。二次。則曰欠債。三次。必罰。則曰償我債來。故士與會祖相語如是。

會祖遇士犯重過時。雖不得不嚴爲責斥。然仍具慈宥之心。先講明此過之重害。遂訓責數言。後將該士所具之長處。叙出一二。且指明當用何法。改其毛病。會祖曰。人性劣弱。如直指其失。直揭其短。而不自棄者寡矣。務宜恩威並用。鼓勵其精神。方可望其奮然興起。勇步德途也。施訓責時。更宜酌其過失之輕重。性格之剛柔。人品之高底。以爲發言輕重之準的。庶幾其人。可收實效。

某院長曾在會祖前。短己屬下士。會祖曰。評人品行。須酌其功過德賢不肖之間。庶不致誤。本會少年士。現有三百餘。多年以來。克盡厥職。據表面而論。亦頗不惡。豈非一慰人心之事耶。其品行皆不免有短處。身居會內。遠避塵緣。尙不免過。如不在會。更將何如。宜存心仁厚。善視衆士。幸勿操之過急也。

某年避靜以後。會祖聚衆院長。議論善後事宜。某前請曰。敝院諸位少年。祈禱殊覺冷淡。觀此光景。不免令人心焦。會祖曰。衆位賢弟。亦不必怪乎此事。人自十五至二十五。乃血氣未定時也。慾火猛烈。偏情橫逆。度此煩難之歲月。卽平素教育得善。亦難保其熱切祈禱。故少年祈禱冷淡。亦無可怪處。亟當憐愛之。勸勉之。鼓勵之。弓之不堅者。弦不可緊。緊則折矣。吾謂待少年士也亦然。

欲保全少年修士。須慎四事。一。教之恒切祈禱。少年之於祈禱。極爲緊要。雖

行之冷淡。萬不可因噎而廢食。故須時時管束。不致間斷神課。不致缺閱聖書。查問其默想如何。省察如何。勸其屢行九日敬禮。訓其孝愛聖母。時求善禱。善終之恩。至論會規所訂之神課。更需公然慎行。不可一日或缺。二。迫之勤于工課。偷懶好閒。爲厲之階。於少年人爲尤甚。宜善爲約束。慎守靜默。用心課讀。盡力教授。恪盡己職。此事也。實阻少年犯罪之善術也。三。鼓勵引導之人。自少而壯。而老。皆需人之助也。於少年者更不可缺。蓋少年見識不廣。心地窄狹。稍遇艱阻。輒灰心敗興。志向游疑。以人言爲行止。像司虛弱。如風搖之葦。隨勢變更。如隨時善教之。引導之。鼓勵之。吾必其直行德路也。若任其自由。不加約束。或更有甚者。不明引導之法。以爲道高德奧。非凡人所能幾及。致其生望洋之嘆。或指摘其過失毛病。大有礙於德途。或謂其性格材質。不宜於修會。此皆

不明於引導之法者也。警者相警。其何能淑。四律之於會規之內。會規者聖賢所立以繩人者也。守之可必其不入險地。夫完守會規。非易言也。律少年修士於會規內。強其完守。勉其不犯。是無異令其克己改過也。此雖拘謹於小事。習而守之。大事可期其不叛。經云。忠於小事者。大事可知。士而習犯會規。遇事殉私。心靈不振。一逢大誘。便爾降心。嘗聞某某士曰。如我習於犯規。必不能敵制魔誘。前者我未嘗照準定時。行所當行。屢爲魔制。靈境不安。自定志守規以來。方得寧靜。可知不守會規。便是自臨於危。可不慎歟。爲院長者。如任士自由。不忍約束。便是不盡己職。輕忽會規。自以爲小節無關。因而漸犯重過。此等院長。害己害人。必受天主嚴判。仰各習用以上四事。約束衆士。全守會規。保其熱心祈禱。存其聖召於不替。是誠大有造於少年衆士也。

會祖施訓責時。寬猛相濟。此才也。非由血氣性質而來也。實因於聖佑德操之故也。心具主德。故良善而仁厚。兼剛毅而義勇。令親炙之者。愛而敬之。畏而服之。會祖曰。改正他人。長上極難之任也。欲善盡之。必須捨棄己私。躲避暴躁忿怒之情。性需剛勇。不可辱責。庶可收改正之益。

辱責他人。人將輕汝。致衆士嘖有煩言。閤院皆不安心。辱責學生。亦復不成學規。將師弟之情誼。變而爲主奴之畏懼。輕則厭師惡學。重則衝突決裂。暴躁忿怒之情。更不可洩於修士學生前。使生畏懼寒冷蔑視之心。無剛勇之氣者。更害於事。凡會院學堂所有之種種過犯。皆由此毛病而來。將來天主審判。種種過犯。皆推於長上。嗚呼。可不慎歟。

會祖訓責老年修士。或德行堅固者。必不致如此留心瞻前顧後。必將吹毛求

茨嚴爲責備。如或因才而傲。必當衆壓制之。使執賤役。如或不務祈禱。而務俗學。必禁其攻讀。專事要理。

某院長曾于放假日。至總院省視。會祖遣其種菜于園中。士如命。移時。自行停工。入馬棚。與某少年閒淡。正午。將餐。本堂司鐸至。會祖留之午餐。飯前經旣畢。會祖嚴斥該士驕傲。不聽命等毛病。罰士跪用午餐。士謙遜誠樸。欣然受命。該鐸見此善表。大爲奇異。歸後。論述此事。旁聽者極爲動心。中有二少年。來院修道。卒成善士。

凡毛病過失。易於染人者。會祖必嚴以拒之。某少年士。過戀家庭。會祖數數改正之。旋遣其赴某會院。士出。竊自回家省親。會祖聞之。召之回。而辭之。或曰。毋乃絕人太甚乎。會祖曰。愛父母而過於愛會規者。不宜於修士。留之有害而無

益某少年。好粉飾。巧言令色。以博人歡。會祖訓戒之。不啻十次。不能改。某日之夕。會祖語之曰。明日出會。少年呶呶置辯。會祖曰。無庸置喙。明日絕早。務須將爾之一切媚顏嬌態。全行帶出。某士職司車馬。慣藏食物。而食於外。會祖知之。卽辭之出。曰。凡隱瞞長上者。凡貪圖口腹者。不宜於修士。

會祖日日鼓勵修士。修德前進。遠離世緣。捨棄私意。忠守會規。致少年者愛德如懷寶。患得之。患失之。又知天主欲人成德。各限等級。故引導人靈。酌準其聖佑多寡。善情深淺。而定其修某德改某毛病。循步漸進。期其有成。總不任其止步。更不容其退步。如或因暫時熱心。遽爾以聖賢自期。或欲試用諸法。以圖大步前行。或欲行外乎己力之事。會祖必止之曰。真德不在乎務廣。而在乎忠於庸行。請遲遲其行也。

某士以避靜定志多條。示於會祖。會祖曰。童子而欲舉百鈞可乎。爾所定諸志。可割棄四分之三。僅此一分。如果忠信而恒守之。不難成一善士。

會祖極關心於約束會士。恒心盡職。完守會規。其所用之法。卽磨煉之。演習之。某士好名譽。小有才智。曾問會祖。爲購量地學一冊。會祖曰。否。我欲爾習之科學。更要於量地學。其學維何。謙己是也。遂取砭傲金針以授之。曰。限汝一年。時習而成誦之。溫故而默存之。心體而力行之。更將書中大旨。日抄一頁。來年送呈查閱。士如命。獲益非淺。會祖欣然語之曰。此進德初步也。宜奮勉前行。恒以繼之。道岸可登也。某年會祖使爲某處院長。暑節歸來。觀其容止。微有自是之態。聞其言語。頗有自誇之辭。乃謂之曰。自今日始。爾助廚司。涮洗盤盞。此役與爾。極爲合宜。慎之。廚房之內。各事各物。務須乾淨次序。且不可苟且草率。致物

件損毀失落。我將惟爾是問焉。該士欣然從命。暑假二月。執賤役焉。

更有某處院長。德行頗高。會祖數次以難堪之事試之。尋任之以廚司之職。一日遇諸途。問之曰。自司廚以來。心境如何。士曰。嘻。自早至晚。片刻無暇。又何思也。我行此事。適承行主旨耳。會祖聞之。心極許之。又聞其會院堂口居民。極愛重敬服之意。其必有所眷戀也。暑假歸來。佯指某處新設會院。乃其調任之所。需先預備等語。連日以來。察其動靜。窺其有否怨望之情。既而士見會祖。問及新院事宜。會祖曰。爾於舊任。頗著功效。今易之。得勿有眷戀不捨之心乎。士曰。照我本心。舊任乃我所願。然天主聖意。更我所愛。會祖曰。善哉。天主聖意。仍欲爾赴舊任也。往哉汝諧。

某院長聲名卓著。本處居民上下。皆器重之。會祖札示謂。見札。當立同來人起

程。無論何人。不許辭別。士如命。從來人。步行二日。至某會院。來人以教授高等學堂某班之札示之。士爲院長。十有餘年。今日又成教習。屬他人下。然一味歡悅。未嘗稍事勉強。某士探之曰。爾調任一事。似有不公。外間傳言。爾對於此事。強修忍德。士曰。人言風耳。豈可據以爲真。某士曰。請實告我。爾對此事。心境如何。士曰。我實告汝。昔者我院長也。任大責重。煩難實多。今則訓蒙。釋我重軛。我爲謝此大恩。每夕敬誦 *Te Deum* 聖讚。我今心地歡慰。迥異曩昔。切求天主。賜我終身。居此福地。此類故事多不勝數。足見當初修士。大有盛德。實不負會祖陶成之一片苦心也。

第十七章 論會祖調理院長之用心

世上極難而大有關係者。引導人靈是也。聖額我略曰。治人乃百藝之首。學問

之端也。又曰。聽命較易。發命實難。先哲有云。居下者輕。在上者重。此概謂爲長上之難於爲下人也。若夫會院之長上。更有難焉者。教衆士和美。恭敬禮貌。各盡己職。而遂曰長上之分盡於是矣。是大不然。其當務之急。在乎引導衆士。歸向天主。勉力修德。至於有成。方可以盡職二字以塞己責。一院之士猶一身焉。院長其首也。衆士百肢也。首發念之好歹。通於全身。院長之體度心情。德行毛病。亦通於衆士。聖味爵曰。閤院衆士之好劣。皆繫於院長一人之身。嗚呼。此職顧不重哉。

會祖曰。本會將來之興衰。皆握于長上手內。故會祖恩斯勤斯。調理長上。所注望者甚重。所責成甚大。故教之。誨之。試之。煉之。不得不竭心盡力也。會祖習用以下三法。使知善理。會院學堂內外諸務。

一。暑假二月。屢聚諸院長商議會院學堂內外諸務。爲之講院長當具之德。及修之之法。更論院長當有之職。及盡之之法。某士曾請於會祖曰。院長之職如是其重。亦何幸而爲院長也。我今惴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矣。神父憐我改派他人也是幸。會祖曰。吾弟當知。因聽命而受一職。主必與以相宜之佑。以助其盡之。故已所有之職。不特於抹靈無阻。更爲成己之妙法。只需善用主佑斯可矣。如因避險而不奉職。不特險不能避。更且自投於重險也。既不奉行主旨。則主佑亦歸於無用。將偕藏寶于地而怠於經營之惡僕。同受天主嚴罰。在昔聖方濟各。受主默示。傳教印東。救靈無算。如其未順主命。辭以危難。必不能救此多靈。到審判時。豈能倖免。聖人嘗曰。如我未聽主命。東洋傳教。我意我靈。難以獲救。由此可知。教靈危險與否。不在本分。乃在不盡本分。空負主佑也。故不奉

主旨者。不能免受天主嚴判。

二。屢與位高任重之士。會議要務。如會規。學規。教法等事。考其意見如何。發達其悟司。改正其意見。展布其明智。增廣其見識。調度其判事之才。每每故設一事。先論其成敗之利害。後派一士。準己良心。斟酌辦理。畢。會祖判其可否。或曰。如如此辦理。則更妥善。或曰。如如此辦理。當不致僨事。

三。會祖一一傳見。問其管理會院之狀。與修士。與官長。與學生。或學生之父兄。有何交涉。照辦事之優劣。判以相宜之語。談論時。當誠實無妄。會祖曰。欲受甄陶之效。不可諱短。或善或惡。宜實言之。更不可自是。無需人助。自是者。無論何職。不能善盡。况爲修士之長乎。人之目光。雖曰精明。無能窺遠。欲窮千里。必須更上一層。佐以遠鏡。修士亦然。悟司識見。雖極靈明。若僅恃自己劣弱性質。必

不免中道而躓。照管自己。猶憾不足。况兼長上之任乎。

會祖訂例。院長至少兩月一次修稟。將本月事務。會友品行。學堂進境。及偶遇無論何樣刺手事。皆須稟明。除用以上諸法調理院長外。每日必熱切祈禱。求主慨賜相宜之人。充此艱鉅之任。嘗曰。本會規例。日誦聖母小日課。每瞻禮五領主。其爲首之意。卽求主降福助佑會中長上也。

會祖每派院長。必先閱其人。是否忠於本會。孝於長上。睦於同人。甘心出力。理事有才。整齊節儉。完守會規。真正熱心。有否仁愛謙遜明智等德。如其人只有學問才能。而乏以上諸德。則不能應選。

某郡學堂頗興旺。名聲甚好。一日本郡官長。來院遊觀。歸途互相詫異不止。曰。異哉。聰明學問者。教授末班。孤陋寡學者。而爲院長。奇哉。如此措置。學堂仍在

興旺。會祖如此安排。非無故也。該院長外貌若愚。然實有德行。兼有善理修士之才。

會祖每派院長。往往選自年長者中。然不可一概而論。並非因其人年長而派之。亦非因其人年少而不派。亦視其德行才質之如何也。嘗派某少年士掌管一衝要之會院矣。人多有怪之者。會祖曰。亦何足怪。少年老成練達。亦何害乎爲院長。高年而無識見。亦何取乎爲高年。院長之能任與否。固不在乎年歲之大小也。

凡派院長。必需其人爲發終身愿者。因其在會多年。德行堅固。已知本會體統。見識亦頗完美。會祖曰。爲引導管理修士。其人當是已發終身愿者。蓋發愿乃成德之地位。且可謂其已有本會體度之據。况領袖衆士以訓蒙。乃十字聖架

之力也。無此神力。奈難成功。故爲善盡此職。必須用一佩苦像之修士。方爲允當。因此等發終身愿之修士。皆宜爲甘心盡力。捨棄私意。克苦補贖之人也。當知欲行善立功。榮主救靈。必須背負苦架。如畏苦架之重。而不甘心負之。懼受艱辛。畏人議論。遇艱阻而灰心。逢逆境而却步。此卽不明十字御路之人也。慎勿選之充院長任。

爲善盡己職。當先明己職之義務。惜哉。有多院長。弄權自欺。除自便自私貪名沽譽外。絕不關心於分內義務。更有甚者。貪戀貴職。噫。愚昧甚矣。拂高等科學之案。首昂然而自鳴得意。俯視一切。握會院銀餉之管鑰。取公物而自私。選貴物而自用。所與交涉者。盡富貴也。與人刻薄。有若酷吏。鄙哉其品行也。閱院衆士。亦何不幸而遭此人也。此亦設言耳。若果有之。該院會友。必難存本會之體。

制。離心離德。各隨所願。會醜外揚。會院斯泯矣。吁。遴選院長。慎之慎之。

會祖論此事時。其聲氣極爲激昂。旣而某老年士前席請曰。神父。論及此事。吾儕與爾皆有同情。仰求天主。萬不容此種敗類。任本會長上職。而有玷於聖母名也。然今日散會以前。願神父有以教我也。敢問長上。當如何用其神權。方爲合格。會祖曰。善哉。問。長上欲善用己權。當照以下五條行事。

一。使所屬會友。完守會規。熱心祈禱。準時行事。欲衆士完守會規。不特當以言訓之。更當以行率之。剛柔得體。寬猛相濟。致各善盡己職。忠于聖召。凡百所行。悉照本會體制。某少年。本性浮躁。會移居數院。皆無能改其舊習。尋移至某院。該院長正直無私。不徇情面。少年語之曰。某某會院衆士。如此辦理。又某某會院。更有別樣辦法。雖非會規所容。而行亦無妨。何本院如此拘泥也。院長曰。吾

弟。他院無論如何。本院一概不問。吾只知照會規行事而已。故自今他院會友之言語品行。不必提及。只望爾我二人。或有緬規越矩之處。彼此告戒而已。我茲許爾。若爾有事規正。我必全心謝爾。盡力以改正之。善哉該院長也。爾儕當知所師矣。

二。長上宜殫心竭力。完盡己職。領袖衆士。事事躬親。如行神課時。散心時。用飯時。讀書時。皆當躬與表率。故爲守靜默。爲專務用工。爲整潔傢具。爲墾治田園。爲照管學生。皆宜首先從事。故其所有才力德能。所度之年月日時。皆當用爲會院學堂之益。學內各班學生。院中各位修士。凡歸於靈魂。歸於肉身。歸於品行之事。皆當仔細。分別管教。或教訓之。或勉力之。或警戒之。或責斥之。各適所宜。院內學中之傢具財物。亦宜隨時。留心檢點。此皆長上日逐當務者也。其餘

凡不相宜之事情學問。皆不可管理專務之。

三。長上宜自視如僕。主云。我在爾輩中。如奴僕然。此訓長上之語也。故會中無論何事何業。皆能辦理。如遇或之不能行事者。當躬親與之。使之學習。長上之於下人。當如慈母之於子女。良醫之於病人也。愛會友如手足。視學生如弟子。憂者慰之。苦者安之。甘言以正其失。良言以勉其前。善表以化其心。仁恕以濟其需。

四。長上宜爲會友祈禱。在昔猶太民與敵交綏。古聖每瑟。登山祈禱。猶民乃勝。故長上宜舉心向上。祈禱不輟。乃可望衆士勝敵也。若行以上三事。有不足處。有違心處。亟宜以祈禱補其缺。且無論行何善事。外乎祈禱。奈難成功。可知爲人上者。苟無真正熱心。萬難得主聖佑。無主聖佑。萬難善盡厥職。

五。監守羊群。爲善盡此職。當行以下四事。一。院中諸事。皆當明悉。察其神課如何。守規如何。盡職如何。用物如何。二。會友品行。皆當明悉。察其長處短處。幾何。修途進步幾何。神形急需幾何。正其失而成其美。勉其步而供其需。使修本會當有之德。而滿其聖召之宗旨。三。防其過犯。定準每士當務之工。凡紛亂其心。曠悞其時。恣肆其志之機緣。皆須除去。當責則責之。當斥則斥之。勿姑息。勿畏葸。四。使務神課。不可或缺。使守默靜。不可肆言。及凡與學生或俗人外乎會規之來往。皆宜斷絕。約之。爲長上者。當善用己權。領袖衆士。恒守會規。費心勞力。資益本會。視己如僕。爲衆士禱。必如此。方可謂完盡己職。而望本院成一真修院也。

試論院長之本分。別分七條。一。施教。長上對於下人。皆有發命之權。能以訓

誨之。陶成之。爲之講解會規。審定辦法。如此可望其不行背逆本會體制之事。
二。照會規定式。引導會友。使善盡本分。專務工夫。恒心修德。凡公行之課。院長皆宜以身立表。
三。遠驅罪緣。凡於每人。或公衆有害之機。皆宜除去。
四。勿任會友。行外乎本分之事。或行不相宜於本會體制之事。
五。凡士神形之所需者。皆宜供給之。致衆士可實心誠意專務成己。完盡己職。不必操心於各人之所需。
六。會友每人應有之權柄利益。亦宜善爲保存之。雖少年修士。既爲教習。自當見重於兒童。如院內或有不和。強者欺弱。院長當左袒弱者。
七。會友或有毛病過失。宜改正之。斥責之。如或習犯會規。誘人不睦。足爲惡表劣習者。更當嚴爲禁止。

院長既明以上七事。爲分中所宜爲。又當知以下四事。勉克己以避之。方不致

有虧於己權。一。易犯會規。二。舉止不莊。三。罔有恒心。四。性情褊急。會

祖曰。院長犯會規。便是逆主命。上行必下效也。輕會規。便是輕主旨。衆士亦將輕視院長焉。由是而喪己名分。失己權柄焉。舉止不莊。害亦非淺。凡與人來往。放肆不拘者。凡不穩重端正謹慎者。在下之會友。亦必不敬重之。而逆其使令。無恒心。則朝更夕改。衆士莫知所從。亦必輕視汝權。爲所嘲笑。性褊急。稍遇違心。則怫然不悅。以爲罪己也。爲院長者。宜寬仁大度。事事鎮靜。勿盡人之歡。勿竭人之忠。否則人將以汝爲無厭。而遠汝矣。

總之爲院長者。當自知慎重。理事宜明哲。品行宜穩重。舉止宜端正。言語宜謹慎。細防自己毛病。勿露才短學淺之處。凡能與人議論取厭之事。宜慎避之。重視己權。用之不可過限。勿命不公不義及不相宜之事。勿厚此薄彼。勿發怒任

性。宜重視諸士。特在于五事。一。重視其本身。凡當衆。宜示以禮貌溫良。凡發命。宜示以恭謹和平。二。重視其地位。當其辯論諫諍時。安心聽之。所言合理。宜委曲順從。凡與尊長來往函件。一任其便。三。重視其權利臉面。總不可當學生面。責斥修士。言語宜以禮貌。不可粗魯。學生犯重過。責由院長。然總不可阻止修士責罰學生。不然。是奪其權利也。且不復能責以訓蒙事。當知。爲使學生尊崇院長。並非將賞罰之權。悉覽己手。要須完保衆士之權限。無所侵越。方能有濟。故此當屢巡學班。學生之品行如何。勤讀與否。令各班教習。清寫于冊。院長當衆。將功過冊高聲誦出。獎其最優者。而罰其最下者。四。高年者敬之。安之。少年者懷之教之。五。有德者。熱心守規者。忠誠無僞者。尤宜以禮貌待之。院長之權。由於二者。一出於本人之職。二由於德行學問見識。此二者宜相

輔而行。不可缺一。故院長管理衆士。必須有德。而躬親表率之。乃克有濟。聖保祿語其門弟曰。爾儕宜師我。如我師吾主焉。今院長雖不作是言。而門下士未嘗不據此言也。故院長之善惡。大有關係。將來之嘗罰。亦大有可畏。仰諸院長。各勉爲聖保祿也是幸。

爲安排每士當務之工。宜照其學問能力之大小如何。方足以服其心。如求全責備之。更能致其失望。而荒廢其業。如某士無有見識。或性情過柔。或才力不足。必不能責以訓蒙大益。更不能使教高等科學。又如司廚士。無大見識。因此盡職未免過錯。則宜揆情度理。多爲原諒。如待之過刻。必不免致其失望。而荒廢其業。

智德凡人皆不可少。於長上爲尤甚。蓋非特用於一己。更需用於他人也。故院



RÉV. FRÈRE LOUIS-MARIE.

2^{me} Supérieur Général.

士類斯瑪利亞第二總會長始於1860年
七月十七日卒於1879年十二月初九日



RÉV. FRÈRE NESTOR.

3^{me} Supérieur Général.

士愛斯道第三總會長始於1880年三
月初十日終於1883年四月初九日

長宜用智德。忖度衆士之才能本事德行力量。而與一相宜之事業。

以上諸訓。皆甚明智。如長上奉以爲法。在下者必然敬重而信恃之。雖任大責重。亦輕而易舉。且更知自己奉行主旨。主必厚施聖佑也。

第十八章 論會祖保全衆士聖召之用心

聖召者人生最有關之事也。或升或墮。皆於是乎在焉。順聖召者必爲義人。義人方能升天。否則不能。可知聖召也。義德也。天國也。相繫而相維者也。缺一必不能以救靈。此乃往古聖賢之公論也。

會祖曰。修士之聖召。其實貴美好。莫可形容。茲惟述其最愜人心之一。人爲修士。乃主預定其升天之券也。世上諸位置中。惟有修士位置。救靈最妥。其故有三。一。憑主之言。主云。凡因我名。捨離己之家園者。生前得百倍之福。死後更得

常生。當知此言也。乃全能真實之主。親口所許者也。聖經論世俗人有言曰。召者多。簡者寡。茲論修士。可反言之。召者少。簡者多。二。救靈法多。日務祈禱。屢領聖事。時閱聖書。恒覩善表。長上之訓辭。每年有避靜。如許多恩。而天主特施與爲修士者。是必期其救靈也無疑。修士苟善用主恩。必能成德至高等地步。而得極厚之天福。三。遠離險機。人無論居何位置。皆能喪靈。蓋人有主權。隨處能犯罪也。然俗人避罪難。修士犯罪難。俗人處處有犯罪之機。時時有惡表在前。而會院中無有焉。如一修士。妄用主佑。不肯修德。斯人也。無論在何位置。定不復能善用主佑以修德焉。

會祖嘗歎美修士之聖。召云。美哉妙哉。人雖盡悟司之所能。亦莫能明悉其底蘊也。必須升至天堂。方悟斯恩之重大。某日。一士未佩臘巴。會祖遙望之。疑其

爲司鐸也。問曰。來者何鐸。士曰。非鐸也。僅修士耳。會祖聞此僅字。似有輕視修士口吻。乃曰。焉用此僅字爲也。豈修士聖召。較遜於司鐸者耶。天主目中。修士乃極寶貴者也。恩眷極隆者也。天地雖大。不能足其心。只有天主方可飫其志。有二少年來求入會。會祖曰。爾儕來求入會。思欲何爲。二人曰。欲爲修士也。會祖曰。抑知修士之名義否。而欲爲之耶。我實告汝。欲爲修士。卽矢志勉爲聖人焉。聖母之昆仲。皆當爲聖人。故其當務之急。終其身勞心勞力。勉力成德而已。如爾二人。矢志爲聖。我可收之。否則入會。亦徒廢時失業耳。不如作速歸里。勉爲一善教友之爲得也。

會祖重視修士聖召。無以尙之。故其於保全會友聖召事。亦罔不竭心盡力。如見有厭嫌懈弛者。必召之來。而勸慰交加。非至復其初心欣然而去不已也。更

派一良善熱心之士。照管初來者。諭之曰。爾於諸少年。宜殫盡心力。眷顧照料之。如有所需。或見彼等有疑難之處。當卽稟明。遇有疑慮畏葸者。會祖必召之來前。親爲指示。或與之作伴出遊。或令其遣興房中。直至其心樂神怡時。然後遣其歸去。某少年入初試院。半月未滿。卽覺厭煩難堪。歸心如箭。旣歸。亦頗厭嘗世味。無何。重求入會。會祖知其稟性浮躁。然因其誠實無欺。且卓有才智。故慨然納之。又從而禮貌之。以慰其心。然少年無恒。仍戀世味。時已著會衣二三年矣。會祖百計阻之。無益。某瞻禮七晚。與會祖言明翌晨歸去。旣去。會祖仍不失望。切爲禱主。當日之夕。少年重來。跪求寬宥。會祖曰。吾子。吾倚閭而望爾久矣。今茲歸來。實慰我心。少年哭曰。神父。我今晨甫出院門。卽覺天良芒刺。悔已妄行。然當時恍若騎虎。足上不得下。遂東奔西走。訪親覓友。而孰意親者不親。

友者不友。人情冷煖。竟致於此。神父。吾過矣。吾過矣。懇納我。定不復初矣。會祖曰。善。院中尙無人知。我亦許爾不洩此事於外。速去著爾會衣。以後必須恒心。萬勿更改。一心恃主。不難成功。勉之哉。該士從此定心。壹志修德。卒爲善士。

更有某甲少年。資格甚好。稟性正直。初試時。偕一初學者某乙。同事工作。乙爲人好恢諧。偶作懈冷語。甲童聞之。厭從心起。欲作速歸里。免費錢鈔於無用地。會祖素重視其爲人。故苦口勸留之。不聽。會祖曰。然則姑俟數日。與某某搭伴同行可乎。童曰可。時司廚士頗熱心。且有應酬才。會祖語之曰。茲某少年。實具修士才。我頗器之。不幸聞數冷懈語。竟爾灰心喪志。如此後只令其聞善言見善行。或可復其故志。亦未可知。吾今將此事悉委爾手。爾其善爲成之。會祖遂發甲童。助理廚中諸務。連日以來。目覩者無非善表。耳聞者莫非良言。然其歸

俗之心。有增無減。時切懷思。竟致害病。每見會祖。必以歸家爲言。而會祖恒以遷延推委之辭。答之。一日會祖公論修士聖召之大益。少年聞之。不特不能立志。且失望焉。曰。我無才無德。不能爲修士。又何能得此多益也。且修士之體制。與我之性情。適相反背。我無修士聖召之資格明矣。我今夜卽行歸去。不俟明日。晚課後。前來辭別。見會祖手持念珠。誦玫瑰經。良不忍以此種事紛其熱心。翌晨。決意歸去。檢點行李。旣畢。適司廚士迎面而至。曰。依吾愚見。賢弟生于俗。長于俗。世俗苦味。備嘗之矣。何也。復欲吞所吐者耶。吾所不解。爾知數日之後。有少年數人。將行著會衣之禮。幸勿失此機也。少年者曰。會衣將焉用之。我並無意爲修士。且我德才俱無。何由得此聖召。士曰。爾來此之初志。豈爲事事稱心耶。亦爲修道而來也。抑或以修途平易。欲策堅乘肥而致之。不甘受跋涉之

勞也耶。諒非吾弟之所以自命也。至謙言德才俱無。更屬兒童謔語。德以修而成。才以學而致。生而知之者。會有幾人。吾弟腦中所見者。悉歷樓海市耳。非真有諸難也。其聽吾言。求着會衣。實上上策。少年人大悟已妄。來見會祖。求著會衣。會祖驚喜交集。乃曰。善。然著會衣。必須終身服之。不可半途而廢。此事關係重大。未可造次。其仔細存想。再爲試煉。如果志在修途。吾將著爾以會衣。較之進銳退速者。不猶逾乎。少年人哀懇至再。會祖曰。起。告知成衣士。量爾身段。爲一美衣。當年著會衣之禮。後延數旬。于聖母升天日。少年人偕數十行著會衣禮。取名熱羅尼莫。無何。發終身愿。在會近三十年。熱心守規。完盡各職。誠會友之芳表也。雖未嘗學問。然因其性情資格。德行人品。皆臻完善地步。故可稱之曰。會中至寶者也。會祖曰。往往見其夜間起視各房門窗。曾否閉妥。有否失火。

之機。輕足邁步。吾明知爲彼。而僞爲不知也者。大聲呼之曰。來者何人。士曰。我也。又問。我乃何人。士曰。我卽會中末士熱羅尼莫是也。吾曰。嘻。吾弟何爲也。夜深矣。尙未眠耶。曰。我已就睡。頓憶某房門窗未嘗關好。如起大風。或有損壞。是以起而閉之也。會祖曰。現已安帖。速去安歇可也。會祖見其如此費心。資益本會。於心大慰。嘻。吾儕只圖一己之便宜。不顧本會之利益者。觀此高風。當亦知自愧矣。

迨至晚年。職司車馬。其德表在人。更爲昭彰。無論何人。凡有急需。無不盡力助之。與人來往。極謙遜而有禮貌。居民皆目之爲聖人。雖司務繁雜。恒與主契。行路時。慎守靜默。然有詢則答之。問候則還之。出車時。一來一往。皆誦玫瑰經。一日。因事車出聖沙蒙街中。馬因驚而趨。狂馳如電。距前不遠。衆生皆自學出。遍

滿街中。士見怒馬飛騰。恐傷及衆。急趨前勒之。跌車過腿上。血肉糜爛。士忍痛呼曰。救我學生。奇哉。怒馬及衆。僅尺許。驟止。未傷一人。此殆天主所以報其捨生成仁之雄志乎。昇士至醫院。雖痛苦萬分。未嘗一聞其咨嗟。既甦。問曰。傷人乎。醫院內忍苦八日。立諸德之表。凡服侍慰問者。皆爲所化。據該醫院仁愛會修女所云。從未見一能忍謙和。有如士熱羅尼莫者。其盛德服衆。芳表化人。誠有不可多得者焉。司鐸某君來問疾。見病勢危險。乃語之曰。吾弟。事有不忍諱言者。吾弟之病是也。如欲告解。可卽備之。我去便來。該鐸去而復來。士曰。神父。我行告解。爲日無多。且今晨我已領主。多謝天主。我于良心並無不安事。嘻。其靈魂清潔。竟至於此。大抵因其每次告解。行之妥善。乃能有此慰也。

甚矣。莠言之不可出諸口也。一二句冷懈語。雖言之者出於無心。而聽之者

幾失其聖召。多言多敗。故君子欲納於言。况吾儕同居一院。人各其性。交涉談論之餘。可不慎上加慎耶。設或不幸。由我不慎故。而失其聖召。而喪其靈魂。將何以償此債耶。

爲善修士。不在乎學問大小也。士熱羅尼莫。及司廚者。皆未嘗學問。而善盡厥職。會祖稱之。聖傳美之。主前歆之。可知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吾儕修士。可不惟德是務乎。

會祖爲保衆士之聖召。可謂無所不用其心矣。惜哉。有等修士。辜負主恩。不務祈禱。厭棄德途。而還世俗。將會祖一腔熱血。洒于石田。亦已數見不鮮矣。國家之災難。聖教之風波。一身之逆境。困苦顛連。委頓莫名。然患自外來。尙覺易忍。而禍自內生者。實所難堪。會祖曰。噫。此等修士。吾寧其見食於豺狼。不忍其見

投於魔網也。彼豈不能爲善士哉。只緣冷淡懈怠。守規不忠。故爾委棄聖召。聽順魔誘。而見絕於主焉。悲夫。

聖賢論失聖召之原因。大概由於四事。一。由於犯會規。忽神課。天主與人以聖召。非因其人之有功。而聖召得保與否。實賴本人之勉力。故凡不勉守會規。不務祈禱者。將無能保其聖召焉。二。由於不務訓蒙。自便是圖。主召爾爲訓蒙士。則其職淑己兼淑人也明矣。有如爾自便是圖。不肯致力於訓蒙。曠乃職。尸乃位。主必不爾福也。行將另選他人。而爾將見棄于外冥焉。三。由於不務成己也。有多修士。已失聖召。皆因其從事德途。未滿天主聖意。又未善用天主聖佑。而悞廢成己之工。夫人之入會。只圖安逸度日者。必不能久居會內。夫人之辜負主佑。怠於成己。漸至失聖召者。較之犯大罪。立惡表。而失聖召者。更多且易。吾

儕既明斯道之真且切。幸勿以成己之工。置諸度外也可。

修士聖召。大莫與京之恩也。惟主預簡之靈。方能得之。欲恒存聖召。必須其人善用主寵。大方事主。方能恒守至終。

四。由於固執己見。違逆長上。自欺自棄。欲退歸俗之誘。莫善於就正長上。訴明心事。順其引導。如任己見而行。鮮有不憤事者。欺瞞長上而問津於外人。是貪埃及葱食之徒。欲與之偕亡也。蓋審度聖召之真偽。惟有長上。獨具法眼。不誤所斷。如不順長上引導。而聽外人指使。是自欺也。某士發愿多年。飽於學。可謂宿士矣。然忽於神業。盡職苟且。屢犯會規。習與俗人來往。毫無修士體統。魔誘其出會。遂求會祖解其聖愿。會祖令其避靜數日。然爲日無多。仍犯舊日毛病。遂決意歸俗。並不稟明會祖。而與一不相涉之司鐸謀。信口妄言。自欺欺人。

該鐸憑其所言。斷以爲可。來辭會祖。會祖曰。爾將偕埃及人同歸於溺。我明告汝。主教雖解汝聖愿。汝聖愿實未能解。自欺欺人。天主不可欺也。若果不知好歹。甘願出會。亦唯汝。後雖悔之。無及也。士心硬如鉄。藐視會祖訓辭。出會。遂與某女定婚。屆期。筵酬交錯間。遽爾害病。病苦凶惡。良心茫刺。目瞪如癡。手足亂舞。如此者三日。末後長聲嘆曰。噫。我自欺矣。欺他人矣。解我聖愿。失我聖召。良心茫刺。主不可欺。嗟何及矣。遂斷舌死。衆士聞之。哀感不已。

某士語會祖曰。神父。我今心煩意亂。興致毫無。會祖問其故。士曰。某士在會已十有五年矣。竟致失聖召。歸世俗。言念及此。殊使我戰慄不已也。會祖曰。彼之出會。我並無納罕處。自取之禍。與人何涉。吾弟不必因此而掃興。然度日不照修會制度者。確死不在會內。可畏者此道也。夫人雖寄身會內。多歷年所。而至

暮年。竟出會歸俗。概因其無修士之實際也。園中菓木樹。若有乾枝贅幹。無論其如何長大。圃人見之。是剪是刈。天主之於修會也亦然。亦隨時巡視。見有不德者。無實際者。恐其遺毒他人也。故出之。嘻。吾之不德也是懼。他人之禍。吾取以爲自戒也可。

第十九章

論會祖設法保存本會之體制及其剛毅之德

聖多瑪斯曰。主命人一職。必與以相宜之寵佑。使善盡之。主定會祖立訓蒙會。故將創立廣傳恒存此會之要規。預爲默啟。更賦以剛毅不屈之性質。助其鎮靜不搖。不致爲憂患所敗。本會宗旨。旣以成就兒童爲務。則欲全此宗旨。必須以成己爲着先鞭之地步。然成己二字。言之匪艱。而行之維艱。此會祖所以立定會規。以爲衆士成己之一助焉。默想也。祈禱也。與祭也。省查也。就正也。規勸

也。勤領聖事也。屢閱聖書也。每年避靜也。重新聖愿也。皆會祖所定。用以助會士成己之法也。本會聖愿有四。絕財絕色絕意恒存也。四愿者。乃成己之首。成己之身。成己之殿。而不可須臾犯者也。無聖愿而務成己。是外疆中乾也。成己而無聖愿。亦不免半途而廢焉。聖多瑪斯曰。人發聖愿。則主權穩固。德修雄健。心地有恒。志向堅固。會祖曰。士雖年高德茂。苟無聖愿。難期有成。若發愿以輔之。則志向委靡者。得以堅固。心情懦弱者。得以奮興。雖三仇並力而攻。亦不難以恒心耐久持之。何也。良心申告之故也。蓋許愿於主而犯。良心大爲不安也。願會士於德途。助法雖夥。而無防犯之法。會祖猶有憾焉。故於會友之位置事業。及於不得已之交涉。其所注意者。尤在於四事。一。定準當務之工。限其所行於本聖召界內。會祖立會之宗旨。純一不雜。爲完此宗旨。必須專務分內事。

而不致力分外事方可。貧瘠之區。學堂薪俸過廉。入不敷出。或勸兼任他業者。有等司鐸。聘士教授辣丁文。或管理病院。管理修院財產等業。會祖皆毅然辭之。曰。此諸事業。雖進項多於訓蒙。然非本會之宗旨。非天主召吾儕之聖意也。省中代牧大司鐸。欲將福味野聖母大堂託會士照管。請於會祖。會祖不許。代收不悅。曰。有多修會。求此職而不得。吾儕重視爾會。而爾不識高低。是誠何心。聖母祭臺。理宜聖母昆仲管理。爾如辭之。將不爲聖母所福焉。會祖曰。吾亦知之。管理此座聖堂。極有榮益。然吾儕職司訓蒙。不敢分外營業。以虧本會宗旨。而有損於天主聖召。幸勿見罪。且望聖母不因我拘泥成規。而罪我也。蓋此會乃聖母所立。成規亦聖母所訂也。

二。照管會友度日之需。會祖原意。只欲訓蒙於窮鄉下邑。然薪俸又恐不足。一

面當使會友。能照修士體統。平安度日。不致有累於職業。一面又不可于窮鄉下邑。多求薪俸。會祖爲此。切禱天主。默示辦法。然後酌定三款。一。定準會友度日程式。樸素節儉。而向學東取俸極廉。二。可取束脩於學生。三。可收留讀學生。照此三款辦理。則上例諸難。皆可消融。會士薪俸。旣如是其廉。度日程式。又極節儉。如學東復事刻薄。我定不復與通融。惟有將學堂封閉而已。會祖曰。無論何等人。皆須依事業度日。會士事業。十分辛苦。若由此廉俸。再爲減少。衆士將不堪命。會院將不能自存矣。士無論其如何有德。且無論其訓蒙心火如何。若貧窘至此地步。該處學堂。在所宜閉。

某郡建學紳董。咨與廉俸定額。會祖曰。該學只有三士。每年薪俸。共二百五十兩。亦已無可再少矣。若再事刻薄。是奪之食也。當知。教友訓蒙會士。每人每年

一百八十餘兩。世人論及此額。僉云公道。並無一處嫌其過昂者。而本會對於此額。亦僅求其三之二耳。爾儕天良具在。返躬自問。如此肥己瘦人。寧非居心太忍乎。

三。遠避俗緣。爲修士大有害者。莫與俗人交涉若也。故會祖訓士。以遠避俗緣爲首。自處若隱士。與人若瞽者。無要故。勿與俗人往來。功修自密。行善勿張。凡一切體面榮華。招搖耳目之事。皆宜謹避。爲此。會祖會訂規數條。以杜弊竇。一。會院坐落之處。不得與外人房院通連。二。創立會院。不得在熱鬧地場。三。會院墻垣高下。以不得使外人窺見院內事物爲準。蓋必須如此分清界址。方免與世俗混雜之弊也。

某處學堂坐落地段。未遵此制。會祖責問該學紳董。董已應允改良。且許將左

近房舍。割給會院。奈年月延遷。未見施行。會祖遺書曰。閣下應承之事。請速爲辦理。迨下期暑假以爲定結。該院墻垣太卑。內容易窺。四鄰男女。常川來往。尙復成何修院。會士定不能再久淹留矣。如閣下不能踐言。將左近房舍割給。至少將該房舍向會院之一面門窗塞閉。方可了事。該董見會祖所言堅決。當卽大加改良。左近房舍。割給會院。又某處會院。極爲寬闊。成立之後。該處紳董。每期議事。仍假該會院爲議事公所。會祖大不謂然。遺書該學紳董曰。該會院洵廣闊有餘也。然旣經成立會院。斯不可歸於別用。否則吾儕不能居之。爲善盡本分。必當先爲鎮靜。學堂重地。居民地保常川來往。尙復成何事體。而責成修士以訓蒙耶。實教之離棄聖召也。敢請細思。照初議行事。

會院諸務。皆須會士經理。不可假手外人。更不可容女人入院。有數處會院。該

本堂司鐸見會士勞心勞力於訓蒙諸務。而於家常瑣務。仍自操役。未免過度。爰命老婦照料之。請於會祖。會祖不可。且明定禁條。總不可用女人操持會院諸役。聖安德嶺之立會院也。杜業司鐸。費心勞力。實是不少。當時近鄰。有一賢德老婦。鐸亟欲其照料院中雜物。請於會祖。會祖以爲此種外乎會規之事。只許前有一次。後世必有以爲口實而尤而效之者。執意不可。且明語之曰。嶺上會院。我極珍重之。且更有多數修士受成於此。如不得已。寧封閉嶺門。不願見一女人執役於會院。會祖更上書於該府主教。求其勸阻杜鐸。勿復相強。致生斷交之禍。蓋本會設立學堂。必俟合同立妥。然後敢赴。而合同首款。便是任憑會友。各守會規。其度日程式。不可稍有增損。如果曲殉該鐸之請。則後世不測之惡果。將層出不窮矣。立法不守。伊誰之咎。主教大人。旣明且哲。敝鐸嘒嘒

置啄者。必有以心諒之也。杜鐸諒會祖志終不移。遂作罷論。

會士與俗人談論。亦是危機。會祖定規。會友不可與俗人一同散心。不可預約俗人來院。蓋世俗情狀。爲會院大有危險。深懼其不知不覺。俗情俗緣浸入會院。而除之實難也。故申命曰。除有要事外。勿啟會院門。平時不可顯露於外。藏修院內。勉力修德。熱心教育。躲避諸險。方免俗情之浸入也。

爲堅以上諸義。會祖更立禁條七款。一。除與本學堂之創辦恩人可隨時拜晤外。其餘無真正要故。不許出門拜客。二。如有要事。宜與客聲明。俟得長上允准。然後伴同一士赴議。三。不准授課於人家。四。凡行遠路。赴他會院。必須先有上司允憑。五。不准於本堂司鐸處。尤其於外人處。用膳。六。不可請俗人。用膳於會院。以上諸條。會祖諄諄勸諭。命衆士遵守。每年遯靜時。必三復申命之。且曰。

如或忽此諸規。必然大有危險。難保其不失聖召。尤其爲院長者。更宜凜凜畏懼。雖有時。不得不與俗人交涉。苟稍肆其志。便大傷其德。

某郡會院。距總院一百三十餘里。會祖偶聞該處院長習於單身出外。與俗人交涉。卽倩人招之來。訓飭之曰。如嗣後仍蹈此習。必令爾在此終身工作於園中。某年高院長。亦有此習。會祖選一慎重會規之士。發往該院。語之曰。往哉。譬助該院長。如見有緬規越矩之事。宜規正之。勿畏蒞。勿含容。彼習與俗人交涉。而不拘小節。誠危甚也。如其復犯此規。當卽立刻稟明。苟乃殉隱不言。甚或逢長其惡。則其失聖召喪靈魂。天主將惟爾是問焉。

四。守望相助。經云。單身處世。難脫危機。蓋躡而無扶之以起者也。會祖上體救世主遣徒傳教之心。立定設學章程。凡遣會士設學。至少必需二人。每學班次。

屋宇聯通。其隔壁透以玻璃。或至少其門檻以玻璃。以便彼此窺望監守。會友或用工。或飲食。或寢息。皆當同居共處。此規極有關係。無論誰何。總不可離羣獨居。方免陷於誘惑。況會友彼此皆有規勸之職。故凡于會院內。或有劣習浸入。或于某士品行。有見怪於他人之處。有窒礙於會規之事。無論誰何。皆宜稟明總會長。會友守望相助。大有益效。會祖見之。於心甚慰。嘗曰。有多數修士。脫離危險。恒心修德。保存聖召。皆賴於此。此法也。阻惡習之藤牌也。保聖召之利兵也。

爲得此益。會友當務以下二事。一。立善表。慎守規勸之義。二。忠心。凡見緬規越矩之處。卽當稟明。會祖曰。守望相助。非特訓條。實義務也。凡不盡此義務者。則是分他人之過犯也。無隱瞞者。則竊兒不敢肆志。按律條。竊兒窩主罪同科。會

友或不願、或不敢、盡規勸之義務者。乃隱臟之流也。有如人人盡此義務。會友必無有犯過者。惡習亦無由浸入會院。某士曾因一事。未盡此規勸之義。於心頗有不安。自訟於會祖前。會祖訓曰。吾子過矣。然今茲悔情。吾實有慰於心。感謝天主。賜爾此情。且求天主。宥爾。兼宥爾失於規勸之士。當知若欲無悔於終時。亟宜發奮前行。勇步德路。幸勿顧惜人言。或過於粗心。而失同人規勸之義。如見某犯會規。而不規勸之。並不稟明長上。因此而行歧路。而敗品行。而墮永獄。歸根其故。吾子萬不能辭咎。自今以往。爲補此失。宜慎守此義務也。

會祖于每年暑假時。必日與衆士講論會規。逐條發揮。且切言守規之要之益。犯規之害。不特於本人。且及於閤會。有時遴選於會規某章相宜之聖書數頁。命一士當衆高聲朗誦。一日。某士適在誦時。會祖止之。乃語衆士曰。此節聖書。

於我會規。極爲相宜。然我有一事憂心。迨至今日。不得不明告爾等。吾嘗言守會規。乃一嚴分。且極有關係。而爾輩中竟有多人。似不以爲然者。夫修士欲成己德。萬不能外乎其會規。而別有成德之途也。此乃今古聖賢明論。非我一人之私見也。輕視會規。便是不務成己。修士而不務成己。萬難保其求靈。噫。瞽哉其人。固執己見。自以爲是。怪聖賢之多言。卑會規不足守。由是而肆志妄行。由是而聖愿。而主誠。一皆弁毛視之矣。吁。燕雀處巢。火炎其下。尙不自知。吾實代爲憂之。更有一等修士。以爲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吁。中魔計矣。成擒不遠矣。先賢有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不拘小節。失足不遠。受主恩而負之。領聖事而忽之。行神課而漫不經心。漸而厭棄聖召。繼而爲魔所脅。終以走入歧途。犯重罪而不覺。嗚呼。火炎鳥巢。欲飛不起。悔亦何及。

醜行之士。會院之瘋犬也。冷淡之士。會院之疫病也。瘋犬有害而險。令人可怖。而疫病殆有甚焉。何以言之。蓋犬易避而疫難消也。犬而瘋。衆共擊之。疫氣布而衆共染之也。感謝天主。本會醜行之士。尙未多覩。間或有之。必爲大衆所惡。長上所逐也。惜乎冷淡之士。實繁有徒。領聖事。行神課。與善士無以異也。噫。世之趨就鄉愿而墮其雲霧中者。蓋十之九矣。吾故曰冷淡之士。會院之疫毒也。而疫毒殆有甚於瘋犬焉。豈無故而喻哉。

冷淡疫毒。易染他人。茲以五故解之。一。重要規條。必敬必戒。故人以有德長者目之。二。不拘小節。似有智識。易得衆心。三。良心粗大。雖犯會規。而仍處泰然。更且粉飾德容。以眩人耳目。四。犯小罪而無戚容。貌忠信而色廉潔。易令他人則效。五。人性劣弱。從惡易。從善難。旣與病疫者朝夕從事。而有不染其疫毒者乎。

冷淡之士。貶會規以殉己。噴毒氣以害人。甚矣其惡也。往往誹謗長上。誣其馭下過刻。御衆過嚴。管理會院。操之過急。與人交涉。不照情理等言。聽者不查。誣信其言。而恃愛敬重長上之心。漸就泯滅。會院內熱心守規之士。固自不少。然其善表。資益頗微。蓋因冷淡者阻之之故也。閤院會友。各有二心。不守會規。劣習浸入。樹黨營私。兩不相能。咎有由來矣。

總之。全守會規。便自知己所行者。乃承行主旨。良心寧靜。勇步德途。主所許百倍之報。亦必親爲嘗試。獲令終而享永福。猶鉄券之在握焉。

會祖督率衆士。以身立表。嚴守定規。凡公行諸課。皆會祖先至。爲使衆士習於屆時行事。不稍遷延。乃定一公例。凡公行諸課。來遲者罰。又或無緊要之故。缺一公課。必須本人。稟明長上。求做補贖。會祖既定此例。無復敢有遲來者。此固

見會祖齊士以刑之苦衷。而亦知君子懷刑。不可謂非修德之助也已。

第二十章 論會祖心殷於榮主救人

心殷二字。是愛德之實據。亦愛德之實效。既云愛主。必望他人識之。愛之事之也。見人犯罪。必然心憂。亟願人人各救己靈也。故會祖於救靈一事。情意極殷。心之或殷與否。一視愛德之大小何如耳。全心愛主者。其心定必極殷。古來聖人。愛德至大者。其心亦必至殷。然所著之外形。各不一式。

欲知會祖之心殷至何境詣。先當畧識其言行。會祖遺訓曰。修士當務者一耳。卽愛主而引人愛之也。細繹斯言。已足見其終身之首務矣。會祖生平所專務者。實乃契合天主。勉力修德。盡心使人歸向天主。細察其自立志修道以至死期。時時處處。所言所行。便曉然於其心殷榮主。情切救人。至何境詣矣。

當其在學肄業也。每年放假歸家。稍有餘暇。則聚村童爲之講解要理。或顧問病人。助彼善終。或念看聖書。藉資神益。或淑其家人。以及鄰友。當其在修院也。雖日事攻讀。備升神品。然立會訓蒙之志。從未一日忽然置之。是未升司鐸之前。其立會之基礎。已蓄於衷矣。升鐸之後。赴職司之首日。心亟亟焉。卽欲起首立訓蒙會。

當其任輔理司鐸於辣郡也。盡心竭力。改正居民之惡習。聽神工講道理。慰問病人。巡視學堂。日無寧晷。猶且忙裏偷閒。用以陶成修士。教之讀書。導之修德。迪之訓蒙。規其不是。而匡救其失。諸如此類。已足見其心之殷。至極點矣。

不拘何種神課。會祖皆欣然爲之。而於訓蒙之工爲尤甚。凡遇孩童。必爲之講解要理。勸之熱心。雖行路間。如遇孩童。亦必立刻止步。與之談笑。問幾端道理。

說幾句勸言。雖或牧童樵兒輩。亦得聆會祖之訓誨。其平日與兒童閒談之次第。約畧如下。曾否初次領主。平素到堂聽講與否。救靈要道明悉與否。其最快心之談。卽與之講論耶穌如何愛人。人當如何以愛還愛之道也。

某日。途遇狂童數輩。閒遊浪蕩。無人約束。會祖不禁嘆息而言曰。彼狂童兮。甚耶穌之不識兮。不明聖教要道。不知天主爲慈父。不知死後之歸向。噫。可憐兮。厥父若母。不加管束。一任少年。遊手好閒。失教之咎。萬難倖免。嘻。訓蒙學堂之不可少也。如學堂在卽。何得有此輩狂童。浪遊街衢也。不寧唯是。既有學堂。便能學習修德。背誦經言要理。又得將來度日。必需之學問。於後生也。豈小補哉。會祖見羣童失教。亟欲得教習修士而教之。一日。見數十少年。遊行於市。會祖曰。嘻。如許少年。成爲修士。豈不妙甚。可惜流於世俗。不知事主。遑問救靈。然彼

輩之所以如此者。只因不知事主之福。不解救靈之要耳。如或知之。必甘心捨棄所有。而願爲修士矣。嘻。已有多位司鐸。聘請修士。然修士無多。難以應命。望天主將此聖召。播種於少年中。庶可滿衆司鐸之望乎。屢囑修士。同行九日敬禮。求主降福。俾修士得以源源不絕。此卽其行祭祈禱所有之第一要義也。日日費心勞力。陶成衆士。期其德之堅固。能以善解要理。善於訓蒙爲正旨。會祖嘗告衆士曰。勿忘訓蒙首課。卽本會訓蒙之本向也。卽爾儕聖召之宗旨也。卽以聖教要道訓誨蒙童。講解要理。教之經言。訓之修德。調之熱心也。

會祖又曰。凡本堂司鐸。設立學堂。延會友照管之。居民父兄。遣其子弟。任爾等成就之。推其初心。並非止於成就子弟之才學。而畧其品行德修也。諺有之曰。德而不才。足保身靈。才而不德。喪己禍人。德才兼優。方可用世。由是觀之。固當

以聖教要道爲訓蒙之首務矣。如耽悞此職。是不但獲罪於主。亦辜負本堂司鐸及學生父兄之雅意焉。且大有碍於本會之名譽。而阻止聖神施其默牖也。故寧畧世俗之學問科。而不可廢聖教之要理也。蓋此乃修士教習之本色。本會訓蒙當務之急也。世俗學問。用以濟學生之身。聖教要理。用以養學生之靈。身既不可失濟。靈更不可失養。所貴乎日講要理。將事主救靈之大道。啟其悟而固其心。然後教之以國文史紀等科。所以使學生欣然就學。而亦得以自濟於將來也。

會祖又曰。爾亦知傳教士之初入野人地乎。其始以洋刀洋鏡及各種耳目玩好之物。以誘其來。旣來矣。復以聖教珍理以啟其心。故人雖野。亦不難漸焉就緒。爾儕訓蒙。亦當如是。

會祖不但以言辭陶成修士。更復以身立表焉。一日。會祖入某學班巡視。適學生在習量地學。會祖卽借題發問數語。旣而告之曰。衆位賢契。如何量地。爾儕已諗之矣。不勝欣幸之至。此學大有用處。可爲將來濟世之資。然而量天之學。尤不可不兼習之。所謂天福之價值是也。所謂天福之階級是也。

又一日。適學生習法國史紀。會祖問曰。今日何課。一生起而曰。大王葛老味之戰事也。會祖乃命之述其故事。旣而止之曰。此節故事。有何遺訓。生不能對。會祖曰。居吾語汝。此節故事。厥有三義。一。祈禱之力也。大王向天祝禱。只片刻耳。卽得榮凱。二。祈禱可蒙形恩。蓋祈禱有益於諸事。不特易得神恩。卽形患亦可求得也。將軍者。用以克敵。作工者。用以獲利。讀書者。用以上進。三。祈禱定得神佑。用以克勝三仇。遂向衆高其聲曰。衆位賢契。亦知之否。魔鬼最恨吾人。故干

方百計。圖喪我靈。此吾儕固當日夜與之攻戰不休也。其師大王之虔禱。矢志忠事惟一之天主。天主必惠而好我。助我得榮凱也。

一日。會祖講授輿學於衆士。講至小亞洲之日路撒稜。會祖曰。論及此城。不禁撫今追昔而生感焉。自救世主崩後。迄今世代變遷。已易十有七姓。概皆聖教之仇讐也。雖惡黨鬼卒。用盡心機。專求破壞聖地。然而吾主聖陵。朝朝代代。年年月月。未嘗受一日之輕褻。彌撒聖祭。亦未嘗有一日之或缺。誠如先知有云。主律行於仇敵之內也。不寧唯是。吾主聖陵。雖吾主之仇讐。亦施其榮敬也。此可徵其權能仁愛於無疆也已。信哉。付耶穌於惡人手者。陷聖地於仇敵權下者。抑是何人。要惟此愛之一字耳。於山則受苦難而死。於墓則死而置身。而此等聖地。今悉屬於惡人權下。而吾主甘心焉。適符吾主委身贖世之初志也。總

之。會祖無論遇何工課。都能從中取益。引人歸向天主。至講解要理。更擅其長。卽極冷淡之人。聞其偉論。未有不動於衷。而新其行。思淑己以淑人者。

會祖曾施訓於衆士曰。訓蒙一事。在主台前。誠高矣哉。我等何德。而竟獲此尊差也。在昔天主降世。所受之職。亦不過如是。所講者信德大道。所誨者聖事奇蹟。是卽宗徒傳之於始。而聖教聖師傳之於後者也。天神見爾所有之差。心極悅之。而恨己不能得也。在爾儕手中。儲有吾主聖血之值也。可見訓蒙一事。卽如聖教內當墾之田。而吾主所畀最貴最腴之區也。又如聖棧內所收之羊。而吾主所賜最珍最寶之羔也。此卽吾主所樂見。環繞於己前後左右者也。吾主曰。勿禁兒童邇我。蓋天國爲其所有也。又曰。我之樂。在與兒童偕焉。是卽吾主會切切眷顧之。降福之者也。當如何師主聖表。敬之愛之。而善訓之也。吾主云。

我實語爾。凡爲我而施於斯小者。卽施於我也。玩味斯言。當亦勉盡乃職。

所謂成就蒙童者。卽訓之以聖道。勉之以德修。教之以愛主也。此職也。較之秉大權。掌國政。尊且高焉。教之以聖教要理一端。或經文一段。較之戰勝仇敵。榮耀奏凱。事半而功倍焉。善於訓蒙者。較行最大之苦工。更爲有益也。偉哉大聖額我各之言曰。致命之苦。較遜救人靈魂之功。吾主嘗云。彼夫遵守聖道聖誠。且導人以遵守者。將於天國。稱爲大焉。

某年會祖於避靜內施訓。若曰。咨爾衆士。時或有憶及前犯。遽覺畏憚心生。戰戰慄慄於死候地獄之大道。若恐將來禍將不免也者。際此光景。當憶及聖神借聖亞各伯之口曰。彼夫使罪人棄邪歸正者。將得盡蓋前愆。而獲救己靈於永獄也。嘻。如善盡乃職。能阻幼童之不犯罪也。多矣。能阻人靈之不陷永獄也。

易矣。興言及此。實慰心兮。一校之中。童子之來就學者。少則五十。多則數百。之數十百人者。如不來學。必將相率閒遊街市中。交損友。結匪類。固無往而不恣肆矣。今既來校。勉力以成就之。阻其犯罪。鼓其熱心。教之修德。導之立功。爾將因此而獲天報也。更不知幾何倍矣。聖方濟肋日思有云。如我能阻人不犯重罪。雖只一次。適足以報我生平之勞。嗟爾衆士。恪盡乃職。日能使人不陷於罪也。諒不少焉。嘻。是何貴高之職哉。爾儕固當知所勉矣。或曰。少年心性變更無常。難必出學之後。仍就範圍。則是數載之恩勤。不幾付之東流乎。我將應之曰。不然。數載之恩勤。導之以德。教之以善。施之訓誨。堅其心志。善備其初次領主。以邀始基之固。此皆大善事也。其效果未必一時卽絕。蓋少之時。既識德之可寶可貴。曉然於主之至善至慈。親覺事主之真福真樂。雖將來不幸。陷於歧途。

而其回首於德途也。必易易焉。

不觀聖經之蕩子乎。離棄父家。飄流於外。既而苦不堪言。迴憶居家之樂。遂翻然歸來焉。倘使蕩子厥初。未嘗享家庭之樂。未嘗知厥翁之慈。吾必其不復歸來也。將終其身於淫穢之場焉。

能善其初領聖體。乃救靈之鉄券也。卽如一足已跨入天堂矣。在昔宗徒傳教。迴流列國。凡善納之者。主必降福其家。不之納或不善待之者。則脫屣洗塵。惟恐去之不速。懼禍將及焉者。今夫人之於客也。原宜致敬盡禮。乃可得客之歡心。使藐視而漫待之。客豈有不怒而起去。誓不復來者乎。人之初次領主。亦猶是也。如備之不善。是大辱主也。豈能免乎。

爲備童子初次領主。匪伊朝夕之功也。當在數月之前。早爲準備。施之以聖訓。

改正其毛病。鼓勵其德修。濡染之以誠其心。教導之使其愛主。恒其心使之事主守誠。必須如此備之。方可望主之惠然肯來也。初領聖體之前三四日。當行避靜神工。盡乃心。竭乃力。以陶成之。此等工夫。甚愜主心。主必有以厚報爾也。會祖不但如此施訓。更嘗見諸實行也。在昔副鐸於辣郡。八年之中。日以此事爲首務。將無知蒙童。萃集一堂。爲之講解要理。教之經言。教之善與堂中諸禮。以備初次領主之工。申飭之使絕損友。日來就學。熱心念經。敬愛聖母。倚恃其護守天神。呼求其主保聖人。俾能初次領主。得以盡善盡美。臨期之前數日。更爲心殷。與之行避靜神工。思言行爲。盡注意於此事。以期諸童。善領聖體。論及預備童子初次領主。更有一事。爲會祖所切切留意者。卽童子畏羞之心也。畏羞二字。足以昏迷人之悟司。而諱言已罪於告解時。或過思已罪之重大。

而生畏羞之情。畏神師之揭責。不敢明告己罪。噫。是誠魔鬼誘人之狡計也。會祖曾施訓於諸童曰。畏羞之情。乃魔鬼所投於爾者。險哉惡計。當奮力以除之。吾儕皆罪人也。爾等尙在幼年。所犯之罪。諒不若是之重多。有如爾所患者。事本細小。而視爲重大。此乃狡魔所布之網。用以陷害爾也。縱爾罪犯重多。實無可疑。然爾安實告之。萬不致見怪於神師。萬不致見責於神師。致不得領主也。論及告解聖事。會祖亦垂有訓言。曾告衆士曰。講告解要理時。尙慎旃哉。必使童子之心。寧願千死萬死而不惜。只怕冒領此聖事。蓋冒領之禍。深無底止。如數數警戒之。中飭之。勸勉之。且述故事以証之。則爾之訓誥。將深印於童蒙之心焉。豈曰小補之哉。

會祖謂衆士曰。眞實心殷。必兼英雄恒久之概。理有必然者。蓋救一人靈。非細

事也。必須恒久其心。不憚歷險阻艱難以致之。天主聖父。已捨其惟一費畧矣。天主聖子。已降爲人矣。捨己所有。以濟吾儕矣。三十三年。備嘗辛苦矣。聖血已罄。性命已捐矣。寄身於聖體聖事。日獻已於祭臺矣。如吾儕欲爲天主淑諸兒童。當如何步主後塵。將一切心力盡獻之於訓蒙時耶。訓蒙之職。亦極重矣。然使訓蒙者心地不殷。吝惜乎己。亦不宜乎其職矣。

一心殷之修士。從無所顧惜。無論境遇何如。只圖裨益人靈。教之修德。改正其失。日夜護守之。宛若衆生之護守天神。此固不無煩難。然人靈至寶。救之實愜主心。審詳思之。萬不可因瑣屑辛苦。遽思辭職而他圖。或曰。學生中粗魯者有之。愚笨者有之。甚有梗頑難化。慙不率教者。誠令人一見灰心。作此言者。必非心殷之士。必盲然於其聖召之實。淡然於其愛主之情。夫使學生皆盡美善。又

何需爾之教導哉。且美善者則教之。否則有不屑之教焉。又何功之與有。

會祖又曰。宗徒之傳教救人。也。皆爲義而致命。近年以來。傳教士之赴美赴澳也。委身於險。以拯二洲之民。爾豈望救己靈。而無所事事耶。斯世乃涕泣之谷也。將何處尋得安樂巢耶。天國非功不入。立功非苦不成。爾儕旣悟斯道。則凡訓蒙之時。或遇辛苦艱難。斯不可怨天尤人矣。吁。主履之途。吾儕識之。誠不多也。主救世贖世。受萬苦而死於辱架。吾儕上體主心。欲救人靈。乃願於安逸快樂中得之。烏乎可。

會祖又曰。與心殷相輔而行者。其爲祈禱乎。訓誨也。嘉猷也。改正也。如布種然。如無祈禱之甘霖。亦安望其結嘉實哉。田地久旱。無能以生長。人不祈禱。無能以行善。學生之梗頑難馴者。其獲益也必較少於他人。由是祈禱之工。更不容

少緩。惟有所禱。方可格其頑心而化其梗情也。是所禱一事。乃訓蒙之要功。不可須臾離者也。所禱所禱。必大有造於諸童焉。

第二十一章 論會祖施惠於貧乏者

會祖不特施惠於歸於靈魂之工。其惠助貧乏者。亦罔不竭力焉。其存心於哀矜。厥有三故。一。其心極慈。不忍一夫之不獲。二。滿心愛主。主爲救人。貧困一生。故一見貧人。猶見主也。不忍翹然置之。三。切願救人靈魂。故以哀矜。以充此願。會祖每施哀矜。不能不勸說幾句。使之歸心向主。如一兒童求乞。則必問之。識否聖教要道。或爲之講解明白。或照光景勸說一番。一日。會祖在巴利行路。有兒童數輩。前來求乞。會祖曰。爾等有能背誦要理者。我必與之。遂逐一問之。中有一兒。年十歲。一無所知。會祖感然。語之曰。吾子。再過一月。我重來是間。如屆

期。爾能成誦。我必與爾一百文。兒曰。願勉學焉。屆期。會祖果至。兒背誦無誤。乃如約與之。

會祖既奉派輔鐸於辣郡職。察有兒童數輩。不識聖教要道。家貧不能上學。不忍恣然置之。命會友教之讀書。供其衣食。初年收十二人。以後惟力是視。每年增多。辣郡貧寒之家。皆取濟於會祖。或衣之。或食之。貧而病者。更爲關心。供其藥餌。病重時。夜間亦託人照顧。

某甲病重。會祖往奔其急。見其全身瘡癩。臥於稻草。蔽身者鶉衣百結。禦寒者短氊已透。大動於心。慰藉數言。旋即奔回。命司賬者將一草褥。及單被。棉被。送去。司賬者曰。院中無餘褥矣。汝其忘之乎。前不數日。尙餘一褥。已送某家。今則無餘者矣。會祖卽取己床之褥以與之。其行此浚己利人之事。已非一次。

某甲乃殘疾之人。貧而狂。害病且重。時時口出惡言。咒天主。辱聖教。他人莫敢誰何。凡來存問。調濟之者。亦無能得一感激之語。村人以之屬會祖。會祖過訪存恤。善言勸之。彼人答言。卽辱天主之語。無奈會祖歸來。語某士曰。爲動此人之心。惟有惠之愛之之一法耳。彼出言不遜。我則以恩報之。彼惡我聖教。我則以愛應之。此以柔克剛之妙術也。子其試之。

該士從計。過訪其人。問其所願。不吝洪施。日夜侍側。殷勤事之。爲之禱主。挽回厥心。起初數日。士不敢一言及於事主救靈之道。嗣後該病夫良心漸化。乃呼曰。吁。吾今而知事主救靈之道之極是也。我一醜劣之人。尙獲見容於人世。是大幸矣。况又承爾多情。顧我撫我。勝我父母親友之百倍愛我乎。我如復事梗頑。尙何面目存於人世。前此我心硬如鉄石。今已爲爾所化矣。會祖聞其被

化也。亟來視之。該病夫聲聲求恕。會祖助之辦一妥當告解。病夫前後如出兩人。極具忍耐謙遜悔過之情。不日領受終付聖事。平安而死。

鄰村某婦。病重垂危。會祖去。聽其告解。該婦哭貧者久之。會祖殷勤慰藉。勸其恃主。歸後。命士供其衣食諸需。倩一女僕。日夜侍側。延一良醫。診治其病。無何。病婦一命歸天。遺一子。年十歲。母終時。託孤於會祖。會祖收爲義子。然此兒自幼失教。性習於邪。心錮於惡。故雖恩斯勤斯。教之育之。而徒然也。乃命之入學讀書。令會友加意栽培之。改其毛病。而革其劣習。然此兒心硬如鉄。性頑於石。強項不馴。口出惡言。因其習於游手好閒。狂遊浪蕩也。故寧在外求乞以度日。不願束身於學中。其逃亡在外者已數見不鮮矣。衆士意見不復有改過心。求會祖將兒逐出。曰。此子也頑。習於性成。教之無益。不如早爲之所。會祖勸士以

仁愛爲懷。以慈祥爲本。耐心教養。爲之禱主。斯不難化其頑矣。會士仍以逐之爲言。會祖曰。逐之非難事也。然任其在外。一無可依。於心何忍。此兒身靈。已屬吾儕矣。將來天主問及。吾將何辭以對。此子也頑。習於性成。然使耐心教之。雖無益於此兒。豈無功於爾等。而乃棄此功而不惜耶。如吾儕棄之如遺。天主慈仁。必不忍任其凍餒。行將默牖他人。行此善舉。吾儕得無後悔乎。吾儕旣收之爲義子矣。豈可朝更夕改。棄而不顧。取笑於人。獲罪於主耶。雖其稟性梗頑。甚且忘恩負愛。不復能改。仍宜上體天主好生之德。存恤之。化導之。保愛之。天主鑒爾等忍耐愛德善行。必不負爾等之勞也。將見此兒。前此傷爾之心。後將多慰爾心焉。士如命。仍事容忍。曾不幾日。該兒品行大變。前後無異二人。馴良可愛。善守學規。熱心祈禱。預備初次領主。極爲熱切。旋求入會。會祖藹然收之。卒

爲善士。行年二十一歲。害重病。臨終時。亟謝會祖子愛之恩。

會祖曾施訓曰。逐出學生一事。大有關係。乃刑罰中之至重至辱者也。一學之內。教習不難自主。學生不能侵權。則此學遇逐出學生之機。幾至烏有。不得已而出之。必其人之過。無法可以正之。且易誣毒他人。總之。逐出之前。宜兼四事。一定知其人犯一極重之過。二。定知其人將播其毒於他人。三。又必須改正之法。及阻止其播毒之法。業已用盡。四。逐出之前。宜默禱天主。詢問明人。蓋此事至關緊要也。必須禱主。方不致悞。又當用盡諸法。方不致有虧仁恕。頃者吾曰。逐出一事。乃罰之至重且辱者。非無故而言也。或因其違一非宜之命而逐之。或因不悅其性質而逐之。或因其梗頑不規而逐之。或因其逃學。或因其不任受罰等故而逐之。此皆教習自失教也。而逐之。實違義。

德也。又犯毀人名譽之過也。蓋受逐者。居民必以爲大犯罪過。失名敗節之人也。如將來偵知。被逐者非由重大之過。豈非取怨於居民乎。結仇恨於被逐者之親友乎。固其人心而終於惡乎。以上諸禍。人而細繹之。必不敢率言逐人。雖有時似犯重過。然害不及人。亦未可輕易逐之。

逐出學生。惟院長操其權。他士則不可擅行。如某生在所必逐之情勢中。尤宜先期與語。先行辭去。或請其父兄來學。告其領去子弟。別就他業爲善。凡此皆所以保人之名譽也。

會祖恒思貧人所急需者。且恒與人論之。如見人不惜財物。妄使妄用。則將與之曰。曾不思及貧人度日之艱難乎。雖欲用爾廢棄之財物。亦不可得。何忍心而不分爾餘粒耶。會祖屢施訓曰。如士購不需之物。必犯重過。蓋貧人無食無

衣。飢寒交迫也。吾主降生在世。亦作貧人。則貧人也。卽吾主之肢體也。倘爾忍心害理。寧浪用財物。不肯施與貧乏者。則可稱爾曰無愛德之人也。公審判時。天主將惟爾是問曰。我會飢。爾不我食。我會寒。爾不我衣。爾將何辭以對耶。古聖賢因愛德而行諸事。視貧人如手足。寧克己以周急。吾儕小人。所當景仰高風。而是則是效焉。

每年秋冬之交。會祖將院中敝衣。令人修補完好。送至窮鄉山野。以濟貧乏者。或曰是惠而費也。任其自行修補。不亦便乎。會祖曰。於我乎則信便矣。於貧乏者則否。又何以盡我愛也。如其竟不修而衣之。無何敝甚。則不可復修。況更有無布無線者。將何以修之。惠而雖費。所費無幾。正所以濟物利人也。

會祖暮年。更創一安老善舉。凡貧苦老人。無能以自存者。則善爲存恤之。供其

衣食要需。不求其報。其所望者。卽欲老人保存信友之真德。而得以平安度日也。老人中或有惡疾。或有性情暴厲者。故安老一事。未易言也。然聖保祿有云。仁者能忍。茹苦耐勞而甘心焉。會祖旣以仁愛爲懷。自不因煩難而生退沮之心。只見勞者安之。便覺寸吏欣慰。公餘之暇。爲之講解聖道。助之善領聖事。教之虔誠祈禱。訓之翕合主旨。相傳當時。老人概能體會會祖之心。善盡教友本分。平居度日。除照力工作外。餘時皆專務神工。

厥後。會祖見衆老人。頗能同心合意。願遵一轍。遂畫定時刻。何時與彌撒禮。誦聖書。念玫瑰經。拜聖體等神工。派一士監管之。有善則勸。有過則規。衆老人頗能如教。度晚年於事主之途。會祖觀之。當亦大慰於厥心歟。

會祖信德極爲活潑。目見貧乏者。卽思及救世之主。或有時不能行形哀矜。然

總不能忘行神哀矜也。或安慰之。或勸勉之。或教訓之。一日。曾巡視安老院。見一貧叟。乞錢於某士。士嗔之不與。當時會祖自遠處望見之。因事機忙迫。未嘗介意。迨中夜捫心。頓覺難安。翌晨。召該士而問之。士認曰。昨嗔怪貧叟事。是實。且曰。此貧叟也。吾悉其爲人。爲教其不妄用吾惠也。故吾嗔怪之。會祖知該士素行無僞。且言之有理。故未責之。然於心終未安也。立即赴安老院。該安老院去總會院有三里。遇該院之司鐸。追問其事。鐸曰。士言誠是也。該叟性刁滑。與修士晉接。且不以禮。故士之嗔怪之也。適教之也。會祖聞言。心地稍安。

會祖薪俸既廉。且各處善舉。極需銀錢。故濟貧一事。實難如願以償。此所以陶成修士。任教養貧兒孤子之職也。且欲衆士認此爲格外之分。故於許愿經文內。首言及之。其文曰。凡本堂司鐸所託之貧兒孤子。許愿善教之。不特教之以

要理。暨將來度日必需之學問。亦無不照學堂教授之科課之。會祖申諭曰。教授科學。宜不分貧富。本會學堂之首務。宜以公道待衆生。不可有厚薄。不可分畛域。貧賤富貴。一視同仁。至於次第優劣。歷級而升。只可照其品行學問之大小。及其明悟長進之速遲。其餘若教法。若教科。若獎賞。若責罰。若約束。皆宜一律。總之。修士之對於學生也。無論家况如何。皆宜一體相待。會祖又曰。吾之作是言也。亦非可若鼓瑟者而膠其柱焉。今有一富而貴之子於此。性好潔。更有一貧且賤之兒。身污穢而衣滿虱蟻。雖二子者學問相若。幸勿使之次第而坐也。否則富翁。必將嘖有煩言焉。此非愛富而輕貧也。蓋情勢如此。不得不爾也。夫學堂之所以存者。以有富家子弟之故也。若都爲貧賤。何取脩金。無脩金。學堂何克立。此所以多留意於富家子弟者。情勢然也。雖然。訓蒙者宜活潑其信。

德目視貧兒心思吾主。則訓蒙之際。庶免厚薄相待之過也夫。

第二十二章 論會祖創訓蒙初步及學規之正義

當會祖之世。異端蜂起。邪說橫行。正道不明。聖學掃地。蒙童概生而無知。長而習邪。禍水滔滔。伊于胡底。主乃特選會祖。立一修會。陶成訓蒙修士。以挽隱風。會祖目擊時艱。而知救弊不可以徒恃聖學也。故兼注重科學。舉凡天文地理。格物致知。農桑光化等學。無不例於工課之內。推其用意。蓋欲使兒童久留學內也。久留學內。方可免其沾染毒俗。方可遠其步武匪徒也。世道衰矣。魔網工矣。往往使不逞之徒。美其儀容。德其言語。廣其學問。以勾引居民。遣子弟入學肄業。極其所欲。幾欲將通國兒童。一網打盡。致數傳之後。庶無父無君無天主之道。得以污染全國也。此所以會祖具不得已之苦衷。注重科學。以抵制之。諒

亦見原於當世之君子歟。

會祖爲使會中學堂興盛。且易收訓蒙之實益。乃訂用同課相賽之術。以爲教法。藉以便鼓舞衆生。班班相賽。學校相強。則其收效也必速。各學賽考之題目。必先期呈示會祖查閱。年內賽考之卷帙。亦須於暑假帶來。各學賽課。逐一閱目。然後定曰。某學最優。某學其次。是亦鼓舞各學爭進之一法也。校視既畢。頒發獎賞。獲賞者欣悅。不獲者亦必奮勉於將來焉。

除此以外。會祖每年巡視各學。以資鼓勵。又將各學分疆而理。每界立一監督。就近調查。遵照訂期。將各學之進益境遇。呈明會祖。會祖亟望衆士長於諸般科學。每屆暑假。必督率衆士。致力於學。口講指畫。不憚煩勞。且教之習用訓蒙會同課相賽之法。

會祖幼時。於誦讀一道。經歷多難。稍長。循練之餘。漸悟舊法之拘泥成例。實不便於誦讀也。遂設法研求。別尋良策。將有音無音之字。分別唸法。有音者誦之朗朗。無音者讀之啞然。稍爲練習。且以之口授兒童。較舊法大爲便易。復旁詢明人。一再試用。僉可其說。惟守舊諸人。逆之甚力。會祖毅然剖辯。不爲所撓。遂決去舊更新之議。公餘之暇。與年長博士。編集誦讀新制。旣成冊。額之曰口誦新制。郵傳各郡學堂。皆當遵照新制課童。

會祖惠愛衆生。而於極幼者爲尤甚。稱之曰小天神。蓋以其天真未染。靈性無罪故也。

會祖以兒童教育班爲極鄭重。極有關係者。亟宜乘時將聖道培植於兒童心中。教之熱心敬主。虔心事母。孝心於聖教尊長。堅心於信德諸道。或問所以。會

祖以四故答之。

一。少時所習。至老不忘。今夫素絲固易染也。初染之色。至老不謝。兒童亦然。所習於幼時者。至老猶存。故教授兒童班者。不可不慎也。務宜善其習。淑其情。將終其身爲正人焉。二。居民大半就學於初等小學。畢業則捨學而就藝。入中學者。僅得其半。如未得善教於少時。將終其身爲流氓矣。三。兒童班之進益與否。適爲他班進益與否之準的。如兒童善爲陶鑄。涵養其熱心。清晰其口音。將來就學於他班。亦自覺易易。否則不特有累於兒童。且留難於他班教習也。由是各班漸低。閤學因之以不振。吾嘗見夫弱冠者矣。問其班次。已經八九學班矣。考其宜信宜行之要道。則盲然不知所對。觀其書法。數法。默寫等法。僅可稱之曰中六。加之數年。亦終於此而已矣。推原其故。皆因其未受善教於兒童班也。

由是觀之。各班學生。程度低下。悶學進益。退縮不前。咎有由來矣。兒童教習。不可不慎選其人也。亦明矣。四。兒童天真純萃。私慾未染。乃主園中極珍之花也。善爲栽培之。悶學亦蒙主福。

課高等之學科猶易。教兒童之學班實難。非難其學而難其德也。非具超等愛德。非常忍德者。不能成功。何也。兒童弱小。悟司未啓。事事必須俯就。口授字句。必三復之。爲使之勤於習課。須參用家庭教育之法。而毫不可施以強迫手段也。由此可知。凡志大言大者。凡欲速而不耐久者。不宜兒童之學班也。蓋教育兒童。必須照兒童之資格穎悟。反復口授。耐久忍勞。迨其習於自然。方爲有得。學一事。必期其年長見諸實用。而終身不忘也。故必須學而時習。久而溫故。兒童中有稍長知禮性資穩重者。選爲學長。凡背誦講解。令其先之。旣畢。可分任

教習之勞。

院長至少半月一次巡視各班。尤當注重於兒童班。勤勤巡閱。鼓勵嘉獎。選能者歷階而升。不能者許以將來。以人品爲首務。以道德爲先導。以教理爲根砥。以學科爲輔佐。倫序既定。實效必獲。

學堂之建於鄉野者。其堂內儀文。概不完備。雖頭等瞻禮。亦無可觀。會祖有鑒於斯。特定各處學堂。有堂儀祭禮。音樂、歌唱、諸科。行不數年。各處本堂司鐸。大快於心。先後貽會祖書以鳴謝悃。蓋曰。感謝天主。賜爾見識卓越。立會興學。以救時艱。更教衆生堂儀祭禮。音樂、歌唱。以鼓吹聖教文明。以洗新教友心志。以喚醒羣迷於夢中。以振奮惰子於半途也。將見歌聲盈耳。擊節快愉。近者悅而遠者來。總角兒童。爭趨拜主。貴會之功。有足多焉。

會祖定將美術附入學科者。其意亦不過引導兒童樂於上學。調和其心。正其志趣。篤信聖道。愛修善德。而厭演夫鄉曲山歌而已。果不虛會祖所望。雅樂足以移情。聖歌足以勵志。臂助訓蒙。實匪淺鮮。自此遂訂爲學科。本會學堂。尤其坐落窮鄉下邑者。在所必授。

學因規而成立。會祖曰。善守學規。足稱訓蒙之半。否則恩斯勤斯。無益也。某童過目成誦。善書能算。然不知聽命。不知檢身。斲喪天良。肆無忌憚。迨至長大成。人學問滿腹。適濟其滋禍之心。毒恨聖教。貽害國家。羞辱父母。此何以故。概根其未嘗束身於學規也。叔季之世。人心無恆。苟且塞責。罔私殉慾。此何以故。概緣其於少小時。未嘗以學規範之也。父兄姑息之太甚。擇師遊學。任其自主。雖畢讀聖賢之書。竟不知克己復禮之爲何物焉。斯亦不足怪也已。

學規者教育之用也。正道者教育之體也。教育之藏否。悉在乎學規之嚴弛。規嚴則火也。規弛則水也。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學規嚴。而道自尊。成就人品。易如反掌。學規弛。而道亦衰。成就人品。是緣木而求魚也。

說者謂叔季之世。人心世道大敗之秋也。自由民主方張之世也。故學規勢不得不稍爲貶損。否則人將棄我而他適矣。會祖曰。是大不然。適因此衰世。而學規更不可一日或無也。吾儕立會訓蒙。實爲醫世砭俗。而期撥亂反正也。豈爲趨利殉人哉。且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抑雖今不如古。又安見民之秉彝。而不好是義德也哉。卽就本會論之。亦可稍知其實際。本會設學訓蒙。歷年未久。而通省所在多有矣。往往見學規整齊之處。可奪人於國學之中。居民上下。交相稱

美。重視之。倚恃之。家家遣子弟自行束脩以上焉。卽此可知。雖世風日下。而民心好善。振古如斯也。

會祖曰。善持學規者。雖學問平常。無傷也。不善持學規者。雖學通今古。無益也。蓋成就人品。與朽敗人品者。自有徑庭之判焉。學不博。亦何害乎爲人。而品行朽敗。實不成其爲人也。子逆其父。弟叛其師。下不忠於上。視十誠四規爲贅疣者。代不乏人。約其品行朽敗之原因。蓋皆由於擇師不慎之弊也。嗚呼。不善持學規者。其貽禍豈可勝言哉。

惰者衆惡之母也。學規弛則兒童偷惰也必矣。學規嚴則兒童避惰之不暇。而衆惡何由而生。勤力於課讀。用心於守規。納身於軌物。此服也。非畏其嚴而不得不服也。乃懷其德而甘心服之也。由是而閤學安靜。師恭弟馴。儒雅彬彬。一

堂上下。古道猶存。而聖學科學。進境殊速。自不期然而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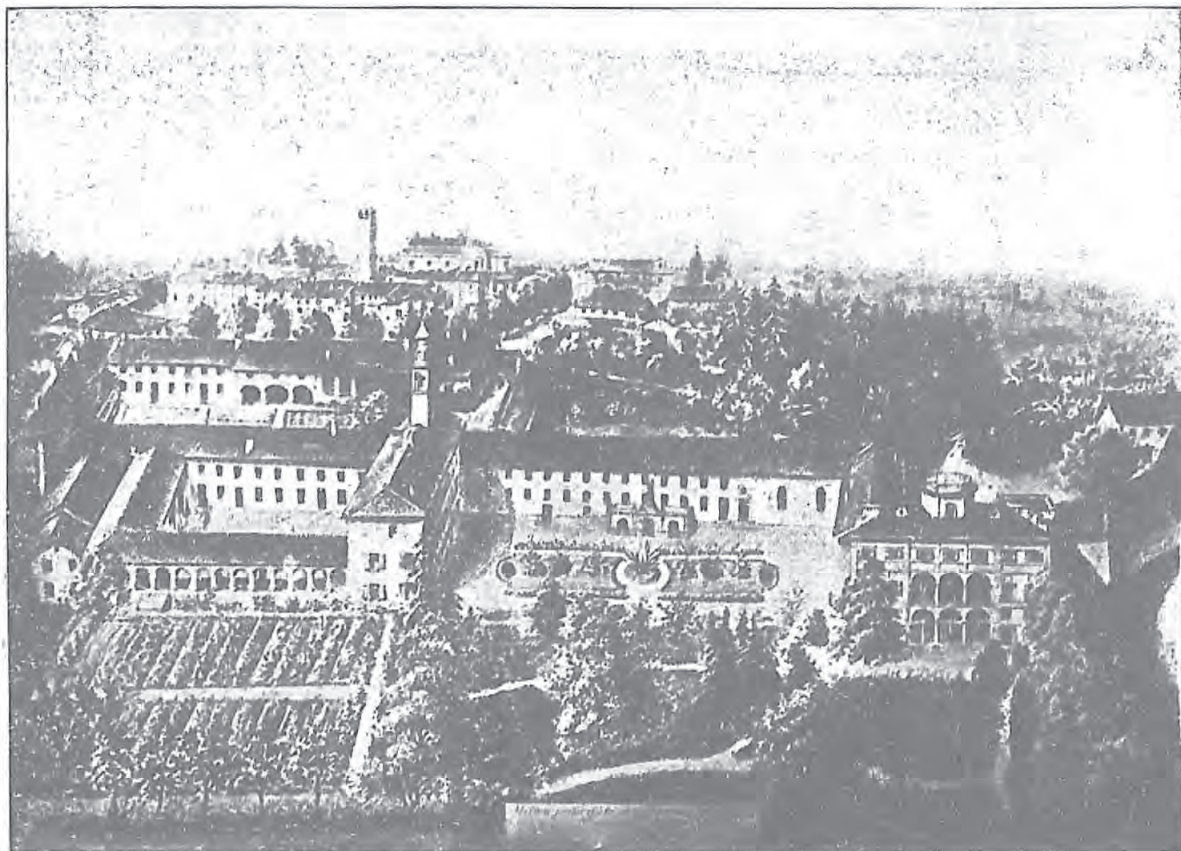
會祖嘗巡視某學堂。既畢。召該院長曰。學生互相打罵。爾許之耶。曰。未之有也。會祖曰。然而爾未之見耳。異哉。學中出多醜事。而爾不知檢。無拘無束。紛亂至極。而爾不知省。當知。兒童因爾不見。能犯多罪。而爾實罪有攸分也。士曰。嘻。此等事。幸勿出我學中也。然無論如何。時時於我心中。若有天良。警我曰。兒童弱小。勿責斥之。會祖曰。作如是思。是爲大謬。是魔迷爾之天良也。有如爾學規既立。則他事易如反掌。苟無學規。雖耗盡心力。仍有百害而無益。然此諸弊。皆生自爾不在座耳。卽在座而無威重之容。亦猶不在也。有所使令。則以口言而不以警號。淫罰濫賞。狎褻比暱。事無定時。課無定制。兒童欲來則來。欲入則入。學課家課。毫無準定。任其如意遷移。隨意喧譁。既無學規。何能期其慎聆善訓乎。

何能望其熱心念經乎。何能盼其用心習課乎。既如是矣。兒童將何爲而何成乎。必將通其毛病過犯。非至敗壞閣學不已也。頃我所見於學中者。卽此不祥之兆端也。士曰。與其如此結局。寧將學門封閉。會祖曰。無規之學。本地之疫也。有之不如無之。今爾學堂。亦幾希矣。然疫症方始。非不可以救藥也。其藥維何。卽學規學秩是也。宜及早立之。

學規者兒童之所畏也。學秩者。兒童之所厭也。然學規所以鎮靜閣學者也。學秩所以速進步者也。行之既久。畏心泯而敬心生。厭心化而愛心起。此必然之勢也。爲立規秩。需二要德。勇毅恒心是也。二者缺一。必不成立。無勇毅者。其性然也。不能習而有之。然如行事遵照成憲。服從長上之訓誨。全守教授之法則。悉由工課之頂暑。時時監察。處處照管。雖乏勇毅之德。亦無不可以濟事。無恒



1900 年拳匪之亂士四人及於難又 1906 年
二月二十五日南昌之亂士五人及於難



Maison Mère des Frères Maristes à Grugliasco. Italie.

古里亞斯高總會院(意國)於1903年七月初三日移居此處

心者。亦可因此法而奏效焉。

學規學秩。持之欲其嚴。行之欲其仁也。會祖曰。束人於學規。非以強力。非以刑罰。乃宜以善教。宜以德化也。務使兒童明悉學規之正志。爲免人於罪戾。改人之過惡。正人之品行。而成人於德。勉人於學也。當時衆士。習於夏楚之威。會祖切切禁之曰。爲成就兒童。習德向善。須用夏楚二物耶。抑以情理耳。以教道耳。刑罰強力。所以束人身。非可以降人心也。異哉。馴調鳥獸。而不屑用之術。而欲用之於訓蒙事耶。夫人之調馬匹也。工夫既到。則爲駿爲驥。不難也。豈鞭策之力歟。兒童亦人也。萬物之靈也。知情理者也。具自主者也。向善趨德者也。豈可純以強力而成就之耶。強迫之教育。可用於變。不可用於常。蓋以其外乎人之品位。而敗亡兒童之材質也。人之所以爲人。具愛情也。恭敬也。尊重也。倚恃也。

本此義而教育之。方爲允當。而可以徒恃強力乎。適敗之也。

經云。約束兒童。格其心非。宜嚴立學規。馭之以刑。父兄師長。各有其職。衆士豈藉此以爲口實。而習於夏楚之威耶。夫刑者德威之謂也。非卽夏楚之謂也。有德威不用夏楚也可。無之用亦無益。然無論如何。成就兒童。非刑罰之力也。必須有恒心勤慎之教育。穩重端正之表率。慈愛仁良之督責。有如家人父子焉。斯可矣。嘻。家人父子之教育。勝於主人奴僕之教育也遠矣。夫然而本會諸士。當亦知所取法矣。敬愛倚恃。仁良端雅。所宜注重也。兇橫暴躁。強硬怒忿。所宜謹避也。良田萬頃。苟佳苗與莠稗同生。其不得勃然而興也必矣。召彼僕夫。芟夷蒞崇之。則禾役穢穢。麻麥朦朦矣。苟遭天時之不若。而狂風焉。而冰雹焉。其亦不能成熟也。吾於強力怒忿之教育也。亦作是言。厥後會祖明立規條。學生

有過。不可立時罰之。繫藤條於黑板之旁。不能任意持在手中。其用意也深矣。會祖曰。逐處留神。乃教習最要之德也。無此德。雖學規極善。無所用之。學生雖馴。亦將習於不善矣。吾濟訓蒙。宜自視爲衆生之護守天神也。逐處留神。有必然者。嘻。衆生之品行臧否。天主將惟爾是問焉。言念及此。宜如何戰慄畏懼。愼行己職。而逐處留神也。經云。救他人之靈者。己靈亦可保焉。失他人之靈者。己靈亦將失焉。體味斯言。勉之戒之。

乏訓蒙之才者。猶可以他事補之。如口訥可以書代。性柔可以規持。人而不能逐處留神。雖其人熱心而有德。表正而多才。無益也。雖乃聖人設教。如其漫焉不慎。亦必徒勞而無功。可知逐處留神。乃訓蒙者絕不可少之事也。欲成其學業。屆時責其工課足矣。欲成其人品。非逐處留神也不可。此卽本會立學之正

志也。苟不多此一舉其何異於國家之學校乎。

會祖定規。學生散心時。當監察之。觀其玩弄。聞其談論。在堂與禮時。宜監察之。防其肆志。慎其容止。在學課讀時。更不容一息之或離。有客請見。宜辭以無暇。改時可也。立此規條。阻力甚多。然會祖不爲所搖。百請而百辭之。

此規當立伊始。會祖極爲注重。如一士擅離學班。並未託一稍長端重之生。暫攝己權。則視爲犯重過。必嚴罰之。

會祖曰。逐處留神。實超性之功。大有造於衆生。能保兒童無罪之天真。善存其初次領主之神交。阻其犯種種罪惡也。束其偏情。約其私意。而阻罪過之流染也。使其勤於學業。速於進益。致衆生安靜。而悶學興旺也。勗哉衆士。各盡乃職。淑己淑人。功德非細。欲盡乃職。逐處留神。正蒙之樞。訓童之始。

第二十三章 會祖論教育正義

教育云者非僅從事於誦讀科學而已也。兒童生於世。如僅爲世事。斯猶可也。然兒童受生之正志更有高超者在也。識真宗也。享永福也。然則教育也可僅從事於誦讀科學而已耶。兒童受生既具此高超之正志。則教育者務宜啓其悟司。使之識之。保其幾希。使之得之也。然則教育也。務宜教之爲一善信友。爲一有德之君子也。人之性情有偏有正。諸罪之根在焉。諸德之根在焉。叢棘中玉蘂挺秀。欲其華。非拔其叢棘也不爲功。葡萄繁枝橫生。欲其實。須剪其繁枝也。可。然則教育也。務宜剪其罪根而中其德根。杜其邪性偏情。而培植其正情善性也明矣。

本會之立也。其正義不外乎此。會祖曰。如止教兒童科學。世俗教習綽有裕餘。

無所用於修士也。如止講解要理。則逐日一課足矣。無庸設學堂也。本會之立也。宗旨尙高。卽所謂教育兒童而成就之也。教之恪守人道。勉盡己職也。教之聿修厥德。奉身守法也。教之正心誠意。而爲天地間之一完人也。是教育也。必須設立留讀學堂。躬與表率。日漸月摩。陶鑄範維。非多歷年所。不爲功也。

本會設學章程。必須有廣大之運動場一區。以資學生游息。會祖嘗致書某學紳董云。如只爲吾儕修士之便。運動場一節可不必提及。花園一區。賞心已足多矣。然爲使學生不遊蕩於街衢。非有運動場不可。

會祖曰。兒童教育。猶墾田焉。無論其爲何等膏腴之田。不耕不種。荒草荆棘也必矣。無論其爲何等美資之童。旣無教育。殉慾趨嗜也必矣。墾田者。芟除其荒草荆棘。而後可期良苗之挺秀。訓蒙者。亦必須將兒童心上之田。墾之佃之。芟

其毛病除其偏情。種之以正道。布之以德種。培之以訓辭。潤之以善表。暴之以規勸。恒心以監守之。慈顏以改正之。而後可期其成就也。然此非留讀學中者不可。否則一暴十寒。難收其效。

熱心二字。乃陶鑄兒童之捷徑也。欲其熱心。有不可缺者三焉。一。務使其明於祈禱之益之要。神課之尊之寶也。二。監察之。令其誦經慎重而虔誠。三。教之守規導之習德。要之遵訓。

馴。乃教育之基也。善惡結局之原因也。萬德之樞紐也。欲兒童習馴。須先正自己。故教習所慎者有四。一。凡不公不義不順情理之事。勿命之。勿禁之。二。勿於一時命過多。禁過嚴。以防易犯。三。不能之事。過難之事。勿命之。以防兒童之強項不服也。四。既申命。則必其全照遵行。學內工課。罔或不然。如容其苟且塞責。

是啓其不馴之心也。

教育兒童。必期其尊重聽命已也。然兒童所知覺領悟者。乃德行善表也。然則教育也。當亦知所務矣。德可以重己權。表可以導衆生。先賢有云。德表可以獲勝。可以勸信。較之善言善訓。利用多矣。耳聞不如目見。大人尙然。況兒童乎。每見家中兒女。父母所言者。已則復之。父母所行者。已亦行之。學中子弟。去兒女歲月未久。豈能遽改其初性。然則見師長德表。可必其照樣修德。善度厥生也。會祖曰。訓蒙士熱心而守規。仁愛而能忍。和以接人。勤於己職。雖未嘗口出訓言。是卽盡教育之全職也。蓋其善表入於兒童目中者。已印於厥寸衷矣。教育兒童。必先子愛之。愛之宜均。而無所厚薄。愛之殷。教之必勤。愛之正。必導之以德焉。兒童弱質也。宜仁以遇之。忍以將之。失禮者恕之。難馴者漸以化之。

勿操之急切。是善工也。宜具超性之意以行之。卽所謂爲榮主也。爲益聖教也。爲救人靈也。

會祖曰。子愛兒童。不可有所厚薄。有所溺愛。有所輕狎。蓋此皆私愛也。大有敗於師弟之情誼者也。茲試揭其大害有三。一。蠹蝕兒童之性質資格。往往見溺愛不明之師。一弊旣首。百弊斯起。閭學之生。概皆習於恣肆、悍鷙、驕傲、強項、惰怠、欺罔、無恥、無良等弊。二。有害於師長。此偏情也。乃魔鬼所設極毒極險之陷阱也。外示甘餌。內實毒蛇也。會祖曰。心爲情役。以禍爲福。慾令智昏。視險爲夷。不墮不遠矣。此惡極險。稍爲染之。其靈必不能潔。未先痛告。不宜領主。未克此習。礙難發愿。三。有害於弟子。妬者罪宗之一也。人皆有之。如子弟見師長無狀。愛有厚薄。恩有同異。則受恩之薄者。必將以爲辱己也。將忿爭、詆毀、忤逆、諸惡。

層出不窮矣。爲使兒童欣勤致力於聖學。漸步德途。會祖設以下七事。一。教授聖學。宜使之成誦。或慎誦而玩味其義。二。凡足以引動兒童心而助其興者。宜條條選出。三。預備諸條之問題。而聯貫其義。以便領悟。四。宜選用聖經聖傳之比喻故事。淺而易悟者。以助其興致。五。預備問題。宜簡便清晰而平庸。六。要理本文。宜成誦之。蓋此法可助悟記二司也。七。講解要理。宜慎以下四則。一。務使識主愛主。二。示德之可愛。其益之可貴。及修德之可樂。三。示罪惡之兇醜損害。及犯罪之重罰。以啓迪兒童畏避之情。四。務獲其心。使重視聖教。教之以超性之志。以行其事。八。預備講解要理時。每自問曰。吾於此端道與知之足否。實心信否。將何以刻入兒童之心悟中。使愛之也。使行其所受命。而遠其所受禁也。九。爲使兒童悅與主契。宜用何辭何事以助之。隨時選出。以便應用。

某士。怠於講解要理。會祖問故。士曰。此事頗艱。某又不才。與其示拙。寧不講焉。會祖曰。講解要理。抑何難也。有如爾具救靈神火。熱心教育。講前而善備之。直探囊取物耳。高妙之結構。富瀉之演說。新奇之問題。乃司鐸之長。非訓蒙士所宜也。所宜者。乃長而短之。高妙而平易之。微奧而清白之。蓋所與講者。非儒林雅士也。實少小兒童耳。茲試將救世之道。設爲問題。以爲講解之一助。試問。吾主受難爲首之苦何也。受難而死之故爲何。主受何難。如何忍受。默憶聖難。激發何情。如此反復問之。繼之以訓言。引之愛主而惡罪。卽可得善講要理之實義。試再將天主十誡。設爲問題。試問所命者何。所禁者何。守之何益。犯之何損。繼之以宜題之故事。勸勉數語。亦善講之一道也。世之爲母者。尙多有如此教子者。而修士竟以爲難焉。庸非恥乎。且訓蒙以

正導之以德。非以長篇大論也。寧口授字句。而講解其義。印斯道於兒童心地。使之見諸實行也。此法便易而獲效實深。要惟於講解時。其聲音笑貌。宜具穩重懇摯之狀。方爲允當。

會祖之訓。大有益效。親炙諸士於教育成就兒童一事。頗著成績。

某婦。性耿介。見本處訓蒙士。年慨弱冠。鄙視之。以爲無能也。故不願遣己三子入學。一日。婦恍然悟。亟至本堂司鐸前。曰。爾所延之訓蒙士。較諸兒童。歲相若也。異哉。吾今而知其善講要理矣。吾日教吾三子。業已心力俱瘁矣。吾鄰兒日赴學堂。其明悉教道。遠勝於我三子焉。近日以來。鄰兒每夕來我家。講其所受於學堂者。甚爲動聽。自明日始。吾其遣三子入學焉。

某鐸。見小兒日來上學不倦。卽在主日。亦不遠而來聽講要理。大奇之。語本堂

司鐸曰。少年修士。所用何法。以收兒童之心也。何小生上學若渴之奔泉也。本堂鐸曰。士雖年少。然善講要理。爾試聽之。卽知吾言之不謬矣。一日。本府代收。巡視該處。聞居民盛稱學堂之進益。以之間該鐸。鐸曰。小民何知。僅見九牛之一毛耳。欲窺其全。非我本堂司鐸不爲功。

會祖曰。欲獲兒童之心。使甘來就學。束身於德途。其惟學規乎。某士前席而請曰。神父。是何言也。吾意學規。屢致兒童畏蒞。而裹足不前焉。會祖曰。否。不然。人皆愛整齊而惡紛亂也。其始也。束身於學規。不無生厭之心。習行之。自覺飴味。而委身焉。較處無規之學堂。無拘無束。而無所得者。判天淵矣。夫學規亦極要矣。無之。是猶導兒童於惡。而漸衰己之治權也。導兒童習惡。尤在於五事。一。肆言任行。二。紛亂無節。三。凌帥欺長。四。灰心敗興。五。旋作旋輟。

學規與德威相輔而行。失之。則教習在如不在。存之。則教習暫離。其德威尙有餘懾。兒童懷德畏威。蓋心服之也。教習在前。兒童畏威。暫離。則肆無忌憚。其學規雖嚴。而無德威以輔之。兒童戰慄耳。非心服也。欲以此而成就人品。是猶以巡捕刑役。而期民以德化也。烏乎可。

賞罰所以助教育也。然行之宜以節。宜以智。量功行賞。酌過行罰。方收實益。賞罰賽考之正志。亦惟是使兒童勤敏歡悅聽命而已。然爲得此三事。非保存其固有之天真。而不致染惡習也。不可。爲保其天真不染惡習。宜將二道印厥心中。一。主時時見我。處處見我。二。凡不敢行於人前者。亦不可行於幽獨。

會祖曰。欲成就兒童。必須切愛耶穌。主嘗以愛我否三字。三問伯多祿。然後屬之以收羊之權。其訓吾儕也。亦然。必須切愛耶穌。然後方能成就兒童。愛主愛

人。十誠括矣。聖教尊長。雖德高望重者。然總不外此愛德。蓋其職分使然也。

主曾屬聖伯多祿曰。牧我羊。此處我字。宜三致意焉。蓋吾儕行事。宜務主榮。非以爲己也。宜圖聖教之益。而後己利也。又兒童卽主之羔羊也。宜如何善視之。待之以義。將之以愛耶。嘻。主之羔羊也。如學內兒童。乃帝王之子。將何以訓之。成之也。將如何勤慎。以期稱乃職也。將如何慈愛。以期獲衆心也。然兒童非止帝王之子。實天主之子也。耶穌之弟也。豈非愈尊愈貴乎。主云待斯小者。或善或惡。卽待我也。三復斯言。庶幾知所戒乎。

茲將會祖殷殷於成就兒童之訓言。並附於此。以終此章之意。會祖曰。心殷於訓蒙者。主佑與焉。諸善集焉。日逐所行。與有常生之功焉。教之識主。訓之愛主。導之事主。與有傳教之功焉。忍苦耐勞。克己勝慾。與有致命之功焉。

嘻。同一教習也。同一用心也。彼則好名圖利。此則淑己濟人。彼則疚疾於方寸。此則安樂於心中。彼則錮於私愛。此則游於公德。同一教習也。有若天淵之判焉。吾儕業在訓蒙。非以爲餬口計也。實爲助傳教之工也。有如吾儕會友。明悉於己聖召之高妙。且具本位置之精神。當如何心殷。獻力於此工也。欲善盡乃職。宜具救世主之心志。救世主爲救我人類。捐性命而不惜。吾儕訓蒙。勉師吾主也可。

心殷於訓蒙者。極愜主心。主重視之。待之如友。因其助主於成就兒童之工。心殷於訓蒙者。主多佑之。尤其於危險誘惑時。主必厚施寵佑。助其脫險而勝誘。講解聖道。導之於德。是助揀世工也。主將啓牖爾悟司。護爾於諸途。任爾所行。罔有不濟。善則勸之。過則規之。是盡耶穌之職也。主必照顧爾救靈之事。助爾

戰勝三仇。榮凱天國。

死者人之所畏也。然世有三等人。不畏死而樂死焉。一。切愛耶穌者。二。愈顯主榮者。三。爲主忍苦者。會友心殷於訓蒙。三者兼而有之。甘捨所有。盡心竭力。引人事主。其愛主榮主。可謂切矣。甘受辛苦凌辱而不辭。亦只爲愛主故也。訓蒙之職。固極榮極貴。而辛苦也。非切愛主者。不能行也。嘻。臨終之時。耶穌聖母。藹然臨格。親迎善士。天朝同樂焉。所習之諸德。所受之諸苦。所講之諸課。所出之諸訓。所教之諸童。所阻之諸罪。吾主將歷歷示之。而語之曰。善哉。忠信之友。入我天庭。與我同樂兮。吾友在世。曾收我受難之效菓。顯榮我名於幼童。誠我父所福者也。偕來入天國。乃自世初所備於爾者焉。

叔季之世。人心不古。學堂林立。爭鳴於世。有以寬而冀得衆心者。有以廉而冀

衆來學者。至於學生之人品進益。一概漠焉置之。吾儕設學。切不可隨波逐流。所恃者只須在恪盡乃職之一事。有如吾儕恪盡乃職。盡心教育。導之修德。教之避罪。慎其交友。正其志趣。一心恃主。主必與我儕偕焉。主既與偕。何患無人。

第二十四章 論會祖恒毅之德

照聖多瑪斯之明論。人有恒於所定志。而毅然行之。乃預簡之確徵也。此與救世主所言恒守至終。方得救靈之語。適相吻和。會祖在世。其於修德行善。所具英敏恒毅之德。昭然若揭。事無鉅細。時無久暫。境無順逆。一往直前。終身如一日。其所禱也。其克己也。其忍難也。其敬母也。其愛主也。其陶成會友也。其栽培後生也。恒焉毅焉。雖變端百出。毫未能銓其英銳之氣。曾有數座將傾。未傾之會院。賴此二德。藉以安全。

先是於亂事方張之年。有數會院。爲惡黨騷擾。岌乎其危。斷其薪俸。恐嚇學生。然會祖恒忍。毅持。尺寸之利。未嘗讓與。居民見匪徒不能逞志。會院學堂依然卓立。遂大生倚恃之心。歸依會祖。固有者得以恒存。輟學者翻然歸來。蓋會祖識見極高。知主聖意之所在。毅然以守之。恒心以持之。魔鬼伎倆雖工。亦無可如何也。

會祖曰。聖教艱難之秋。爲阻止惡黨施害於聖教。爲敵禦衆難而勝之。有二法焉。一。勝時。時雖艱難。事變叠出。而處之泰然。鎮靜不搖。魔鬼惡黨。毒力並施。亦莫我何也。二。能忍。魔鬼施害亦只圖敗爾功德而已。如因其誘而藉以修忍。加爾功德。增爾天榮。則魔誘左矣。行此二法。將見聖教公會。以煉而愈榮。教友真德。以試而愈堅也。舉心向上。當亦恍然救世主更進一層之聖訓矣。主曰。愛仇。

恨爾者宜善視之。難爾謗爾者。宜爲之代禱焉。主不特出之以言。兼出之以行。主於苦架之首言。卽禱聖父。寬宥惡黨。嘻。魔鬼逞智。惡黨逞情。而吾主藉此則奏凱焉。

聖教初興三百年。危難困頓。無日無之。教友往往杜門不出。以保其身。此卽吾儕處世之師也。潛修會院。與世絕遊。一心契主。熱心教育。謙以持己。端以正蒙。此所謂明哲保身也。柔能克剛。正可制邪。縱有滔天之禍。無主聖命。且不能傷及爾髮之一。何畏焉。

會祖不願與世俗學堂爭。且不願會友與世俗教習賽。會祖曰。慎勿師夫世俗教習也。一任其所施。爭收學徒之計。勿與較也。忠守我會規。持爾教授法。竭力訓蒙。律以克己復禮之道。此庸行也。勝諸高妙科學遠矣。學生必不因此而減

數。學堂亦不因此而中落。更可喜者。爾可因此而保聖召之體制。矜式羣生。咸沾化雨。淑己淑人。一舉而兩得矣。人之向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學堂雖大。人猶以爲小焉。豈非百倍勝於世俗之學堂乎。非然者。與之爭名。與之奪利。與之賽科學之高。與之較學生之數。勢不得不貶損會規。而更改教法。是皆傲惡所致也。本會之立也。基於謙。經云。主拒傲人。而陟謙者。體味斯言。庶幾知所戒乎。訓蒙於爭競世界。當思吾儕學堂。其主人卽天主也。則是吾儕之勞。爲主勞也。然天主之事。往往非聖道不足以資進益。有如爾熱心祈禱。忠於聖召。立善表。修真德。務成己。勉成人。則天主必爾助焉。其進益也。有必然者。此諸聖學。世俗教習。一竅不通。與之較此。而有不勝者乎。若乃捨本而不務。而徒恃世俗科學。以求一勝。豈非計之至左乎。

熱心、英勇、恒毅、乃會祖一生所著也。嘗曰。夫人既獻己於主。而猶顧慮自己。愛惜身力。不宜於主者也。禍哉。戀埃及葱食之徒。其無分於福地乎。與主校尺寸。吝輸己完心者。其禍殆有甚焉。噫。天主乃萬善之源。萬寶之彙。竟無能飲爾之心耶。嘻。有如爾有信德。明信天主之廣大美善。明悉聖召之高妙。德行之精美。聖血之寶貴。必不致如是薄情待吾主也。嗟乎危哉。足撐二舟而渡瀟水。幾何不失足而葬身魚腹也。

會祖凡收入入會。必試之曰。會執何業。如其人稍形其無恒之性。會祖必立辭之。少年某。亟求入會。會祖問曰。前此會執何業。少年者曰。已習三四業矣。未能成。故此來也。會祖曰。試其第五。或可成功。夫修道一途。非肄業之可比也。欲成一業。尙需有恒。况修道乎。吾子執業無恒。必不能存身修會也。

某生已初學數月矣。會祖見其無恒。辭之出。生哭泣不已。某士大不忍於心。爲之請於會祖。會祖曰。修會非該少年所宜也。留之無益。經不云乎。愚人若月。盈虧迭更。夫修士之至要者。恒德也。毅性也。無之。萬不能成一善士。吾恐莠稗之禍嘉穀也。故不如及早刈之。

某富家少年。自幼習於奢華。一日。來求入會。會祖審情度勢。恐其未能茹苦也。先爲講明修途之艱難。命其三思而後定志。少年人默存片刻。語會祖曰。修途不易。我亦知之。茲有二故。願盡言焉。一。有主聖佑。世無難事。已有多人。先我而徵之矣。二。我志在修途。已三年矣。此三年中。我日求仁慈聖母。加我寵佑。雖親友盡力阻止。我至今未有二心。會祖聞言大悅。語之曰。誠哉。有如爾所言者。爾旣具此恒毅之性。便是修士特別之才。定不難爲一善士也。

某士於日課經本內。自書志曰。因聖母轉求。望得恒心之恩。我爲此意。誓愿主前。終身日誦亞物一遍。會祖見之。乃曰。恒心之恩。極爲寶貴。極爲切要。宜日日求之不輟。然當知。事無論大小。若無長上允許。切不可自行發愿。如爾恒求某德某恩。斯恩斯德。必可得也。

某年聖誕前第二主日。會祖曾講該日聖經而論及恒德。乃曰。教友之無恒德者。必難以救靈。修士之無恒德者。更不能存其聖召。救世主已徵吾言矣。主盛稱聖若翰之德。與其爲人中之至大者。然其可稱之處。果何在也。豈因其生世。未有原本諸罪乎。豈因其謙言不敢釋主屢乎。抑因其愛潔惡淫而以身諫惡王乎。此皆非吾主與之之正志也。其正志奈何。蓋主曾語衆曰。爾等適彼曠野。所見何物。豈風搖之葦乎。此等隨風披靡之性質。天下皆是也。然而所見者何。

喜。乃一恒毅而習修諸德之人也。竊異吾主畧其他德。而獨注重於此也。何居。蓋恒乃諸德之根。萬善之源也。無之。必無能修成一德也。聖奧斯定曰。有始非難。卒之可讚。此與吾主所言恒守至終。方得救靈之語。義旨相同。

恒也。毅也。不可一日之或缺。不可斯須之或懈也。夫教友之生於世也。宜時時攻戰。而無一息之息肩也。教友尙然。况修士乎。爲修德改過。爲淑己淑人。固宜時時戮力。方得戰勝三仇。而奏榮凱也。故吾儕修士所務者。尙有以下五事。

一。恒於克己。逆己之偏情。攻己之私意。謹守三司。拘束五官。時時事事。使之順從正理。二。恒於敵魔。蓋魔乃吾人之正敵也。怒吼如獅。殘忍似狼。時時尋隙以逞志。或假借光明。從中煽惑。世人之自號明哲而墮其雲霧中者。蓋十之八九矣。吾儕旣明知之。故不可不恒以防之。毅以避之。三。恒以勝世。世俗之惡表也。

親友之因緣也。一己之愛情也。人我之交涉也。宜時時杜絕私情。切不可人我之故。而獲罪於主也。四。恒心向主。不縈心於世物。用物只爲榮主救人之意。五。善處境遇。無論順逆。皆用以積功修德。契合主心。

由是觀之。人欲救靈。士欲成德。非恒毅不爲功。主勉之曰。恒保至終。方得救靈。主警之曰。手持耕犁。而徘徊後顧者。不宜於天國。三復斯言。吾儕當亦知所勉所戒者矣。

附錄本會近七十年大事記

1841年

教宗額我略第十六，卽位之十一年

總會長方濟各二年

法王類斯斐理伯十一年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二月本

會四次與政府交涉

先是總會長將會祖遺志。稟明鄰封衆主教。故貝肋葛來城。魏野奧登浦依。五府主教。與總主教協議。因巴利總主教。及俄辣宗主教。以達於政府。二月。各府議事處贊助之公文。均已收齊。呈於政府查照。然定時未屆。人力莫爲。輔相若翰。在巴利守候三月。日盼有成。五月十五日。學部大臣札飭。將本會設學章程呈閱。復延至七月二十日。巴利總主教。奉到學部大臣批示云。本部議員。查悉該會設學章程。與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之律有不盡符合處。礙難照准。仰通知聖母小昆仲會總長查照可也。

總長憶及會祖預言。待急切時。天主必玉成本會之語。遂將此事暫爲擱起。

1842
年四月訓蒙會附於我

十年以來。馬濟烈鐸。見屬下修士。寥落如晨星。遂決志與本會合一。問計高林司鐸。高林司鐸亦極贊成。二會之士相契已久。故成之也易。總會長訂款二。一。二會既合。凡起居動靜。同一範圍。二。二會既合。當認本會之總長爲總長。以本會之會規爲會規。四月輔相若望瑪利亞。奉使赴聖保祿三沙島收領。該會衆士。皆欣然歡迎之。

總計該會修士四十人。青年士十二人。會院十有三所。

1844
年正月教友昆仲會附於我

該會乃魏爾愛鐸於一千八百零三年所創。總院在魏野於一千八百二十

六年得法王恩賜認可文憑。近年以來。人數寢衰。復遭一千八百三十年之亂。會院慨行封閉。厥後理事者雖竭力興復。然一蹶不振。功效極微。蓋該會無立定會規。無發愿重典。故修士稍一涉世。便無能保其恒心。主持該會者。亟欲踵馬濟烈鐸之後。而附士於本會。爰懇本府主教。介紹其事。主教桂伯。當卽稟明立昂總主教。總主教與總會長虛心商議。所訂條款。一如三沙島者然。

總計該會修士四十人。初學士二十人。會院十三所。

魏野主教。更築大初學院於白谷。該府縉紳子弟。入會潛修者。頗不乏人。

三沙島既附於我之後。人數驟增。故遂廣拓會院。

二會合一。洵屬奇事。然尤足徵天主教上智者。卽合一後。所有之大益也。據恒

情而論。細故齟齬。斷然難免。而茲則同心同德。相親相愛。宛若一母之昆仲。然行不數年。法之南境。立有會院一百餘處。

1845 年正月主教伯祿率會士九人赴澳洲

伯公。聖母會司鐸也。受封爲西婉主教。奉命署理澳洲野島教務。

相傳伯公家有老父。

年近八旬。赴澳之先。來家省視。並未言及赴澳事。老父若有所覺。神情恍惚。夜不成眠。昧爽前。伯公醒。見老父跪已床側。訝而問之。父曰。我心中如有所覺。吾子將去我而他適耶。念爾父春秋垂暮。幸勿速我殘命。伯公恐墮魔計。乃謂父曰。父速起歸房。待兒起身着衣。父出。急啓窗躍出。入堂行祭。未及謝恩而去。其友曰。何若是之遑遑也。曰。有主命。遲恐悞事。逕至本會總院。率修士九人。掛帆而去。後皆爲主致命云。嗣後主教

並司鐸二人。修士九人。皆被野人殺而食之。

1846 年大城畢公賜大初學院於寶剛

先是黎萊府轄鎮名寶剛者。有公爵夫婦二人。以興起教育爲念。築學堂一。

聘會士爲教習。因見本會人才蔚起。教化日隆。遂將學堂改爲初學院。以爲陶成師範之用。添築大宅院一區。聖堂一座。請本會收領。並贈藉田數畝。此初學院每歲所陶成之修士。爲數頗鉅。卽以之訓蒙於迤北之數大省中。公爵夫婦之加惠後學也深矣。

1848

年二月亂黨滋事。本會賴聖母保佑得免於難。

當時國家邪說橫行。到處聚會。謀爲不軌。二月政府下令。禁民聚會。鎮之以重兵。亂民各持兇械拒之。兵怒。殺傷七十餘人。民大亂。叛者數萬人。近逼王宮。王僅以身免。聖堂修院之被毀者。不知凡幾。巴利宗主教亦及於難。里昂一省。亂事如麻。衆士見亂民如蝗似蟻。日夜以殺人縱火爲事。咸有戒心。某日。亂黨結隊前來。聲言毀我總院。殲我衆士。異哉。數萬人湧至門前。忽焉遁。

去。後查兇徒遁去之故。始悉因總院大門之眉。懸有聖母顯靈聖牌。足徵聖母恩施格外也。當日聖沙蒙。依濟等郡之鄉練義勇隊。胥請命於當道。高懸保護本會告示。故本會之得免於難。實聖母之力也。

法王類斯斐利伯出奔。十二月初一。民立魯依納翁爲監國大總統。舉法魯公爲學部大臣。國勢稍寧。而一切教育風化。賴以復興。

1849年二月宗主教寶納德榮蒞總院

寶公耳聞本會。屢受磨難。不特未嘗摧折。且益興盛。澳洲遇難之訃音。時有所聞。衆士並不灰心。更踴躍以赴。大奇之。訂期來總院一遊。衆士以爲從來未有之榮光。大開院門。盛禮迎迓。公藹然勸慰衆士。獎其志而勵其行。衆士聆言。莫不感泣。

1850年八月十五日政府頒定新律

魯依納翁既立。極關心國事。尤注重於學科。乃頒明律。諭學部實行通國。若曰。國家治亂。肇端風化。風化正邪。樞乎學校。苟教習不得其人。風化必日趨日下。心不正。身必不修。家不齊。國必不治。古今不易之理也。茲頒定新律。着自今以往。將國家學校。悉任修會經理。而此等修會。必須先由政府認可。其總理方得隨意派遣。而修士亦可免事兵役。否則一概不許與聞。該部知道。冬本會五次與政府交涉。

新律既頒。爲本會所謂急切時也。總議事處。當即擬成一稟。由郎各來府主教巴利西公。呈於學部大臣。卽與本部議員會議。衆皆曰可。學部大臣。繕就二稿。一乃本部議員公認之文憑。一乃總統蓋璽之上諭。及本會所擬之稟。

一並達於政府。詎政府提議此事。大起忿爭。互相排擠。直至三點鐘之久。一無就緒。議事會長。名枯塞野。乃密密教徒。將原稟攔起。不置一辭。

1851年六月二十日大總統魯依納翁欽認本會

總長以事垂成中止。心殊焦憂。將有巴利之行。適修士老楞佐病篤。總長以其事告之。士曰。行也。待我與會祖見面時。必玉成之。總長至巴利拜當道諸公。多數議員。且爲之力爭。議事會長無奈。約訂期再議。衆口僉同。遂錄清底稿。呈於總統。當卽蓋璽頒布。諭內明言承認本會。乃修士教習會。可在全國設立學堂。並無約束限止等禁條。國家公校。亦可任本會教習。本會衆士。皆免從事兵役。其會院財產。該會亦可承接。永遠爲業。信哉會祖之言也。且此次權利。亦會祖數數跋涉巴利心力俱瘁。而不敢奢望者也。而一旦盡享

有之。寧非會祖在天之靈。所默牖而陰助者耶。

總長歸至總院。修士老楞佐已出葬經旬矣。

1852 教宗比阿
第九年

總會長方濟各十三年

冬魯依納翁自立爲
帝咸豐二年壬子

五月二十七日始開

總公議會

此總公議會。共分三期。首期論本會會規。次期於明年五月十六日。論教授法。及師範學堂成憲。三期。則再後一年五月初一日。論本會公規。每期除總長輔相外。另選自發終身愿者三十人爲議士。先是會祖印會規時。瑣細條款。雖爲衆士所習守。然未經閱歷工夫。故未敢附入規內。會祖終時。且明言曰。印就者乃會規綱領。不能有所更改。其餘小節細目。本會公議處。可以隨時損益。故此次開會之宗旨。不外乎三事。一。凡遵守之細節。而未經印出者。

須提議及之。二。凡會祖之訓條囑辭申論足以印証會規者。須提議及之。三。諸凡問題。須分門別類。分爲三項。一。本會公規。二。本會體制。三。師範成憲。總長訂期。分項提議。議前避靜三日。與聖神祭禮一臺。旋謁會祖墳塋。

衆議士察閱提議各件。皆會祖志。未嘗辯駁。均認通行會內。論及本會統制。更加以叙文。以明此次開議之心迹。叙文若曰。神昆。此會規也。非由此次公議而有也。實自會祖而來也。或其親口所言。或其親筆所書。所定之規例。所發之訓辭。皆會祖所立所言者也。所創修德之法。陶成修士之術。訓蒙課童之法。亦皆出自會祖也。本會所尙之本德。會院所具之規模。衆士當有之志趣。亦皆由會祖所指定也。又會友之衣食。度日之程式。房院之制度。位秩之高下。任事之久暫。亦皆會祖所規畫也。以上諸件。公議時。不可議其可否。

只可定以爲恒例。此公議會之設也。亦惟有將會祖之心傳。分門別類以次序之。解釋明白而完全之。更爲使閤會衆士認明而承收之。俾繼起者有所遵循。

第三期議時。總長以學務殷繁。需人待理。故公選巴士爲第三輔相。署理北省及英屬學務。

高林司鐸聞本會開公議會事。特來總院演說一番。若曰。衆位賢弟知之。當爾會祖尙公身力就衰。我有不能釋然於懷者。卽不知貴會將來之結局也。猶幸上主慈仁。衆位有所託庇。會士日增月盛。實令我念及之而欣慰逾恒者也。當選總會長時。我曾受爾會祖託孤之囑。言猶在耳。寧敢忘懷。全權已在我手中。然我絲毫未嘗有所干涉者。惟恐貴會長上不便行事也。故自始

至今。凡事未嘗過問。全任爾總長輔相自由辦理。善哉。諸事措置裕如。步步進益。衆士必和衷共濟。表同情焉。由此可知天主之意。必欲爾等自成一會也。總長亦須選自爾等中也。貴會創興伊始。如嬰兒然。萬缺不得。司鐸引導。自今貴會業已長大。不需他人扶持。定可由己成立。故自由之權。仍當歸還爾等。如再有司鐸干涉於貴會。定不能無害。蓋不明一事而躬與之。未有能濟者也。二會既分。更不能屬一總長。善哉。某宗主教論我二會一長之言曰。驢牛不可同輓而耕。二會豈可一長而立。吾今論及此事。並非曰司鐸昆仲。從此斷絕往來。各負己輓。以耕己田。不復互助矣。是又大不然也。我既承託孤之囑。萬不能忘情於昆仲。仍盼二會。勉有同心。蓋源出一本。雖歧而二之。而手足之誼。終不可斷也。我在司鐸會規內。曾加一欸。以識二會同源不可

歧視之故。望爾等亦各勉之。

會規新本。印就頒行。衆士額手稱慶而承受之。欣然奉行不怠云。

冬英京始立學堂

1854年十二月初八日教宗比阿第九頒定聖母無染原罪爲信德之道

1855年九月初二日總會長始發恒存愿

先是開總公議會第二次。議及恒存一愿。故總長創始發之。

恒存愿見本會規第

十二章

分會務爲五省

開第二公議時。將會中學堂。分爲五省。一。郝米達日省。於里昂。二。聖保祿

三沙島省。於瓦郎斯。三。白谷省。今名奧伯納。於魏野。四。寶剛。於剛不來。五。浩

特否。今名聖母家邦之后。於都肋。

共計修士一千五百人。學生四萬人。學堂二百七十三座。

1858

年二月初六總會長及首輔相類斯瑪利亞赴羅瑪

十一日聖母初現身於露德

三月初一日教宗召見

教宗召見總長。奏對良久。總長上疏。求認可本會。並求降福本會衆士。教宗卽降以宗徒遐福。且曰。爲允准通行一會。須與聖教部商酌。非朕一人旦夕能成功者。

四月十五日復召見

前次召見時。教宗問及本會規例。故此次將會規恭呈。臨退求降福。教宗舉

✻
手降福曰。朕切禱天主。降洪福於爾會多士。俾充滿聖神。各修厥德。互相勸勉。以成聖賢。俾諸蒙童。同沾化雨。朕有厚望焉。

八月初九日總長陞辭歸國

本年四月廿四日。首輔相已歸法國。留總長一人候於羅馬。遷延數月。未嘗一爲公議。茲因本會總院將行避靜。故總長奏請陞辭。當卽蒙恩召見。教宗曰。賢弟請坐。今歲天氣不熱。羅馬風景宜人。賢弟何故思歸。總長曰。聖上之福。天氣溫和。羅馬風景甚佳。且勝地名區。遊玩不盡。微臣實戀戀闕下。不忍捨去。只因會中衆士。避靜期邇。又因會中總院。遷移在卽。故不得不言旋故國。以與其事。微臣歸國之先。渴願一覲天顏。藉得降福於衆士。教宗曰。知道了。朕悉心降爾會遐福。切禱天主。俾爾多士。充滿聖神。克盡厥職。以淑衆生。

總長曰。側聞臣會認可一事。暑假之前。難以了結。教宗曰。茲事體大。實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見夫某某會乎。因求認可。已候一年有半矣。至今尙未就緒。況時當夏月。議事處雅不耐久。以俟遲至秋涼。朕將諭令迅速從事焉。總長曰。微臣之來也。尙伴一聖母會司鐸。臣歸國後。如有問題。該鐸亦可代答焉。教宗曰善。祝爾一路平安。恪盡爾職。

二十日總會長至自羅馬

三十一日衆士行避靜神工

九月十八日總主教使其參贊巴農公來行祝聖新總院禮

遷移總會院

總長以郝米達日爲會祖血汗創成之地。况墓道在邇。目觸心悲。何忍總院

其地已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購得地基一區。極爲廣闊。名聖日尼辣瓦距里昂得七基羅邁當。至今年經營已備。遂移居焉。

1860年

教宗比阿第九十四年

總會長方濟各

廿年讓位

類斯瑪利亞

七月繼位

○法總統魯依納翁於一千八百

五十二年之冬自立爲帝至今年八月 咸豐十年庚申

本年共計修士二千八。學生六萬人。學堂三百七十九處。

七月十七日特開第三總公議會

總長急欲辭任。且曰。吾年二十始任此職。今又二十年矣。一事無成。兩鬢如雪。望復假我二十年。以補我四十年之蹉跎可也。遂開總公議會。讓位於首輔相類斯瑪利亞。退而聽命焉。首相固辭不獲。乃就任。置前任總長於故總院。又因學務漸繁。須人管理。遂選德樂凡斐勞功基所剛三士爲輔相。若翰

爲首輔相。署理中省。巴斯加爲第二輔相。署理三沙島及南鄙二省。德樂凡爲第三輔相。署理北省及迤西之學務。斐勞功爲第四輔相。臂助前任總長於故總院。基所剛爲第五輔相。任總院之院長。餘職仍舊。

1861年教宗比阿策總長類斯瑪利亞元年法帝魯依納翁九年咸豐十一年閏七月十六日崩于熱河同治立

1862年四月二十二日開第四總公議會前

五月朔教宗欽差聖母司鐸會總長樊公總宰察查本會體制事

1863正月初九日教宗欽認本會爲平等愿之修會

七月十九日開第四總公議會次

1867年二月初十日會士始赴好望角設學

七月十九日輔相巴斯加卒

年十月十六日開第五總公議會

1869

年四月十一日總長札示各會院捐資賀教宗五十年升鐸慶辰

七月總會長及輔相德樂凡至羅瑪

爲賀教宗五十年升鐸品而來也。卽蒙召見。總長在前。身軀矮小。輔相肩隨。身量魁偉。教宗戲之曰。我聖母之小弟來矣。嘻。彼非聖母之小弟也。乃長兄耳。寒暄數語。將賀文呈上。大旨謂。微臣代表二千四百同會昆仲。六萬二千臣會學堂學生。及衆昆仲學生之父母親友恩人。稽首頓首於至尊聖父座前。恭賀五十年升鐸聖壽之禧。並表臣等孝順聖座之忱。且懇聖座降以遐福。末叙捐得菲貢。以表臣等之心。敬謹奉上。乞賜收納。教宗曰。朕閱爾奏牘。卽如親見爾心。親聞爾語矣。善哉吾弟。朕亦必復爾焉。朕已復書於斐理

伯士矣。

訓蒙會
之總長

亦必復爾焉。然吾弟何名。朕將書與何人。總長曰。臣名在書

尾。教宗見名而喜曰。賢弟名魯依瑪利亞也。差勝於斐理伯名多多矣。爾複
名瑪利亞。嘻。朕已悟矣。爾乃聖母之小弟。故樂取聖母之名焉。善哉。朕必復
爾也。見本會實業表。額題賀教宗聖壽。乃曰。朕亦敢言。此實聖壽也。轉盼見
賀儀曰。吾弟所捐。爲數太鉅矣。總長曰。恨未能十倍之。教宗曰。朕見爾等忠
忱。實覺福幸。何蒙愛之深也。翻閱表內。始悉本會分省而治。非并有條。學堂
四百一十有六處。發恒存愿士七十有四人。終身愿士共一千二百人。發暫
愿士六百有六十人。初學者二百九十有二人。青年士七百七十有四人。每
士照例捐。共七十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五佛郎。每士額外獻。共三十七萬五
千三百四十佛郎。學生共捐。十五萬三千零七十五佛郎。親友恩人獻儀。共

五萬二千八百五十佛郎。共合一百三十二萬八千八百佛郎。教宗曰。善哉。美矣。主必降福於爾焉。呈求大赦奏疏。教宗閱過。親批於下曰。照聖教禮規。朕允汝所求。遂卽蓋璽。教宗曰。朕將以宗徒遐福。降福爾會之衆青年。卽將御容取過。筆於下曰。少年由義路。至老不歧途。總長論及時勢艱難。諸多棘手。教宗訓慰諄諄。無異家人父子。且曰。天主之工。往往成於艱苦中。勉爲所難。朕有厚望焉。行退朝禮。教宗曰。吾弟。往哉。勿懈。可愛神子。主與爾偕。

教宗復書

比阿第九書與法國里昂。聖日尼。聖母小昆仲會。總會長魯依瑪利亞啓。朕欽降以宗徒遐福。與我可愛神子。平安報汝。

朕覽時勢艱難。聖教式微。異端雜出。穢德彰聞。革命自由。欺君罔上。嘆人心

之不古。其何能淑。悲世道之澆漓。挽回不易。幸有爾會。崛起里昂。培植少年。教之以正。此實端本清源之功。返樸歸真之肇也。日後挽狂瀾。醫劣俗。匡時弊。朕實有厚望焉。朕閱爾會實業成績。實不禁心焉藏之。喜而不寐。特此作復。以抒朕懷。朕卽降爾會衆士。衆生。衆親友。衆恩人。以宗徒遐福。欽哉特勅。

比阿第九即位之二十年七月初十日

由羅瑪聖伯多祿宗座發

1870年教宗比阿第九總會長魯依瑪利亞十年

七月法普大戰。法敗。帝被擒。普困巴利一百三十二日。法兵被擄者

七十萬。亡者十五萬。

巴利各學堂中炮死者。學生教習爲數不少。本會學堂未嘗傷亡一人。後將衆生遣散。收留法兵六百五十人。普兵六十人。皆受重傷者。暫爲調養。

1871年正月。法相花弗兒行成於普。開國會於波爾多府。權定憲律。選智耶兒

爲總統。普相俾士麻與聖教爲難。蓋因一千八百十年。有主教千餘員公

議於羅瑪。以教宗欽定道理。不能有誤爲信德之端。而普相不服故也。

正月十七日聖母顯見於朋多滿

十一月三十日澳洲西地乃聘士設學

1872年二月初五日首輔相若翰卒

九月初八日總會長及按察士出巡

二相奉命出巡

1873年教宗比阿第總會長魯依瑪利亞十三年法廢帝納翁居英。明年正月崩。

退。馬翁代之。
同治十二年。

五月初三會士始赴新加來道尼亞

八月十一開第六總公議會

比年以來。輔相亡病相繼。故特開公議。新選輔相六人。一德樂凡首輔相。署理北省。次斐勞剛。署理奧伯納省。三于楷麥。署理故總院省。四費理西德。署理新總院省。五愛斯道。署理三沙島省。六鮑高普。署理英屬省。

製旗獻於露德

1875年三月初三日士剛迪德賴孟德亞禮大各三人奉使巡澳

七月十八日總會長朝覲教宗

本年乃教宗八十聖壽故有是覲。獻捐款一萬三千佛郎。披閱本會實業成績表。計分七省。主教牧處共八十八。學堂共五百零四。教宗大爲嘉納。談及法國北境大水成災。居民流離失所。教宗惻然。卽發內帑二萬兩。以賑難民。

呈求大赦二則。教宗細閱。逐節批允。

十一月會士始赴新西蘭

1876年八月初十日開第六總公議會

先是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八月十四日。選士鮑高普爲第六輔相。該士善盡厥職。故請教宗准定實任。近年以來。中省學務繁多。議更分一省。又政府交涉一事。關係重要。意另選二相。各分其任。稟請教宗。准與臨時開議權。旣蒙恩准。遂選士雅味爲第七輔相。任分中省。士奧伯爲第八輔相。任國政交涉使。議會規重。試五年。訂聖母小日課爲日誦之課。議新設之初學院。凡議十五日。所議各節。均經教宗准定。

省分及輔相職司表

分 總院省 第四輔相費利西

三沙島省 第五輔相愛斯道 第三輔相于楷麥

三 故總院省 首輔相德樂凡

阿伯納省 次輔相斐樂剛 視各省之急需而

省 步保艾省 第七輔相雅味

寶剛及西省 第八輔相奧伯 照料之

中 英屬附省 第六輔相鮑高普

1878 年正月初七日教宗比阿第九崩。教宗良第十於二月二十日立

1879 年七月十三日教宗欽賜本會各院小堂公所於七年內可得保翁古辣全

赦恩

十二月初九日總會長魯依瑪利亞卒

教宗聞總長病將革。發特電降福之。訃音至前總院。致任總長。仰天嘆曰。我

三輔相皆亡矣。而我老朽殘年。尙復延喘。天乎。何時。

1880 年 教宗良第十總會長愛斯道元年 法總統儒畧葛來味
十三年 四年光緒六年庚辰

三月初七日致任總長方濟各及四十七位老士會於總院初十日公舉輔相
愛斯道爲總會長

總長既卒。致任總長。遂札示各省。照例選議士前來會議。屆期。避靜三日。行
大會議。是爲第七總公議會。公選愛斯道爲總會長。士倪賽德及芮辣德爲
輔相。先是輔相雅味。以疾辭任。故今選二輔相。一任三沙島省。一任步保艾
省。當時衆士。皆視方濟各有如會祖。蓋其支持會務。得國政認可。實再造本
會之父也。更創設三沙島阿伯納而立北省。其創業之功。有足多者。

選事既畢。方濟各跪新總長前而求降福。新總長驚慌無措。亦卽拜倒塵埃。
把袂牽衣。有如兒女。切求降福。不然不起。方濟各勢出無奈。乃降福之。照
本會規制。凡不能守公規者。宜請命於長上。老總長年力就衰。院中公規。難

守完全。故歸來之前。一一請命於總長。雖瑣小事故。亦不敢忽。其謙遜聽命。有如此者。

二十三日總長上書教宗

總長既選。遂將先後情由。及實業表。呈於教宗。

四月初九日教宗覆書 亟表欣悅。且降以宗徒遐福。

七月二十三日署理三沙島輔相倪賽德卒

九月十九日巴利學堂長白里祿應選爲輔相

1881年正月二十二日致任首總長方濟各卒

享年七十有三。在會六十一年。生死皆於瞻禮七。衆士三月舉哀。如喪慈父。

三月初一日頒定學堂成憲

1882年教宗良第
十三年總會長愛斯道三年法總統儒畧四年
光緒八年壬午
本年德國請和於教宗各遣使臣

九月二十七日輔相費利西卒

1883年四月初九日總會長愛斯道卒

正月如羅瑪。小不豫。引見後。即行辭歸。病益篤。遂至不起。

二十四日開第八總公議會

去年冬。總長業已聲明公議會事。不幸逝世。總議事處。預訂本年四月二十四日。開會議事。

二十六日公舉德樂凡爲總會長

輔相八人分省列表

首輔相斐樂剛署理阿伯納省
五輔相芮辣德署理步保艾省

二輔相于楷麥仍舊職

六輔相白里祿署理三沙島省

三輔相鮑高普署理英屬省

七輔相雅東署理總院省

四輔相奧伯署理北省

八輔相司達道署理故總院省

八相以外更選士基所剛職司總賬士歐伯任總書記

十二月初八日開第九總公議會

立聖心石像於總會院

十四日會士始赴印度塞是耳設學

先是前任總長。深不以設學外國爲然。且曰。會士無多。國內學務殷繁。若應聘出國。本國必患不足。今總長當時爲輔相。深謀遠慮。老成持重。每次會議。必提及之。升總長之首年。卽應聘遣士赴印度。此實天主上智安排。蓋未幾

而法國內訌。會士無駐足處。設無海外會院。將何處以存身也。

1884年八月十一日羅瑪傳教部大臣總主教若望札至總院爲新錫蘭聘士

九月十六日始行大避靜神工

修士九十有三人。大避靜於聖安德嶺。講道司鐸耶穌會士席萬東。

十一月二十九日加那他主教雅精德下書聘士

1885年八月十五日會士始赴加那他設學

1886年二月總長上書教宗

聖母會司鐸沙乃爾致命於野島。已蒙教宗列可敬品。嗣因聖蹟昭著。總長

上書求列入真福品內。本月二十三日。教宗着查其事蹟於華棣宮內。

三月二十一日總長抵羅瑪

四月初八日總長覲教宗於宮內

是日也。教宗稍有不豫。故召見總長於內宮。教宗曰。賢哉。聖母小弟。今日安否何如。朕雖身體欠安。然得見賢弟。實慰朕心。總長曰。臣此來。一爲抒孝愛聖座之忱。二爲求聖座降福。臣會上下衆人。及衆士之父母親友恩人。近今臣會所教之學生。數至八萬一千。亦求聖座降福。三爲表臣僕之愛悃。蓋法國亂黨。仇教禍良。貽憂於聖座也深矣。臣僕挽捄無術。惟有哀懇聖座。轉禱天主。俾聖教重振。各會得以自由。善良得以自安。而聖座得以稍慰也。教宗曰。賢弟不遠千里而來。實朕之福。貴會施教於如許學生。尤聖教之幸。朕心已慰矣。勉哉賢弟。少年後生。最宜引導。朕於貴會。有厚望焉。 矇哉法國。實勞朕心。訓蒙於法國。更爲急迫。因數人之狂悖。墮萬姓於永殃。惜哉。噫。誠有

目而不見也。少年心性。如楊之華。此等不獲其教養。將來何堪設想。此朕所以念及法國。而痛心疾首也。法國政府。竟欲絕聖教於國內耶。驅青年子弟於國校。其所學者。概皆無父無君無主之道。嘻。尙復成何學業也。將必胥而爲非人類矣。夫忠孝仁義。惟有教道。始克有濟。而欲屏教道而去之可乎。猶幸貴會。奪衆青年於虎口。而納之衽席焉。朕亦可以稍慰矣。衆位賢弟。勉爲其難。主與爾等偕焉。

呈會祖傳。教宗披閱數頁。甚爲獎許。呈捐款。教宗曰。朕度日。實賴哀矜。賢弟亦知之矣。呈數聖物。求賜特恩大赦。教宗一一祝福之。行退朝禮。教宗曰。二三子勉之。更圖後會。朕悉心降爾會衆士親友恩人。以宗徒遐福焉。更圖後會。遂退。

冬十有一月。總長傳檄各省。深責政府。

十月杪。政府頒新律。凡國家學校。不許懸掛聖像。不許講論宗教。本會學校。屬

政府者。居其多數。各處來書。問計於總長。總長傳檄各處學校。深斥政府之包藏禍心。飭各處修士。勿得畏葸。徇政府之惡意。而獲罪於上尊。寧失各處學堂。不可挪移聖像。蓋聖像苦架。爲聖教尊長所立。世世相沿。以至於今。何可自我世而除之。是目無天主也。宗教乃人倫之始。無宗教是蔑人倫也。法國乃聖教之長子。既除我名分。又欲滅盡我人倫。而我儕身爲修士。挽救無術。亦已愧矣。又何敢徇惡人之意。而禽獸我國乎。

十二月十九日班國始延會士設學

1887年五月二十一日總長及輔相司達道巡視美洲

本月二十九日。至牛約。各學堂教法美善。諸童知禮尙學。尋至加拿他。七月初六日。至王古灣。又汎海十日。至格辣斯考。繼自倫敦入法。取道寶剛巴利等處。

十月中總長及輔相白里祿朝覲教宗

先是有總主教數名。勸設學堂於羅馬。藉便與教宗交涉時爲東道主。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遣四士至意國。學習意文。本年八月考試中選。教宗首相報賀總院。且言本年乃教宗升鐸五十年慶辰。亟宜設學羅馬。以誌盛事。故有十月之行。朝教宗於便殿。教宗曰。朕聞賢契欲設學堂於羅馬。殊慰朕心。其事如何。願聞其詳。總長曰。臣僕此來。除抒悃誠。表孝愛順命之心於聖座外。更願設學堂於羅馬。取名聖良大學堂。以誌聖座五十年升鐸慶辰。並懇降福於本會全體。俾得盡忠於聖教。教宗曰。朕見爾等敬愛順命於聖座之忱。實欣實慰。設學堂於羅馬一事。實獲朕心。其恪盡乃職。導引少年。善生福終。朕卽降福於爾會全體。各處學堂學生。尤降福於此新設之學堂焉。

十二月初七日。巴利里昂地中海鐵路公司主人。照會總長。凡本會修士。持總

長行路文憑。該公司祇取半價。故此照會。

1888年正月二十五日教宗首相總主教耶包辣致函總院盛稱教宗感情且降

以遐福

二月初八日。班王亞爾風騷第十三頒詔聘士設學通國。

五月中出使丹國。主教大臣鳳來。聘三士設學於高益哈格。丹京

七月二十一日。立昂總主教福隆。札查會祖德業。

1889年會士復應兵役 先是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令通國男子。滿二十一歲者。皆須備兵役三年。無論何等修院皆不能免。

九月二十六日。會士應聘赴高隆濱。

十月十二日恭啓會祖墓塋

有主教數人。司鐸甚夥。盛禮啓墓。柩移於公所。其尸骸宛如生前。謹置於首

總長方濟各寄世之室。

十一月十七日教宗欽准聖母會司鐸沙乃爾列入真福品內
舉行大禮於聖伯多祿平原。總長及輔相芮辣德躬與其盛。

1890年六月十四日敬移會祖尸骸於故總院小堂內

十一月二十一日總主教巴勞基行祝聖羅瑪聖良大學堂禮

1891年三月初八日會士應聘始赴遠東

政府強取本會學堂

先是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政府頒律。嚴禁國學懸掛聖像苦架。講論宗教。
總長當卽行文各學。深責政府。申明本會學堂。不得違舊制。政府深恨切齒。
祇因乏人接辦。故隱忍至今。始派世俗人。接辦者五十餘所。各處紳士公憤。

禁子弟入國學。廣立義塾。仍聘會士管理。

1892年正月二十五日教宗欽命總主教巴勞基恩保本會

二十八日朝覲教宗遂巡視斐洲及班國學務

總長朝覲教宗於便殿。教宗曰。嘻。聖母之賢昆仲也。朕見爾等。甚幸事也。總長曰。臣僕此來。一爲抒閤會悃忱。二爲懇恩於本會祖事。本省總主教福隆。已細查其德業事迹矣。請旨定奪。列入真福品內。並求降福本會全體。特獻五百九十學堂之捐款。教宗曰。朕全心謝爾。悉心降福爾會。望主代朕降福爾等。爾會之有功於聖教也多矣。尙有多數學堂。以無天主無君父爲主義。數萬萬生徒。迷於歧途。而不自知。惜哉。安得盡數納於爾會學堂耶。朕卽切禱天主。百倍爾數。俾衆生得蒙正之益。爾會祖一介村鐸耳。竟興此絕大之



RÉV. FRÈRE THÉOPHANE.

4^{me} Supérieur Général.

士德樂凡第四總會長始於1883年四月二十六日

卒於1907年四月十七日



RÉV. FRÈRE STRATONIQUE

5^{me} Supérieur Général.

士司達道第五總會長始於1907年十月十四日

事業亦一奇矣。豈非天乎。乃降福本會全體。既出。向都尼西埃進發。取道加先山。聖本篤初創會院之地也。入納補肋城。城內聖堂二百五十有七座。宮殿輝煌。世莫與京。二月初二日。至巴來耳買。初三日。大風。舟不能進。泊古賴代埠。遇一少年。前行接吻禮。乃應兵役之士也。午後。赴都尼斯。遇三少年。相見如禮。皆應兵役之士。初八日。遊加爾大高古名區也。初九日。巡視塞地甫學務。十二日。赴亞爾然島。十四日。赴馬斯加拉。十八日。赴奧耶。十九日。離斐洲而入班界。繼而安回總院。一路所經諸會院。士皆安寧。咸盡厥職。

九月初四日會士應聘始赴土國

1893年四月十八日開總公議會教宗特電降福

六月初九日總長朝覲教宗

總長及士司達道士斐樂剛於初五日啓行赴羅瑪駐於本會學堂。

蒙德伯爾老路

初九日。聖心瞻禮。教宗召見於內宮。教宗曰。聖母小昆仲會總長。其入也。賢弟其入也。禮畢。賜座。教宗曰。爾會何時創立。朕實心焉愛之。總長如禮謹對。且曰。臣僕幸覩聖顏。謹代本會全體。表孝愛恭順聖座之心。懇降以宗徒遐福於本會衆士。於應兵役之士。於初學少年。於各處學堂。於衆士之父兄。及本會之恩人。教宗曰。朕心極悅。盡納爾言。爾會目今處境如何。有否進益。對曰。目今雖難處極多。然賴主福佑。較前興盛。有加無已。本會所在之處。分入十八主教牧地。半在本國。半在外邦。教宗曰。各處學堂如何。對曰。現有學生百千。凡入學者。必教之熱心虔禱。敬禮聖母。勤於領主。日令之誦玫瑰等經。衆士頗具熱腸照管學生。教宗聞言大悅。曰。爾會如是栽培少年。實慰朕心。

爾會之益人也。深矣。見惡於魔鬼惡人。固其所也。其勇往直前。毋灰乃心。吾儕皆聖教之兵也。全心恃主。奏凱當不遠矣。總長曰。臣會最大之禍。卽修士應例。須從事兵役三年。教宗曰。爾憂甚是。此三年也。卽驅羊附狼之時也。甚哉惡黨之毒計也。欲保其聖召。須不時眷顧慰問之。使之勤領聖事。不缺誦經。方可保其不黨惡徒也。比年以來。有否因此而失聖召者。對曰。上主特佑。聖上之福。失聖召者。尙未一見。教宗曰。入初學院。有何規制。對曰。入培植少年院。須足十有二歲。入初學院。期以二年。陶成至一十有八歲。方成會友。教宗曰。需費殷繁。度支足用否。對曰。主賜二事。頗資足給。本會蔘酒。亦頗見重於世。教宗曰。此實主恩。勉之勿懈。教宗曰。視輔相司達道。輔相曰。臣相我總長。於今十年矣。臣職司北省。及美洲學務。聖上之福。日蒸蒸有起色。少

年後生。涵濡於聖道中者。實繁有徒。教宗悅。降以宗徒遐福。輔相斐樂剛。亦求降福於所轄之省分。亦蒙降福。士瑪利亞吳爾巴諾。羅瑪學堂院長也。啓奏曰。臣學堂彌邇聖座。只咫尺耳。如聖上不格外降福。臣不敢起去。教宗微笑曰。爾學堂設於何處。寬廣若何。學生幾何。士謹對之。教宗曰。朕實幸而有福也。本城聖母小昆仲會之學堂。一如他處之興旺焉。朕今悉心降福爾會昆仲。及學堂學生。法國法國。實獲朕心。雖惡黨衆多。而善人亦復不少。朕將盡心竭力。復法國古昔之元氣焉。教宗與行握手禮。曰。賢昆仲。往哉。其恃主前行。勿負朕念。乃退。

十一月初二日出巡澳洲

總長及輔相鮑高普。出巡澳洲學務。日夕。抵瑪賽埠。輔相白里祿。偕該埠之

數院長。已在車站恭候。次日。恭朝旅海慈母。遂揚帆而去。同艙者共四十六人。中有司鐸十二人。概皆聖母會友也。昆仲十一人。修女九人。故每晨皆得與祭。初八日。至賽德埠。拜見聖方濟各會堂。訓蒙會學堂。阿辣伯學堂。初九日晨。渡雪依士河。河身長八十七英里。寬百丈。繼渡紅海。十三日。抵厄敦時。已夜深。誤叩該埠主教之門。問曰。聖母小昆仲會院長在否。曰。在病院。尙未之痊。曰。更有二位昆仲無恙耶。曰。嗟乎。二位亦病。呻吟床第者數日矣。故學堂業已歇閉。曰。貴主教辣賽萊公安否。曰。託福。做體粗安。總長聞言。驚喜交集。曰。夜深不辨。致有此誤。幸爲原諒。主教及一行人衆。皆歡笑不止。次晨。卽來病院顧問。十七之晨。抵瑪孩。該埠學堂已立十年。士七名。學生二百。環島三十有二。去厄敦二百英里。日夕起程。風浪極大。十二月初二日。抵阿代賴。

德小駐。過午。接一電音。自新西蘭會院來者。曰。渴望辱臨。夕。該省長斐禮來迎。初四日。午時。至班地高衆士已候於車站。至學堂稍叙寒暄。拜見該處主教。初五日。夕。抵基毛萊學堂。該處總主教更請設學於吉乃東。初七日。晨。抵西代。乃事畢。拜見宗主教毛耶。午後。巡視若瑟書院。見老士三人。銀髮白髯。恍若仙人。問之。始知乃會祖於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遣發者。中情感激。非言可喻。蓋已歷五十有五年矣。初八日。聖母無染原罪瞻禮。與巴辣馬達學堂賀聖母禮。其餘鄰近學堂。未暇巡閱。惟進見其院長而已。初九日。赴新西蘭。十三日。夕。至奧克耶。遇會友五人。學生二百。排隊來迎。十五日。夕。至王嫁女聖母會司鐸吉君。陪巡各學。十六日。夕。至魏靈敦。該處有五六學堂。衆士齊集於此。備行遯靜神工。大衆歡迎。歎未曾有。出靜日。該處總主教大行祭禮。

二十九日。舟行赴西代乃。除夕。閤舟人。行辭歲禮。大洋中。有如一家。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正月初二日。至西代乃。靜息八日。十一日。午後。至奴麥亞拜。見主教巡撫等人。該處學堂及養孤院。均頗興盛。十四日。巡新加來道尼亞之黑童學堂。及左近各學堂。二月二十七日。大行賀禮於西代乃。學生二千有五百。一服色。齊集一堂。各學獻技。均極精美。聖方濟學之體操。聖巴的利爵學之歌詠。聖瑪利學之音樂烟火。尤其卓卓者也。四月初七日。由原路而歸。澳洲教務實蹟小誌。○自一千八百四十年。該洲人數。一億三萬。教友僅百人耳。自總主教寶丹奉使該洲。迄今五十餘年。其增數竟至。歐種四兆六十一萬五千人。華種九萬五千人。土種五萬五千人。他族五萬人。軍士三千五百人。犯人七千五百。江湖人。一千八百。統理教務者。宗主教一員。總主教五

員。本主教二十一員。署任主教五員。司鐸九百零七位。教習會友三百七十九位。修女三千零四十二人。教友七十三萬一千二百四十五人。聖堂一千二百三十三座。

1894

年十月初八日輔相白里祿奉使巡視南洋羣島學務

初十日。偕士九人。自聖保祿三沙島起身。路經奧耶城。衆主教會議處也。亦先年致命區也。亞味農城。教宗駐驛所也。達辣宮聖瑪爾大隱居廬也。至瑪賽驛埠。拜望聖母旅行之后。旋接羅瑪電音曰。教宗特降爾儕以宗徒遐福。十二日。舟行。風和海靜。天朗氣清。十六日。抵瑪代依辣之鄰島。入南大洋。杯盞瓶盤。雖錮於案間。亦未免脫移。諺所謂無風三尺浪。信然。二十八日。清晨。抵瑪爾庇尼京。與祭。領主承浦老厄爾買爾會士之請。而主之焉。會士待之。

一如手足。夕。偕該會長。晉謁酋長。待之甚善。三十一日。至聖三島。電車至總主教署。十一月朔。抵加綠巴奧島。適值諸聖瞻禮。與大禮焉。畢。法領事請酌於署。奉爵舉杯。祝教宗良第十三聖壽。初二日。抵加依辣埠。初五日。至加爾大然。乃西印度之名城也。主教畢飛與行接吻禮。歡聲曰。我願足矣。是否爾來爲我牧地。曰否。敝長發吾儕。赴高加也。主教曰。嗟乎。奚爲我後。前已許我。何時踐言。曰。少緩時日。必奉命焉。主教特送聖體於吾儕于聖伯多祿亞爾剛大辣聖屍祭臺。小酌後。總兵魏來陪伴。晉謁撫台。爲設一師範學堂。及貴胄學堂。對曰。將來栽培得人。必先儘此。十六日。至高加與衆士相見如禮。該島巡撫。特遣花舟來迎。大旗引導。入堂謝主。（計自法至此。歷三十有六日。）十七日。車行。至若瑟學堂。繼馬行。目界廣闊。花鳥怡人。遙見高隆賓省長若

瑟賽來斯丹。及本堂司鐸。一行人衆。前來迎迓。旋入堂與祭禮。唱謝主經。畢。小酌。繼行。遠見高阜。有馬軍一隊。旣近。皆滾鞍下馬。歡呼無已。又行數里。炮聲隆隆。乃學生排隊來迎也。軍樂繼之。大鼓大撾。極形熱鬧。至運動場。見諸生馬隊。演虹式陣法。旣而笙吹細樂。送一代表者前。高聲呼曰。聖母聖會。慈仁輔相台下。敝處高隆賓。與貴國法蘭西。無以異也。吾儕學生。與貴國學生。不相上下也。茲表衆情。特具花束。懇笑納之。爰有童兒數輩。手捧花毬獻上。尋衆口同聲曰。永固哉法蘭西。永固哉高隆賓。願聖母聖會萬年長春。該島有學堂四所。三屬於政府。學生七百五十餘。端謹誠實。愛衆士如父母。十二月初二日。偕二士巡視補加。該鎮有高等學堂一。學生三百二十人。初七日。赴巴爾米辣遇軍樂一隊。緩緩而前。旣近。乃知爲學生軍也。共一百五十人。

修士數人。本堂司鐸。本地紳士。左右督率之。未幾。至學堂。該處府官。率領學生。軍樂來賀。明日。本地領事官。及諸紳士。均來拜賀。主日。大放烟火。大衆鼓掌爲歡。該府學生。共九百人。十二日之晨。軍民人等。齊來送行。赴桑當代兒將至。本堂司鐸偕會士學生。乘馬遠迓。該司鐸極愛會友。嘗言。若無會友近卽。一日不能安居。十五日凌晨起行。赴卜巴揚。大水適至。遇救得免。○先是卜地將軍。聞輔相將至。卽發傳單。令軍民人等。一體預備歡迎之禮。適大雨。不果。會友督率學生百五十餘。飛騎游弋。久不相遇。乃復升高遠眺。遙見四騎。冒雨疾馳。繞小峯而前。旣相遇。大衆歡呼。曰。祝輔相壽。法蘭西之福。高隆賓之幸。雨中唱 *Magnificat* 云。衆口同聲。山鳴谷應。訖。卽行接吻禮。仍冒雨前行。見司鐸數輩。結伴出迎。將及郭門。見大隊軍馬迎迓如禮。乃該

省撫台所發者。道旁士民。捧花恭立者。指不勝屈。實該省前此未有之盛典也。次日學生五百。大行賀禮。明年。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新正三日。赴巴斯道馬行十一日。涉河五十二。既至。受賀如前。該地多奇峯。火山高至四千二百邁當。該處設學。僅二年。士來僅六人。開學二日。學生增四百。學堂不復能容。居民麇集府堂。聲言。如不增築學舍。必將燬爾衙署。當道應允。尅日興工。次年。又增學班四所。足容六百五十學生。此處軍民上下。極重視修士。有酋長數人。不遠千里而來。各獻方物。求納子弟。入學肄業。新正二十七日。始行折回。行至阿耳保來。主於友人賈家。賈當時乃一總兵官。告以近日酋民作亂。道路戒嚴。高加得撫台剿撫兼施。稍爲鎮靜。日今高加公然獻於耶穌聖心。輔相聞之。驚喜交集。二十九日。安抵卜巴揚。始悉除本會所轄諸學堂外。其餘官

立學堂。皆爲撫台封閉。高加巡撫。照會輔相。願與偕行。遂於二月三日。與巡撫起程。一路皆有騎兵護送。初八日至加利。遂取舊路而歸。

計本年高隆賓會院十所。會友六十四人。學生三千二百四十人。

1895年正月二十一日輔相斐樂剛卒

四月二十九日公議選士李保雅爲輔相

九月八日舉行總會長入會五十年慶辰

總長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聖母聖誕瞻禮。入郝米達日初學院。時總長方濟各。甚器重之。加意栽培。至有今日。適五十週年。全球會院。各獻方物。以誌慶辰。上海之輿圖。北京之苦像。美洲之新書。尤可寶貴者也。

1896年二月二日教宗降福

獻堂瞻禮。適該副省長基利道斐巡視羅瑪會務。與聖燭禮。朝見教宗。教宗殷勤致問。尋求降福。教宗舉手祝曰。望爾會祖列品事宜。從速進步。朕悉心降福爾總會長。衆輔相。衆會友。衆恩人。衆學生。教宗問曰。羅瑪學堂進益如何。對曰。尚可。學生百餘人。教宗曰。勉之勿懈。

八月初九日教宗欽旌會祖爲可敬品

九月十三日大行慶禮

里昂大殿行慶會祖入可敬品禮。總長。衆輔相。及會友六百人。躬與盛典。瞻禮者。各會司鐸。修士皆有。總主教顧里野主祭。二位正主教副祭。一鐸升座宣講會祖品德。旣而顯供聖體。閤堂唱 Te Deum ○札飭各省各會院。各定期三日。行大慶禮。

十一月二十六日總長輔相趨朝謝恩

總長偕其輔相奧伯。日中至朝。天語慰問。恩眷有加。教宗曰。爾總院何在。總長對曰。總院在里昂。曰。福哉該省也。總長啓奏曰。臣等此來。一爲伸孺慕之忱。二爲表感激之心。教宗曰。爾會祖尙公已列初品矣。再由眞福而入聖域。責在吾子。義不容緩。明年。朕將列二人入眞福品。此二人。乃聖方濟撒肋爵同時人。其所以遲之又久者。以其無靈迹可徵也。近日各行二靈迹。故朕議在明年。爾會始於何時。曰。今會院幾何。會友之數幾何。對曰。敝會之興六十餘年。目今會院七百。會友六千。法班英比南北美洲。澳斐海洋遠東皆有之。教宗曰。嘻。去尙公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而興焉勃焉。是誠奇矣。爾會傳入德國否。對曰。臣在丹國有一會院。意國如何。曰。臣在羅瑪已有會院。意國

修士二十餘人。爾儕初學院有幾何。曰。有十三處。教宗曰。此多新聞。實慰我心。尙公去世。僅三十年。而其會竟傳至地角天涯焉。豈非天乎。朕切求上主降洪福於爾會。爾其率諸昆仲。勇步德途。光明天國於青年之界。朕實有厚望焉。總長將捐款奉上。曰。近來時勢艱難。格於新律。兵役之士。築建之費。所需甚繁。未能多獻。所有菲儀。幸賜收納。教宗曰。朕卽收納。且欣感無已焉。教宗降福之。並及諸輔相。諸會友。諸初學少年。學生恩人。與從事兵役之士。降福畢。遂退。

1897

年六月二十六日總長及輔相司達道巡視北美洲會務

該附省首會院。名里伯味爾。二人於七月三日至紐約。計學堂二十一所。大
師範學堂一。初學院一。培植少年院一。會友一百八十一人。學生五千四百

十三人。

1899年正月初十日輔相奧伯卒於葡海

先是於去年十一月初一日。率士五人赴巴西行至葡海。輔相病篤備領聖事而終。

五月初三四五日會六會之總長於補萊買

總會長會教友訓蒙會之總長。南哲正道會之總長。聖家會之總長。聖加比厄爾會之總長。聖心會之總長。仁愛會之總長。教宗特電致會議處。降以遐福。所議共十三款。一論初學少年。二論成就會士。嚴守聖愿之嚴分。

三論熱心教育。栽培聖召。四論訓蒙以正道。五教農桑科。六藝業科。

七訓蒙捷徑。八學生避靜規則。九維持兵役之士。十泛論教習規

則。十一論少年當用之工夫。十二論熱心神課。十三宣示本年教授成憲。

七月初一日會士始赴墨西國

1900年五月二十八九三十日會八訓蒙會總長於辣尼

議事四款。公電教宗。教宗復電降福之。

六月十九日中國京都三士卒於拳禍

六月二十九日輔相鮑高普卒

七月十八日中國京師院長若瑟斐理西代卒於拳禍

八月十二日遠東聖母會監督儒畧安德卒於拳禍

九月初五六七八日里昂省本會全體恭虔盛舉迎聖母禮

九月十三日澳洲總主教會衆主教於西代乃本會學堂中

九月二十八日選士若望爲輔相

十月十二日選上海聖方濟學堂長安爲遠東附省聖母會監督

1901年四月十六七八日會七訓蒙會總長於總院

教宗電傳降福。公議六事。一。日與聖祭。二。各會經本。三。祈禱要則。四。默想指南。五。遣士規制。六。虔與堂儀。

十一月七日審察會祖列品事迹諸員結伴來遊

十一月十六日重啓會祖墓棺

1902年正月初十日總長及輔相赴羅瑪呈會祖遺言

二月二十五日上書教宗
賀教宗登基二
十五年大慶

四月二十二日接到教宗復函

十二月七日總長及輔相伯里祿赴羅瑪九日蒙召見

總長朝教宗。教宗曰。賢弟其來。朕目將穿矣。乃垂問多端。總長敬謹奏對。談及時勢艱難。聖教不寧。學堂或爲政府所閉。或硬派俗人代理。教宗目淚欲涓。長太息曰。吾儕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此實天主容彼等。施此伎倆以煉善人之時也。賢弟宜堅持所守。不爲所搖動是幸。法國既不我相容。吾弟可從事於他國。目下美洲情勢。大有可望。願吾弟留意焉。當知天主全能。各國人心。皆在掌握。宜恒求天主。垂憐法國。不難轉禍爲福也。噫。朕於法國。尙有何法未嘗試。何事未嘗爲也。而政府昏迷愚頑。今勝於昔。無數生靈。淪胥永殃悲哉。言至此。教宗泣下沾巾。少頃。又曰。吾儕何能爲力。惟有所

禱天主。一心恃之。實上上策。朕今悉心降福爾會。臨別。三復之曰。一心恃主。勉步前程。勿傷也。勿畏也。

本年實業成績表

法國 會友四千三百人 會院六百零五所 學生六萬名

歐洲餘國會友六百五十人 會院七十七所 學生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六名

斐洲 會友一百七十五人 會院二十五所 學生四千五百一十七名

美洲 會友五百零七人 會院七十所 學生一萬四千二百零七名

亞洲 會友一百十四人 會院二十三所 學生二千六百八十五名

澳洲 會友二百二十九人 會院四十二所 學生五千九百七十九名

共合 會友五千九百七十人 會院一千二百四十三所 學生十萬三千五百名

1903年四月二十日開第十總公議會

照新規制。總長任限十二年。今總長既已滿任。故於去年十月中。飭各省議員前來公議。屆期開議如禮。議得總長今雖任滿。然身力尙好。故共推聯任。電請羅瑪聖部。教宗特電降福。且曰。聖教部公認德樂凡聯任總長。其輔相稍有更動。茲將新輔相分任。及同日所更選省長並列于下。

輔相名分任

省長名

首 亞 東 聖日尼辣瓦省

保藍 除本省外更兼土國中國

二 芮辣德 國政交涉使

斐理吳人署理加納大及美國
保祿瑪利署理班國及高隆濱

三 白里祿 聖保祿三沙島省

基道斐 更兼墨西哥各國

四 司達道 郝米達日省

步西蓮 瑪利大尼老署理澳洲
亞納可來篤署理陸家浜省及中巴西省

五 李瑪谷 北省

狄幼人 更兼比利時國

六 李保雅 奧伯納省

李嘉多 更兼亞爾日利 北斐洲

七 奧古達 瓦來納及陸家

省 洪

斐萊蒙 更兼西臘國

八 若 望 英屬及澳洲省

本 篤 更兼南斐洲

五月二十七日教宗欽准本會會規

先是總長於公議之前。已將會規呈教宗查閱。懇其准定。永爲成憲。去年冬。教宗披覽五洲主教奏牘。見盛稱本會訓蒙進益者數十起。本年五月十八日。樞機大臣費公爾達。值日朝見。教宗面諭曰。查得訓蒙聖母會。自初創至今。雖年代未遠。而流行之速。令人驚奇。足徵該會士之赤心淑世。故大造降福之特隆也。近閱五洲主教之奏牘。凡該會士之所在。罔不盛稱之。而讚其

學堂之加惠後生也。資信根而端蒙養。萬口同聲。朕實羨焉。咨爾教部。職有攸歸。用飭照聖教典禮。查閱此本會規。立案存庫。俾得與聖教各會並峙寰區。豈不懿歟。欽此。樞機大臣退而撰言。若曰。天語皇皇。言猶在耳。本部職司所屬。敢不唯命。謹按聖教典禮。查得此本會規。盡善盡美。實可通行。相應核准爲平原修會。卽將原稿儲於本部庫中。以符宗徒憲章。二十七日。呈教宗蓋璽。當卽頒下。

七月初三日總會議處移駐意國古里亞斯

法政府欲大逞志於修會。特與惡黨私議。如肯助力封閉國內會院。抄查財產。當與均分。惡黨欣然允之。遂頒新律。凡修會無政府特別允憑者。不得寄居國內。本年男女各會院藉沒入官者。以數百計。本會國內學校。六百有餘。

或爲所奪。強以俗人代理。或爲所封。賤價拍賣。所存者僅二百餘。以微服頂

名免。

微服衣世俗人之服。頂名頂本地縉紳之名。

本會總院。及一二省會院。駐以衰病老年修士。

政府見如未見。暫爲容忍。本會總會議處。早已料及有今日。故於近年經營

意國古里亞斯地。雖旣發。遂相率遷移云。

政府諸公。擁巨資。飽私囊。均分之說。一如烏有。毒哉密教人徒也。

七月二十日夕教宗良第十三崩

分發巡視會員

照會共一百四十二節。今年巡視遠東會院。着士伯督巴斯加去。公斯當附
省長着士雅精多任。遼東附省長着士安多尼諾任。高隆濱附省長着士剛
迪德任。墨西各附省長。着士彌厄爾任。南斐附省長。着斐代里任。西臘附省
長着士方濟若瑟任。中巴西附省長着士亞道辣任。

八月初四日教宗比阿第十立初九日行加冠禮

十一月二十九日巡視遠東會院士伯督巴斯加卒於重慶

1904年三月十四日教宗欽賜於本會聖堂能得保翁古辣大赦特恩

凡本會士駐足之處。十年以內。每年八月初二日。自前一日午後兩點鐘始。至本日日入時爲止。或在就近聖堂。或在本院小堂。痛告領主者。每次入堂拜主。每次得一全赦。如在聖方濟各男女修會聖堂內一樣。

分發巡視會員

士達綿巡視巴西西境會院。輔相奧古達巡視巴西中境及南境會院。輔相伯里祿巡視墨西哥各會院。省長保藍巡視遠東會院。均於今冬起行。

十二月初八日定聖母無原罪爲信道五十週年大慶

1905

年五月十二日總長及總書記及駐羅瑪公使朝覲教宗

午前。三人入華棣宮遞牌。卽蒙召見。引至內殿。賜坐錦椅。案上置一眞福魏野納大鐸座像。料銅色黃。與教宗對談二十分鐘之久。論及學堂之進步。實業之成績。教宗喜曰。勉之勿懈。論及法國學堂。或封或奪。修士見逐。教宗嘆曰。禍哉法國。然而夜將殘矣。曉明其爛。可立而待也。願吾子勉之。論及意國蒙道味之栽培。少年院。同時呈上該府主教之獎函。教宗覽訖。卽曰。善哉。朕實願意國少年。受成於爾會。而爲聖母之小弟也。乃取筆書於函尾曰。朕全心降宗徒遐福於我可愛神子聖母小弟。於其初學及其少年。一千九百五年。新正十二日教宗比阿署。○論及會祖少時。曾與眞福魏野納大鐸同居三載於魏野修院。教宗曰。善哉。朕以魏野納大鐸爲法國本堂司鐸之主保。

不久可望以爾會祖尙公。爲法國副司鐸之主保也。臨行求降福。教宗舉手祝曰。朕悉心降福爾。及爾衆士。並初學諸少年。諸學生。諸恩人。以宗徒洪福。乃執平等禮而退。

九月初八日聖母聖誕節總長入會六十年大慶

總院大慶。教宗特函致曰。可愛吾子德樂凡。朕切禱上主。增爾德壽。廣延爾會。神形被澤。用是特降爾以宗徒洪福焉。教宗比阿第十署。

1906年正月十四日首輔相亞東卒

二月二十五日中國江西省南昌府滋事五士致命

五士名。一。院長良。二。類斯茂理。三。補勞斯伯爾味多爾。四。若瑟昂斐言。五。瑪利於斯。

十月十六日輔相司達道及若望奉使巡視會院

此次二人出巡直赴澳洲而新西蘭而英及撒毛亞斐日新孩不里代新加來道尼亞由是而折至加拿大而美國

十月三十日輔相李瑪谷奉使巡視巴西及銀國會務

1907年四月初九日總長出巡班國會務

十三日至瑪達勞寢疾十八日卒於瑪達勞

教宗聞其病也。特飭樞機大臣麥里電致曰。聖父聞爾病重。極表憂恤。特降以宗徒遐福。○享年八十一歲。○位總長二十有四年。

九月十三日開第十一總公議會次日公選輔相司達道爲總會長

總院輔相八員。總司賑一員。本會駐羅瑪公使一員。省會長十一員。各正省

議士二十二員。各附省議士九員。照會規議。既選。電請命於教宗。教宗復電。承認司達道爲聖母小昆仲會總長。且降以遐福。

新輔相分職表

首輔相 芮辣德 任國政交涉使

二輔相 伯里祿 管理三沙島省及班國高隆濱墨西各

三輔相 李瑪谷 管理北省及巴西南境

四輔相 李保雅 管理奧伯省及巴西西境

五輔相 奧古達 管理瓦來納陸家浜二省及巴西中境及西臘國

六輔相 若望 管理英屬及澳洲及南斐洲

七輔相 保藍 管理聖日尼辣瓦省及公斯當定及遠東省

入輔相 昂日里各 管理郝米達日省及加納大及美國

選士若瑟伯多祿任總司賬職。士達而瑪斯任總司記職。

是日之夕。議事處接到教宗手書。若曰。聞衆愛子。公議選總長。朕不勝眷顧之至。爰降福爾齊。得主所示。望主王於爾齊所選者。並虔禱上主。降福爾會。永世勿替。以抒朕懷愛爾會之至意。 比阿第十署

1908 教宗比阿第十第五年

總會長司達道元年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冬十月二十一日與皇太后先後皆崩宣統立明年是爲宣統元年

正月二十四日總會長及輔相保藍朝覲教宗

午前十點半鐘。本會駐羅瑪公使剛迪德。引至華棣宮。側御座而坐。教宗曰。勿畏也。朕慈父也。總長曰。微臣來此。叩覲天顏。抒忠孝之忱。表敬愛之心。敝會衆士衆生。皆具同情。微臣敢代表之。微臣此來。且爲賀聖座五十年升鐸

慶辰。伏祈天主。廣揚聖教於寰球。重整法國之名分。敢以此爲預慰。謹奉菲貢。懇賜收納。並祈降福本會全體。及諸父母親友恩人學生。且懇留意於我會祖列品事宜。是荷。教宗曰。善哉爾所言。論及法國會院。慨爲惡黨所奪取。不過暫存一二會院。駐一老病會友。以爲見憐之計。教宗憂形於色。失聲嘆曰。可憐爾儕數十載經營。一旦爲狂火所燼。惜哉。朕今降福爾會。虔禱天主。百倍復爾所失。乃取御容。筆於下曰。朕悉心降以宗徒遐福。於我可愛之聖母會諸昆仲。仰冀上主。大賚恩報。特錫該會於寰球所設諸學。廣收效果。垂問會祖事績。殷殷留意。且曰。朕極願聖教多出一聖。卽在天多一主保也。二月初七日。教宗特賜本會培植少年院諸恩人大赦。

日前總長更朝。教宗於內宮。求賜恩赦於本會培植少年院諸恩人。故教宗

出諭如右。上諭聖母小昆仲會。建學訓蒙。裨益聖教。洵匪淺鮮。更在列國。創設培植少年院。業蒙前教宗良第十三位疊頒恩赦於贊助之人。茲據該會總長司達道。奏懇推廣恩赦。永爲定例等語。朕維方今聖教艱難。大都由邪說跛辭。浸淫少年所致。該會宗旨。旣以聖道培植少年爲務。自應由宗座提倡贊成。是以特爲介紹於普世總司牧及司牧之前。所有前教宗恩賜該會大赦。一例恩賜罔替。凡捐助該會培植少年院之信人。臨終時真悔告解。領主者。得一全赦。如或不能恭領聖事。至少誠心呼誦耶穌聖名。或口不能誦。則心維之。甘願主命。以死贖罪者。亦可得全赦。又無論男女信人。行無論何等善功。贊助該會之培植少年院。而有誠悔己罪之心者。每次可得三百日大赦。此限赦可讓於煉靈。全赦則否。朕更賜宗徒遐福於聖母小昆仲全

體。及該會之少年。並少年之師長及贊助之人。以爲天恩之券。及朕特眷之徵。此諭着永著爲例。欽此。

三月初十日奉飭附省九改爲正省

總長以附省九處。地勢遼闊。音問不便。附省長礙於權限。不足以資鎮攝。請於教宗。教宗着該九附省改爲正省。茲列九省如下。

一南斐洲省

二遠東省

三高降濱省

四公斯當省

五中巴西省

六南巴西省

七墨西哥省

八西臘省

九巴西西省

三十日公議選省長九人以充新省之任

一士斐代理 署理南斐洲省 五士亞德辣 署理中巴西省

二士彌厄爾吉 署理遠東省 六士芮耶 署理南巴西省

三士陶德若瑟 署理高隆濱省 七士彌厄理 署理墨西哥各省

四士亞精德 署理公斯當省 八士勞德理 署理西臘省
九士達民 署理巴西西境

十二月十一日總長及其輔相至羅瑪

聖躬不預。未能召見。華棣宮。遇聖母司鐸會總長辣福音。一見如故。親愛有加。聲言彼此二會兄弟也。該鐸來此。爲辦理該會總長高林司鐸列品事也。同日教宗蓋璽封高林司鐸爲可敬者。總長得閒。并會聖部諸員。十六日。華棣宮值日員。特報教宗召見。訂於明日午前。總長偕輔相昂日里各。及駐羅瑪公使剛迪德。屆時朝覲。教宗望見之。謫然作意語曰。嘻。聖母小弟來矣。其

來起而坐。公使呈畫圖一副。教宗曰嘻。精美絕倫。朕所未見。是何人妙手也。對曰。乃澳洲西代乃初學上司所畫。用十八國文字。恭賀聖座升鐸五十年聖壽者也。教宗訝之曰。用十八國文字耶。奇哉。

呈學生捐冊。教宗欣然納之。總長晉頌詞數百言。訖。教宗曰。卿所言者。實獲朕心。如許多昆仲。如許多學生。爲聖座虔禱祈福。朕將感念不忘焉。爾會實業成績。實慰朕心。仰冀上主。倍爾學校。廣爾教化。學生獻儀。朕實愧不敢當。轉念却之不恭。且朕萬幾待理。在在必需。故體諸生濟貧之意。朕卽收之。天主慈父。尙其代朕報之也。呈本年大事數則。教宗曰。今夕稍靜。朕將覽焉。聞輔相中有病重垂危者。特傳電慰問。旋降福本會全體而退。當日賜西代乃初學院一金聖爵。○本年大事十則。○一。自上次聖座頒發恩赦於襄助裁

培少年院起。至今行將一年。已設五院。一在紐約。一在銀國。一在高隆濱。一在浦加利。一在別蒙。其餘若德比、班美、法意、英澳以及墨西哥遠東亦多有創設之議。○二。古里亞斯修士四十人。行六月複試工。概來自五洲各省者。○三。宿年衰病之士三百餘名。分養於六省會院內。○四。各國間設新會院者實繁。只因修士不足。未能一概應聘。○五。自聖座勸勤領聖體之詔下。本會各省修士。概皆日領聖體。或至少每七日三四次者。卽學堂學生亦皆勤勤恭領焉。○六。法國會院。概被黨人賤價拍賣。固有害於本會。然亦無益政府焉。○七。班比二國會院倍增。善舉尤繁。則失之法國者。庶可稍補於他國。○八。遠東省江南主教姚公。議將屬下天主母會修士。附於本會。特請旨定奪。○九。本會公議處。議自明年正月始。每二閱月。出報一號。特請聖座降福此

工。○十。本會全體。切祈聖座。列本會祖尙鐸於真福品內。

1909年二月二日江南天主母會合併於我

該會乃倪大司牧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所創。以榮主成己爲宗旨。以設學訓蒙爲實用。初擇滬邑老堂爲總院。嗣因城內氣濁。易致疾病。爰於一千九百零一年。遷於浦東錢家聖母聖心堂。自是人數漸增。會院漸夥。覘諸事之日有起色。徵主母之自有默眷。然而同志相求。中外一轍。該會既與本會同宗旨。同職守。會規學規。不相上下。名稱雖異。而心地實一。蓋合併之議。匪伊朝夕矣。議稿既成。姚大司牧及本會省長各存其一。本年正月二十八日。錢家總長蔡君。偕本篤楊君。詣虹。翼日省長與之同赴錢家。爰擇於聖母獻主於堂之慶辰。爲二會合併之首日。錢家全體。詣虹瞻禮。實中外古今未有之

盛典也。士象乾馬君。赴錢家職司訓導。其所設學堂。及會士之數。悉見遠東省表內。

四月十日選士彌厄爾里爲輔相

先是輔相伯里祿。於三月二十二日。卒於聖安德肋巴老瑪。故今有是選。新輔相職掌三沙島省。且署理班國。高隆濱。墨西各。及銀國會務。

二十六日教宗飭設初學院於上海

聖教部飭查已故首總長方濟各品行

七月設育嬰堂於保里斯代納

客歲十二月二十八日。意國地震。屋宇傾頽。傷亡枕藉。苦不堪言。米來道主教慨念時艱。特於牧地。設男女育嬰堂。已聘仁愛會修女管理女童。男育嬰

堂。久不得人而託。請於日內總主教。總主教盛稱本會仁愛爲懷。必甘應聘。至羅瑪。稟於教宗。教宗曰。該會善舉紛繁。裨益聖教。洵非淺鮮。苟能致之。加辣補萊之福也。主教函致總長。辭意懇切。必欲得會士管理。駐羅瑪公使剛迪德。奉命往覘其狀。八月二十六日。士六人至其地收領。

十月五日輔相芮辣德卒二十三日選達民承其缺

1910年巡視會務單

總會長巡視西臘及公斯當二省會務。輔相若望赴澳洲新加來道尼亞等處巡視。輔相福辣民巡視巴西西境。輔相彌厄里巡視班國。前任遠東省長安就近巡視遠東省。

二月十六日。總長赴羅瑪。晉謁當軸諸公。巡視聖良大學堂。該學極盛。近已

有人滿之患。二十日巡視保里斯代納養孤院。大劫之後。孤子極夥。該處主教司鐸。待有加禮。二十七日。至亞立山城。偕省長巡視各學。既畢。入埃及國界。調查該處學務。三月初三日。抵比路寺。西臘屬。該處有一普通大學堂。耶穌會士所設。本會九士。充作法文教習。以外尚有學堂十處。一一巡閱。聖主日。入日路撒稜。藉便朝拜聖地。本月二十八日。適復活瞻禮之次晨。曾函致衆士曰。

僕乘聖主日而入聖城。豈我一人之故。是爲。嘻。可歌可泣之地。又逢此可悲可喜之時。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蓋僕乃五洲衆士之代表也。固宜乘此聖時。表吾儕敬重感激之忱。傾吾等懷愛於救世主前也。故於吾主降生之郡。祈禱之囿。施訓之山。顯奇之所。葬身之處。目覽所及。心泣隨之。情之所觸。每徘徊。

徊而不忍遽去。苦難瞻禮。登加而瓦畧山。追尋豎聖架之原處。瞻拜藏聖屍之石塚。千情萬緒。都注心頭。行道遲遲。不禁惆悵。慨救世主之衣冠已邈。悲主民之忘恩失義。欣聖血之流澤無窮。旣而恭立聖若望。竚立架旁之原所。恍若重聆主諭曰。吾子。斯爾母也。母乎。爾子在斯。夫爲聖母之子。凡爲信人。皆當其選。况吾儕膺其名。自分於聖家忠僕之任者乎。會祖臨終之前夕。曾語士類斯瑪利亞曰。聖母乃本會之慈母。愛而恃之。何求不濟。則是加爾瓦畧山也。郝米達日也。地異時遷。而所言者確。上下相貫焉。會祖去世已七十年於茲矣。而聖母眷顧小會。與日同新。信哉。會祖之言也。抑聖母旣爲本會之慈母。吾儕亦宜爲聖母之孝子。聖母母職是盡。而吾儕豈可子道有虧乎。所宜善保本會之實際。善獲本會之宗旨。善守聖愿之本分。善持聖召之義。

務。方無虧於吾儕爲子之道焉。又聖母旣爲吾儕之慈母。愛而恃之。罔有不濟。則凡三仇誘感也。神形急需也。暫世艱苦也。苟吾儕奔赴聖母。求其助佑。聖母慈母。萬無坐視不救之理。恃乎恃乎。會祖一生得力處。概在此字。吾儕爲其門下者。盍嘗試之。月之末日。與衆士告別。士五十餘。臨歧惓惓。不禁欲言。

附錄本會近七十年大事記

六百二十

本會省分表

PROVINCE DE

S. Genis-Laval.	總院省	Australie.	澳洲省
N.D.del'Hermitage.	郝米達日省	Afrique du sud.	澳洲省
S. Paul-3-Châteaux.	三沙島省	Colombie.	高公隆斯西遠東各省
Aubenas.	奧納伯省	Constantinople.	高公隆斯西遠東各省
Beaucamps.	寶剛	Syrie.	高公隆斯西遠東各省
Iles Britanniques.	英屬省	Chine.	高公隆斯西遠東各省
Varennes-sur-Allier.	瓦來納省	Mexique.	墨中南西巴西各省
N. D.de Lacabane.	陸家洪省	Brésil Central.	墨中南西巴西各省
Espagne.	班省	— Méridional.	墨中南西巴西各省
Canada, Etats Unis	加拿達美國省	— Septentrional.	墨中南西巴西各省

法國國內學堂,多為黨人所奪,所餘者二百左右,其教習修士,又無本會衣着,且不能全守本會制度,故調查為難,茲據1910年所有法國以外之會院實數,列表於下.

歐洲

比國

Arlon (初學院師範學堂).	Couvin.
id. (Institut Sainte-Marie).	Dison.
id. (école Saint-Donat).	Frasnes-les-Gosselies.
Bonsecours.	Gesves.
Braine-l'Alleud.	Gohissart (école Saint-Joseph).
Bruxelles-Helmet.	id (école Saint-Louis).
Bruxelles-Saint-Gilles.	Grand-Hornu.
Chénée.	Herseaux.
Courcelles-Sartis.	Hoesselt.
	Huy.
	Jauche.

Jodoigne.
 Libin.
 Mouscron.
 Mouscron-Le-Tuquet.
 Péruwelz(pensionnat).
 Pitthem (培植少年院).
 Pommerœul (省會院師範學堂
 初學院).
 Namur-Saint-Servais.
 Saint-Hubert.
 Stavelot.
 Templeuve.
 Tongres.
 Trahegnies.
 Vedrin.
 Verviers.
 Vielsalm.
 Virton.
 Warneton.
 Wervicq.

浦加利

Roustchouk.

丹國

Copenhagen.

班國

Alcoy.
 Alicante.
 Anzuola (初學院培植少年院).
 Arceniega (培植少年院).
 id (collège).
 Azpeitia.
 Badalona.
 Barcelona. Lauria(procure, col-
 lège)
 id. Trafalgar.

Barcelona, Concepcion.
 id. Sans.
 id. S. Olegario.
 Besalu.
 Borassa.
 Burgos (collège, externat).
 Cabezon de la Sal.
 Calatayud.
 Carballino.
 Carrejo.
 Carrion de los Condes.
 Cartagena.
 Centellas.
 Cullera.
 Durango.
 Figueras.
 Gerona (collège).
 id (externat).
 Igualada.
 La Bisbal.
 La Garriga.
 Lérida (collège)
 id (externat)
 Logrono.
 Lloret de Mar.
 Lucena.
 Lugo.
 Madrid.
 Malgrat.
 Manresa (collège).
 id (初學院師範學堂).
 Manzanares.
 Mataro (collège de valldemia).
 id (externat S. José).
 Murcia.
 Onate.
 Orense.
 Oviedo.
 Palafrugell.
 Pamplona.

Pontos (省會院初學院師範
學堂培植少年院)

Rubi.

Sabadell.

Santa Coloma de Que"alt.

Sitges.

Soria.

Toledo.

Torello.

Torrelaguna.

Tuy.

Valdepenas.

Valencia-Carmen.

Valencia-Chalet.

Vich (培植少年院).

id (collège).

Zalla.

Zaragoza.

格來國

Athènes.

翁高利

Orsova (培植少年院).

英屬

Athlone (National School).

id (Intermediate).

Castlerea.

Dumfries-Mount St-Michael (省
會院初學院師範學堂培
植少年院)

id id (St

Joseph's College).

id id (école

paroissiale).

Dundee (St Mary's).

id (St Andrew's).

Dundee (St Joseph's).

Grove Ferry (pensionnat).

Glasgow (St Mungo's Academy).

id (St Mungo's Parish school).

id (St Andrew's School).

id (St Mary's).

id (St Alphonsus').

id (Sacred Heart).

id (St Kentigern's Hostel).

London (St Anne's).

id (St John's).

id (Peckham).

id (Leicester Square).

Sligo.

Swinford.

意國

Bairo (初學院培植少年院).

Camogli.

Carmagnola.

Genova.

Grugliasco (總會院培植
少年院).

Mondovi (初學院培植少年院).

Polistena (Orphelinat).

Roma (procure générale, col-
lège).

San Maurizio Canavese (初學
院培植少年院).

San Mauro Torinese (初學院
培植少年院).

Ventimiglia (省會院師範學
堂培植少年院).

瑞士國

Fribourg (培植少年院).

Saint-Gingolph.

西 土 國

Andrinople.
Bèbek (師 範 學 堂).
id. (école).
Constantinople (maison provin-
ciale).

Constantinople (collège St-
Benoit).
id (collège Ste-Pulchérie).
id (St-Georges).
id (Péra).
Makri-Keui.
Monastir.

斐 洲

好 望 角 屬

Cala, Tembuland.
Capetown (St Joseph's Aca-
demy).
id (école paroissiale).
Johannesburg.
Port Elizabeth (école supérieu-
re).
id (école paroissiale).
Roma Basutoland.

Uitenhage (maison provinciale,
noviciat).
id (Pensionnat).

埃 及 國

Le Caire.

塞 色 耳 島

Anse Royale.
Port Victoria.

美 洲

巴 西

Alagoinhas.
Alegrete.
Bagé.
Bahia.
Belem.
Bom Principio.
id (pensionnat).
id (école officielle).
Cachocira.
Camaragibe.

Cruz Alta.
Franca.
Lageado.
Maceio.
Mendes.
Passo Fundo.
Porto Allegre(collège Anchieta).
id (école du Rosaire).
id (école St-Joseph)
Rio de Janeiro.
Sant' Anna do Livramento.
Santos.

Santa Cruz.
Santa Maria (Gymnasio).
id (école Sao Luiz).
Sao Gabriel.
Sao Leopoldo.
Sao Luis de Maranhao.
Sao Paulo (Cambucy).
Sao Paulo (Carmo).
id (collège diocésain).
Uberaba.
Uruguayana.
Villa-Garibaldi (juvénat).
id. (école officielle).

加 拿 大

Bagotville.
Baie-Saint-Paul.
Beauceville.
Belœil.
Charlesbourg.
Chicoutimi (école paroissiale).
Granby (coll. S. Joseph).
id. (externat).
Iberville.
Iberville (pensionnat).
id. (externat).
La Malbaie.
Lévis (école paroissiale).
id. (juvénat).
Montréal (Saint-Pierre).
id (Saint Michael's).
Québec (Saint-Malo).
Roberval.
Roxton-Falls.
Saint-Ephrem-d'Upton.
Saint-Hilaire.
St-Hyacinthe (noviciat, juvénat).
Sainte-Marine.
Saint Romuald.

S. Vincent de Paul (collège-Laval).
id. (école paroissiale).
Ville-Marie.
Waterloo.

高 隆 濱

Bolivar.
Buga (collège, externat).
Cali (Janaconas).
id. (N. S. de los Andes).
id. (école publique).
id. (école privée).
Cartago.
Ibagué.
Manizales.
Palmira.
Pasto.
Popayan.
Popayan (école publique).
Pupiales (école).
Santander-Quilichao.
Santa-Rosa.
Sibundoy.
Tuquerres.

美 國

Brownsville.
Haverhill.
Lawrence.
Lowell.
Manchester.
New-York (Académie).
id. (St Jean-Baptiste).
id. (Ste-Agnès).
Poughkeepsie.
id. (école paroissiale).

墨西哥

Campeche.
Cocula.
Espita
Guadalajara.
Irapuato.
Jacona.
 id. (école).
Léon.
Maxcanu.
Mérida (Télar).
 id. (San Juan).
 ii. (Santa Ana).
Mexico.
Monterrey.
Motul.
Sanhuayo.
San Cristobal Las Casas.
Tacuba.

Tacubaya.
Tehuantepec.
Ticul.
Tlalpam.
Uruapan.
Valladolid.

古巴島

Cienfuegos.
Remedios.

銀國

Buenos-Aires (Caseros).
 — (Lorea).
Capilla del Senor.
La Plata.
Lujan (collège).
Marcos Juarez.
Mar del Plata.

亞洲

遠東省

Canton.
Han Keou.
 id. (Leou.)
Nan ning.
Pèkin (省會院初學院).
 (培植少年院).
 id (école paroissiale).
 id (高等法文學堂).
 id (使館學堂).
Tchè-fou.
Tchen-tou.

Tien-Tsin (St Louis).
 id (法文學堂).
Shanghai (collège St François.
 Xavier).
 id (école franco-chinoise).
 id (orphelinat).
Ziè-ka (初學院培植少年院)
 (10 écoles chinoises dans le
 vicariat).
Wei-houi-fou.

西 臘 國

Achkout.
Alep.
Alexandrette.
Amchit.
 id. (école).
Batroun.
Beyrouth (Université).
 id. (Procure).
Deir-e-Khamar.
Gebeil.
Jérusalem.
Jounieh.

Saida.
Zahlé.

東 土 國

Adana.
Bagdad.
Mételin.
Samsoun.
Scutari.

阿 辣 伯

Aden.

澳 洲

澳 大 里 亞

Bendigo.
Kilmore.
Largs Bay.
Mittagong.
Newcastle.
Norwcod.
Parramalta.
Port Adelaide.
Sydney (St Joseph's College).
Sydney (Villa Maria).
 id. (St Patrick's).
 id. (St Benedict's).
 id. (St Mary's High School).
 id. (St Mary's Parochial).
 id. (St Francis).

Sydney (Sacred Heart).
 id. (North Shore).
West-Maitland.
Westmead-Parramatta.

新 加 來 道 尼

Nouméa.
Paita (pensionnat St Léon).
 id. (orphelinat Ste Marie).
Port-Laguerre.
Pouébo.
Vao.

新 孩 不 里 得

Port-Vila.

新 西 蘭

Auckland (Sacred Heart College.
id. (Wellington Street).
Christchurch.
Greymouth.
Invercargill.
Napier.
Timaru.
Wanganui.
Wellington.

斐 日 島

Cawaci-Levuka.
Rewa.
Suva (école européenne).
id. (école indienne).

撒 毛 亞 島

Apia.
Leone.
Moamoa.

可敬會祖尚鐸

立聖會興學校後生小子咸荷栽培



垂儀型樹教言修士俗人胥歸陶鑄

爲我等祈

遠東省小誌

本會自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承北京杜主教之聘。始入中國。設學於京津。訓蒙於柵欄。閱二載。應江南倪公之召。教授英文於虹口。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法界紳董。延士爲法文教習。鄂省主教。聘士設學於武昌。明年。京漢鐵路公司。聘士設學於漢口。泊乎庚子亂起。四士蒙難。京津學堂。蕩焉無存。難旣平。新學興。首尾三年。兩廣四川。齊越吳衛。先後設學。凡九處。總長遣使調查。乃未竟而中道殂。明年再遣。巡視旣畢。振興一切。於是始行三十日避靜神工。親行督責。明年正月再行之。又逾年。南北各行之。一千九百零五年。著節。十七士大避靜於余山。講道者乃雲鐸。巡使葆藍自行督責。一千九百零六年。正月。士二十三人行之。講道者仍雲鐸。省長安君督責之。一千九百零八年。正月。士十八人行之。仍在余山。講道者乃蔡鐸。本年夏。北境士十八人。大避靜於河間府之獻邑。馬鐸領之。十有五日。卒於聖依納爵瞻禮晨。繼領者爲文鐸。南昌滋事。士五人殉。後年城內學

堂新築而復火。論者謂吳西之人存心巨測。咸有戒心。該省學堂。至今未復。然失之東隅者而盛收之於南陲。江南天主母會合並之後。修士學堂。倍償二失。惟茲衆士。咸有一德。矢志忠貞。熱心教育。用是所設學校。蒸蒸焉日有起色。不可謂非天贊我也。所望中外會友。同心同德。共戴惟一母皇。善體會祖立會之苦衷。慎修其謙忍恃主克己之盛德。暗練其所設訓蒙初步。完守會中大小規條。則雖內憂外難。紛至沓來。不吾患也。試問諸處逆之士。有如會祖所遭憂患之什一乎。取聖傳而讀之。設身處地。當亦知所取法矣。善哉教宗比阿第九之言曰。天主之工。往往成於艱苦中。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七月總長魯依瑪利亞觀見教宗論及時勢艱難教宗以此言答之

細味斯言。當亦恍然悟焉。茲將江南中國修士學堂列表於下。

表內次序悉依立學先後爲準

學堂地名	修士數	學生數
一 滬城老天主堂	六	一百二十
二 崇明大公所	二	七十
三 浦東唐墓橋	四	九十四
四 松江城內邱家灣	三	六十三
五 徐州府馬井	三	一百
六 徐州府瑤灣	四	一百二十
七 海門茅家鎮	四	八十三
八 蕪國府	二	四十
九 洋涇浜外學堂	二	六十五

十 錢家外學堂

一

二十

尙有二處。不在學堂之例。一在蘇州盤門外。足十餘畝。乃姚君文藻所贈。君慷慨好善。前年虹口聖芳濟學堂修飾耶穌聖心石像。及像旁鉄檻。君與所親張君士希。助洋元數百以成之。一在徐家滙。

錢家乃一培植少年院。近今少年約二十名。華士二人。教授華文。至江南之初學院。尙未定設何處。故初學上司。仍在錢家。實不負錢君子廕之盛意也。目下學堂之最優者。滙城老堂。當首屈一指。其體操。其軍樂。頗稱美善。衆士教育有方。諸生知禮好學。一堂上下。文質彬彬。是皆沈公則寬督教之功也。其餘學堂。各有進境。士則克盡厥職。生亦馴良可教。嗟我同人。苟能黽勉同心。則石田亦可爲膏壤。如其臭味參差。雖棟梁亦廢材也。吾願與衆士共勉之。北境初

學院。原在皇城內。近鄰帝闕。近因政府議購該院以作陸軍學堂之用。省長本愛國之心。慨然售與。遂將初學院移至阜城門外滕公棚內。

總計遠東省。省長吉君。所轄學堂二十有六所。初學院。師範學堂。培植少年院。各分南北。中外修士。約二百名。

時一千九百十年夏 宣統二年五月節

附錄本會近七十年大事記

六百四十四

